

江湖路（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馬行空・著

江湖兇險，人心詭詐，人性貪婪，仇怨執着，江湖路難行，本故事正是叙述一雙少年男女，初涉江湖，屢遇險厄詭騙，但却本着信義之念，化險爲夷……

$4.00

第26年
42

編者話 「江湖路」是今期刊出的一篇湖海恩仇故事，內容題材俱環繞着江湖道上兇險詭詐事件而發展，敘述一雙不知世途險厄詭騙的青年男女，初涉江湖，屢遇艱險，因而使他們深悟人性貪婪，令人齒冷。最後卻憑着信義之念，披荊斬棘，化險爲夷……過程相當緊張曲折，請留意今期本刊爲各位貢獻的這部聖誕佳作。

*　　*　　*

西門丁先生自從在本刊發表雙鷹神捕故事之後，已奠定他在武俠文壇的地位，成爲目前的多產作家之一，讀者口碑載道，函電紛至盼望「雙鷹」東山復出，有鑑於此，編者屢與西門君所商此事，不得要領，但在編者百般苦邀之下，終於答應在第四十四期撰寫一部雙鷹神捕後傳故事「朝廷風雲」。這是一大喜訊，值得先向各位讀者有所預告的。

*　　*　　*

下期巨型小說山貓王森故事「網中蝎」，王森面對兩位「高手」作了一次重新考驗，由於他幾乎陰溝裡翻船，加上目睹濟南城偵緝隊長也在事件中離奇死去後，豈能袖手氣餒，於是好戲展開了。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42期
（總號133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江湖路

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

馬行空·文
可飛·圖



山路邂逅　結伴同行

一縷陽光從窗縫中射入房中，一陣雀鳥的啁啾聲隨着那縷陽光，亦從窗縫中傳進來，床上的曹開源霍然醒過來，舒展一下手脚，坐起來，望一眼那縷射落在床前地上的金光，精神飽滿地下了床，穿上靴子，深深地吸了口氣，走到窗前，伸手推窗。

這一覺睡得好酣暢，令到他連日來的疲累，一掃而空。

他覺得今日的陽光份外悅目溫暖，那窗外不斷傳入耳中的雀鳥啁啾爭鳴聲，也份外歡快悅耳，當他想到，兩日後，就是他續弦的大喜日子，他不禁由心中笑了出來。

如此明媚歡快的清晨，他豈可以不領略一下？

想着，笑着，他將兩扇窗門緩緩向外推開。

一道閃眩的精芒，也就在那刹那，隨着那照射在他的頭臉上的耀目陽光，閃刺向他的胸膛。

他半瞇起的眼睛，陡地大睜開來，臉上同時閃過一抹驚駭之色。

他的反應好快——雖然是在猝然驚覺之下，仍然快得不可思議，張開推窗的雙手猛地拍合起來，拍合向那道精芒！

眞不愧被稱爲鐵掌追魂這個外　。

「啪」一聲擊响，他的雙掌合夾住那道精芒。

但他的身軀亦猛地震抖了一下，臉上怪異地扭曲着，一縷血光，從他的胸膛上濺現出來！

他雖然雙掌合夾住那道精芒——一柄長劍的劍身（這時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是一柄又窄又薄的長劍），但一截劍尖，也刺入了他的心胸要害內！

他雙掌拍合的速度雖然快，但從窗外蓄勢閃刺入來的長劍速度更快，在他合夾住劍身的刹那，劍尖亦已刺入了他的心胸內。

劍刺入雖然不深，但刺的是心胸要害，足以要了曹開源的命！

即時，從窗外閃冒起一顆腦袋來，那張臉居然獠牙外露，猙獰可怖，嘻着一張血紅的咀，朝曹開源一笑。

那顆腦袋的臉上，原來戴着一張鬼面具。

曹開源一雙眼瞪着，扭曲的臉上，滿是驚駭憤怒絕望之色，喉頭一陣「格格」低响，茫然瞪視着個鬼面具。

「你……你……」「格格」作响的喉嚨，吐出兩個含糊不清的字來，却說不下去。

「嘻！」一聲，那顆戴着鬼面具的腦袋鬼叫般的輕笑聲，猝然閃沒在窗下。

被曹開源雙掌夾着，刺入他心胸的長劍，隨着那鬼面具的閃沒，「嗤」地一聲，自他的掌中胸中倒抽出來。

劍出血標，曹開源的身形亦被帶動得向前一仆，伏在窗台上，就那樣子，一動不動。

原來，他已經在劍出的刹那，已咽了氣。

×　　×　　×

山路蜿蜒，順着山勢迤邐而下，夕陽殘照之下，渲染得山路兩旁的映山紅，鮮紅灼目。

山路中，走着一個一身白衣的年輕人，漫山映紅中一點白，份外突出，也顯得份外脫逸。

那年輕人腰揷長劍，白衣飄飄，步履輕快地順着山路，向下走來，口中居然哼着一支小調，目光在兩旁的映山紅上流盼望，一派怡然自得的樣子。

走着，山路的左邊花草叢中，忽然「噗簌簌」地一陣疾响，接竄出一頭毛色灰白的兎子來，「颼」地在他的脚前，竄過山路，一頭鑽入另一邊的花草叢中。

年輕人脚一窒，口中輕「咦」一聲，滿有興趣地注視着那兎子鑽入去的草叢，臉上泛起一片頑皮的神色來。

「噓——」他朝那草叢噓了口氣，想將那隻灰兎驚出來，而他亦作出撲擊的勢子。

鑽入草叢中匿伏着的兎子果然被驚得「咄」地竄了出來，倉惶竄向另一叢花草內。

年輕人也就在那刹那，身形一彈，有如脚下裝了彈簧般，「嗖」地疾撲過去，同時左手電閃般抓向那隻半身已鑽入花叢中的灰兎。

一聲尖銳的叫聲响起，那隻灰兎被他一手抓住，掙動着腿脚，在他的掌中掙扎不已。

那年輕人有趣地輕笑一聲，挺起身來，咀裏發出「殊殊」聲，右手輕撫着灰兎身上的軟毛。

那灰兎眞聽話，在那年青人的撫慰下，頓時溫馴地不再掙動了，轉動着那雙靈動的眼珠子，狡黠地望着年輕人。

年輕人不由將那灰兎捧到臉前，在臉上輕輕地偎擦着灰兎的軟毛。

「咕」一聲輕笑，驀然間從年輕人的身後响起。

年輕人刹那間神情微震，霍地轉過身來，臉上泛現着驚疑戒備之色，注視着方才那隻灰兎驚竄出來的那處花叢，口中疾喝一聲道：「甚麼人，躲躲藏藏的，快出來！」

那叢花草只有半人高矮，一片茂密，喝聲中枝葉簌簌搖顫，接一分，露出一張臉孔來。

那年青人驟然目睹之下，不禁「咦」了一聲，目光定定地注視着那張臉孔。

那是一張活潑清麗的少女臉孔，正閃動着一雙水靈靈的大眼，滿是笑意地望着年青人。

花草叢上，居然匿藏着一位少女，那年青人在驟睹之下，驚詫得呆住了。

在他乍聞笑聲的刹那，他第一個念頭就是，身後匿藏着的人，可能會對他不利，所以，那刹那，他全身皆緊張得繃緊起來，準備應付襲擊，絕料不到，那竟是一位比自己還要年輕的少女。

而且是一位美麗的少女。

不過，他立刻便回過神來，依然戒備地望着那少女，問道：「妳……妳躲藏着幹麼？妳是甚麼人？」

那少女「刷」地一聲從花草叢中站起來，年青人眼前一亮，不由退了一步。

那少女身上穿一襲水綠色的緊身勁裝，誇張地顯現出她那苗條誘人的身材來，難怪年輕人覺得眼前一亮了。

少女雙手在腰上一叉，刁鑽地道：「你又是誰？爲何走在這條小路上，你想怎樣？快說。」

那年青人被少女一輪詰問，不由楞住了，望着那少女吶吶着說不出話來。

少女見年青人失措的樣子，忍不住好笑起來。「喂！你答我啊，怎麼忽然變成了啞巴？」

年青人的年紀看來也大不了少女多少，頂多二十歲上下，看他捉那隻兔子來撫弄的樣子，就像一個稚氣未脫的大孩子，要不是他腰插長劍，增添了氣概，大概沒有甚麼人會怕他的。

起碼，眼前這少女就不怕他了。

年青人被少女一輪逼問，更加口窒心慌，說不出話來。好一會，他仍是楞楞地望着那少女。

那少女被他望得臉上發熱，羞赧地嬌笑道：「喲，你只管看我幹麼？難道你沒有讀過聖賢書，不知道非禮勿視這句古訓麼？」

這少女的一張咀，倒是刁得很。

年青人被少女這一說，慌忙地將目光垂下來，一張臉也臊紅了，更加說不出話來。

少女忽然失聲叫起來。「唏，你再這樣捏着那隻兔子，你會捏死牠的。」

年青人聽得一驚，這才發覺，自己在失措之下，不自覺地將抓在手上的兔子緊緊地捏着，那隻兔子無力地掙動當腿腳，張口發出微弱的叫聲。

他忙鬆手放掉那隻兔子。

少女急伸手一把接過，嗔怪地道：「你這人怎麼了？生氣也不用拿這隻兔子來出氣的啊，這一摔，豈不是會摔死牠？」

說着，憐惜地連連呵護着那隻兔子。

年青人這次開口了，掙得連脖子也紅了，替自己辯護。「你亂說，我幾時生氣了？我不過想放下去，透口氣。」

「咭咭……你終於說話了。」少女一邊逗弄着那隻兔子，俏皮地瞟了年青人一眼。

年青人忽然露齒笑道：「瞧，牠不是活潑潑的麼？」

他說的是那隻灰兔。

那隻灰兔在少女的雙手中，果然活潑地搖動着它的那顆小腦袋，轉着那雙靈活的小眼珠，左望右望，趣緻極了。

少女不由被灰兔那可愛的樣子，逗得連連呵護不已。

那灰兔也像善解人性般，盡往少女的懷中鑽，逗得少女「咭咭」笑個不停。

年青人看着，也不由笑了起來。

倏地，山路下面響起一下石頭滾動的響聲，兩人忙止笑向下望去。

下面花草樹葉掩映間，影影綽綽地，看到似乎有人向上面走來。

少女刹時臉色一變，手一鬆，那隻灰兔從她的懷中一跌落地，接一躍，竄入了草叢中。

「喂，等一會下面上來的人若是問你有沒有看到我，你要說沒有啊。記住，否則，我一輩子也恨死你。」少女忽然一矮身，躲入了那叢花草下面，藏匿起來。

年青人張口想說甚麼，見少女已藏匿起來，只好莫明其妙地閉上咀巴，再向下面望去。

這一次，他看清楚了，下面走上來的人，有四五個，握刀持棍的，時隱時現，快速地朝上面走來。

年青人本是一個極爲聰敏的人，只是他自小到大，便很少與女孩子打交道，在乍見那少女時，先是驚眩於她的美麗，繼之又被她一輪詰問，一時間窒住了，才會傻楞楞地不知所措。

這時候，他已回復過來，心思馬上活動起來。

看那姑娘慌不迭躲藏起來的樣子，說不定她正躲避下面那幾人的追尋，而下面的人看樣子不像善類，我倒要小心應付才好，要不，那姑娘若因我而落在那些人的手上，那我豈不是害了她？

想到這裏，他暗中有了主意。

就這瞬間，下面那幾名漢子已飛快地掠了上來，距他站着的地方，已不到三十丈。

他忙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向下走去，一雙眼瀏覽着山道兩旁簇簇艷紅的映山紅，咀裏又哼起小調來。

一上一下，距離又不太遠，眨眼間，兩下裏已在山路上遇上了。

那年青人只是不經意地瞧了那幾名漢子一眼，側側身，便從山路邊向下走。

那幾名漢子却像螃蟹一樣橫行，連讓也不讓一下，幸好山路不太窄，否則，年青人便會被擠跌下去。

爲首的一名漢子，年約三十上下，殘眉鼠眼，手上執着一根尖頭雙節棍，在年青人走下來時，他的一雙目光，便緊盯在年青人的身上，上下打量着，年青人走到他的面前時，他沒有甚麼表示，直到那年青人閃身從他的身邊走過，他才陡地止步喝道：「站住別走，老子有話問你。」

隨着他的話聲，跟在他身後的一名漢子，適時一橫身，堵住了去路。

年青人只好站停下來，沉着地望着堵在他前面的那名漢子，緊抿着雙唇，沒有答那手執雙節棍漢子。

「嘿嘿，瞧這小子腰插長劍，老大，似乎有兩下子的啊！」截在年青人前面的漢子，原來是歪咀巴的，只是，不說話的時候，看不出來，一說話，咀巴便歪到一邊了。

走在最前的漢子輕蔑地哼了一聲，這才側轉身來，以嘲笑的口氣說道：「呵呵，小伙子，你腰間插着的長劍，不會是裝樣子唬人的吧？瞧你胎毛未褪，大概是剛從娘身邊偷偷溜出來裝大人的吧？」

年青人仍然緊抿着咀唇，不理睬那名老人的嘲笑。

別瞧他年紀輕輕的，由於自小便被師長諄諄訓誨——年青人切記心浮氣燥，而他練的又是玄門正宗心法，定力深厚，所以，他是輕易不會動氣的。

那五名漢子看到年青人居然胆敢不理會他們的問話，不禁惱怒起來，那名歪咀巴的漢子首先厲聲道：「小伙子，你好大的架子啊，竟敢不答理咱老大的話。」

年青人這才毫無懼色地開口說道：「幾位，在下自問沒有開罪過幾位，幾位爲何要留難在下？」

「呔，你這小子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居然敢對老子們這樣說話？」站在歪咀巴身後的，是一名腦袋足有巴斗大，但却牛山濯濯的漢子，手上握着一柄厚背大刀，瞪着一雙銅鈴眼，厚背刀一擺，便欲撲上去向年青人動手。

領頭的老大即時一擺手，阻止那大頭漢子動手，皮笑肉不笑地道：「小伙子，我們只是與你說笑吧了。別生氣，我有一事想請問你，小兄弟，未知你可否據實答我呢？」

年青人道：「我什麼也不懂的，你若要問，只管問吧。」

老大道：「小兄弟，你是不是順着這條山路一直走下來的！」

年青人有點詫異地道：「是啊……」

「那你有沒有遇到一個年紀大約十六七歲的小姑娘？」老大定定地望着年青人，接將他口中的小姑娘的衣着及身材高矮樣貌，描述了一遍。

年青人想也不想便搖頭說道：「沒有，我一直走下來，都見不到一個人。只是遇上你們。」

那老大不由有點失望，但隨即緊問一句：「你沒有說謊？」

年青人已從老大的描述中，知道這五名漢子，找尋的正是那位綠衣少女。心裏雖然奇怪，不知道五人爲何找尋那少女，但他從這五人的語氣舉動中，看出對方不是善良之輩，他當然不會據實以答了。「我與你們根本就不相識，也不知你們找那小姑娘幹麼，我騙你們幹麼？」

年青人這番話說得極有道理，老大想想也是，而且看他像個大孩子，不像是老江湖。看了年青人兩眼，揮揮手道：「小兄弟，你走吧。」

接轉對其餘的四人道：「咱們快追下去。」

大頭漢子雙眼盯着年青人，口裏叫道：「老大……」

老大看了他一眼，明白他的意思，搖搖頭說道：「老三，別節外生枝，辦正經事要緊，免得延誤了時間，讓那妞兒跑掉了。」

說完，便向上掠去。

大頭漢子與殘眉漢子狠狠地瞪了年青人一眼，才跟着向上掠去，眨眼間，那五人奔掠出老遠，年青人看着，在心裏暗道一聲：「這五人不知是什麼人物，身法不俗啊。」

爲了不至讓那五人偶爾回頭，看到他站着不走而起疑，他便慢慢地向下走去，心中却盡在想着，那少女是什麼人物，爲何要躲避那五人，那五人又爲何要追尋她，看樣子，似乎不懷好意。

想着，不知不覺間，他已走了一大段路，再走下去不遠，就是平坦大道了。他不由停下脚，扭頭朝上望去。

那五個漢子經已走得不見影踪，但也不見那少女走出來，他不由奇怪起來。

他幾乎忍不住想回身走回那裏，看看那少女是不是仍躲藏在那裏。

但他一想到那少女刁鑽的語氣，令到自己吃不消，便皺起了眉頭，自己已經帮了她一個大忙，何況，根本就不知道她是什麼來歷，還是少理爲妙，何況，江湖詭詐百出，走錯一步，便會身敗名裂，陷於萬刼不復之境地。

這些，都是他未離開師傅時，時常諄諄告誡他的。

於是，他決定不再理會那少女，繼續向下走去。

他才走了兩步，身旁左邊的山坡草樹叢中，忽然響起一陣簌簌的枝葉擦碰聲，接着響起一聲輕脆的語聲：「喂，你這人沒有心肝的麼？不再理我就走了？」

年青人聞言雖然被嚇了一跳，但他立刻就聽出，那是那少女的語聲，他不由暗皺了一下眉頭，轉身望過去。

「刷」一聲，枝葉晃動，一條苗條的身形探起身來，俏皮地笑望着他。

那不正是那綠衣少女麼？

年青人不禁感到頭痛起來，無奈地說道：「我與妳素不相識，又不知道你喜不喜歡我理會妳，而我又急着要趕路，所以我……」

「所以你便走了？」少女微嗔地嘟起了咀。

年青人看到少女那微嗔的樣子，嬌俏可愛，看得他不由目光一直，少女看在眼內，跺跺脚道：「你說話啊，你怎麼看着我不說話？」

年青人被少女這一說，立時臉上發熱，急忙移開目光，吶吶着道：「我……我……」

少女看到他那羞急得說不出話來的樣子，感到好笑，不由「噗嗤」一聲，笑起來。

年青人被她笑得更加手足無措起來，一張臉也紅了起來，幾經辛苦，才掙出一句話來：「妳……我有什麼好笑的？」

少女笑得更加厲害，直笑得她彎下腰來。

年青、被她笑急了，不禁生氣起來。「好笑吧，一個人笑個夠吧，我現在要走了。」說着，便移步欲行。

那少女忽然止住了笑聲，一本正經地說道：「喂，你別走吧，我不笑了。嗯……方才你帮了我個大忙，我差點忘了多謝你。」

說完，向年青人施了一禮。

年青人被那少女弄得哭笑不得，見她向自己施禮，心中的氣不禁一消。暗忖：「堂堂男子漢大丈夫，怎能如此小氣，反

不如一個女子大方，唉，算了，就算我倒霉，遇上了她，只好不與她計較了。」

於是，忙抱拳還禮道：「姑娘，別客氣，一點小事，不足掛齒。」

少女眼中閃着慧黠的笑意，瞟了年青人一眼，抿咀道：「禮多人不怪。唷，我眞失禮，直到現在，還未請教你的大名怎樣稱呼。」

年青人忙抱拳說道：「不敢，在下楚丹。」

「原來是楚兄。」少女施了一禮，接像看穿了楚丹會請教她的姓名一樣，自我介紹道：「楚兄，小妹方玲。」

「原來是方姑娘。」楚丹亦施禮。

方玲眼珠一轉，落在楚丹腰間的長劍上。「楚兄身佩長劍，劍上造詣一定不凡了。」

楚丹正經地道：「方姑娘過獎了。在下只不過略懂皮毛吧了。」

「沒騙我？」方玲慧黠地瞟着楚丹。

「你怎麼方才不怕那五個惡人？」

楚丹一時間不知怎樣答她才好，念頭一轉，反問道：「是了。那五個人到底是什麼人，他們爲何要找你？妳又爲什麼要躲避他們？」

方玲「咭」地笑道：「喲，你一口氣問我幾個問題，叫我怎樣答你？」

楚丹怔了一下，不好意思地道：「方姑娘，對不起，是我太心急了。」

方玲笑得更厲害，楚丹才知道，又被她捉弄了，臉上又熱起來。他自覺拿她沒有辦法。

方玲見他臉紅耳熱的樣子，知道不能太過份，忙止笑道：「楚兄，你不會生我的氣吧？我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吧。」

一頓，接說道：「那五個惡人是結義兄弟。江湖上人稱秦中五狼，他們却自稱五雄……」

「原來是他們！」楚丹吸口氣道。

「楚兄聽聞過他們的大名麼？」方玲好奇地問。

「在下是聽家師說的。」楚丹說。「姑娘怎會……」

方玲咬着咀唇。恨聲道：「我跟他們根本就不相識，他們不知怎的，在前面那個鎭集上一直像馬尾蠅一樣盯着我，我知道他們一定對我不懷好意，心中暗暗焦急，好不容易才擺脫了他們，溜出鎭集後，便胡亂奔走起來，那知却奔到這條山路來，我怕他們會追踪追到來，便奔上這條山路，然後躲藏入草叢中……他們果然跟踪了來。幸好得你帮忙，我才逃過他們的追尋。」

楚丹皺皺眉頭道：「姑娘眞的不知道他們爲何追尋妳？」

方玲瞪 道：「你是不相信我？」

楚丹忙道：「不是，姑娘，我怎會不相信你說的話呢？」

方玲這才笑道：「楚兄，你要到哪裏去？」

楚丹答道：「我要到黃山脚下的曹家莊。」

接問道：「方姑娘，妳呢？」

方玲道：「我到哪裏也無所謂，我不過出來到處走走。」

「方姑娘，那太危險了。家師常說，江湖詭詐險惡，很易會吃虧的。妳不怕妳的家人担心麼？」

方玲毫不在乎地道：「我才不怕呢，他們不准我到外面玩，我偏要去，讓他們着急一下，那才有趣呢。」

「方姑娘，妳別孩子氣。」楚丹不由替方玲的家人着急起來，規勸道：「令尊令堂發現妳失了踪，如今一定很焦急担憂的了，妳還是快些回家吧。」

方玲却毫不領情，並使氣地道：「哼，我偏不回去，我的事，你管不着。」

楚丹料不到方玲會對他這樣說，呆了一呆，嘆口氣道：「方姑娘，是我說錯了。我確實不該管妳的事，天色快黑下來了，在下還要趕到前面的鎭集投宿，告辭了。」

說完，抱拳一揖，接轉身便向大路走去。

方玲料不到楚丹說走便走，愕了一下，賭氣地道：「哼，說走便走，我才不稀罕。」

說着別轉了身。

楚丹心中不由亦有氣，連頭也不回，大步而去。

方玲見楚丹沒有答理她，忍不住回頭看一下，見楚丹大步而去，生氣地自語道：「哼，你不理我，我偏要跟着你，氣氣你也好。」

說着，急急追了上去。但却保持着一定的距離。

×　×　×

走在暮色四合、空蕩蕩的大路上，楚丹幾次想回頭看一下，那位刁鑽難纏的方玲，是否賭氣走了，還是仍站在那裏生氣，但他却忍住了。

但他的腦海中却不斷顯現出方玲那張宜嗔宜喜的俏臉來，想到她單身一個女孩子，這麼晚了，在這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荒野亂走，還有秦中五狼在找她，心中不忍起來，同時，他也想起了師傅時常教誨他的話來——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別是身爲俠義道中人，必須見義勇爲，鋤强扶弱，那才無愧天地良心。

想到這裏，他再也忍不住了，忙停步回身，向後望去。

他馬上便看到方玲跟在他身後大約十丈外走着。見他停步回身。她也停步下來，但却故意將頭別轉。

楚丹見她那樣子，本來想開口招呼她的，見她那樣子不由遲疑起來，心忖：瞧她那氣鼓鼓的樣子，還是別惹她爲妙，免得自討沒趣，她跟在我身後，發生什麼事情，我總會知道的。」

想到這裏，他便轉回身，抬頭望一下幾乎已全黑下來的天色，想到不知道要走多遠，才找到投宿的地方，心急起來，而路上除了他與方玲外，不見一個人影。那就不用顧忌了，於是，便展開身形，向前奔掠起來。

到方玲忍不住回過頭來，偷瞧一眼時，發覺楚丹走得幾乎沒了踪影，氣得她跺跺脚，急展身形，追了下去。

楚丹一口氣奔掠出足有十數里地，前面還不見有鎭集，不禁焦急起來，同時也猛想起，自己奔得這樣快，不知後面的方玲是否追得上自己，身形隨之慢下來，並扭轉頭，向後瞥望一眼。

這一望，他不由急得楞住了。

後面那裏有方玲的影子？

他忙將身形停下來。轉過身。瞪大雙眼，張望起來，同時心裏嘀咕道：「她或許走得慢了點。所以追不上我，且等她一下，大概她快追上來了。」

那知道足足等了一刻時，依然見不到方玲的影子，這一來，他不由憂急心慌了，莫非她出了事不成？

想及這一點，他再也站不住了，放步往回急奔。

陡地，他的耳邊响起一下「咭」的笑聲，他馬上身形一窒，循聲望去，只見路旁不遠處的一叢低矮的樹草陰影中冒出一條苗條的身影來，那不是方玲還有誰！

他知道，他又被她捉弄了，心中不禁生氣起來，霍地轉回身。一言不發，往前掠去。

方玲却「喂」地叫道：「小氣鬼，又生氣了！」

楚丹一聽，身形急停，霍地轉過身來，氣道：「方姑娘，妳講不講理的？」

方玲一晃掠回路面上，向他扮個鬼臉。「唷，你終於開口了，我還以爲你這一輩子也不會理睬我了。」

楚丹瞧到她那淘氣的樣子，那裏還能生氣下去，無奈地道：「方姑娘，算我怕了妳，妳到底想怎樣？」

方玲笑盈盈地道：「喂，你說清楚點，也瞧清楚點，我有什麼好怕的？我是母夜叉，吊死鬼麼？」

說着，仰起臉，直逼到楚丹的面前，還叉起了腰。

楚丹不由退了一步，苦笑道：「姑娘，算我說錯了，好麼？」

方玲却不依不饒。「你說，我是不是很醜怪，所以你怕了我？」

楚丹只好道：「不，姑娘美如天仙，可愛得很呢！」

方玲見楚丹讚她美，不禁心花怒放，笑得有如春花怒放，呢聲道：「你說的是眞話？」

楚丹但求方玲不再刁難他，而方玲也確是很美，忙不迭點頭，認眞地道：「眞的，我說的是眞心話，姑娘若不信，可以去問別的人。」

方玲聽得心頭甜甜的，臉上發燒，心頭「砰砰」亂跳，幸好天已全黑了下來，楚丹看不到她的臉色，羞赧地垂下頭來，輕聲道：「我相信你……」

楚丹不是木頭人，這時也發覺到方玲神態有異，彷彿像變了個人般，雖然夜色之中，但在星光之下，依然可以看到，方玲那種含羞答答的動人模樣，他的心頭忍不住又劇跳了一下，臉上也一陣燥熱起來，一時間不知說什麼才好。

這一刹那，他也第一次感覺到，他在不知不覺間，有點喜歡方玲。

這令到他的臉上有如火燒般發燙了起來。

良久，楚丹才鼓起勇氣道：「方姑娘，再不走，只怕咱們要在野地露宿了。」

方玲這才敢抬起頭來，變得溫婉多了，瞟了楚丹一眼，抿嘴道：「別急，這一帶我比較熟悉，跟我來吧，包你找到地方歇宿。」

說完，便閃身從楚丹的身邊掠過，當先朝前奔掠，楚丹只好轉身跟着她如飛掠去。

奔掠出不到一里，方玲身形一拐，轉入右邊的一條岔路，奔掠下去。

楚丹只好亦轉入那條岔路中，但心中却嘀咕起來，因爲他放眼向前望去，前面黑沉沉一片，根本就不見一點燈火，要說前面有鎭集人家，眞難相信。

但馬上，他便相信了。

跟着方玲轉過一座黑壓壓的林子，只見前面大約里許遠的地方，燈光閃閃，隱現出房屋的輪廓來，並且，還隱隱傳來兩三聲犬吠聲。

絕無疑問，這裏應該是一座鎭集。

而那座樹林遮擋住了它，難怪，從大路上轉入來，看不到了。

兩人皆不自覺的加速了奔掠的速度，眨眼之間，便已來到鎭口，果然是一座鎭集。

方玲在鎭口停下來，扭頭笑望了楚丹一眼。「喂，我沒有騙你吧？現在你可以放心，不至露宿荒野了吧！」

楚丹只好道：「多謝姑娘，全仗妳帶路，相信妳餓了吧，咱們快去找家店子吃晚膳。」

方玲見楚丹這樣關心她，心頭甜甜的，但却故意一扭腰肢道：「那個要與你一同吃飯？」

楚丹見她忽然又使性子，只好苦笑道：「既然姑娘這樣說，就算在下說錯了，在下自找店子吃飯便是。」

說完，向方玲抱拳一拱，便自向鎭內走去。

方玲却一跺脚，嗔道：「喂，我只不過說說吧了，你怎麼當眞了？」

說着朝楚丹「噗嗤」一笑。

楚丹拿她沒有辦法，只好改口道：「那麼，姑娘，咱們走吧。」

方玲抿咀一笑，這才跟他走入鎭內。

×　×　×

翌日，楚丹準備動身上路，便去找方玲，向她說一聲，總不能不辭而別的。

他才走到方玲的房門口前，那扇房門已經自內打了開來，方玲已經穿着得齊齊整整，精神爽利地當門而立，閃了楚丹一眼，不等他開口，便搶着道：「你是不是要對我說，要起程趕路了？」

楚丹並不懂她的意思，只好順着她的意思道：「正是，在下是特來向姑娘說一聲……」

「嗯，算你有良心吧。」方玲燦然一笑。「那麼，咱們走吧。」

楚丹被她說得一怔，急聲道：「咱們？方姑娘，妳也去黃山？」

方玲道：「喂，你去得黃山，我不能去麼？昨晚我想過了，橫豎我是出來四處走走的，那何不到黃山去遊覽一番，長點見識，我以前曾聽家父說過，黃山秀拔險奇，很好玩的，你既然去黃山，那我又何不到黃山一遊，在路上有伴，那就不愁寂寞了。」

楚丹叫她這樣說，自然不好拒絕她，但心中暗叫「苦也」，對於方玲的大小姐脾氣，他昨晚領教過後，已感到吃不消，

雖然，他有點喜歡她，但他却不想再領教了。

「姑娘……妳眞的要去黃山？」楚丹眞希望自己聽錯了。

「當然是眞的。」方玲清楚地說：「剛才你沒有聽到麼？還是不喜歡與我走在一起？」

說到最後那句話時，眨着那隻明亮的大眼，瞧着楚丹。

楚丹忙避開她的目光，暗嘆一口氣，說道：「不，不，正如姑娘所說，在路上有個伴，那就不會悶了。」

「那麼咱們出去算清房飯錢，立刻起程吧。」方玲眼中閃現出慧黠的笑意。

楚丹還能夠說什麼？只好與方玲走出外面櫃面，結算房飯錢。

× × ×

「喂，你怎麼只顧走路，不悶的麼？」方玲走不了五里路，便忍不住朝楚丹說道：「你不是不喜歡與我說話吧？」

楚丹唯恐她又發大小姐脾氣，忙道：「怎會呢？在下一向不善辭令，不知說些什麼好……」

「嗤！」方玲失笑道：「瞧你在下在下的，文縐縐，還說不善詞令？」

援眼珠一轉，說道：「是了，我最討厭說話文縐縐的，你以後別在下在下的，我便是我，你便是你，乾脆得很，以後你別叫我姑娘，我也不叫你楚兄，那樣隨便多了，你說好麼？」

楚丹但求方玲不爲難他，便上上大吉了，焉敢不同意？忙道：「姑娘怎麼說，便怎麼好吧。」

方玲見楚丹那種馴服的樣子，不禁得意地露齒一笑，眼珠一轉，說道：「喂，你趕去黃山幹麼？」

楚丹道：「我舅舅住在黃山，我是奉師傅之命，去找我舅舅的。」

「你師父爲何要你找你舅舅？」方玲好奇地問。

楚丹有點作難地道：「方姑娘，我可以不說麼？」

方玲嘟起咀道：「說不說，是你的事，我怎能勉强你說？」

楚丹見她又使性子，忙岔開話題道：「方姑娘，妳家在那裏？」

方玲眼珠一轉，賭氣地學着楚丹的語氣道：「我可以不說麼？」

楚丹眞拿她沒辦法，苦笑道：「妳若不便說，那就算了。」

說着，不再說話，埋頭走路。

方玲得意地抿咀一笑，朝楚丹的背脊做了個鬼臉，加快脚步，跟了上去。

但走不了多遠，她又蹩不住了，逗着楚丹說話。「喂，你走慢點嘛，我改變主意，願意說了。」

楚丹却頭也不回，只是輕「嗯」了一聲。

「喂，你聽不聽我說話啊？」方玲鼓着腮，停下來不走。

楚丹無奈，只好停步轉身道：「唉，好了，我洗耳恭聽，你說吧。」

方玲這才回嗔作喜，白了楚丹一眼，邊走邊說道：「你有沒有聽說過紅柏山莊了？」

楚丹驀地止步道：「紅柏山莊？我聽我師傅提及過。」

方玲顯得很高興，明亮的大眼中發着光，歪着頭問：「你師傅還說過紅柏山莊一些什麼？」

楚丹有點奇怪地望了方玲一眼，說道：「我師傅說，紅柏山莊在江湖上名聲很響，莊主方千柏在武林中素有謙謙君子之稱，甚得武林同道的推戴，家師還說，他昔年曾與方前輩有幾面之緣，與方前輩甚是投機。」

方玲越聽越高興，連眼中也有了笑意，楚丹發覺她只笑不說，覺得奇怪，但隨即，他便若有所悟地「咦」了一聲，恍然道：「我眞笨，怎麼想不到，妳姓方，方前輩也姓方，啊，妳莫不是方前輩的什麼人吧？」

方玲嫵媚地瞟了楚丹一眼。「你才不笨呢，只不過你一時想不到吧了。告訴你吧，家父正是紅柏山莊莊主。」

楚丹猛地停步道：「方姑娘，那眞是失敬了，方前輩好麼？」

方玲見楚丹對自己的父親這樣尊重，心中那份高興，筆墨難以形容。「家父一向很好，多謝關顧。」

楚丹繼續前行，微詫地道：「紅柏山莊聽說在衡山脚下，離這裏少說點，也有二百多里遠，姑娘一個人遠離貴莊，難道不怕麼？」

方玲道：「誰說我不怕，但我已溜了出來，好歹也要玩個夠才回去，若是我因爲怕便回去，只怕以後都沒有機會出來玩了。」

一頓，斜了楚丹一眼。「幸好遇上了你，有你陪着，我不怕了。」

說着說着，不覺已來到一家設在路邊，門前酒旗招展的酒寮前。

楚丹脚步一緩，抬頭望一下，發覺日頭已差不多高掛中天了，便對方玲道：「方姑娘，妳一定又餓又累了，咱們進去歇一下，吃點東西吧。」

方玲點了點頭，楚丹便當先向酒寮走去。

× × ×

兩人走出酒寮時，已是半個時辰之後了。

兩人繼續順着大路向前走去，經過路邊的一座樹林子，兩人也不在意，豈料，還未走過那座林子，驀地，有五個人「唬唬」地竄掠出來，一字攔在兩人的面前，阻截住兩人的去路。

兩人冷不防之下，吃了一驚，身形一窒，定睛看清楚，原來是秦中五狼！

方玲臉色遽變了一下，微退了半步，似乎對秦中五狼甚是懼怕！

楚丹雖然也聽聞過秦中五狼的大名，並知道五人一向行事兇惡，手段毒辣，但這只是傳聞，而他又是初生之犢，故此，對五人不大懼怕。

秦中五狼這個外號果然沒有改錯，五人的神態眞像五頭惡狼一樣，惡毒地注視着楚丹方玲兩人。

楚丹挺一下胸，吸了口氣，朝秦中五狼說道：「五位橫身擋道，不知是什麼意思？」

秦中五狼中的老大陶勇那雙鼠眼閃射出冰冷的兇芒，陰狠地道：「好小子，昨

天在那條山路上，你胆敢謊騙老子們，嘿嘿，算你倒霉，你那條路不好走，偏偏走上這條路，今日，你與那丫頭就做一對同命鴛鴦吧！」

方玲大概是定過神了，胆氣一壯，上前一步，與楚丹並肩而站，嘲蔑地說道：「哼！人說好狗不擋路，你們連狗也不如啊。」

歪咀老二蔡大權暴跳起來，歪着咀吼叫道：「好個利咀丫頭，老子不斃了妳，便枉列秦中五雄之一！」

說着，便要撲向方玲。

老大陶勇却擺手阻止了他。「老二，別急，煮熟的鴨子，還怕她飛了？待問清楚她之後，再處置她也不遲。」

歪咀老二蔡大權聽老大這樣說，悻悻然地瞪了方玲一眼，收住勢子。

「老大，這小子却饒他不得。」大頭老三李東來晃着他那顆牛山濯濯的大頭，指着楚丹。「看他的樣子，若不先宰了他，肯定會碍手碍脚的。」

「嗯，說得對，看這小子的樣子，似乎要做護花使者，宰了他，免得他碍手碍脚，老三，看你一副躍躍欲試的模樣，就由你出手對付那小子吧。」老大陶勇一副瞧不起楚丹的樣子。

確實，在他的眼中，楚丹只是一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身手不可能高明到那裏，也因此，他才會叫老三一個人出去對付楚丹。

因爲他認爲，憑他們秦中五狼的輩份名頭，隨便那一個，也足以應付楚丹了。

大頭老三李東來輕蔑地睨着楚丹，一提手中金瓜鎚，欺身上前，大刺刺地朝楚丹道：「小子，出來受死。」

換轉是任何人，瞧到大頭老三李東來那盛氣凌人，語氣輕蔑的樣子，必定會動氣的。但楚丹却毫不動氣，淡定地道：「各位，在下自問與你們無怨無仇，在下既使對各位欺騙過一次，也罪不至死啊。」

「哼！」大頭老三瞪着那雙銅鈴眼，氣哼哼地道：「你騙得老子們跑了不少寃枉路，幾乎越走越遠，害得老子們昨夜露宿野地，還不該死麼？」

一頓接大吼一聲：「小子，任你舌燦蓮花，今日，你也絕對活不了！」

吼喝聲中，手中金瓜鎚「呼」地舞了一匝，借勢斜砸向楚丹的頭頸部位。

別看他這一鎚毫無變化，但勢道之勁疾，有如天雷怒擊般撼人心魄！

方玲看得嬌靨驟變，情不自禁地脫口嬌呼一聲：「楚兄，小心。」

楚丹似乎來不及亮出他腰間的長劍來招架，有點手忙脚亂地身形一歪，斜蹌出兩步，但却堪堪避過了李東來那碎石裂山的一砸。

李東來瞧到楚丹那種狼狽的樣子，對他更加輕蔑了，簡直不將他放在心上，狂笑一聲：「小子，老子還以爲你有什麼驚人的本領，胆敢帶着那丫頭，惹上老子們，你眞是活得不耐煩，自尋死路了！」

狂笑聲中，他的出手却絲毫也不放鬆，搶上一步，鎚花急挽中，金瓜鎚驀地飛砸向楚丹的左腰。

方玲看到楚丹手忙脚亂，險險才避過李東來那一鎚的驚險樣子，不禁替他揑了把冷汗，她實在不忍心眼看着楚丹喪命在李東來的鎚下，發急地叫道：「喂，你快走吧，別管我，這根本就不關你的事。」

鼠眼老二蔡大權陰陰地笑道：「嘿嘿嘿，丫頭，瞧妳心急的樣子，妳不是看上了那小子吧？」

方玲被蔡大權說得臉上發燙，正想向鼠眼老二怒罵兩句，但却聽得大頭老三的得意笑聲道：「好小子，老子看你還能再避得了！」驚窒住了，急不迭閃眼望去，驚駭得她芳心狂跳，脫口大叫道：「楚兄，你快走啊。」

原來，楚丹在那一刹那，驚險萬狀地，避過了大頭老三那一鎚，幾乎跌倒在地上。

大頭老三狂笑聲中，第三招又出，金瓜鎚以暴雷閃擊之勢，砸向楚丹的身上。

這一招，他雖然只是一砸而下，其中却暗含五個變化，而才從地上撐躍起來的楚丹，已在他的鎚勁威力籠罩之下，看來不可能在他這一擊之下，倖免了！

在塲所有的人，除了方玲之外，皆發出得意的哈哈大笑聲。

方玲却心胆俱顫，在情急之下，飛身彈撲過去，企圖搶救楚丹。

但人影一閃，鼠眼老二身法奇快地，一下子横阻在方玲的身前，陰冷地道：「丫頭，乖乖地站着。妳自顧尚且不暇，還想救那小子？」

話聲之中，劈出一掌，將方玲逼退半步。

方玲身形一退的刹那，乘機斜竄開去，仍然想撲救楚丹。

但鼠眼老二「哼」了一聲，身形一橫，又截住方玲，同時冷厲地道：「丫頭，要不是還要從妳的咀巴中，問出一些事情來，老子不殺了你才怪！」

一頓接又道：「別想救那小子了，妳若一心想與那小子作同命鴛鴦比翼鳥，等一會，老子自會成全你的。」

豈料他的話聲未落，驟然响起一陣驚呼聲與痛叫聲。

鼠眼老二心中一驚，急忙循聲望過去，只見穩佔上風的大頭老三右手齊腕斷去。那隻斷手仍然緊握着那柄金瓜鎚，斷落在地上，楚丹氣定神閒地挺立在大頭老三約二丈外的地上，有點不安地望着臉容扭曲，駭詫不已的大頭老三。

鼠眼老二不由亦駭詫不已，幾乎不相信自己的雙眼，以爲看錯了。

方玲亦被那大出意外的奇變弄呆了，眨一眨眼，千眞萬確，楚丹正好好的站着，一點損傷也沒有，忍不住歡叫一聲撲向楚丹。

但老大陶勇與老四老五兩人，却看得清清楚楚，大頭老三是傷在楚丹長劍一招神奇的劍式疾展之下的。

原來，就在大頭老三獰笑着，以爲那一鎚篤定砸落在楚丹身上的刹那，眼看非死不可的楚丹便要喪生在！那一鎚之下的刹那，奇妙得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只見楚丹的身形乍然一個倒翻，一道劍光驀然從他的腰間一閃而起，連老大五人也看不清楚丹是如何出劍，施展的是何門何派的劍招，總之，三人只覺眼前劍光有如駭電急閃般飛閃了一下，便看到大頭老三駭

然痛叫一聲，右手血光暴現，手腕斷墮，血箭噴濺中，蹌退出丈許過外，陶勇及老四老五不禁被那意外驚得張口發出了驚叫聲來。

× × ×

方玲身形才動，便被一條飛撲而至的身形橫裏截住。逼得她只好收勢不迭，否則，便會一頭撞上那人的身上。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因爲，那飛身截住她的人，是秦中五狼中的老五，獨眼單虎。

而老大陶勇與老四癩皮狗汪嗚，亦已雙雙搶撲上去，一前一後，將楚丹堵截住了。

大頭老三乘這空隙，忙退開去，從身上掏出金創藥來，敷在斷手創口上，撕下一幅衣布，將斷手包紮起來。

鼠眼老二蔡大權身形一閃，欺到了方玲的身側，獰惡地喝道：「聽着，丫頭，老子們沒有心情與妳耗下去，乖乖地，快說出，夏侯老鬼在臨死前，向妳說了些什麼，他身上那本小冊子是否交了給妳？」

方玲被老二老五兩人堵截住，進退不得，雖然心中驚恐，但她生氣地鼓着腮，要出了她的大小姐脾氣。「哼，我爹也未這樣疾言厲色對我喝叱過，你們是什麼東西，居然像狗一樣在本小姐面前狂吠？本小姐偏不說，你奈何得了本小姐麼？」

「好一個不知死活的利咀丫頭！」老五單虎獨眼中兇光大熾，一擺手中虎頭刀，便要向方玲劈斬過去。

但却給老二蔡大權喝止了。「老五，別亂來，擒下她，逼她說出來，再殺她不遲！」

方玲却倔强地道：「我什麼也不知道，你們就算是殺了我，我也是這樣 。」

獨眼老五單虎兇惡地道：「哈，擒下妳後，老子們自有辦法要妳乖乖地說話。」一頓，臉上露出邪惡的笑容。「比方，老子們輪流與妳快樂……」

方玲聽得心神俱顫，慌惶地退了半步，心慌咀硬地道：「你們簡直不是人，你們若對本姑娘無禮，我爹一定不會放過你們。」

「妳爹是誰？」鼠眼老二聞言之下，思疑地望着方玲。

他是個小心的人，而方玲這樣說，必有緣故，萬一她的父親是武林中一個極厲害的人物，他們惹不起的，那就要三思而行了。

方玲是個鬼精靈，觀音察色之下，猜到她那句話發生了作用，當下一挺胸，傲然地回答道：「紅柏山莊莊主方千柏，正是……」

「妳是方千柏的女兒？」鼠眼老二不等方玲說下去，臉上閃過一抹慌惶之色，截斷了方玲的話。

獨眼老五單虎亦爲之神色一緊。

方玲瞧在眼內，看出起了阻嚇的作用，冷笑一聲，說道：「不錯，本小姐正是他的女兒。」

蔡大權與單虎一聽，不禁倒抽了口冷氣，一時間呆住了。

他們實在料不到，眼前這年紀不大的女孩子，正是飲譽江湖，名動武林的紅柏山莊莊主，謙謙君子方千柏的女兒，而他們亦眞的惹不起方千柏，別看方千柏只是紅柏山莊之主，但在武林道中，頗具號召力，若是被他知道了秦中五狼殺害了他的女兒，只怕江湖之大，秦中五狼也無法存身了。

因爲不要說方千柏在悲痛之下，會廣召武林同道對付秦中五狼，單是紅柏山莊本身，其實力就不下一門一派的力量，而且不乏高手，秦中五狼就應付不了紅柏山莊的追捕截殺了。

故此，老二老五兩人，不得不小心從事了。

方玲看在眼內，知道兩人巳懼於她的來歷而心頭打鼓了，於是趁機緊逼一句。「怎麼，你們怕了麼？哼哼，本姑娘不是氣量狹小之人，只要你們以後不再留難我，對本小姐出言無禮，本小姐就放過你們算了。」

豈料蔡大權却哈哈笑起來，陰狠地道：「臭丫頭，老子們雖然懼於紅柏山莊與令尊的名頭，但唯其這樣，也令到老子們的主意稍有改變了。」

方玲畢竟很嫩，而且沒有江湖經驗，瞧不出鼠眼老二蔡大權的話中別有意思，還以爲對方眞的懼於她爹的名頭，改變主意不再爲難她了。一片天眞地笑道：「那麼，你們還不快快挾着尾巴溜之乎也？」

原來，那邊的楚丹在與老大陶勇及老四汪嗚說不了三句話，便動手幹上了。

「笑話，臭丫頭，別尾巴翹得半天高！」老二蔡大權陰狠地笑着說道：「哪個說老子們會溜？老子只不過被妳提醒，妳既然是方千柏的女兒，老子們雖然惹不起他，但只要行事乾脆俐落，殺了妳後，不將風聲走漏出去，方千柏不知是誰幹的，便不會找到咱們的頭上，哈哈哈……妳說是麼？」

說完，朝老五使了個眼色。

秦中五狼，一向合作慣了，只要一個眼色，一下小小的動作，也能猜到對方的心意，是以，獨眼老五單虎馬上便明白了老二蔡大權的意思，會意地點點頭。

「你們敢？」方玲臉色驟變，忍不住驚叫出聲。「紙是包不住火的。」

「哈哈，那我就將它埋在地下，看它還能燒得起來麼？」鼠眼老二蔡大權說話聲中，手中尖頭兩節棍「呼」地展舞開來，棍影盤舞中，前一截尖頭棍有如毒蛇出洞般，自棍圈中惡毒地飛噬向方玲的頸側大脈。

獨眼老五單虎配合着老二的攻勢，虎頭刀攔腰掃斬向方玲的腰身，同時間，暴探，抓向她的左肩頭。

兩人這一出手，封死了方玲的所有變化，看來，方玲在一招之間，便會被他們制服或殺傷在刀棍之下。

方玲雖然年紀不大，而且江湖經驗不夠，但她畢竟是方千柏的女兒，所謂强將手下無弱兵，她雖然沒可能練成得自乃父十成十的家傳技藝，但五六成，總算有的，而她生來就好勝要强，天下怕地不怕，雖然巳身陷險境中，心中有點慌。但却絕不怕，反而激起了她的性子，當下嬌叱一聲，施展出得自乃父眞傳的千鶴迴翔身法，陡地腰肢一拗，雙腳一蹬，雙臂一震，右手長劍險險撥開蔡大權飛噬而至的尖棍，左手鐵指有如短刃般，疾劃向單虎的腕脈，逼得單虎急不迭縮臂撤招，而他那一刀，自然亦掃空了。

方玲的身形亦隨之凌空一個低旋，有如鶴迴水面般，姿勢極之美妙地，迴翔出二三丈外。

蔡大權與單虎料不到方玲的身法這樣奇妙，居然不但可以封擋閃避過他們那一下四面圍堵的兇狠一擊，而且還能夠脫出兩人的堵截，不禁怔呆了一下，隨之怒吼一聲，雙雙撲上，向方玲展開了猛烈的攻擊。

方玲的千鶴迴翔身法雖然神妙靈捷，但畢竟火候不夠，加上毫無對敵經驗，第一招，蔡、單兩人是在輕敵之下出其不意被她施展出千鶴迴翔身法，脫出了兩人的堵截夾擊，但兩人是老江湖，經驗豐富，馬上便收起輕視之心，全力出手猛攻，甚至有點不合章法，這一來，馬上令到方玲章法亂了起來，雖然還能夠應付，但巳顯得很勉强，身法也不能盡量展開，而且險象頻生，剎時陷於險境之中，無法脫出兩人的合擊之勢。

本來，憑方玲的身手，足以應付秦中五狼中的其中一人，而且還略佔上風。雖無取勝的機會，也不致落敗，但兩個經驗豐富的高手聯手對她，那就未免應付不來了，要不是仗着神妙的靈捷的千鶴迴翔身法（這種身法施展開來，亦同時 以施展出暗寓在其中的一套劍法，故此，這是一套身法與劍法配合並施的神奇身法），閃避對抗兩人壓力甚重的合擊，她根本就支持不了三招。

老魔逞兇　擊殺五狼

這時，楚丹與老大陶勇及老四汪嗚，正拚鬥得兇險萬分，難解難分。

正應了老大陶勇在動手前對楚丹的那句話。「好小子，老子眞是看走眼了，原來你是老虎扮豬——騙人的！」動上了手，兩人才領略到楚丹劍法之奇詭玄妙，越打越心驚，因爲兩人聯手之下，不但壓制不住楚丹的劍勢，反而不時會被楚丹毫無跡象的神來一劍，弄得手忙脚亂，險險才倖免損傷，這怎不令兩人心驚意駭。

而且，要不是楚丹的經驗不夠——他顯然很少與人動手拚鬥，未能把握住每一個稍縱即逝，擊殺陶、汪兩人的大好機會，並且由於經驗不深，發揮不出劍招的應有威力，只怕兩人這時就算不躺倒在地上，也會被楚丹所傷，未必能支持到現在。

陶勇是越打越不是滋味，對方只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小伙子，名不見經傳，他們秦中五狼却是老江湖，而且名頭不弱，却連一個毛頭小伙子也收拾不了，這件事要是傳到江湖上，他們那還有臉混下去，何況，打了二三十個回合，居然連對方施展的是什麼劍招，也看不出來，這眞是丟人丟到家了。

兩人雖然心中滿不是滋味，但仍然想將楚丹擊殺，以免他碍手碍脚兼碍眼，故此，兩人施展出渾身解數，狂攻楚丹。

楚丹忽然身形怪異地閃縮了一下，長劍奇幻地反手撩削出，只見一片劍光有如怒海蛟龍般，其勢有如排波激浪，向陶、汪兩人疾湧過去。

兩人神色驟變，心頭一緊之下，急不迭縮身向後閃跳開去。

因爲陶、汪兩人根本瞧不清楚楚丹那一劍的變化，沒有把握接得下或是破解得了，所以，兩人只好閃避開去。

楚丹却沒有乘勢進擊，口中叱喝一聲，身形斜掠而起，飛撲向方玲那邊。

這時方玲在先機盡失之下，巳被蔡、單兩人逼得幾乎施展不開身法，陷於兇險的境地中，隨時會被蔡、單兩人所殺傷。

楚丹正是在那刹那目光閃瞥之下，看到方玲岌岌可危，才施展出那招玄奇奧妙的劍法，將陶、汪兩人逼退，目的就是想撲救方玲。

「唷」一聲，方玲的身形歪閃了一下，險險避過單虎的一刀，但蔡大權的雙節棍有如一條毒蛇般，「嗖」地飛繞閃戳向方玲的腰脅部位，其勢兇猛得有如毒蛇飛噬般。

而且，恰好閃繞飛戳向方玲歪側的左腰脅，無形中，變成方玲自動將腰脅部位送上去讓他戳中。

方玲在這種情形之下，根本就再也不可能閃避得了。

驀地，蔡大權的身形陡地震搐了一下，那刹那整個人有如木頭人般，整個人定住了，所有的一切動作，皆停了下來。

自然，他那根兩節棍亦像毒蛇被揑住七寸般，脫力地倒垂下來。

方玲可說是從鬼門關前，打了個轉回來，因爲若不是蔡大權的雙節棍在戳入她腰脅內的刹那，折垂下來，她就算死不了，也必然重傷。

她有點狼狽地迴掠出丈外，還未看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便聽到幾聲驚怒慌急的喝聲接連響起。

「啊，老二被那個小子制住了，快停手！」

「小子，快放了咱老二！」

「小子，背後偷襲，這算什麼英雄好漢？」

方玲冰雪聰明，不用看，在聽聞那些喝聲後，便知道楚丹在她生死一髮的霎間，出其不意地制住了鼠眼老二蔡大權，她才能從鬼門關前，險險轉了回來。

她定一下心神，吸口氣，忙扭頭望過去，只見鼠眼老二臉色青白一片，眼中露出駭懼欲絕之色，整個人就像木頭人般，定定地站着，姿勢怪異可笑。

而楚丹就站在蔡大權的後面，距離不足四尺，手中長劍抵刺在他的背心要害上，並巳刺入了皮肉之中，大概只刺入兩三分，背上的衣衫，巳被滲出來的血絲染紅了。

而老大陶勇與老四汪嗚，就站在楚丹身後不足五尺處，閃着又驚又怒的目光，却不敢莽動。

只有老五單虎離得最遠，站在蔡大權的身側前面，距離足有丈外，握着的鬼頭刀經巳垂了下來。

方玲看得不禁解恨地笑了，嬌呼道：「楚兄，殺了那臭狗子！」

陶勇三人聽得心頭一緊，臉色驟變，陶勇疾喝出聲：「小子，你敢？」便欲撲上去。

蔡大權那刹那渾身一顫，臉如死灰，難看極了。

因爲他猛然感到刺在他背心上的劍尖緊了一緊，又刺入了少許，嚇得他三魂皆冒，嚎哭般叫道：「不要，不要殺我！」

楚丹這時鎮定得有如一尊石人般，陡地震聲喝道：「別亂動，你們不是想他死吧？」

這句話，立刻發生了震懾的作用，陶勇與蠢蠢欲動的老四老五，剎時被喝得身形一震，不敢莽動。

「小子，你想怎樣了？」汪鳴喝叫。

楚丹横眼掃了三人一眼，說道：「在下不想怎麼樣，只要你們答應不再爲難方姑娘與在下，並馬上退走，在下便放過了他。」

「喂，你——」方玲聽楚丹說要放了鼠眼老二，氣急得大叫出聲，但却給楚丹擺手截斷了她下面的話，「方姑娘，這時候妳且聽我的吧。」

陶勇眼珠一轉，臉色數變之下，終於點點頭道：「好，老子答應了。」

陡地，楚丹的臉色驟變，同時疾喝一聲：「方姑娘，小心背後！」

喝聲中，只見從路旁林子邊的一棵樹後，飛撲出一條人影來，一頭撞向方玲的背心！

方玲聞聲知警，柳腰一擺，有如鶴翔水面般，貼着地面，斜掠出去。

那飛撞過來的人影一頭撞空，腰身一折，凌空一個翻滾，飄墜落地。

看清楚了，原來是大頭老三李東來。

原來，李東來自斷去一手後，負創之下，不能動手，只好退到一旁，監視着門塲，以防楚、方兩人走脫，後來，他看到老二被制，他却無能爲力，驚急之下，轉着念頭，猛地發覺到方玲就立在林邊，距楚丹甚遠，便計上心頭，乘衆人不覺，偷偷閃在樹後，潛入林子中，繞到方玲身後的一棵樹後，覷準了，猛吸一口氣，自樹後縱彈出來，一頭飛撞向方玲背心，企圖將她撞死或是撞成重傷，以報斷手之恨。

原來他練的是鐵頭功，怪不得頭上牛山濯濯，連一根汗毛也沒有了，他曾一頭撞死過一頭發狂的大水牛，方玲要是被他撞中，只怕很難活了。

至於後來如何，他是不顧的了。

幸好楚丹及時發覺，出聲示警，否則，方玲肯定避不過李東來的偷襲。

而那時，後果不知會變成怎樣。

因爲楚丹在驚怒急駭之下，說不定控制不了自己而殺了蔡大權，這一來，陶勇等人肯定不會放過他，勢必聯手攻擊他，置他於死地而後快，那時，必定大開殺戒，說不定誰殺了誰。

× × ×

方玲驚魂甫定，看到是大頭老三李東來向她偷襲，不禁怒氣勃發，挺劍嬌叱一聲：「大頭怪，你要臉不要，居然卑鄙無恥到偷襲本小姐，本小姐若不教訓你，難消這口氣。」飛身撲擊向大頭老三。

「方姑娘，快停手，現在不是意氣用事的時候。」楚丹睹狀之下，急忙出聲喝阻方玲。

而獨眼老五單虎亦厲喝一聲，横身飛撲，截住方玲。

刀劍相擊，响起一下鏗然激响，方玲被逼飄落地上，氣恨恨地又欲動手。

楚丹急得大聲叫道：「方姑娘，快停手！」

方玲這才不情不願地瞪了楚丹一眼，停了手，但却負氣地鼓起腮帮子，將頭別轉。

楚丹只好在心中嘆了口氣，轉對老大陶勇道：「既然你已答應了在下的條件，那還不走？」

陶勇却道：「那你先放開老子的老二吧。」

楚丹雖然沒有江湖經驗，但却不是笨人，聞言之下，笑笑道：「這一點，恕難照辦，萬一在下放了他，你們反悔，在下豈不是上當，吃了你們的虧？這樣吧，你與他們先往回走，在下認爲安全時自會放了他！」

「混帳！」老四汪鳴怒喝：「那有這樣便宜的事，老大，他不放老二，咱們且將那丫頭擒下來，看他還放不放老二！」

老五單虎與老三大頭李東來呼應一聲，便欲動手，楚丹即時大喝道：「別以爲在下不敢殺你，你們若要動手，在下就殺了他給你們看看！」

手上微一用力，刺在蔡大權背心皮肉內的劍尖又刺入了些許，蔡大權痛得渾身一抖，嘶聲狂叫道：「老大，你們別動手，千萬不要亂來，難道你們想我死麼？」

李東來及陶、汪、單聽到蔡大權的嘶叫，俱皆神色一變，陶勇忙對李、汪、單三人喝道：「老三，爲了老二的生死，算了，咱們走！」

說着，向大頭老三三人使了個眼色。

大頭老三三人只好收住勢子，狠狠地瞪了楚丹與方玲一眼，向來路奔去。

陶勇臨走時，拋下一句話：「小子，希望你不會食言，否則，咱秦中五雄，與你沒完沒了！」

說完，飛身而去。

楚丹沒有理會陶勇的話，待看不到秦中四狼的身形後，才向方玲招呼一聲，忽地出指連點蔡大權背上三處大穴，一手扶起了他，閃入林中。

方玲氣還未消，「哼」了一聲，不情不願地，跟着閃入林內。

大約一盞茶時分，楚丹與方玲相偕着，從林子的那一頭鑽了出來，朝來路瞥了一眼，發覺不到有人，這才沿着泥路，向前飛掠而去。

× × ×

楚丹幾次想開口問一下方玲，秦中五狼口中的夏侯老鬼是什麼人，那本小册子又是什麼東西，爲何秦中五狼會向她逼討，但當他看到方玲怒氣未消的樣子，只好將話蹩在心中。

他知道，這個時候問方玲，肯定會碰釘子，所以，他識趣地不問。

雖然他與方玲才相識不到兩日，但他已基本上摸清楚了方玲的脾氣，知道她天眞任性，好使小性子，若是發起大小姐脾氣來，那眞令人吃不消。

埋着頭，一個勁地趕了足有四五十里路，方玲終於忍不住了。「喂，你不是變成啞巴吧，還是討厭我，所以不理睬我？」一語聲帶着哭意。

楚丹聽出方玲想哭，乖乖不得了，那豈不是更難應付？慌不迭放緩身形，側首道：「方姑娘，你千萬不要這樣說，我可沒有半點討厭妳啊。」

「那你爲何不理睬我？」方玲使起性子來。

「我……我……見你好像不開心的樣子，本來……本來……」下面的話，楚丹就是說不出來。

方玲瞪了楚丹一眼，眼中却有了笑意，嗔道：「你是不是怕我生氣，所以不敢說？」

楚丹硬着頭皮點點頭。

方玲鼓着的一包氣，看到楚丹惶恐不安的情形時，便已消了，當下展顏一笑，說道：「喂，我生氣時的樣子，是否很難看？」

楚丹見她雖然笑望着他，但若是一個答對不當，她是會隨時使性子的，那就有他好受了，當下忙不迭道：「妳貌如天仙，就算是生氣的時候，也是很好看的。」

「眞的？」方玲掩不住心中的喜悅。

「你不是騙我吧？」

楚丹一本正經地道：「當然是眞的，我騙你幹麼？不信，妳自己可以找面鏡子來照一下。」

「這裏前不巴村，後不着店的，到那裏去找鏡子？」方玲啐道。實則，她心中喜孜孜的，女孩子，有哪一個不喜歡聽人家讚她美的？

楚丹不由抓抓頭，尷尬地笑了一下。

方玲看着他那個有趣的樣子，再也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聲來。

楚丹被她一笑，不明所以，只好陪着她笑。

方玲忽然收起了笑臉，正正經經地道：「喂，承蒙你兩番救了我，我不知怎樣說……」

楚丹忙擺擺手道：「方姑娘，這是我輩份所應爲之事，何況我與姑娘還是朋……友呢。」

方玲白了楚丹一眼，正想說：「誰是你的朋友！」但是她想到這會令楚丹很難堪的，心中一軟，同時間，亦感到一甜，忙語氣一變，說道：「你喜歡與我交朋友麼？」

楚丹認眞地道：「當然願意了，師傅常說，出門在外，朋友越多越好，敵人越少越妙。」

「那好，咱們就一言爲定。從此之後，是風吹不散，雷打不開的朋友。」方玲舉掌道：「咱們擊掌爲定。」

楚丹馬上停下來，亦舉掌，接與方玲一擊。

方玲擊掌之後，顯得高興無比，閃着那雙大眼，睨着楚丹，臉上笑意盈盈的。

楚丹却再也蹩不住了，正色地道：「方姑娘，古人謂，朋友之道，待之以誠，如今，我有幾個問題想問一下你，不知你能否坦誠答我？」

方玲見楚丹一臉正經的樣子，亦正容道：「你說得對，咱們既已是朋友，當然要說實話了。」

楚丹高興地望了方玲一眼，問道：「方姑娘，請問，秦中五狼爲何必欲得妳而甘心？」

方玲道：「那還不是因爲我在無意中，於夏侯前輩臨死前，就在夏侯前輩的身邊，而秦中五狼恰好找到來，他們見我在夏侯前輩的身邊，便硬說夏侯前輩臨死前，一定對我說了什麼話，或是交了一本什麼册子給我，迫我說出來，並交出那本小册子，我不理他們，他們便動手想將我擒下來，但却被我機警地走脫了。他們不肯罷休，於是便一路追踪我。」

「那位夏侯前輩是什麼人？」楚丹由於初涉江湖，雖然對江湖上的人事略有所聞，但却知道得不多，他想不出方玲說的夏侯前輩是那一位高人，所以才問。

方玲那雙大眼一睜，有點詫訝地望了楚丹一眼。「你連夏侯前輩是誰也不知道嗎？」

楚丹認眞地點點頭：「要是知道，也不會問妳了。」

「說得也是。」方玲頷首道：「聽清楚了，夏侯前輩的大名叫夏侯永亨，乃是武林大名鼎鼎的有數高手之一，你怎會沒有聽說過他的大名的。難道你師傅沒有對你說起他麼？」

楚丹聽方玲說出夏侯永亨這個大名，才恍然道：「方姑娘，妳說的原來是夏侯前輩他老人家，我師傅曾經對我說起過他，說他老人家雖然出自丐帮，但却不知爲了什麼却忽然間脫離了丐帮，但仍然一身乞丐打扮，行踪飄忽無定，是一位風塵奇俠，亦是武林中當今年紀最老的有數高手之一，師傅說到這位前輩時，神態間對他甚爲推崇！」

「我爹也是。」方玲接上話頭道：「夏侯前輩曾到紅柏山莊與我爹喝過酒，所以，我見過他，他也認得我。」

「方姑娘，咱們越說越遠了。」楚丹說道。接又問：「到底夏侯前輩在臨死前，有沒有對妳說過什麼話，或是交給你一本小册子。」

「你猜呢？」方玲忽然捉狹地笑望着楚丹，眼中閃射出慧黠的光芒。

楚丹苦着臉道：「我當時又不在塲，怎猜得到？方姑娘，快說吧。」

方玲見楚丹求她，心中一軟，眼珠一轉，說道：「夏侯前輩確是在臨咽氣前，對我說了幾句話。」

「那麼，他有沒有交給妳什麼小册子呢？」

「才沒有呢！」方玲拍拍身上。「不信，你搜搜看。」這句話，她是不經意，一時說溜了嘴。說出來的話才出口，她便發覺不妥了，一張臉沒來由地飛紅起來。

倒是楚丹却沒有想到有什麼不妥，忙道：「方姑娘，妳說沒有便沒有，我信妳，我們是朋友，妳是不會騙我的。」

但他終於也發覺到方玲那句話不妥了。男女有別，方玲却要他搜她的身，這怎成？他的臉也燥熱起來。

但那絕對不是邪念。

方玲瞧到楚丹臉色發紅，更加羞不可抑，將頭垂下來。

後來還是楚丹將話題岔開了。「方姑娘，夏侯老前輩對你說了些什麼？」

方玲咬着唇，過了一會，才敢將頭抬起來，但仍含羞赧之意，遲疑地道：「夏侯前輩曾囑咐我，不可對外人輕說的。」

」

「那妳不要說了。」楚丹忙擺手截斷了方玲的話。「師傅曾對我說，切不可打探別人不願洩漏的隱秘，以免招人疑忌，惹禍上身。」

方玲皺皺眉頭，忽然道：「夏侯前輩雖然囑咐我不可輕對人言，那只是指陌生人或是不懷好意的人，而你是我的朋友，而且是眞心眞意對我的朋友，那自然是例外了，我決定告訴你。」

說完，忽然又臉紅起來，原來，她這時才發覺，她在不知不覺間，又說出了動人情意的話來。

楚丹却聽不出來，連聲道：「方姑娘，你還是不要說吧，免得……」

「喂，你是不是想反悔，不與我做朋友了？」方玲不悅地打斷了楚丹的話，又使性子了。

楚丹刹時頭痛起來，急不迭道：「怎會呢，方姑娘，我豈是那種出爾反爾的小人。」

「那好。」方玲立刻接口道：「你既然這樣說，那就不要阻止我將夏侯前輩臨死前，對我說的那番話說出來吧。」

楚丹實在拿她沒有辦法，只好道：「方姑娘，妳說吧，我洗耳恭聽。」

方玲這才不再對楚丹使性子，語氣也放柔了。「夏侯前輩在臨咽氣之前，艱難地對我說：『玲丫頭，老花子在天風坳內，一株形如飛雲的老松下，埋了一本小冊子，那是一本關係到武林江湖安危的物件，至爲緊要，所以老花子才不敢隨身携帶，丫頭你在我老花子臨咽氣之前，遇上了，也算是有緣，老花子就將那本小冊子送給你吧。不過，切記不可輕對人言，洩漏你知道小冊子收藏在那裏的消息，否則，你將會惹上殺身之禍！切記！切記！』說完這番話，夏侯前輩便閉上了雙眼，咽了氣。」

方玲說完，眼圈有點紅起來，哽着聲又道：「夏侯前輩剛咽氣，那秦中五狼便突然間出現了，發覺夏侯前輩已死，呆了一下，隨即像瘋狗一樣撲落夏侯前輩的屍身上，不管我如何喝阻，他們毫不理會，在夏侯前輩的身上搜尋起來。

「後來，他們什麼也找不到，有點失望，但隨即又像瘋狗一樣圍着我，硬說我身上收藏了一本小冊子，要我交出來，不論我如何辯白，他們就是不信，還說，就算那本小冊子不在我身上，夏侯前輩也一定將收藏的地點向我說知，我若是不將那本小冊子交出來或是說出小冊子收藏的地點，他們便對我不客氣了。

「當晚我雖然氣憤惱怒，但却知道憑我一己之力。肯定鬥不過秦中五狼，便暗自在心中打起主意來，那知道秦中五狼已如狼似虎的，向我展開了攻擊，幸好我早已有備，在他們動手的刹那，馬上施展出千鶴迴翔身法，在他們驟然不備的情形下。身形翻掠而起，一下子便脫出了他們的圍困，並疾喝一聲：『看打！』翻袖向下作勢就打，他們剛想騰身追掠上來，聞喝之下，慌不迭各自彈躍開去，揮動兵刃，封擋暗器，但馬上他們便明白受騙了，怒喝連聲，接連騰射起來，企圖將我追截下來。可是，我已乘這刹那的機會，施展千鶴迴翔身法，疾掠出甚遠，利用那些九曲十八彎的街巷，擺脫了他們的追截，一路上慌不擇路，溜到那條山路上……便遇上你了。」方玲一口氣說到這裏，眼波流轉，柔柔地瞟了楚丹一眼。

楚丹被她那柔如春風的眼波一瞟，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第一次感覺到，方玲在溫柔的時候，是如此可愛的。

「喂，我已說完了。你發什麼呆？」方玲見他發呆的樣子，不禁嗔道：「你有沒有聽到我說的話啊？」

楚丹這才回過神來，急不迭道：「我聽到了，咦，是了，夏侯前輩有沒有對你說，那本小冊子的名稱來歷？」

「沒有，本來我想問他的，但他老人家却咽了氣，便問不成了。」方玲道。

「方姑娘，既然夏侯前輩說得那本小冊子那樣重要，妳以後千萬不要亂對人說啊。」楚丹好意地提醒方玲。

方玲有點忸怩地道：「我要不是與你交了朋友，看你蠻可靠的，我才不會告訴你呢！」

楚丹聽得心中大是感動，幾乎忍不住想伸手執住方玲的玉手，但想到男女有別，他的臉不由一陣發燒。

「喂，我對你說出了秘密，你不會像秦中五狼那樣，生了謀奪那本小冊子的心吧？」方玲定定地望着楚丹，彷彿要看穿他的心。

楚丹忙發誓道：「我楚丹蒙方姑娘你看得起，誠意相交，將秘密吐露，我若是懷有貳心，天誅……」

「喂，快別說下去，我只不過和你開玩笑吧，你怎麼當眞了？」方玲發急地搖手阻止楚丹說下去，幾乎忍不住伸手想掩住他的嘴巴，含嗔地道：「我不是說過，若不是我信得過你，才不會將秘密告訴你麼？」

楚丹的目光與方玲那似水波微流的眼波一觸，兩人就像觸了電般，同時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急忙將目光移開，一時間，兩人不知說什麼好，一顆心却「卜卜」地直跳起來，清晰可聞。

好一會，楚丹才有點不自然地道：「方姑娘，夏侯前輩怎會死的？」

方玲這時候神態已回復過來，抬眼道：「聽他老人家說，他是中了天南一魔公孫睢的暗算，背心要害上中了公孫睢那至陰至毒的神蚣陰極掌，沒有當場斃命，已是萬幸，仗着一身精純深厚的內功，護住一口眞氣，才能逃脫出公孫睢的毒手，逃到那小鎭上，但却已再也支持不住……」

楚丹聽方玲提到公孫睢，不禁變色道：「天南一魔公孫睢，聽家師提及，此人乃是武林中有名的惡人，其輩份與夏侯前輩相等，一身武功與夏侯前輩不相伯仲，只是，家師曾說，他已有十年不現江湖，怎麼忽然間又出現江湖呢？」

「你這也想不到？」方玲轉着眼珠道：「說不定，他是爲了那本小冊子，再出江湖的。」

「有道理。」楚丹讚許地瞥了方玲一眼：「我眞笨，怎麼想不到這一點。」

方玲見楚丹稱讚她，芳心大樂，抿嘴一笑道：「你不笨呢，只是一時想不到吧了。」

楚丹摸摸腦袋，笑道：「我就是沒有妳那樣機靈。」

方玲「咕」地笑道：「別傻氣了。噢，我差點忘了問你，你的身手那樣了得，那套劍法更是玄奇神妙，我問你，你那套是什麼劍法？是不是你師傅傳給你的？」

楚丹腳下一緩，誠敬地道：「那套劍法名天幻地玄劍法，據我師傅說，這套劍法是創自二百多年前的一位前輩異人，那位異人自號天痴老人，窮其一生之智力，才創研出這套玄奇變幻莫測的劍法來，但自這位天痴老人遽歸道山後，足有百多年沒有在江湖上施展過這套劍法，直到百零三年前，才有一位名叫孫問天的前輩，挾這套劍法行走江湖，當時孫前輩就像疾風暴雨般，橫掃江湖，憑着那套劍法，所向披靡，但他出現得快，消失得也快，就像一顆劃過天際的流星般，光芒耀目，但却一閃而沒，自此，便再沒有見過他出現江湖，也不知是驟遇不測，還是歸隱山林，只是在當時的武林中，引起一陣震動，便歸於寂然，沒有人再見識過這套足以驚天地泣鬼神的劍法再現江湖，直至到家師於一次偶然間遊天姥峯時，無意中，意外地得到了這套劍法的秘辛，家師在大喜之下，匆匆趕回棲霞山，從此閉門不出，日夜參研，足足費了兩年時間，才能夠參研出那秘本上所載的。原來就是二百多年來，只是像曇花般出現江湖的天幻地玄劍法，家師驚喜之下，本想習練這套劍法，才傳授與我的，但家師自忖年紀已老，沒有多少時間好練，於是，便將秘本交給我，先要我參悟研透秘本上所載的圖文理義及變化，才日夜督促我苦練劍招，我痛下苦功，足足苦練了十三載，才小有所成，家師却讚我悟性高，資質好，要是他老人家，只怕苦練二十年，也未有我那般成就。並說，資質好，悟性高，雖然重要，但也不可一味苦鑽，以免鑽入牛角尖，而凡是練武之人，若有大成，除了苦練之外，還要歷練，只有累積了豐富的經驗，才能從中觸發靈感，更上層樓。

「所以，家師便命我下山歷練一番，而我在這世上，最親就只有舅舅一家，家師便着我可先到舅舅處一行。聽舅舅講述一下當今武林的人事變化，不致於盲人騎瞎馬，到處亂闖，闖出禍來，所以，我便趕去黃山腳下找舅舅住的曹家莊。」

楚丹毫無保留地，將一切經過都給方玲聽。

方玲聽完後，吁口氣，她因爲從未聽聞過天幻地玄劍法這個名稱，所以，一點也不感到驚奇，但對楚丹的師傅，却肅然起敬。「噢，原來令師以隱跡江湖近二十年的棲霞散人慕容元灝前輩，我曾聽家父提起過他老人家，說慕容前輩乃是當今武林中的劍術奇材，一代宗師，言下之意，對於慕容前輩這麼早就歸隱，感到十分可惜。」

一頓，接又說道：「你是慕容前輩的弟子，那就怪不得身手劍法，會如此了得了。」

楚丹連忙謙道：「方姑娘太過獎了，我這點微末之技，用來唬唬秦中五狼還可以，要是遇上眞正的高手，只怕就要狼狽了。」

「是了。」方玲眼珠一轉，餘氣未消地道：「你明明穩佔上風，足以擊敗秦中五狼的啊，爲何却放過他們，須知他們可不是什麼好東西，你放過他們，只怕他們不會放過你啊！」

楚丹忙解釋說道：「方姑娘，妳有所不知了，看來，我好像佔了上風，實則，我却沒有把握，可以同時應付得了秦中五狼其餘幾人的聯手合擊，再說，他們若是不顧那蔡老二的生死，聯手對付妳，將妳擒下來，那就連暫時的上風也佔不到了，何況，咱們與他又沒有什麼深仇大恨，殺了他們，未免太過心狠手辣，師傅在我下山時，曾再三叮囑我，殺人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能夠不殺人，千萬莫殺人，以免仇怨越結越深，化解不了。所以，我才會放過他們，這就是俗語所說的，見好就收啊。」

方玲聽了楚丹這番話，氣惱全消，但又不肯自認不對，所以，微哼一聲道：「啊，原來你有這樣多的大道理，說得動聽極了。」

楚丹見方玲賭氣，忙道：「好，不說這些了，咱們還是走快點，妳瞧，日頭已下了山了。」

方玲抬眼望一下天邊，果然，日頭已沉沒於天地交接處，天空中已飄降了薄薄的一層暮色，臉下一緊，贊同地道：「那就快走吧。」

×　×　×

兩日之後，他們已趕到離黃山不足五十里的臨山鎭。

本來，兩人是想一口氣趕到黃山南面腳下的曹家莊，才好好地歇息一番的，因爲，那畢竟比住客棧安全得多，這兩日來，兩人無時無刻不在提防秦中五狼的暗算或是截擊，雖說秦中五狼敗在楚丹的手下，但以他們的脾性，是一定不會放過他們的，何況，他們還是志在必得那一本小冊子呢？

這兩日來，楚丹與方玲一路上提心吊胆的，時刻提防突如其來的襲擊，但却出乎他們意料之外，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故，更發覺不到秦中五狼的影子。

楚丹與方玲雖然是第一次在江湖走動，沒有什麼江湖經驗，但他們畢竟也聽長輩述說過江湖事故，對於江湖上的鬼蜮伎倆，都多少知道一些，正因爲他們不是全無所知，才會提心吊胆。

來到臨山鎭時，天已黃昏，若是趕到曹家莊，起碼還要一個時辰左右，那時候，天全黑了。何況，還要找尋曹家莊的所在（楚丹只在孩童時，到過他舅舅的莊上，事隔十多年，早已記不大清楚舅舅的莊子座落的確實地方了），摸黑找尋，那總是不大好找的。所以，楚丹只好徵求方玲的同意。在臨山鎭住宿一晚再走，免得摸黑走路不方便。

方玲這兩日來，不知怎的，收斂了很多，變得溫柔可愛多了。大概是她越來越喜歡楚丹的緣故吧。

而楚丹確實喜歡上方玲了。

這臨山鎭只是數十戶人家的小鎭集，沒有什麼地方好走的，兩人趕了三日路，不累才怪，特別是方玲，一個女孩子家，又是第一次出門，走這樣遠的路，她是暗

中咬牙才熬過來的，吃罷晚飯，沐浴過後，她便不想走動了，只想躺在床上，好好地睡一覺。

結果，她早早便睡着了。

楚丹的房子就在方玲的隔壁，他雖然也感到累，畢竟是男孩子，而且年青力壯，若是連這一點疲累也熬不住，那以後還用在江湖行走麼?他坐在椅子上，不知在想些什麼，直到更敲二响，他再也熬不住了，才上床睡覺。

才闔上眼，他便馬上睡着了。

更敲三响，接連有三條人影，鬼魅一樣出現在楚丹方玲所住的房間後窗下，其中，一條人影的腦袋大如巴斗，不用說，雖然看不清楚五人的面貌，但很容易便令人想到，那是秦中五狼！

這五人果然正是秦中五狼。

五人鬼鬼祟祟的，先是在窗下將耳朵貼在窗縫上，側耳靜聽了一會，繼之，五人咬起耳朵來，似乎有點爭執，最後，又似乎一致同意了什麼，各自點一下頭，跟着，便有兩人從身上取出一個就像銅烟壺般的物件來，接蹲下來點燃了紙媒，將那物件的其中一條細細的管子上的燃點着了，一會，另一根細長彎曲的管子內，便有一縷輕烟冒出來了，那兩條人影立刻用那管子咀戳破了窗紙，將那根管子伸入窗子內。

好一會，那兩條人影各自將那根管子取出來，弄熄了另一根管子內的烟火，收入懷中，再等了一會，五條人影便分了開來，其中兩人左右閃到方玲那間房子的後窗兩邊，大頭老三則與另二條人影閃到楚丹房間的後窗兩邊，接將窗子輕輕地弄開來。

弄開了窗子後，五人沒有立刻越窗而入，反而閃進開去，大概是讓剛才迗入兩間房子中的烟氣從窗口散出來後，才潛進房中。

看情形，透進兩間房中的烟氣，一定是很厲害的毒烟迷香之類了。

一會之後，五人接連掩撲到兩扇後窗下，其中兩人放心大胆地探頭進去窺看。

「嘻，這九絕迷魂香眞管用，那小子與丫頭皆被迷死過去啦！」

各自探頭進兩間房中窺望的兩人，便將頭縮回來，得意地笑起來。

「嘿嘿，老夫的神蚣陰極掌也很管用，老夫包你們接上一掌之後，馬上便死翹翹！」一聲陰冷得令人毛髮聳然的笑聲，驀然响起，語聲未落，從屋角陰影中，鬼魅般閃現出一條人影來，迅疾無比地揮掌向首當其衝的人身上！

秦中五狼大吃一驚，亡魂皆冒，他們已從那人說的一句「神蚣陰極掌」中，聽出來人正是有天南一魔之稱的公孫睢！

秦中五狼雖然兇名卓著，在江湖上名頭响亮，但與天南一魔公孫睢比起來，那就差了一大截，有如大巫與小巫了，五人怎不心驚胆顫！

首當其衝的兩人乃是老四汪鳴與老二蔡大權，兩人一眼瞥到公孫睢雙掌揮出過來，心胆俱裂之下，根本就來不及還手，也不敢還手（因爲天南一魔公孫睢的神蚣陰極掌，乃天下至毒至陰的掌功，除非你是與他功力相埒，才能出掌硬接，功力稍遜，被他的神蚣陰極掌勁所震，他的陰毒掌勁，便會從手掌透入你的體內，那麼，除非得到練有九陽天罡掌法的人以掌力將透入你體內的神蚣陰極掌勁逼出來或是煉化，否則，必死無疑），慌忙之下，身形一矮，各自斜竄開去！

但仍然逃不過公孫睢的雙掌。

只聽「啪啪」兩聲，接着便响起兩聲慘吼，兩條人影被擊得向兩邊橫飛出去，老四汪鳴飛摔出兩丈過外，「啪噠」地一聲，摔墜在地上，手脚掙動了一下，便沒了動靜。

蔡老二却是被擊得飛撞在牆上，一陣頭爆骨碎聲中，爛泥一樣滑落在地上。

公孫睢一招之間，便擊斃秦中五狼中的老四與老二，其兇霸之威勢，頓時將其餘三人都震住了，居然不敢逃，也不敢出手。

天南一魔也沒有再出手，那高瘦挺直得就像一根竹竿般的身形，挺站在秦中五狼死剩的三人面前，夜色雖然很黯，但在這麼近的距離之下，三人仍然清楚地看到公孫睢的樣貌。

公孫睢外號天南一魔，但他的樣貌却一點也不兇惡，一頭黑白斑駁的頭髮，霜眉雪髯，滿臉皺紋，看不出有半點兇戾之氣，倒像一個年高德劭的長者。

若是沒有見過他的人，又不知道他就是公孫睢，肯定不會想到，他就是兇名動江湖的天南一魔公孫睢！

× × ×

公孫睢瞇着雙眼，「嘿嘿」冷笑道：「怎樣，老夫的神蚣陰極掌，厲害麼?」

秦中五狼的老大陶勇就像變了個人般，在公孫睢的面前，似乎矮了半截，惶恐地道：「公孫老前輩的神蚣陰極掌，乃天下至高無尙，威力至大的掌法，當然厲害了，厲害到天下無敵。」

公孫睢得意至極地仰天大笑起來，也不怕驚動了客棧中的人。

客棧中的人，確實被他的笑聲驚醒了，但不知怎的，就是無人走來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大概害怕之下，躲在暗中窺望吧。

而在房中睡了的楚丹方玲，亦一點動靜也沒有，不用說，肯定是着了秦中五狼的道兒，被九絕迷魂香迷昏了，否則，怎會毫無所覺。

公孫睢看來是一個自大的人，喜歡聽奉承話，笑聲一止，陰冷地道：「說，你們知道了多少?」

聽他這樣說，他雖然自大。但却不是自大到被人奉承幾句，便昏頭昏腦的人。

老大陶勇心頭一震，却故裝糊塗，道：「公孫老前輩，恕小的愚笨，不知你老所指的是什麼?」

「哼哼，」公孫睢雙眼一睜，陰狠地道：「別跟老夫打馬乎了，老夫問你，你們一直鍥而不捨地追纒那個丫頭，爲的是什麼?」

說時，伸手指一下方玲所住的那間房子。

陶勇抖索了一下，知道混不過去，只好口顫顫地說道：「小的們只知道，夏侯老鬼不知道怎的，得到一本小冊子……臨咽氣前，可能交給了那個丫頭，或是對她

說出收藏的地點……小的們知道的就是這麼多了。」

「找死！你以爲騙得了老夫！」公孫睢怒喝一聲，陡地揚掌作勢欲劈。「你以爲老夫不知道麼?老夫在與夏侯老鬼動手時，你們就躲在不遠處的屋角之後，當時老夫要不是無暇兼顧，老夫早已斃了你們了！」

陶勇三人在公孫睢揚掌作勢欲劈的時候，早巳驚得臉無人色，連脚也軟，再聽到他那樣說，更是驚顫得胆落魂飛，幾乎跪倒在地上。

「公孫前輩，小的們該死，求你饒過咱們這一次。」陶勇三人顫着聲哀求。

「哼！」公孫睢聲色俱厲地道：「聽着，你們快從實招來，否則，老夫敎你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陶勇經巳嚇破了胆，慌不迭道：「是，是，小的據實照說。」

吞下一口口水，急急接說下去：「那一晚你老人家與夏侯老鬼動手時，小的們確是躲在不遠的屋角牆後，偷聽到你與夏侯老鬼的說話，因此，小的們知道，那本小冊子內，載錄了一種曠古絕今的奇學，還有一宗寶藏的收藏之處……」

「哼哼，所以你們在夏侯老兒負傷奪路逃走後，便暗中一路跟踪夏侯老兒了，是麼?」公孫睢那雙冷電也似的目光，懾人地盯視着陶勇三人。

「你老人家英明神武，說得一點不錯。」陶勇三人的目光，閃縮着不敢與公孫睢的目光相觸。「小的們痴心妄想，實在該死，該死！」

「好啊，既然你們也說自己該死，那還等什麼呢?」公孫睢臉色一沉，疾喝一聲。

陶勇三人聞言之下，嚇得幾乎癱倒在地，亡魂皆冒地裝糊塗道：「公孫前輩，你……你老人家不叫小的們滾，小的們怎敢滾啊。」

公孫睢聽得氣笑道：「別裝痴扮呆的，老夫是說，你們是自行了斷，還是要老夫動手?」

陶勇三人馬上磕頭如搗蒜，哀求道：「公孫前輩，你老人家大人大量，小的們再也不敢作非份之想了，求你老人家高抬貴手，網開一面，放過小的們一次。」

公孫睢冷酷地道：「哼！只可惜你們知道得太多了，老夫本來有心想放過你們的……」

「公孫前輩的大恩大德，小的們沒齒不忘，感恩戴德，願你老人家福壽康寧，福如……」陶勇三人差一點沒有胡言亂語起來。

「住口！」公孫睢怒喝一聲。「你們說夠了沒有?老夫若是放你們一條生路，萬一你們到處亂說一遍，那麼，豈不是這個秘密刹時間傳遍了江湖，那時，豈不是有不少人與老夫追尋爭奪那本小冊子。」

一頓，不等陶勇三人想說什麼，雙眼倏睜，陰狠地道：「所以，別怪老夫心狠手辣，是你們自尋死路！」

「饒命啊！」陶勇三人磕首不巳，驀地，三人於抬起頭來的刹那，猛地疾喝一聲：「打！」按在地上的雙手同時一翻一揚，各自發出兩蓬石子！

同時間，三人身形疾翻，各自向一個方向竄掠出去。

三人這一下猝然發難，可說與他們適才的叩頭求饒，根本令人意料不到。

而三人確是狗急跳牆，他們雖然懼於公孫睢的兇名，不敢與他動手，但要他們束手就死，他們說什麼也不甘願，是生是死，也要搏一下的了，所以，他們在叩頭求饒時，早巳暗中以傳音入密商量好了，希望能夠在猝然發難之下，能夠逃過公孫睢的毒手，就算不能全部逃脫，逃得一個是一個，逃不了的，只好自認倒霉。

× × ×

公孫睢確是想不到陶勇三人會猝然向他偷襲的。

由於他不知道陶勇三人發出的只是在地上抓到的碎石子，所以，他在吃驚之下，自然想到他們發出的是暗器了。

他雖然在冷不防之下，但畢竟是兇名動江湖，成名垂數十年的有數高手之一，反應及動作皆非常人能及，怒吼聲中，雙手交互揮出，護住身前，袍袖翻飛如濤，疾湧出如濤狂飆，捲撞向那一大片罩射向他全身上下的石子。

那一大片疾勁射去的石子，遇上他袍袖間捲湧出的狂飆，馬上有如飛蛾撲火般，折墜落地。

而同時間，他的身形經巳騰撲而出，其勢有如鵬鵰展翅，迅疾無倫，雙手左右暴探而出，急抓向左右斜竄出去的大頭老三李東來及老五獨眼單虎的後頸背心！

李老三與單老五本以爲憑那些射出去的碎石子，阻一下公孫睢的追擊之勢，那裏知道却一點效用也沒有。公孫睢的身形絲毫沒有受到阻窒，兩人驀覺背後尖風急襲而至時，不禁嚇得三魂皆冒，怪叫一聲，仍冀圖作垂死掙扎，各自反手揮出了一掌。

那知道掌才揮出，李東來便驀地感到頸後一緊，接聽到自己的頸骨一陣碎裂聲响，忍不住發出一聲短促的悽厲叫聲，在他魂歸地府前的一刹那，他聽到的最後一下响聲，是「砰」的一聲連着單虎的一聲慘嗥聲。

原來，公孫睢在五指抓上李大頭的頸脖時，他的右掌亦巳猛擊在單獨眼的背上，直擊得單虎有如斷綫風箏一般，飛撲出三丈過去，直撞在客棧的院牆上，登時了帳！

最幸運的要算老大陶勇了，因爲他巳乘這刹那的空隙，身形貼地標掠出數丈，接一個折騰，就像鯉魚躍龍門般，騰躍出院牆外面！

他却沒有因此而稍有遲緩，在翻躍出牆頭的刹那，右脚猛蹬在牆頭上，身形有如激矢般，疾射出去。

那知道身後狂飆疾捲，衣袂掠空聲中，一條人影有如星飛電掣般，從他的頭上一掠而過，「刷」地急墮在他前面不到五尺的地上！

陶勇就是瞎了眼，也知道那人是公孫睢，胆落魂飛之下，他若不收勢，便會一頭撞在公孫睢的身上，所以，他慌不迭收住勢子。

不過，他却不是站着不動，他不是傻子，也不甘心就這樣白白被公孫睢擊斃，

他在身形疾停的刹那，不是向旁斜竄或是轉身往回逃，而是疾撲向公孫睢。

陶勇這一下，是大反常理的。

難道他忽然間，不想活了？

不錯，他確是不想活了，因爲他知道無論如何，也逃不過公孫睢的毒手了，他在怨毒憤恨之下，就是死，他也得撈回一點代價。

公孫睢確是以爲陶勇會向左右斜竄出去或是轉身往回逃的，陶勇這一着，確是大出他意料之外，微驚之下，他獰喝一聲：「老夫還以爲你有什麼本領，能逃得過老夫的掌握，哼，你還不乖乖地送上來受死！」

喝聲中，一掌劈向陶勇的頭臉！

陶勇居然不閃不避，雙掌一疊，迎向公孫睢那一掌。

元孫睢冷笑一聲，右掌勁道驟增，劈向陶勇迎來的雙掌，同時間右手電閃般拍向他的小腹要害。

陶勇似乎神智已狂亂，根本就不理會公孫睢拍向他小腹的那一掌，交疊的雙掌仍然迎向公孫睢的右掌！

公孫睢獰笑一聲，一掌劈在陶勇的雙掌上，同時，左掌亦已沾在他的小腹衣衫上。

「啪」一下交擊聲中，陶勇狂叫一聲，身形震晃的刹那，只見他疊在右掌背上的左手倏地向下一滑，滑落在右手腕上，疾拍了一下！

只聽「嗤」的一下激响，一綫晶芒自他的袖腕中，激射而出，疾射向公孫睢的心窩要害！

原來，他的在腕袖內，暗藏了以機簧發射的袖弩，那支射出的弩箭只有兩寸來長。但却是寒鐵所製，鋒銳無比，專破內家護身罡氣，是陶勇屢屢反敗爲勝，死裏逃生的歹毒暗器，只要輕輕一觸手腕，觸發機簧，弩箭便會自袖中激射出來。

而他每一次發出這種袖弩，皆是在近距離之下，又是在對方根本料不到會有古怪的情形下才發射的，所以，可說箭無虛發，沒有人能夠躲得過他這一箭。

只不過，公孫睢會不會例外。

畢竟，公孫睢不是一般的高手，就在陶勇腕袖中射出袖弩的刹那，他亦一掌拍在陶勇的小腹上，將陶勇直拍擊得身形一弓，倒飛出去。

而他亦在那刹那，驚覺到自陶勇腕袖中激射出來的袖弩，他在心驚之下，反應却快得令人難以相信，身形疾急向側偏閃開去。

本來，他只要上身向後一仰，施展鐵板橋功夫，便可以完全避過那支袖弩，可惜由於距離不遠，而那支袖弩的勢道又疾勁無倫，他雖然反應夠快，但仍然慢了一點點，不可能完全避得過。

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公孫睢正是在自知無法完全躲避得過陶勇的袖弩的情形下，當然是選擇傷害較輕的了，所以，他偏身急閃。

因爲偏身急閃，雖然亦不可能完全躲避得過激射而至的袖弩，但却可以閃避開心胸要害。

果然，他這一偏身急閃，那支袖弩便射不中他的心窩，而是「噗」地一下射入他的左肩窩上！

那支弩箭由於勢道强勁，而距離又近，故此，幾乎直嵌入公孫睢的肩窩內，痛得他咬牙切齒的，痛哼出聲，身形也歪倒了一下。

這一來，可就令到他恨怒無比了，說起來，這還是他第一次吃了別人的暗算，因爲從來只有別人吃他的虧的，這一次，可說是陰溝裏翻船了，叫他如何不對陶勇恨之入骨。

身形猛地往前一掠，就在陶勇飛摔出兩丈過外，摔跌落地的刹那，他恰好撲掠上去，怒喝一聲，一掌劈擊在陶勇的頭臉上！

陶勇早已咽了氣，但仍然被他那一掌將頭顱劈擊得爆裂塌陷開來，紅白飛濺，不復人形。

公孫睢恨恨地瞪了陶勇的屍體一眼，還不解恨，又飛起一脚，將他們的屍體踢飛出去，這才轉身急掠回客棧。

發生了這些事情，客棧內仍然沒有人敢出來察看一下，公孫睢可不理會有人沒人，這時候要是有人被他遇上，那就算他倒霉了，他不拿那個人來出氣才怪。

掠回楚丹方玲兩人所住的後窗外，掃了一眼地上的四具屍體一眼，他放心了不少。

這證明，在這短暫的時間內，沒有人出現過，那麼，被迷糊在房內的楚丹方玲應該還在。

他之所以這樣放心大胆地先斃了秦中五狼，而不是一現身便撲入房中擄人，那是由於他在現身前，已暗中查看過客棧周圍沒有什麼人隱伏着，不會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起他的尾注，他才決定先解決秦中五狼，以免被他們走脫，將小册子的秘密洩漏出去。

反正，楚丹方玲兩人，已是煮熟了的鴨子，飛不了。

身形一縱，他首先穿窗進入方玲的房間，準備先將方玲挾出來，再躍入楚丹的房內，將他一掌擊斃！

豈料他躍入方玲的房內，往床上一瞧，不禁怔愕住了，床上空空如也，那有方玲的人影？

哈哈，這眞是奇事了，煮熟了的鴨子，居然飛了！

猛地，他吼喝一聲，一掌擊在床上，只聽「嘭」然大响聲中，那張床塌陷碎裂開來，床底下沒有人。

公孫睢氣息急促地呼息了一下，霍地一個轉身，身形一彈，自後窗穿了出去，一陣風般，自後窗口掠入了楚丹的房內。

房內那張床上，亦失去了楚丹的踪影，這眞是咄咄怪事了，除非是有人在他追殺陶勇時，乘隙潛入楚、方兩人的房中，將兩人救走了。

公孫睢咬牙「格格」有聲，一雙眼骨碌碌地發出狂怒的兇焰，可想而知，他心中是如何氣怒了。

而楚、方兩人的失踪，斷不會是自行失踪的，一定是有人將他們救走了，那麼，救走兩人的人，一定是位有心人，說不定，亦是想謀奪那本小册子的，想到這裏，他再也呆不下去了，無論如何，他也不能讓那救走楚、方兩人的人捷足先登，他

務必要找到楚、方兩人，與及那人。

猛地發出一聲厲嘯，公孫睢自房內倒射出去，接連幾個起落，消失在沉沉夜色中。

這時候，客棧內才有人胆怯地竄出來，窺察一下。

人心詭詐　險中圈套

楚丹與方玲霍然醒過來時，還以爲自己尚自在那家客棧房中的床上，懵然不知，昨晚他們着了秦中三狼的道兒，幾乎落在公孫睢的手上。

直到兩人看清楚，原來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溪流邊的一塊大石上，才驚覺到情形不對，霍然地挺起身來。這一挺起身，兩人不禁同時驚叫出聲，慌不迭各自將身子移開，同時羞臊得火燒般紅起來。

原來，兩人是並排緊貼着躺在那塊大石上的。這怎不叫兩人羞臊難堪。

兩人這一移開，幾乎翻身滾下石來，這才發覺到，那塊大石寬約三尺左右，兩人躺在一起，自然要緊貼一點了，否則，根本躺不下。

兩人順勢自石上翻落地上，臉上露出茫然之色，互相望了一眼，却又忙將目光移開，兩人對於爲何會莫明其妙地躺在這塊大石上，感到疑惑。

一聲哈哈驀地自他們的身後傳來，兩人吃了一驚，急忙轉過身去，看一下發出笑聲的，到底是什麼人。

那是一個年約五十許六十不到的老者，雖然笑對兩人，臉目慈善，但兩人總感這老者透出一股陰沉之氣，疑惑地打量着那老者。

那老者身材中等，穿一件灰衣，笑望兩人一眼，說道：「兩位小友一定還弄不明白，爲何會身在這裏吧？」

楚丹方玲同時點了一下頭，定定地望着那老者。

那老者呵呵一笑。「兩位小友，是老朽將你們從客棧中救出來的。」

楚丹方玲訝異地互望一眼，同聲道：「老丈，莫非昨晚發生了什麼事？怎麼咱們一點也不知曉的？」

老丈收起了笑容，正色道：「因爲兩位着了秦中五狼的道兒——被他們暗中在兩位後窗上施放的九絕迷魂香，迷昏過去了！」

「啊！」楚丹方玲不禁驚叫一聲，心頭「砰砰」亂跳。



秦中五狼正慶幸得手之際，不防身後出現了南天一魔。

「當時，老朽適逢其會，匿藏在客棧外的一棵大榆樹上，要不是驀然間殺出天南一魔公孫睢這個大魔頭來，老朽雖有心想救兩位，但自忖不敵秦中五狼的聯手合擊，只好眼睜睜看着兩位被秦中五狼擄去，救不了兩位。」

那灰衣老者語氣殷切，而他說的又是實話，楚、方兩人聽在耳內，自是對那灰衣老者心生好感了。

兩人聽說天南一魔公孫睢也現身插手，不禁心頭震動，楚丹失聲道：「老丈，後來怎樣了？」

灰衣老者吁口氣道：「當時，老朽也不明白公孫睢爲何會插手，後來，聽了公孫睢與秦中五狼的說話後，才恍然明白，原來他們都是爲了你們兩人，公孫睢並驟下毒手，擊殺了秦中五狼，老朽乘公孫睢追殺秦中五狼的老大陶勇時，乘隙潛入兩位的房中，冒險將兩位救來此地。」

楚、方兩人聽得暗暗心驚不已，出了一身冷汗，想到要不是自己被灰衣老者救出來，若是落在公孫睢的手上，那後果不堪設想，對那灰衣老人，更是感激不已。

「老丈相救之恩，在下兩人感激不盡。」楚、方兩人抱拳向那老者深施一禮。

老者擺手道：「老朽只是適逢其會，不忍心看着兩位落在那些惡人的手上，所以伸手將兩位救出來，這算不了什麼，請兩位不要掛懷。」

楚、方兩人聽老者這樣說，不禁對老者肅然起敬，恭敬地道：「還未請教老丈大名……」

老者拈鬚笑道：「老朽鄧延慶，未知

兩位怎樣稱呼。」

楚、方兩人忙又抱拳道：「原來是鄧前輩，晚輩兩人久仰了。」

接將他們的姓名報上。

老者含笑道：「兩位英姿颯然，實乃一時俊彥。」

兩人忙謙遜不已，連稱「不敢當」。

楚丹接問：「鄧前輩，那九絕迷魂香很厲害的麼？」

鄧延慶道：「不錯，九絕迷魂香雖然不會毒死人，但却很霸道，只要吸上一口，不論你功力多深，也會登時昏迷過去，除非有解藥嗅吸一下，馬上可以甦醒過來，否則，非要在三個時辰之後，不會醒轉過來，老朽挾着兩位奔掠到這裏，看這地方很僻靜，便將兩位放在那塊大石上，好待兩位藥力散發後，醒轉過來。」

兩人想到併排相貼躺在一起，不禁臉上一陣發熱，就像磁吸鐵般，不由自主地互望了一眼，但馬上便急急將目光放開，垂下頭來，却連脖子也臊紅了。

鄧延慶看到兩人那種兒女羞赧之態，不禁呵呵大笑起來。

兩人被他這一笑，更是羞臊得抬不起頭來，但不知怎的，兩人的心中却生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異樣感覺，心中甜絲絲的。

鄧延慶終於止住笑聲，瞧着兩人道：「兩位，未知怎會惹上秦中五狼與天南一魔這種惡人的？」

方玲毫不考慮便道：「鄧前輩，實不相瞞，他們是想從晚輩的身上，找出一本小册子，所以，千方百計也想從晚輩的口中，逼問出那本小册子的下落來！」

楚丹在方玲說話時，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態，嘴唇微微嚅動着，但始終沒有說出聲來。

楚丹的江湖經驗雖然不多，但師傅常對他說的那句話，他却緊記在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江湖上詭詐百出，稍一不慎，便會上當受騙，小則錢財損失，大則身敗名裂，自招殺身之禍！他正是想到師傅這句話，心中警惕着，想開口示意方玲不要說，但已來不及了。

這也是因為他臉皮嫩，不夠老辣，總以為鄧延慶救了他們，不可能對他們懷有惡意的，所以，見方玲說了出來，便不好開聲阻止她說下去。

鄧延慶自然將這一切看在眼內，淡然一笑道：「為了一本小册子？這樣說來，那本册子一定很重要的了？」

接伸手拍打一下自己的腦袋，自負地道：「唉，老朽就是多事，怎會向兩位問及這些事情的，老朽眞是白活了這幾十年，也白混了這麼些年，居然連探聽別人的隱秘，乃江湖大忌這一點，也想不起來，兩位，請見諒老朽一時好奇，冒失問出那些話來，請兩位就當老朽沒有問過吧。」

楚丹聽了鄧延慶這番話，不禁心中愧疚起來，暗自責備自己太多心了，居然連一個救了自己一命的人也信不過，那還要信什麼人？對鄧延慶的一點戒心，不由一掃而空，慌忙道：「鄧前輩，你快別這樣說，若連前輩也信不過，那咱們豈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方玲更是對老者深信不疑，急急道：「鄧前輩，就算你不問，晚輩也要說出來的，你千萬別誤會啊。」

一頓，方玲又說道：「鄧前輩，晚輩根本就不知道那本小册是怎樣的，更不知有如貴重之處，令到他們非要謀奪到手不可！」

「不過，從公孫睢不惜以陰謀手段，暗中偷襲夏侯前輩，欲從他老人家身上奪取到那本小册看來，那一本小册子必然有其值得搶奪的價值！」楚丹也帮着口說起來。

鄧延慶聽完兩人的話後，吁口氣道：「楚少俠說得不錯，兩位是怎會惹上這種麻煩事的？」

鄧延慶說時，露出非常關切的神態來，這又令到楚、方兩人心中感動不已，對他深信不疑了。

「說起來，可能是天意，夏侯前輩負傷擺脫了公孫睢後，在一處小鎮集的破廟中不支倒下，而晚輩恰好經過，發覺之下，便進入破廟中，欲加救助，那知道夏侯前輩在中了公孫睢的神蚣陰極掌後，由於一路要逃避公孫睢的追索，沒有時間將那至毒至陰的掌力用內功逼出來，待到不支倒下時，經已毒發攻心，無法救治了，他老人家自知無救，在臨死前，對晚輩說了幾句話，便死去了，恰好秦中五狼追踪到來，遍搜夏侯前輩身上，不獲那本小册子，便硬說晚輩收藏了起來，或是夏侯前輩臨咽氣前，將收藏小册子的地點告知了晚輩……晚輩因此被他們窮追不捨，幸得巧遇楚兄，出手解救了晚輩。」

「方姑娘，這樣說來，妳與楚少俠是相識不久的了？」鄧延慶別有深意地掃了兩人一眼。

楚丹與方玲沒來由地，臉上又紅起來。方玲輕「嗯」了一聲。

鄧延慶接問：「那麼，夏侯……沒有將那本小册子交給方姑娘妳了？」

方玲頷首說道：「夏侯前輩的身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小册子，自然沒有交給晚輩了。」

「那秦中五狼及公孫睢他們，為何還要苦苦追纏姑娘呢？」鄧延慶不解地問。

「因為晚輩是唯一在夏侯前輩死前，與他接觸過的人，他們便認定，那本小册子要不是在晚輩身上，便是從夏侯前輩的口中，獲知收藏的地點，他們自然是不肯罷休了。」方玲憤憤地說道。

「那末，夏侯……有沒有將收藏那本小册子的地點告知妳？」鄧延慶順着方玲的話問。

「有，夏侯前輩在臨咽氣前，對晚輩說了，並一再叮嚀，千萬不可輕對人言，將那地點說出來……」方玲亦順着鄧延慶的話說了出來。

鄧延慶忙搖手道：「方姑娘，妳那位夏侯前輩說得對，妳千萬不可輕易對人說出來，以免又招致無謂的麻煩。」

方玲却天眞地道：「但前輩你是信得過的人啊……」

鄧延慶却搖頭不迭道：「姑娘信得過老朽，老朽很感高興，但姑娘還是不要說吧，以免萬一這個消息洩漏出去，令到兩位對老朽有所誤會。」

方玲笑道：「前輩，晚輩兩人若是連你也信不過，還信哪一個……」

「你若是信這老狐狸，那就上大當了！」驀地，一聲厲喝傳來，同時間「呼」地一聲，一條人影有如天馬行空般，疾掠而至，「颼」地飄落鄧延慶與方玲之間，掌影幻閃間，疾抓向方玲的肩頭！

三人乍聞喝聲，自不免大吃一驚，同時間閃身循聲望去，一眼看清楚那人後，不禁俱皆臉色遽變。

來人赫然正是天南一魔公孫睢！

× × ×

幸好方玲在聞言之下，閃身望去，偏移開原先站着的地方，否則，只怕方玲反應再快，也無法避得過公孫睢那一抓！

方玲還是免不了心頭驚顫不已，一個迴旋身法，旋掠出丈外，這才驚魂稍定，喘了口氣。

楚丹那刹那長劍已出鞘，作勢欲撲過去解救方玲之厄，瞥到方玲旋避開去，才透口氣，收住勢子。

鄧延慶却在公孫睢飄掠落他身前的刹那，慌恐地疾退了一步，戒懼地瞪着公孫睢。

公孫睢瞇起一雙眼，惡毒惱怒地注視着鄧延慶。

兩人互視了一會，公孫睢才從鼻孔中「哼」了一聲，冷厲地道：「老夫估道是誰有這麼大的胆子，冷手拈走了那兩個燙山芋，嘿嘿，原來是你鄧狐子！怎麼，你也想淌這趟渾水，從中漁利麼？」

鄧延慶面對公孫睢，再也笑不出來了，原來，他正是江湖上有名的老狐狸鄧寇，他適才對楚丹方玲兩人說的名字，是假的！

那麼，他的居心，那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方玲聽公孫睢稱鄧寇為鄧狐子，臉上神色驟變，因為她曾聽方千柏提及過鄧狐子這個名號，並說此人外表老實，實則奸狡如狐，最喜以花言巧語騙人，令人在不知不覺中，有時還心甘情願地上其大當，故此在江湖上有老狐狸之稱，一般人皆稱他為鄧狐子！

「前……你就是鄧狐子，不叫鄧延慶！」方玲失聲叫出指着鄧寇，心中悔恨不已。

「什麼？方姑娘，他不是鄧……延慶？」楚丹聞聲之下，呆了一呆，臉上神色驟變了一下，瞪望着鄧寇。

鄧寇的臉上呈現出尷尬之色，閉嘴不語。

公孫睢冷笑一聲道：「他當然不是什麼勞什子鄧延慶了，姓鄧倒是不假，但却單名一個寇字，外號老狐狸，慣以花言巧語騙人，江湖上認識他的同道，皆稱他為鄧狐子而不名，你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子丫頭，難怪會被他矇騙了！」

「公孫老兒，你也不是什麼好貨色，說夠了吧？」鄧寇惱羞成怒，雖然心中對公孫睢存有懼意，但人要面，樹要皮，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楚、方兩人雖然在公孫睢現身時，已猜他是誰，這時由鄧寇親口說出來，仍不免驚震得心頭狂跳不已。

兩人吸了口氣，不由自主退了一步，驚懼地上下打量着公孫睢。

公孫睢却看也不看兩人一眼，在他以為，楚、方兩人只是初出道的雛兒，好對付得很，只要先打發了老狐狸鄧寇，那時，才慢慢收拾兩人不遲，兩人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

「鄧狐子，幸虧老夫早來一步，不然，你便騙得那兩個傻瓜還以為你是個大好人，對你深信不疑，將什麼也說了出來，那時，你才驟下毒手，殺了那兩個傻瓜，然後去取那本小册子，老夫就白忙一場，讓你漁人得利了！」公孫睢一針見血，將鄧寇的陰謀道破！

鄧寇確是如公孫睢所說般，以花言巧語，誘使楚、方兩人將收藏小册子的地點說出來，然後驟下殺手，將兩人擊殺，那麼，他就可以從容去取那本小册子了。

原來，他隱身在客棧院牆外那棵老榆樹上，將公孫睢與秦中三狼的說話聽得一清二楚，知道那本小册子載有一種曠古絕今的秘技及一宗寶藏的收藏地點，頓起攫奪之心，但却苦無機會，後來，公孫睢追殺陶勇，這可是個大好機會，他便乘隙潛入房中，將兩人偷挾出來……他之所以不以强硬的手段强迫兩人將秘密說出來，乃是他奸猾之處，因為他知道，江湖人大多是吃軟不吃硬的，特別是初出道的雛兒，只要假以詞色，很少會不上他的大當的，所以，他便施展軟功，先是示之以救命之恩，令到兩人對他感激不盡，然後再假仁假義一番，並採取以退為進的手法，使到兩人對他深信不疑，自動墮入他的彀中……而一切果如他所料，只是他却料不到，在那緊要關頭，公孫睢橫裏殺了出來，令到他功虧一簣，並將他的陰謀揭破！

楚、方兩人聽了公孫睢的話後，登時出了一身冷汗，特別是方玲，更是愧悔難禁，同時也深自警惕，深覺自己太嫩了，差點便自尋死路，並闖下瀰天大禍！

因為，若是讓鄧寇陰謀得逞，攫取到那本小册子後，他因此而心懷叵測，與起了獨霸江湖之念時，那麼，勢必掀起一場江湖動亂，那時，他們就萬死不足以贖其罪過了。

楚丹握着雙拳，眞恨不得摑自己幾巴掌，師傅平時諄諄教誨自己，江湖詭詐，凡事小心在意，决不可輕信人言，自己怎麼却忘了。被鄧寇的花言巧語所騙，差點鑄成大錯，這是一個大大的教訓！

× × ×

鄧寇的名頭雖然不及公孫睢响亮，但他也不是省油的燈，否則，他怎可能在江湖混了這麼多年？雖然心中有點怯懼，但在這種欲罷不能，騎虎難下的情形下，他只有硬着頭皮撐下去。

「公孫老兒，難道你又安了好心麼？要不是鄧某昨晚將他們救出來，只怕，你早已在逼他們將秘密說出來後，下手殺了他們！」鄧寇反唇相譏。

「好，好！說得好！」公孫睢不怒反笑。「老夫作事從來不喜歡偷偷摸摸，拐彎抹角的，幹就幹，是就是，哼哼，老夫生平最討厭的就是花言巧言騙人的滑頭，今日你敎老夫遇上了，算你倒霉，你認命吧！」

鄧寇雖則心頭打鼓，但表面上却死撐下去，厲聲道：「公孫老兒，說得倒好聽，其實，你不過想殺人滅口，那時，你好

對付那兩個傻瓜！」

鄧寇這樣說，無異提醒楚、方兩人，要他們伺機逃之夭夭，這不是他對楚、方兩人忽生善心，而是他的詭計，因爲公孫雎不會聽不明白他的話的，這一來，公孫雎在對付他時，便不會不心生旁騖，提防楚、方兩人會覓機逃走，那就不能全心全意對付他，這對他來說，自然有利，起碼，他可以支撐下去，不至於一動手，便被公孫雎毫無顧忌地全力施爲，將他殺得手忙腳亂，應付不來。

還有，若是楚、方兩人在未動手時便逃，那更妙，公孫雎必然會捨他而逐楚、方兩人的，那他就可以乘機溜之乎也，逃過眼前一刦了。

還有，他就算是死在公孫雎的手下，他也要令到公孫雎不能那樣輕易從楚、方兩人的口中，逼問出秘密來，因爲，公孫雎若是全力對他他，楚、方兩人必定可以覓機逃逸，那公孫雎便要費一番手脚追尋楚、方兩人了。

這是他打的如意算盤。

豈料，楚丹却出乎他意料地道：「鄧……不管你對咱們居心不良，畢竟，你曾救過咱們一命，家師經常對在下說，大丈夫處世，切不可知恩不報，所以，在下決定，這位公孫……若是對你不利的，在下就算死，也要助你對付他，以免欠你情，終生不安！」

楚丹這番話說得昂昂然，令到鄧寇心生愧疚。

方玲聽了楚丹這番話，對他更加敬佩，不自禁柔情似水地瞟了楚丹一眼，閃身掠到楚丹的身邊，昂首道：「楚兄，也算上我一份，因爲我也不想欠他的情！」

楚丹讚賞地瞥了方玲一眼，不知怎的，兩人在不知不覺中，互相握住了對方的手。」

公孫雎却大爲高興，掃了鄧寇一眼，揶揄道：「鄧狐子，可惜那兩個傻瓜聽不懂你的意思，敎你好失望啊，嘿嘿嘿……你還是少動念頭，一心到閻羅王那裏去報到吧！」

說話間，悠閑地逼前了一步。

但一股强大的氣勁，亦從他的身上疾湧出來，湧撞向鄧寇。

鄧寇可不是呆子，他是個識貨的大行家，猛吸一口氣偏身一側的同時，袍袖朝外一擺，將那股疾湧而至的氣勁，巧妙地卸開去！

「嘿嘿，果然有點道行，怪不得敢與老夫爭肉吃了！」公孫雎陡地身形疾欺而上，一掌劈向鄧寇的身上！

鄧寇利那臉色微變，因爲他看出，公孫雎這一掌，看似毫無變化，實則暗含數個變化，而且，將鄧寇的身形變化，完全封死了，這怎不敎他驚懍不已，動作却一點也不敢怠慢，吸氣飄閃開去，避過公孫雎那一掌，接斜搶至公孫雎的身側，一拳搗向對方的肩窩。

公孫雎冷笑一聲：「來得好！」手臂一抬一撥，將鄧寇的一拳封撥開去，拍空的一掌倏地一迴，拍向他的肩頭！

鄧寇雖然久聞公孫雎的兇名，可謂如雷貫耳，但却從未與他交過手，不知他的深淺，這一動上了手，他才知道自己輕估了公孫雎，心頭懍駭之下，只好打起精神，全力應付。

公孫雎的神蚣陰極掌，至毒至陰，若是不愼被他沾上了，那就完了，鄧寇當知道厲害，不等公孫雎的右掌拍上左肩頭，他已驟然沉腰坐馬，左手一撩，戳向公孫雎的右脅。

公孫雎那一掌自然拍空，倉促之下，迴擊已不及，只好飄退一步，避過鄧寇那一掌。

這一來，鄧寇利時精神大振，他暗忖：「看來，這老魔頭也不過爾爾，只不過以訛傳訛吧了！」一念及此，陡喝一聲，身形向前一擺，雙掌飛擊公孫雎的胸腹要害！

這兩掌，鄧寇施展出他的看家本領，七絕掌！

只見掌影翻飛，掌幻七星，罩住了公孫雎的胸腹要害！

公孫雎發出一聲厲嘯，倏地身形疾旋，雙掌一錯，直欺入那片掌影中。

利那間，兩人便激鬥在一起，但却沒有傳出「霹靂啪啪」的掌擊聲。

那是因爲鄧寇盡量不與公孫雎的雙掌相擊的緣故，公孫雎的神蚣陰極掌，又豈是他抵擋得了的。

楚丹方玲兩人瞧着鄧、公孫兩人的激鬥，不由緊張地注視着，同時，不自覺地隨着兩人激鬥中移動閃挪的身形移動過去，準備隨時出手援助鄧寇。

驀地，激鬥中的兩人，同時叱喝一聲，隨即響起「啪」的一下拍擊聲，兩人亦隨即分了開來。

只是，鄧寇是蹌退開來的，而公孫雎是向後躍開的。

這就看出，鄧寇是吃了虧。

果然，鄧寇接連着蹌退出數步，才穩住身形，臉上青白一片，駭然注視着公孫雎。

楚丹方玲臉色微變，一躍上前，併站在鄧寇的身旁，兩人的長劍，經已出鞘。

「鄧……你沒有什麼吧？」楚丹急聲問。

鄧寇還未說話，公孫雎已陰冷地道：「他已中了老夫的神蚣陰極掌，活不了多久。」

鄧寇陡地狂吼一聲：「公孫老魔，老子與你拚了！」就像一個瘋子般，狂撲向公孫施，雙掌施展出十成十功力，將七絕掌法施展得淋漓盡緻，完全是一種不要命的打法！

公孫雎厲笑一聲：「你既然連一刻鐘也不想活下去，那老夫就成全你！」

雙掌一翻，迎了上去。

楚丹方玲在這利那，亦同時閃身撲了上去，長劍飛展，急攻公孫雎！

公孫雎在三人的聯手合擊之下，絲毫不懼，口中不斷發出魔笑聲，身形在三人的掌影劍光中游閃挪躍，掌勢展開，一一接下三人的攻勢！

驀地，他發出一聲厲吼，身形一閃，脫出三人的合擊之勢。有點驚詫地瞧着楚丹，疾聲道：「好小子，老夫看走眼了，你施展的是什麼劍法？」

原來，楚丹在激鬥中，忽然劍勢一變，奇幻莫測地反手削出一劍，「刷」一聲，公孫雎居然封拒閃避不及，肩膀上被削下一小塊皮肉來！

這就難怪他這樣驚詫了。

因爲他根本就料不到，年紀輕輕的楚丹，居然身懷如此上乘奇奧的玄妙劍法！

連鄧寇也愕然地望着楚丹。

只有方玲，大眼中閃射出興奮的光芒，欣喜地望着楚丹。

楚丹吸口氣，不置可否地道：「你旣然看不出在下施展的是什麼劍法，那麼，你何不猜猜！」

鄧寇忽然嘶聲叫道：「姓楚的小子，你不是要報恩麼？」

楚丹聽得一怔，不明地道：「在下不是言而無信之人！」

「那好！」鄧寇瘋狂地嘶叫道：「那你給我殺了他，殺了那老魔！」

狂叫聲中他已像一頭發了狂的獅虎般，狂衝向公孫雎！

楚丹先是楞了一下，繼之吸口氣，亦仗劍撲上前去。

方玲自然不會袖手，亦跟着撲上去。

公孫雎眼見三人先後撲了上來，眼中兇芒大熾，狂笑聲中，一擺雙掌，迎了上去。

四人利那之間，又鬥在一起。

楚丹與方玲佔便宜的是，他們有利劍在手，不怕公孫雎的雙掌，所以，兩人可以不至像鄧寇那樣，諸多顧忌，未能盡展所學，受到牽制。

是故，兩人長劍揮舞，將各自的劍法施展出來，發揮得淋漓盡緻。

而這一次，公孫雎却改變了打法，拳掌抓秉施，在三人的急攻中，攻守自如，化解了三個人的攻勢。

但一時之間，他也奈何不了三人。

這主要是每當他雙掌突破鄧、方兩人的掌影劍光中，欲施重手時，却被楚丹奇奧玄妙的劍勢所牽制，不得不轉而對付楚丹，或是閃挪騰躍，以閃避楚丹倏忽變幻、神妙奇幻的劍招，而到他轉而對付楚丹時，却又被鄧、方兩人的全力搶攻而牽制，故此，他雖有很多機會施展重手法擊斃其中的人，但却在三人的互相制肘之下，爲了自保，而施展不了。

這令到他大爲惱怒，也暗驚於楚丹劍法之奇奧玄妙，同時亦感到，三人中，要以楚丹的劍法最厲害，也最難應付，而且，他也看出，要不是楚丹的經驗不夠，功力不足，只怕他也應付不了。

越打下去，他感到越窩囊氣惱，以自己的身手及修爲，居然被兩個雛兒及一個中了他的神蚣陰極掌，已經是個死人的糟老頭所牽制，那簡直大大的不像話，這事若是傳到江湖上，他這張臉該往那裏放？

他越想越不是味兒，終於，再也忍不住了，驀地大喝一聲，運起九成功力，身形閃挪之間，雙掌幻起一片如濤掌影，波濤拍岸般，一連劈擊出二十六掌！

三人利那間感到身形窒滯起來，掌法與劍招居然亦施展不開，受到巨大的阻力，不禁心中吃驚不已。

陡地，三人只感身受重擊，如中巨杵，一個身子被撞飛出去，忍不住大叫出聲來。

原來，適才公孫雎施出他的魔幻千疊掌來。

這乃是他的壓箱底本領，輕易是不施展出來的，除非遇上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又或是强仇大敵，這就怪不得三人無從應付，被擊飛開去了。

三個人各自摔跌出二丈開外的地上，楚丹方玲兩人在臨墮地時，施了巧勁，才得以減輕那一跌之力，跌得還不算重，一挺身，便躍站起來。

但鄧寇却由於先前中了公孫雎一掌，受創不輕，這一下被擊飛，頓時有如斷綫風箏般，飛摔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胸口氣血疾湧，那裏蹩得住，張口「哇」地一聲，噴出一大口血來，掙扎了幾下，才能站起來。

楚丹與方玲雖然好一點，但也感到體內氣血震蕩不已，顯然，兩人亦被那掌勁所震傷了內腑，只是沒有鄧寇那般重！

公孫雎雖然一下子震飛了三人，但他也耗損了不少功力，是以。他沒有乘勢追擊，站在那裏，深深地呼吸了幾口氣，起伏的胸膛才漸漸平復下來。

吐出一口長氣，他掃了三人一眼，冷酷地厲笑道：「怎麼了，不敢與老夫拚命了麼？哼哼！老夫可要取你三人之命！」

說着，神色猙厲地一步步逼向鄧寇：「老夫先殺了你這個糟老頭，然後再擒下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雛兒！」

鄧寇眼見公孫雎一步步逼來，本已發白的臉色，更加白了，但隨即想到，自己遲早也是死，何懼之有？胆氣陡壯，同時，他也想到了一個令公孫雎不能如願的辦法，咀角不禁禽着一絲冷笑。泰然望着公孫雎！

楚丹方玲見公孫雎逼向鄧寇，心中大急，他們知道，這一次，公孫雎肯定不會放過鄧寇的了，而他們又有言在先，知恩必報，怎能眼睜睜看着鄧寇死在公孫雎的手下，雖然兩人內腑受傷，體內翻湧的氣血仍未平復，眞氣不易提聚，但正如楚丹所說，他們又豈是言而無信之人！所以兩人咬咬牙，便欲仗劍向公孫雎撲去，擋在鄧寇的身前！

那知道鄧寇却另有主意，一眼瞥及之下，强提一口氣喝道：「你兩個傻瓜聽着，你們若是要報恩的話，便聽我說話，站着別動！」

兩人見他說得聲色俱厲，不由都窒住了。

「怎麼，鄧狐子，你怎會轉了性的？居然攔着他們不讓他們上來送死？」

接哈哈一笑道：「你放心，老夫在未問出收藏小册子的秘密地點時，是不會殺他們的！」

「鄧……他要殺你的啊！」楚丹氣急敗壞地叫道。「你讓在下兩人過來幫幫你吧！」

「哼哼！」鄧寇嗆咳兩聲，慘笑道：「老朽是死定了，遲死早死有什麼相干？你們就算出手，也救不活老朽的了，別忘記你們還要報恩，等一會，老朽自會對你們說出報恩的方法！」

說完，他不理會楚、方兩人有話要說，一步一步，迎向公孫雎。

公孫雎不禁訝異地望着鄧寇。「鄧狐子，你眞的不想活了？」神色一轉，滿是

疑惑之色。

「公孫睢，你以爲我不想活？你以爲你很輕易便殺得我？」鄧寇終於在公孫睢的面前停了下來。

而公孫睢早已停下步來，望着眼前的鄧寇，一時之間，猜不透他葫蘆裏裝的是什麼藥，不禁皺起了雙眉。「鄧狐子，你不是有什麼歪主意吧？」

鄧寇嘶啞地乾笑了兩聲：「怎麼？你害怕了，哈哈哈，眞想不到，有天南一魔之稱的公孫睢，居然會害怕一個活不了的人！」

鄧寇大笑不止，笑得公孫睢臉上陣青陣白，目中兇芒連閃，再也忍不住了，吼喝一聲：「鄧狐子，有什麼好笑的！」

鄧寇還眞聽話，如响斯應的。戛然停止了大笑，但却在那刹那，張口猛地噴出一口血箭，激射向公孫睢的頭臉胸前，同時，疾撲向對方。

要知道鄧寇噴出的那口血箭，乃是他暗運內勁，將之逼出來的，是以其勢猛烈，點點血箭，有如激矢一般，疾射向公孫睢。

公孫睢却是怎地也料不到，鄧寇會驟然來上這一手，冷不防之下，大吃一驚，百忙之下，只好施展出鐵板橋身法，上身猛地向後一拋，仰倒下去。

他躲是躲過了那片血箭，但却忘了，鄧寇是血箭噴出，便隨之猛撲過來，待到他驚覺時，鄧寇的雙手右掌左爪，齊往他身上的要害招呼。

公孫睢這一次連眼色也變了，他估不到一着失策，便頓陷險境中，厲吼聲中，雙脚猛地向後一蹬，貼地倒竄出去！

「嘶」一下裂帛聲响，公孫睢總算躲過鄧寇那足以致命的一掌，但却被鄧寇那一爪，連褲脚帶皮肉，抓撕下一大塊來，痛得他怒哼了一聲！

鄧寇一招得手，毫不放鬆，身形疾欺而上，這一次化掌爪爲拳，猛往公孫睢的身上擊去，同時，他嘶聲大喝道：「兩個小傻瓜聽着，快跑，跑得越快越好，不過，却要記着，一定要殺了那老魔頭替我報仇，那就算報恩！」

楚丹方玲兩人在看到鄧寇將公孫睢逼得手忙脚亂時，便想撲上去出手攻擊公孫睢，正欲撲上去的刹那，被鄧寇這一喝，不由呆了一下，楚丹隨即急叫道：「鄧……前輩，咱們怎能撇下你一走了之，就算是死，也要與你一齊死！」

他是因爲聽了鄧寇那番話，以爲鄧寇爲了讓他們逃脫出公孫睢的魔手，所以才那樣說，心中大受感動，那自然不忍心自己一走了之，讓鄧寇一個人送死了。

他那裏知道，鄧寇這樣作，是另有主意。

畢竟，他與方玲只是初涉江湖的雛兒，如何與鄧寇這條老狐狸相比？

這刹那，公孫睢是又驚又怒，被鄧寇緊逼得連一口氣也緩不過來，想反擊也不可能，眼看身形去勢已盡，鄧寇雙拳又到，急切間，也顧不了有失身份，身形陡地一沉，背脊才沾在地上，便猛地橫滾開去，閃避鄧寇那兩拳。

也只有這個辦法，才能避得過，所以！公孫睢也就顧不了會弄得灰頭土臉了，畢竟老命比面子要緊。

不過，他對鄧寇是切齒痛恨，恨不得生啖其肉。

鄧寇雙拳擊空，便知不妙，發急地大叫道：「這時候不是講仁義的時候，難道你想讓那老魔得到那本小册子麼？我橫豎活不了，趁我現在還能阻擋纏住那老魔，快走吧，記住，一定要爲我報仇！」

鄧寇喝叫聲中，身形急旋，一個虎撲，飛身撲向在地上疾滾開去的公孫睢！

楚丹方玲還在猶豫着，飛身疾撲的鄧寇猛喝一聲：「你兩個傻瓜再不走，便是忘恩負義之人！」

鄧寇這一句話，恍似焦雷轟頂般，震得兩人神情一震，咬咬牙，猛地轉身飛掠而去。

兩人一腔熱血，自然不想揹上負義忘恩這四個字，故此，兩人只好忍痛離去。

公孫睢驟眼瞥見之下，急得大吼一聲，疾滾的身形猝然一停，拚着挨鄧寇一掌，他也要將鄧寇擊斃，免得拖延下去，讓楚丹方玲逃去無踪，那就又要費力費時，四處追尋了。

鄧寇果然飛撲落公孫睢的身上，並擊中了他兩掌。

可惜，他由於內腑受傷極重，一身功力只能提聚十之二三，加上身中掌毒，已在體內蔓延，只要毒氣攻心，他便一命嗚呼，所以，他可算是大半個死人，那一擊，只是强弩之末。

正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殭，鄧寇連二三成功力的雙掌一擊，也夠公孫睢受的。

只聽公孫睢大吼一聲，臉色轉青，而同時間，他的雙掌亦劈擊在鄧寇的身上！

鄧寇狂叫一聲，整個人被擊得飛了起來，血箭狂噴。

說起來，可能是公孫睢今日霉星高照，他於一掌擊飛鄧寇的刹那，由於心急躍起追截楚丹方玲兩人，沒有顧及到鄧寇張口噴血，這一挺身躍起，眞是無巧不巧，被鄧寇那一口鮮血噴得一頭一臉，想避也避不及，臉上一熱，慌得他急不迭閉上雙眼。

而他心中亦恚恨極了，身形一窒的刹那，急舉袖往臉上一抹，氣吼如牛地再揮掌將鄧寇的身子擊飛開去！

鄧寇却早已在被擊飛噴血的刹那被震得內腑盡碎，再挨上他這一掌，如何還能活得了。一個身子有如斷綫風箏般，飛摔出三四丈外。

公孫睢若不是急追截楚、方兩人，眞會把鄧寇碎屍萬段，心中雖然對鄧寇惱怒至極，但追人要緊，厲嘯一聲，身形有如一陣狂飈掠過般，望楚、方兩人奔掠的方向追掠下去。

鄧寇重重地飛摔落四丈外的地上，居然還未咽氣，身形一挺，撑起身來，眼神渙散的雙眼望向公孫睢飛掠的身形，嘶啞斷續地大叫：「我就……算……死，也不能……讓……你如……願……以償——」

跟着，身形一搐，口中湧出一大口血沫來，摔倒回地上，氣絕而亡。

但他的雙眼，仍然大睜着。

× × ×

楚丹方玲兩人一直慌不擇路地奔掠，根本上就不知道方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逃得越遠越好。

終於，兩人累得喘不過氣來，在一處山脚下停了下來。

跌坐在一塊石上，兩人大口大口地喘着氣，一雙眼却盡往來路望着，幸好，望不到公孫睢的身形。

好一會，兩人才緩過一口氣來。楚丹這才有暇打量一下四周，看看自己身在何處。

這一打量，他不禁「咦」了一聲，失聲道：「這不是黃山脚下了麼？」

原來，他已認出，他在不知不覺間，奔逃到黃山脚下了。

方玲聽他這樣說，驚喜地道：「喂，你舅舅的莊子在那裏？」

楚丹雙眼仍然四下張望着，忽然伸手一指遠處的一座尖峯，高興地道：「我記起來了，我舅舅的莊子，就在那座尖峯脚下！」

「那咱們快趕去吧！」方玲迫不及待地站起身來：「若是那老魔追到來，咱們就完了。」

楚丹眨眨眼道：「咱們還是找個地方躲一會再說吧。這時候去找舅舅的莊子，一個不巧，說不定會遇上那老魔，那就糟了！」

一頓接又道：「那老魔這時候一定在四處找尋咱們的踪跡，說不定，正在附近一帶呢！」

方玲一聽，急不迭道：「喂，那你還呆着幹麼？還不快去找個地方躲起來？」

楚丹拍一下自己的後腦勺。「是啊，你快跟我來！」

說着，霍地站起來，伸手拖拉着方玲，便向左邊急奔。

方玲的手被他一把拉住，一陣異樣的感覺刹那襲上心頭，只覺甜絲絲的，想甩開他，又不忍心，終於，還是被楚丹拉着手，一路奔掠而去。

在兩人走了不到一刻時，公孫睢果然雙眼左右搜掠着飛掠而至，在那附近搜查了一會，却往右邊追掠下去。

× × ×

楚丹與方玲摸黑找到曹家莊時，經已是半夜時分。

曹家莊內烏燈黑火的。不聞一點聲响，大概莊內的人皆進入了夢鄉。

方玲貼着楚丹站在莊門前，沒來由地感到有點不安，不自禁往楚丹的身上靠了靠。低聲道：「喂，怎樣進去？」

楚丹道：「半夜深更的，拍門大叫，有點不便，萬一被那老魔聞聲趕來，那豈不是……還是越牆進去吧。」

「那還不快掠進去！」方玲只覺黑暗中，似乎有鬼魅隱伏着窺視着他們。心中一陣發慌，催促楚丹快些掠進去。

楚丹應了一聲，身形一長，掠上了牆頭，扭身向方玲招招手。

方玲却早已緊接着掠上了牆頭。

楚丹見她已經掠上來，忙擰回身，朝牆內掃了一眼，發覺不到有人，便一躍而下。

方玲見他掠下去，她忙亦掠了下去。

那知兩人才掠落地上，黑暗中馬上有人喝問：「什麼人夜闖敝莊？」

喝聲中，「嗖嗖嗖」一聲中，從黑暗中閃掠出七八條人影來，呈半月形，將兩人團截起來。

兩人在喝聲入耳的刹那，冷不防之下，不禁吃了一驚，方玲更是身形輕顫了一下，身子一縮，偎貼在楚丹的身旁。

楚丹這時已無暇理會，急急開聲表露身份，以免引起誤會。「各位別誤會，在下楚丹，是貴莊主的甥兒！」

「亮燈！」黑暗中，有人輕喝一聲。

「唰」一聲，火光乍亮，一條漢子手持一盞燈籠，快步走了出來，手一擧，照着兩人。

燈光之下，清清楚楚地將兩人的身形容貌，映照出來。

方玲這時才警覺到，自己的一個身子，原來緊緊地偎貼在楚丹的身上，不禁着急得她芳心亂跳，滿臉通紅，慌不迭將身子移開。

幸好燈光反照之下，映照不出她臉上的羞紅來。

楚丹在那刹那也驚覺了，一顆心亦狂跳起來。

「果然是表少爺，剛才多有得罪，望表少爺多多包涵！」一人從正對兩人的陰影中走了出來，朝楚丹抱拳連拱。

那人身穿一件青衫，年約四十上下。相貌沉實，楚丹一眼便認出他是莊子內的總管余一白，忙亦抱拳道：「余叔叔，是小姪太孟浪了。請不要見怪。」

「那裏那裏。」余一白含笑上前，轉對一名漢子道：「快去稟報夫人，說表少爺來了。」

那名漢子應了一聲，轉身朝內快步走去。

這時候，其餘的漢子，除了那手持燈籠的外，不待吩咐，已悄然隱入了黑暗之中，匿伏起來！

楚丹在余一白對那漢子說「快進去稟報夫人……」時，心中便感到奇怪，暗忖：「爲何余叔叔不叫那人稟報舅舅，却去稟報舅母，莫非舅父不在莊子……」但又不好問出來，心中不禁納悶，繼之看到那些漢子隨即隱伏起來，心中疑念又起：「莫非發生了什麼事不成？爲何莊子內戒備森嚴的？」

耳邊响起余一白的話聲，將他的思路打斷了。「表少爺，這位姑娘是……」

他猛地回過神來，看到余一白正含笑望望自己，又望望方玲，目光有點特別，想到剛才方玲偎貼在自己身上的情形一定是被余一白看到，而有所誤會了，不禁臉上一熱，口吃地道：「余叔叔，這位方姑娘，是紅柏山莊主方前輩的千金。」

「呵呵，原來是方莊主的掌珠，失敬了。」余一白又瞥了兩人一眼，抱拳向方玲一拱。

方玲不知怎的，以前那種落落大方，口舌不饒人的刁鑽神態，不知那裏去了。簡直就變了一個人，連頭也不敢抬起來，羞赧地還禮道：「晚輩見過余前輩。」

「不敢當，」余一白臉上笑意更濃，接轉對楚丹道：「表少爺，方姑娘，請隨我來。」

兩人答應一聲，隨着余一白身後，直走入後堂前的一座內廳，廳上早已點了燈火，余一白伸手道：「表少爺，方姑娘，

請坐，夫人大概快出來了。」

楚丹方玲兩人在左手邊的兩張椅子上坐下來，余一白亦在下首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即時，便有一位丫環，捧了兩盞香茗出來，擺放在兩人身旁的茶几上。

楚丹正想向余一白說出他心中的疑問時，通往後堂那邊一陣細碎的脚步聲傳來，余一白忙站起來，低聲對楚丹道：「表少爺，夫人來了。」

楚丹聞言，忙亦站起來。

方玲自然不敢失禮，跟着起身。

「丹兒，丹兒來了麼？」人未到，聲已傳了入來，楚丹一聽，便聽出是舅母的語聲，心中不由一陣激動，雙眼有點濕潤起來。

眞是人隨聲到，緊接着，一位年約四十許的婦人，在一名僕女的相隨之下，脚步急急地走了進來。

「舅母！」楚丹再也忍不住，迎了上去。

那婦人雙眼一睜，神情異常激動，伸手一把執住了楚丹的雙手，目光在他的身上仔細地打量着，顫着聲說道：「丹兒，果然是丹兒，你已長大了，爲何這久才來看望老身啊！」語聲竟然哽咽起來，眼中亦淌下淚來。

楚丹雙眼亦蘊滿了淚水，却强抑着，不讓流下來。

一晃眼間，十多年了，他還清楚地記得，他寄居在舅舅的莊子時的情形，那時候，由於他父母因病之故，而舅舅夫婦膝下猶虛，簡直將他視爲己出，疼他愛他，只不過眨眼間，舅母的臉上添了不少的皺紋，昔日烏黑的頭髮，也斑駁花白了，噢，怎麼舅母蒼老得這樣快……不自禁地，他眼中，也淌下淚水來。

「舅母，丹兒一直想來探望你們，也一直掛念着你們，只因丹兒蠢鈍，學未有成，故此無暇趕來探望兩位老人家，丹兒實在不孝！」楚丹舉袖抹去臉上的淚水。

「丹兒，快坐下來，那才好說話。」曹夫人帶淚含笑，欣慰地推楚丹回座。

楚丹却道：「舅母若不坐，丹兒怎敢坐。」說着，扶着曹夫人在上首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曹夫人坐下來後，眼光一轉，才發覺到方玲，刹時間眼光一亮，上下打量了方玲一眼，笑對楚丹道：「丹兒，這位姑娘是……」

楚丹忙回道：「舅母，這位是方姑娘，是紅柏山莊莊主方前輩的千金，丹兒在路上與她結識的。」

方玲忙向曹夫人深施一禮，紅着臉道：「晚輩見過夫人。」

曹夫人喜得一雙眼盡往方玲的身上溜，一迭聲道：「好，好，方姑娘，快別客氣，坐啊，妳與丹兒眞是天生一對！」

兩人聽曹夫人那樣說，登時鬧了個大紅臉，方玲更是羞赧得將頭深埋在胸前，連耳根也紅了。

楚丹慌忙偷瞥了方玲一眼，見她含羞答答的沒有生氣，一顆心才定下來，心中甜滋滋的，忙道：「舅母，方姑娘……」

曹夫人笑盈盈地道：「丹兒，你是怎樣認識方姑娘的？」

楚丹正想答話，余一白忽然開口道：

「夫人，表少爺方姑娘晝夜趕來莊上，一定還未吃飯了，待一白到廚下吩咐他們整弄些飯菜上來。」

曹夫人這才發覺到，兩人臉有疲態，衣衫也有點髒亂，忙點頭道：「嗯，你不說，老身只顧高興，還省不起呢，那你快去吧。」

余一白答應一聲，退了出去。

楚丹與方玲確是又累又餓，他們爲了躲避公孫睢的追尋，躲着不敢出來，直到天黑，才敢從藏身的地方走出來趕來曹家莊，餓了一整天，不餓不怪！

楚丹待余一白走出去後，再也忍不住了，問道：「舅母，舅舅呢？怎麼不見他老人家？」

曹夫人的笑容馬上僵住了，淚水像溪流般從她的眼中溢瀉下來，神色變得悲傷哀沉。

「舅母，舅舅他——」陡地，他神情劇震了一下，睜着雙眼，目光發直地望着曹夫人頭上帶着的一朵白花！

望着那朵白花，他的心直往下沉，他實在不能相信，舅舅會死了！

他在心中掙扎着嘶喊道：「不會的，舅舅不會死的！舅舅怎會死呢！」

但是曹夫人那悲切的語聲，却有如巨錘砸地般，將他一絲尚存的希望，砸了個粉碎：「丹兒，你舅舅是死了。他確是死了——」

楚丹神情呆鈍地噏動着咀唇，却聽不出他說什麼，雙眼發直，一雙拳頭却緊緊地揑握在一起，全身簌簌抖顫着。

方玲看到楚丹那個樣子，心中一怔，雙眼也紅了起來，恐怕楚丹這樣憋着，會弄出事來，忙喚道：「楚兄，楚兄，你怎麼了，你若是心中悲苦，就哭出來吧，別憋壞了身子啊！」

曹夫人本來在掩臉悲泣的，聽了方玲的話，這才發覺到楚丹精神有異，心中亦是大急，悲聲叫道：「丹兒，你別這樣啊，你想哭，就哭出來吧！」

楚丹的神情震動了一下，終於哭了出來。

余一白恰好走了進來，看到這種情形，呆了一下，但他馬上便猜到是怎麼回事，神情一黯，開聲道：「表少爺，莊主死得好慘啊！」

楚丹猛然止哭，睜着一雙眼，悲激地問道：「余叔叔，舅舅他老人家是怎樣死的？」

余一白吸口氣，悲憤地道：「莊主是被人刺殺的，就死在書房的窗台上，死不瞑目！」

楚丹淚流滿臉，追問道：「可知道是什麼人下的手麼？」

余一白悲聲道：「莊主被殺時，莊內的人毫不知覺，那時候是大清早，沒有人聽到什麼叫聲，是曹義端水到書房給莊主盥洗時，發現莊主仆伏在窗台上，心胸要害處汩汩流血，大驚之下，叫了起來，我聞聲趕到時，莊主已氣絕多時！」接將當時的情形，說了一遍。

楚丹聽着，一個身子簌簌抖顫着，咬着下唇，眼中的淚水，却抑止不住淌流不絕。

「事後連一點綫索也查不到？」方玲

的語聲也有點悲澀，眼中淚水打轉。

「那兇手看來早有預謀，幹得乾淨俐落，憑莊主的一身武功，若不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斷不會連閃避對方的機會也沒有。更來不及出聲示警，便遇刺身亡的，事後我在書房內外，莊子內外仔細地搜查了一遍，根本就發覺不到兇手留下的一絲一毫綫索！」余一白說。

「那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楚丹問。

「三十二天前！」余一白想也不想就答。

「余叔叔，你可有懷疑兇手可能會是誰麼？」楚丹緊張地望着余一白。

余一白搖搖頭。「我曾經想過無數次，就是想不出，會是誰！」余一白嘆口氣。「莊主自歸隱於此後，便很少與武林中人來往，亦從未與人結過怨，這一點，夫人也很清楚。」

曹夫人抹着眼淚道：「丹兒，一白說得不錯，你舅舅一向與世無爭，是位好好先生，自與老身結褵，便絕意江湖，若是有什麼仇家。早應找上門了，不會等到這時候，才找你舅舅報仇的啊，舅母也想不出是誰人所爲！」

「這樣說來，豈不是不能爲舅舅報此大仇？」楚丹悲憤難平！

「表少爺，你別心急，那兇手雖然幹得乾淨，不留一絲綫索，但依我猜測，那兇手必有所爲，才刺殺莊主的，他決不會就此消聲匿跡，只要假以時日，一定可以將他揪出來的！」余一白冷靜地說。

楚丹雖然悲憤哀傷，但却沒有失去理智，聞言之下，深覺有理，點頭道：「余叔叔，你說得極有道理，舅舅被殺至今，莊中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沒有！」余一白道：「不過，自莊主死後，爲恐防再有什麼事故發生，莊中上下，日夜嚴加戒備，若有什麼動靜，咱們便會立刻知覺。」余一白說。

楚丹這才明白，爲何他們來到莊子外時，莊中烏燈黑火的，死寂一片，但他們才掠入莊內，便馬上被發覺，並被堵截起來。

「舅母，丹兒想到舅舅靈前，叩拜上香。」楚丹忽然道。

曹夫人含淚點頭，站了起來，那名使女忙伸手扶住了她，向內堂走去。

楚丹站起來，對方玲道：「方姑娘，妳請在這裏坐一會……」

方玲却搖了搖頭，說道：「不。我屬於晚輩，也好應該到曹莊主的靈前，上炷香叩拜！」

說着，亦站了起來。

楚丹感激她望了方玲一眼，默然跟在曹夫人身後，向內堂走去。

方玲跟在楚丹身後。

× × ×

面對着那些飯菜，肚子雖然很餓，楚丹却有食不下嚥的感覺。

方玲見他那個樣子，自然亦難以舉筷了。

倒是夫人瞧着　急，心痛地道：「丹兒，別這樣，餓壞了身子可不好，你瞧，你不吃，連方姑娘也不吃了。」

余一白在旁也帮口道：「人是鐵，飯是鋼，表少爺，請節哀順變，好歹也吃些吧。」

楚丹聽了，才勉强舉箸，以免餓壞了方玲。

勉强吃了些飯菜，楚丹實在吃不下了，放下筷子，吁口氣道：「舅母，舅舅死後，有什麼人知道？」

曹夫人望望余一白，道：「一白，你說吧。」

余一白應了一聲，說道：「咱們沒有將莊主的死訊傳出去，所以，應該沒有什麼人知道，莊主舉殯那一天，亦沒有別的人來弔祭。」

「余叔叔，你有察看過，舅舅是被什麼兇器所刺殺的？」楚丹問。

「有，」余一白道：「莊主是被一柄劍刺殺的！」

接又加重語氣道：「經過仔細的觀察，莊主心胸上的致命傷口，絕無疑問，是一柄又窄又薄的利劍造成的！」

楚丹精神一振，急問：「江湖中人可知道有誰是用這種又窄又薄的利劍的？」

「當然有！」余一白道：「不過，就我知道，不超過三個人，而這三個人，活得最久的一個，亦在五年前死了！」

楚丹一聽，滿腔希望刹時破滅。但他仍不放棄地問道：「那三個人有沒有傳人？除了他們三個之外，眞的沒有使用那種長劍的人了麼？」

余一白道：「那三人據我所知，生前絕沒有傳人。不過，至於他們有沒有秘密收徒，那就不清楚了。但就算有，據我所知，莊主生前與那三個人一點瓜葛也沒有，更談不上仇怨，那三人就算有傳人，也沒有理由刺殺莊主的啊！」

望一眼楚丹，接說道：「至於那三人之外，還有沒有人使用那種長劍，那我就不敢肯定了。」

「余叔叔，你有沒有想過，殺人的兇手只是受人指使，而眞正的主謀另有其人？」楚丹問。

「當然有想過這個可能。」余一白說道：「但却想不出有什麼人要買兇刺殺莊主！」

「這樣說來，仍是一點頭緒也沒有。」楚丹煩燥地站起來，在廳內走來走去，眉頭皺在一起。

「楚兄，請你少安毋燥，心急，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方玲柔聲安慰楚丹。

楚丹被方玲這樣一說，不知怎的，只覺如淋甘露，煩燥盡消，重又坐了下來。

曹夫人有意改變話題，笑顧兩人一眼，說道：「丹兒，你與方姑娘不是迷了路，怎會半夜三更才趕到來，又或是在路上發生了什麼事？」

曹夫人這樣一問，令到楚丹方玲兩人驚想起公孫睢這個老魔來，心頭猛跳了一下，臉上閃過一抹驚色。

吸口氣，楚丹强裝鎭定地道：「舅母，沒有發生什麼事，丹兒不過記不清楚路途，迷了路，所以，這麼晚才趕到來，驚擾了舅母的寢睡。」

「這也怪不得你會迷路的。」曹夫人慈祥地笑說道：「舅母還記得，你師父來帶你上山時，你才只不過剛好七歲，小小年紀，相隔這多年，你仍能夠摸黑找到來，眞難爲你了。」

「舅母，你老人家太誇張丹兒了。」

楚丹偷眼瞥了一下方玲，見她正目不轉睛地望着自己與舅母說話，心中不禁大爲受用。

方玲與他的目光相觸，臉上一紅，急忙將目光垂下。

曹夫人焉有看不到的道理，看到一對小兒女那種情意綿綿的樣子，不禁心頭大樂。

而楚丹之所以不將路上的遭遇說出來，是不想舅母知道他惹上了天南一魔這個老魔，惹她担憂，這也是他一片孝心。

方玲冰雪聰明，自然明白楚丹的意思，所以沒有說破。

「方姑娘，妳累了吧？老身已吩咐了下人，爲妳準備好房間，已經是半夜了，也該好好地歇宿了。」曹夫人對方玲是越看越歡喜，恨不得將她摟在懷中，好好地親親她。

方玲確實也累了，回道：「夫人，擾了你的安寢，你也該歇息了。」

余一白亦道：「夫人，表少爺，是該歇息了，表少爺與方姑娘不會那麼快便走的，有的是時間聚談啊。」

於是，曹夫人在那名貼身使女的伴隨下，回轉寢室，而方玲亦由一名丫環帶到客房中，楚丹則由余一白招呼。

峯迴路轉　化險爲夷

翌日，吃過午飯後，楚丹在余一白的帶領下，到他舅舅曹開源的墳上，拜祭一番。

站在那座山頭上，仰頭天上飄積的白雪，身前就是舅舅的墳墓，楚丹頓有一種白雲蒼狗，人生不過爾爾的感慨。

悵然良久，他才長吁口氣，在舅舅的墓前三拜，這才偕同余一白向山下走去。

而方玲這時候正在莊中陪着曹夫人在說話。

楚丹與余一白才走到山脚下，驀地，從一叢荊棘中，閃射出一道晶芒來，飛削向他的腿膝下盤！

這一下確是太突然了，令到楚丹與余一白皆太吃一驚。

而那伏擊者這一下出手，也很陰損，他是不求一擊置楚丹於死命，只求先傷了他，將他的雙足削斷，那時，楚丹雙腿已斷，就等於一個失去抵抗力的人，既逃不了，也動不了手，那就容易對付了。

而一個人在走動時，最不注意的就是脚下，故此，亦是不易察覺到被偷襲的。

換言之，那一個地方是偷襲者最易一擊得手的部位。

本來，楚丹亦是避不過那一下襲擊，雙足會被削斷的，因爲他也沒有注意脚下，待到他驚覺時，已閃跳不及了，拔劍封撥，更加來不及。

而那伏擊者的這一下，其勢之突然疾快，確是快疾無比。

楚丹驚呼聲中，仍以最快的速度，躍跳起來，企圖避過那電閃般的一擊。

但這已來不及了。

眼看着他的一雙足踝便要被那道閃亮的晶光削斷，走在他身旁，驚覺得稍遲的余一白應變却快，於千鈞一髮間，驀然一掌拍在楚丹的臀部上，乘勢一托一送，「呼」一聲，硬是將楚丹的身子托送出去！

「削」地一下疾响，那道閃亮的晶光險險從楚丹的脚下削過，雖然削不斷他的足踝，却將他的靴底削脫下來。

楚丹身形接連幾個急翻，才飄落在山脚下面的地上，脚才沾地，他便馬上蹦跳起來，原來，他一雙光脚板恰好踏在幾顆起稜起角的碎石子上，痛得他縮脚不迭。

而他亦驚出了一身冷汗。

剛才的那霎間，實在是太驚險了，要不是余一白那一托一送，將他的身形托起一尺左右，這時候，只怕他已雙足斷去，倒地痛呼，任人宰割了。

而他在凌空翻騰的剎那，已將他在腰間的長劍拔了出來。

但他直到這時，還未清楚那伏擊者偷襲他用的是何種利器！

而余一白這時亦已亮出了他隨身帶備的九環紫金圈，偏身搶欺向那叢荊棘，環扣叮噹聲中，手中紫金環幻起一片圈形金光，飛砸旋削向那叢荊棘！

那叢荊棘那剎那猝然四散暴飛開來，塵土荊枝四散中，一條土黃色的人影閃現起來，晶芒迴閃，攔腰掃向余一白！

余一白紫金圈還未砸實，眼前草樹塵土暴散四濺，直往他的頭臉身上濺擊，他在猝然之下，驟吃一驚，急不迭上身急拗，足下一擰，向後側倒飛開去，以免在那種目光被蔽的情形下，中了暗算。

也幸好他沒有不顧一切地撲砸下去，倒竄得快，否則，他在那種情形之下，準定吃了暗虧。被那伏擊者的迴閃一劍，掃斬中腰身！

「你這傢伙是什麼人？」喝聲中，楚丹人劍飛撲上來，劍光閃幻間，飛罩向那伏擊者的頭頂！

那伏擊者破土而出的身形剎那一沉，右手向上一揮，反撩向身形凌空的楚丹右脅！

這一次，楚丹終於看清楚了，那人使的是長劍，一種又長又窄的長劍！

楚丹劍光迴閃，「叮」一下激响，將偷襲者的長劍磕開，脫口喝出：「余叔叔，截住他，他用的正是那種又薄又窄的長劍！」

余一白這剎那亦已看清楚了，咬牙怒喝一聲，返身撲向那偷襲者，紫金圈帶起一溜金光，响起一陣懾人心神的環擊聲，直劈向對方的肩背。「表少爺，這傢伙可能就是刺殺莊主的兇手，千萬莫讓他走脫了！」

那名伏擊者的反應及身手皆很快捷靈活，長劍被點開的剎那，他便藉勢斜竄開去，反手一掌，拍向楚丹的股側！

而他亦同時閃過了余一白那一擊。

楚丹身形硬生生一個翻側，堪堪避過對方的那一掌，而他的身形變化亦盡，只好斜掠落地。

余一白却已搶撲上去，纏住那人，紫金圈一連攻出十五六招，硬是將那人圈入一片圈影中。

那人却劍光繞體，在圈影中左衝右突，兇猛得很，余一白覺無法將那一片圈影收緊，並且被那人的衝突，將那片圈影撞擊得散亂起來！

楚丹瞧得心頭一凜，也瞧清楚了那人的一身打扮，但是却瞧不到那人是什麼模樣。

原來，那人穿一襲沾滿了泥土，其色土黃的緊身衣，臉上戴了一個青臉獠牙的鬼面具！

那人這個樣子，若是在黑夜之中，確是給人一種詭異嚇人的感覺，但在白天，便沒有那樣恐怖了，但也給人一種詭異的感覺。

一陣清脆的擊响聲中，余一白連退兩步，不但被那鬼臉灰衣人將他的攻勢擊潰，亦將他逼退，並展開了反擊。

楚丹看着，不由逼前了一步，準備隨時出手。

鬼臉灰衣人的劍法辛辣詭捷，楚丹瞧不出他是那一家的路數，余一白更是連應付也感到有些吃力，被灰衣人「刷刷」連攻七八劍，連招架也來不及，只好向後躍退！

楚丹急忙疾撲上去。

但那鬼臉灰衣人却在逼退余一白的剎那，身形不進反退，仰身倒射出去，看來他是想溜了。

楚丹自然不肯被他溜走，放過這一條綫索，叱喝一聲：「哪裏走！」疾撲的身形驀然射掠而出，人劍飛射向那鬼臉灰衣人。

那鬼臉灰衣人確是想溜了，倒掠上一塊山石上，長劍急展，「鏗」然一聲沉响，硬接下楚丹那一劍，但亦藉那擊震之力，脚下亦乘勢力蹬，身形有如激矢般，倒射出去！

原來，他在硬接楚丹那勢道迅猛的一劍時，暗將內勁運聚在劍身之上，兩劍交擊，自然因此而產生强大的反震之力，他就是藉此反震之力不但將楚丹震得凌空向後翻滾，他也乘機射出去。

單是這一點，就足以顯出，此人心思之靈捷。

余一白在楚丹的身形被震得向後倒翻時，才堪堪撲到，自然截不下那鬼臉灰衣人，但他怎肯讓他溜了，叱喝聲中，飛身追撲下去了。

楚丹在雙劍交擊的剎那，確是料不到那人劍上的勁道如此强大，因此吃了個暗虧，不但被震得手臂痠痲，胸中的氣血也一陣翻湧，忙吸口氣，飄落地上，但隨即又點足飛掠，急追下去。

但那鬼臉灰衣人已掠射出很遠，將他們拋出足有十多二十丈距離，並且盡量利用地勢，以阻截兩人的追撲之勢。

盡管這樣，楚、余兩人仍然窮追不捨，將身法盡量展開，心中只有一個念頭——誓必要將那人截下來。

但是，想歸想，做不做得到，那就很難說了。

終於，在追到山脚的另一邊時，那鬼臉灰衣人掠入了山脚下的一片林子中，不見了。

江湖上有句老話：窮寇莫追，逢林莫入。但楚丹余一白却似乎忘記了這句老話，想也不想，便追入了林中。

幸好，在林中沒有遇到伏擊，但也已失去了那人的影踪，兩人搜遍了林子，就是找不到那鬼臉人。

無奈何，兩人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走出林子，懷着懊喪的心情往莊子走去。

× × ×

曹夫人與方玲在莊上見楚丹余一白去了這樣久還未歸來，再也談說不下去了，焦切地從內堂走到前面的大廳上等兩人回來。

楚丹余一白才從莊門外走進莊子，大廳上巴巴地望着莊子大門的曹夫人、方玲，一眼看到兩人朝大廳走來，這才將一顆懸起的心放了下來。

兩人才走上大廳，正想開口，曹夫人與方玲經已搶着說話了。

「丹兒，怎麼這麼久才回來，害得舅母與方姑娘心神不定的。」曹夫人拿眼打量着楚、余兩人。

「楚兄，不是發生了什麼事吧？」方玲關切驚疑地望着楚丹。

楚丹明白方玲話中的意思，她是担心他遇上公孫睢，但又不好明說出來，忙對她微微搖了搖頭，這才對曹夫人道：「舅母，確是發生了事，你且坐下來，聽我慢慢說。」

說着，將曹夫人扶向椅子前坐下來。

曹夫人邊坐下，邊對余一白道：「一白，怎會發生事情的？」

余一白忙道：「夫人，你莫心急，慢慢聽表少爺說吧。」

曹夫人忙又轉對楚丹，急切地問道：「丹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快說啊！」

方玲好奇也關切地望着楚丹。

楚丹坐下來，吐口氣，想了想，才將在山脚上遇襲的情形，有條有理地說了出來。

曹夫人方玲兩人聽得緊張非常，楚丹看在眼內，心中感動得很，將經過說完後，他才將自己的見解說出來。「舅母，丹兒懷疑那人極有可能就是刺殺舅舅的兇手，余叔叔也看得很清楚，那人使的是一柄又窄又薄的長劍，正與舅舅心胸上那個致命的傷口很脗合！」

余一白「哼」一聲道：「表少爺懷疑得極有道理，那兇手使的長劍，極有可能就是刺殺莊主的利器，可惜，讓他溜了，不過，這總是一條綫索！」

「但他已溜了，要追查此人，只怕不易。」曹夫人有點可惜地說。

「楚兄，你們沒有看到他的樣貌麼？只要認得他，那就好追查了。」方玲剛才在聽到楚丹說，差一點便被那人將雙足削斷，驚急得一顆心幾乎跳了出來，及至聽到於千鈞一髮間，余一白及時出手，解救了險厄，她才鬆口氣。

「方姑娘，那人是戴着一個鬼面具的，所以，根本無法看到他的面貌。」楚丹忍不住嘆口氣。

「是了，那人若是刺殺莊主的人，他爲何又要刺殺表少爺？」余一白惑然地掃了三人一眼。「他就算要再殺人，殺的也應該是莊中的人啊，表少爺雖說是莊主的外甥，照說，不可能與那人也有仇的啊，那人這樣做，眞是令人難解。」

曹夫人也不解地道：「是啊，他若要殺人，殺的也應該是老身，丹兒雖說是老身的外甥，但自小便在棲霞山隨師學藝，十多年來，這時候才回來，怎麼他才回來

，那人便要殺他，之前却一點動靜也沒有，丹兒不可能與那人有深仇大恨的啊，這眞叫人費解。」

這個問題，確是令人想不通，楚丹與方玲也是大惑不解。

余一白道：「夫人，表少爺，不管那人的意圖是什麼，他既然再一次出現了，肯定還會再伺機出手的，這一點，咱們要嚴加提防，看來莊中上下各處，要嚴加戒備了！未知夫人以爲然否？」

曹夫人頷首道：「一白，你所慮極是，那就有勞你佈置一番了。」

金一白躬身道：「夫人，一白這就去佈置。」說完，退了出去。

楚丹方玲與曹夫人在廳上繼續談說了一會，仍然理不出一個頭緒，只好懷着納悶的心情，不再談說下去。

× × ×

在莊子的花園中，楚丹眼望着園中的花樹，一雙眉頭却緊緊地皺了起來。

方玲看到他那種樣子，關切地道：「你還在想着那件事？」

楚丹點點頭道：「可惜想破了腦袋，仍然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那就不要想了。」方玲眼波如水，柔柔地看着楚丹。「兗得一時失神，爲那人所乘，你要處處小心啊。」

楚丹聽得心頭一嗳，心中激情盪漾，再也忍不住，大着胆子，伸手握住了方玲的一雙手。「方姑娘，妳……眞好……」

方玲被他驟然握住雙手，心頭劇跳，嬌羞地閃了楚丹一眼，止不住心頭鹿撞，紅飛雙頰，有一種觸電般的輕顫感覺，羞不可仰地將頭垂下來。

「你……眞的覺得我很……好？」說出來的話，聲如蚊吶般細微。

楚丹却聽得清清楚楚，感情流溢地道：「眞的，一點也不假！」

方玲聽得心頭熱乎乎的，再也忍不住，喜悅地將頭埋在楚丹的胸懷中。

楚丹也忍不住放開執着方玲素手的雙手，將她輕摟在懷中。

那剎那，兩人皆忘却了一切，浸溶在一種甜蜜蜜的情意中。

良久，方玲才仰起頭來，說道：「……丹，你這一輩子都會對我好麼？」

楚丹瞧着她那兩瓣紅唇，幾乎忍不住想吻下去，但他還是忍住了，正色道：「就算是死，此心不變！」

方玲聽他說到一個「死」字，不禁嗔道：「丹……哥哥……我不准你死！」丹哥哥三個字出口，她已羞得嚶嚀一聲急急將螓首深埋入楚丹的胸懷內。

楚丹雙臂一緊，將她緊摟着，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這一生一世，就這樣永不分開。

× × ×

曹家莊內，表面上看來似像往日一般，沒有什麼分別，實則，內裏却「刁斗森嚴」，防守嚴密，只要有些微風吹草動，莊子內的人也會發覺。

這一晚，楚丹也幾乎沒有睡過，只是在房中打坐調息，以便隨時應付那不知什麼時候會發生的襲擊。

而方玲也沒有睡，她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而是心念箇郎，只要一生警兆，她便以最快的速度，趕到楚丹那裏。

同時，另一件事亦困擾着她，令到她睡不安寢。

那自然是公孫睢了。

她相信，公孫睢不達目的，是决不會罷手的，但這兩天以來，却沒有他的動靜，這令到她有點惴惴然起來。

因爲她知道，憑公孫睢的能耐與江湖經驗，斷不會找不到他們的下落的，換言之，公孫睢遲早也會找到來的！

那時，只怕合全莊人的力量，也鬥不過那老魔，說不定，還會令到莊子上的人遭到一次殺刦！

想到這裏，不禁不寒而慄。

要是因此而替曹家莊引來一場災刦，那她於心何忍？想着，她暗中有了主意——但願今晚平安無事，明天一大早，她就與楚丹說知，與他一同離開莊子。

這一夜，果然平安無事。

翌日大清早，楚丹正想開門出去，招呼下人將洗臉水捧來，門外却適時響起了「剝啄」的敲門聲。

「誰？」他一怔之下，接問。

「表少爺，小的是曹義，小的巳經替公子捧來洗臉水了。」門外響起曹義的聲音。

楚丹也聽出來了，因爲這兩天以來，一直是曹義伺候他的，所以，對曹義的語聲聽熟了。

「哦，待我開門讓你進來！」楚丹說着，急忙伸手將門閂推開，然後打開門。

門外，站着的果然是曹義，雙手捧着一盆洗臉水。

楚丹偏身一讓，以便曹義走進來。

曹義在一脚跨進房中，但却被門檻絆了一下，身子失去平衡，向前撲跌下去。

楚丹手急眼快，閃身上前，伸手欲扶住曹義。

那知就在這剎那，曹義的身子猛地挺搐了一下，一截劍身驀然從曹義的左肋間閃刺出來，血濺光閃中，疾刺向楚丹的右胸要害！

這一下變化，實在匪夷所思，出人意表，加上又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而楚丹又毫無防備，待到楚丹驚覺時，劍尖巳刺觸在楚丹的胸衣之上！

這一次，楚丹無論反應再快，在這種情形之下，絕對無法閃避得過這一劍，換言之，他是死定了！

而那偷襲者的心思也確實靈巧毒辣，而且也够大胆，居然選擇這個時間，這種地方，向楚丹下手！

因爲天亮之後，而莊中又一晚沒有動靜，就算是任何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會放鬆下來的。

因爲莊中防守得這樣嚴密，一夜既巳沒有事情發生，白天，更不易潛入來，相信就是再笨的人，也不會在光天白日之下，又是防守得這樣嚴密的情形下，潛進來動手的。

但這偷襲者却是這樣做了。

唯其這樣，在出人意表的情形下，成功的機會才高。

而好顯然，那偷襲者是在外面出手掣住了曹義——應該是在曹義開口回應楚丹後，楚丹拔門開門，制住曹義的，絕無疑

問，那人是個極會把握時機的老手。

試問，楚丹在這種毫無防備的情形之下，如何逃得過對方的毒手？

× × ×

楚丹那剎那只覺那截冰冷的劍尖，巳刺入了他的皮肉之內，同時亦感覺到，死神巳降臨在他的身上。

那剎那，他只有一個念頭——我要死了。

驟然問，他又聽到「叮」的一下激響，接着是「崩」的一下脆響，那截刺入他右胸皮肉內的劍尖，竟然斷爲兩截！

他幾乎懷疑，這只是他在臨死之前的一種幻覺，但本能的反應，令到他身形疾快地偏閃開去！

沒錯，那决不是他的幻覺，那一小截刺入他皮肉內的劍尖，在他的猝然偏閃之下，斷落在地上。發出「叮」的一下墮擊聲。

而一截斷劍，顫震着突露在曹義的左肋上。

但馬上，那截斷劍便從曹義的左肋上閃沒，曹義一個身子，也歪摔向地上。

一條人影，亦自曹義的身後閃退開去，手上赫然執着那柄斷劍——劍身又窄又薄的斷劍！

並且，那人的臉上，赫然戴着一張鬼面具。

楚丹驚魂稍定，一眼瞥及之下，發出一聲又驚又怒的喝叫聲：「果然是你！」

原來，他在猝然遇襲之下，馬上便想到，出手偷襲他的人，極可能就是昨天在山脚上偷襲他的鬼臉人。

而他果然沒有猜錯！

鬼臉人目光驚閃之下，身形一騰，便欲掠上屋簷，溜之乎也。

此人倒是見機得很，因爲這時，莊中各處，巳響起了呼叫奔走聲，顯然，莊中的人巳被楚丹那一聲驚叫所驚動了，並且，巳有人向這邊撲奔而來。

鬼臉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肯定再也刺殺不了楚丹，若不抓緊時機溜之乎也，莊中的人手趕到來時，只怕他就算想走，也走不了。

楚丹見鬼臉人想溜，怎肯眼睜睜讓他溜了，也顧不了取劍，身形衝掠出去，企圖將那鬼臉人截下來。

「還想走！」一聲急喝傳來，接着響起一聲「啪」的擊響聲，那鬼臉人才騰掠起的身形，「刷」地一聲，倒翻着急墜下來！

另一條人影亦從空中飄落地上。

楚丹還未衝出房外，便見到那鬼臉人被不知什麼人在空中將他截擊下來，起初還以爲是莊中的人，心中不禁大喜，但待到他衝出房外，一眼看到那人時，他不禁倒抽了口寒氣，臉色遽變，驚愕住了！

× × ×

將那鬼臉人凌空截住，擊震落地的人，根本就不是莊中的人，却赫然是天南一魔公孫睢！

這是楚丹發夢也料不到的，怎不令他驚楞住了。

「你——」楚丹終於從驚怔中回過神來，驚疑不巳地望着公孫睢！

「不就是老夫麼？」公孫睢乾笑一聲。「想不到老夫找到來了吧？」

楚丹一時間無言以對。

「更有令你吃驚不信的！」公孫睢道：「剛才，要不是老夫及時射出一塊碎銀，將那傢伙的長劍擊折，你巳經死在那傢伙的劍下了！」

這一次，楚丹却不感到驚奇，因爲他在發覺將那鬼臉人截擊下來的是公孫睢後，他巳猜到，發出暗器將長劍擊斷的人，極有可能是這老魔。

因爲他想不出，莊中有誰具有如此深厚强勁的功力，用暗器將長劍擊斷。

不過，他却被公孫睢弄迷糊了，不明白他何以會出手救他。

因爲公孫睢找到來，絕不會善意的。

所以，他忍不住問：「你爲何要出手救在下？」

公孫睢哈哈一笑，說道：「因爲，老夫要從你的身上，或是那丫頭的身上，找尋到那東西！」

他不直說出那本小册子來，而只說那東西，就是不想讓太多人知道，以兗將消息洩漏出去，引來別的人與他爭奪。

公孫睢這樣一說，楚丹總算明白了。

而這時，莊子內各處的人手巳聞聲紛紛趕到來，圍堵住房外那塊天井空地，以防公孫睢與那鬼臉人逃逸。

余一白閃到楚丹的身邊，急切不安地問道：「袁少爺，你沒什麼吧？」

說時，直瞧着他右胸上的血漬。

原來，楚丹雖然逃過一死，但右胸連衣帶皮內被刺破了，却不深，但也滲出血漬來，胸衣被染紅了一小塊。

方玲與曹夫人來得最遲，但兩人一眼看到楚丹胸有血漬，不禁大驚失色，兩人急忙撲了過去。搶着道：「丹兒，你受傷了？重麼？」

「丹……你沒事吧？」

楚丹爲了讓兩人放心，輕鬆地笑道：「沒有什麼，只是傷了一點皮肉，不礙事的。」

曹夫人與方玲這才鬆了口氣，放下心來。

「嘿嘿，小丫頭，原來妳也在這裏，老夫就不用再到處找妳了。」公孫睢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

曹夫人聞言之下，打量了公孫睢一眼，疑惑地道：「丹兒，他是什麼人？怎會找到莊上來，找你與方姑娘的？」

方玲正想說話，却給楚丹以眼色阻止了，急說道：「舅母，這件事說來話長，等以後有機會，丹兒才說給你老人家知道吧。」

他這樣說，是不想在這時候，費一番唇舌解說，同時也覺得曹夫人知道他惹上了公孫睢這個老魔而替他担驚受嚇。

曹夫人見楚丹這樣說，只好不問下去，但是却指着那鬼臉人道：「那戴着臉具的人，是不是就是昨天在山脚上偷擊你的人？」

楚丹目注那鬼臉人，頷首道：「舅母，正是他！」

曹夫人一聽，顯得異常激動，抖着聲道：「是你刺激了拙夫的麼？」

那鬼臉人居然直認不諱地應道：「正是我！」

曹夫人神色一陣變動，眼中噴射出怒火，戟指那鬼臉人，厲聲道：「你爲何刺殺拙夫？」

「爲了他！」鬼臉人答得很乾脆，伸手指着楚丹。

楚丹被那鬼臉人說得一愣，而在塲的人，除了公孫睢之外，俱楞住了。

「你胡說！」曹夫人不相信地喝叫：「他怎會與你有仇？」

「他確是與我無仇！」鬼臉人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聽得各人一頭霧水，莫明其妙。

楚丹既與他無仇，那他怎又說刺殺曹開源，是爲了楚丹的緣故，這眞是叫人難明。

楚丹不由怒道：「你在胡說八道些什麼？我既與你無仇，却胡說什麼因爲我，才刺殺我舅舅！」

鬼臉人語聲陡然轉厲。「不錯，我雖然與你無仇，但却有恨！也所以，我才殺曹開源！」

「我與你有什麼恨？」楚丹忽然冷靜下來。「我從未涉足江湖，自問也不認識你，我與你之間，可謂毫無瓜葛，何來恨呢？」

「不錯，你我確不認識。」鬼臉人忽然震顫了一下，怨毒地望了公孫睢一眼，才接說下去。「但咱們的上一代，却有仇恨！」

這一次，楚丹終於聽明白了，急問道：「眞的？」

曹夫人也狐疑地問道：「你到底是誰呢？」

方玲加了一句：「到這個時候，你也應該將臉上的鬼面具除下來了！難道你以爲還能走得了？」

鬼臉人遲疑了一下，終於動手將戴在臉上的鬼面具除了下來，露出他的本來面目。

所有人的目光——連公孫睢也不例外，一齊集中在那人的臉上。

那人看上去年紀大不了楚丹多少，大約二十三四歲上下，臉形尖削，薄唇曲鼻，目光陰狠，一眼就看出，這年青人是一個兇狠刻毒的人，那張臉煞白中，隱現出紫藍之氣，嘴角血漬殷然，大概是被公孫睢那一掌震傷了內腑！

× × ×

楚丹根本就不認識眼前這年青人，自然也從未見過他。

曹夫人也是一臉迷惘之色，脫口問道：「你到底是誰？」

那人怨毒至極地盯着楚丹，咬着牙道：「邵天仇！」

「邵天仇？」曹夫人嘟喃着，目光閃轉不停，倏地，她的臉色變了，驚疑地問道：「你莫非是邵……罡風的兒子？」

「嘿嘿，你終於記起來了！」邵天仇神情悲悵地厲聲說道：「妳應該也記得，十九年前，楚舒帆於石頭城下，慘殺我父的往事吧？」

曹夫人的神色剎那一沉，呢喃道：「眞是想不到，當年姑爺一念之仁，却種下了惡果！」

接沉聲說道：「你胡說八道！不錯，當年丹兒的父親確是在石頭城下，殺了你父親邵罡風，但那却是公平決鬥，而你父也死有餘辜，你可知道，你父當年爲了刦奪神武鏢局的一趟鏢車，襲殺了押解鏢車的五名鏢師，十二名趟子手，二十名鏢頭，合共三十七條人命！而丹兒的父親乃是神武鏢局的總鏢頭，爲了那三十七條人命，那八萬兩鏢銀，他自然不能放過你父親邵罡風，追查逾月，終於在石頭城下，追上了你父親，與你父激鬥百多招，才將你父擊殺！

「當時，與丹兒父親一起的，有至今還健在的屠龍刀許彤，千里追風萬里行等數位俠義道中人，他們都是應丹兒父親之邀，相助追尋你父邵罡風，追回鏢銀，並要他血債血償的，而你父被擊殺後，許彤等人曾提議斬草除根，將你母子找出來，殺死免除後患的，幸得丹兒的父親力排衆議，向許彤等人解說：一人作事一人當，決不可濫殺無辜，罪及妻孥，許彤等人才打消了原意，不然你也不能夠活到現在長大成人，你却不思先人之錯，却不忘他人之仇，你眞是不知好歹，棄惡從善，反而執迷不悟，眞令人爲你惋惜！」

邵天仇却絲毫沒有痛悔之意，還惡狠狠地道：「這只是你的一面之詞，我不相信，我只記得，他的父親殺了我的父親，身爲人子者，誓報殺父之仇，楚舒帆死了，我不能手刄他爲父報仇，那麼，父債子償，我便要殺你報仇！」

邵天仇這番話，簡直是走火入魔，不可理喻的了，他已經被仇恨之火吞噬了，失去了理性。

而衆人也才明白，邵天仇爲何會刺殺楚丹了。

原來他是要爲父報仇！

楚丹聽得不禁氣往上衝，怒聲道：「那你盡可以找上我，我舅舅根本就與這件事毫無瓜葛，你爲何要殺我舅舅！」

邵天仇狠毒地道：「那只好怪他倒霉，誰叫他是你舅舅，他是你唯一最親的親人，我之所以殺他，目的就是要將你引出來，伺機擊殺你！」

重重一頓，接又說道：「我要是早知道你在棲霞山上學藝，也不用費這番功夫將你引出來，你舅舅也就不用死！因爲我知道，你舅舅一死，你接訊之後，必然會趕來這裏拜祭你舅舅的，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好！看來你不殺我，你是不會甘心罷手的！」楚丹雙眼中射出憤怒的光芒，邁步逼向邵天仇！

所有的人中，除了公孫睢之外，都爲之緊張起來。

「小伙子，你不用與他拚生拚死了，你還是省點力氣，留着與老夫周旋吧！」公孫睢含笑伸手，阻止楚丹再向前走。

乘這機會，方玲搶上前去，將自己的長劍，交給了楚丹，並投以關切的一眼。

楚丹伸手接過，感激地回望一眼。

楚丹聽了公孫睢的話，馬上便猜到，邵天仇一定是在失手騰身掠上屋簷的刹那，被公孫睢飛身截擊，由於不知厲害——公孫睢練的是至毒至陰的神蚣陰極掌，若是功力不逮，那是沾觸不得的，倉促中，出掌硬接了公孫睢一掌，不但被震傷內腑，也中了他的掌毒，死，只是遲早的事。

邵天仇果然是中了公孫睢的掌毒，初時不知公孫睢是何許人時，還不大害怕，及至知道他就是天南一魔公孫睢，心中不禁打了個冷顫，知道自己可能巳中了他的毒掌，遲早會死，不禁驚怒交加，這時聽公孫睢這樣一說，更加肯定了。臉色驟變之下，忽然嘶聲叫道：「我與你無怨無仇，你爲何橫加一手，向我驟施毒手？」

公孫睢哈哈大笑道：「老夫不是早巳說過了麼？老夫不能讓你殺死他，老夫要從他的身上，追尋出一樣物件來，你殺他，老夫當然要阻止你了！」

笑聲一歛，沉下臉來，冷酷地道：「老夫爲了得到那件物件，不論用何手段，也要得到！再說，老夫怎知你是不是也想奪取那件物？正所謂寧枉毋縱，以免消息洩漏出去，你只好認命了！」

接不再理會邵天仇，轉對楚丹方玲道：「你兩個小輩聽着，說來，老夫也算得上有恩於你，要不是老夫及時出手，你早巳喪生在那小子的手上，所以，在情在理，你們也應該將那物件交給老夫，或是將那物件收藏的地點，說給老夫聽！」

曹夫人不知兩人怎會惹上公孫睢這個老魔的，更聽不懂公孫睢口中的「物件」是什麼，爲何公孫睢誓要弄到手，一方面担心兩人會遭到公孫睢的毒手，另一方面，由於心中的好奇，因此忍不住焦急地道：「丹兒，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那物件又是什麼東西，快說給舅母知！」

方玲心急口快，想也不想，便說道：「夫人，那是……」

正想將整件事說出來，却給楚丹喝止了。「方……姑娘，妳等一下再說！」

說着，向方玲打了個眼色。

方玲被楚丹喝止，怔了一下，一時還弄不明楚丹的意思，有點生氣地瞟了楚丹一眼，看到楚丹的眼色，她才恍然明白了楚丹的意思，將到口的話，嚥了回去。

曹夫人見楚丹阻止方玲說下去，心中更加好奇，有點不悅地道：「丹兒，你爲何阻止方姑娘說下去？」

楚丹實是不想曹家莊的人牽扯這件事中，只要看一下公孫睢向邵天仇下毒手這件事，不難猜想到，他是會殺人滅口，正像他所說的那樣：寧枉毋縱，免得消息洩漏出去。楚丹正是有話說不出。只好說道：「舅母，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等有機會，丹兒一定會將這件事的詳情，向妳老人家說個清楚明白的。」

曹夫人是個明理的人，雖然心中充滿了疑惑好奇，但却知道，楚丹這樣說，必有他的苦衷或道理的，所以，她不再追問下去。「丹兒，你既然這樣說，那就算了吧。」

楚丹感激地望了曹夫人一眼，請求地說道：「舅母，丹兒與公孫前輩的事，你們還是不要牽扯進去的好，妳老人家請與余叔叔及莊中的其他人手，暫時退出這裏好麼？」

曹夫人正想說話，公孫睢却冷然喝道：「哼！未得老夫准許，誰也別想離開這裏。」

方玲不禁怒道：「公孫……這裏可不是你的地方啊，你發什麼橫？」

曹夫人也氣憤地道：「公孫睢，老身在自己的莊子內，要走要停，任隨己意，可不要你准許！」

「嘿嘿，老夫說出來的話，誰敢不聽？」公孫睢獰笑聲中，身形一晃，撲入左邊的莊漢羣中，「啪啪」兩聲，响起兩聲慘叫，快得令人看不清他的出手，也來不及阻止他，只見他身形一閃，又退回原先站的地方。

那邊，站着的七八個莊漢之中，已有兩人倒在地上，噴了一地的血，死了！

其餘的漢子都嚇得大驚失色，閃避不迭。

「嘿嘿，還有誰敢離開？」公孫睢殺氣滿臉地掃了衆人一眼。

公孫睢以爲用霹靂手段，便可以將衆人鎮住，那知道余一白却是個不怕死的人，怒喝道：「公孫老魔，別人怕你的神蚣陰極掌，余某却不怕，余某與你拚了！」喝聲中便要衝撲上去，與公孫睢拚命！

楚丹大驚，急忙閃身撲上去，將余一白截下來。「余叔叔，千萬別亂來，聽我說，你不能死的。」

楚丹雖然心中憤怒，熱血上湧，但却知道，余一白這樣衝上去動手，根本就是送死，他怎忍心看着余一白死在公孫睢的手上？所以，他強抑下心中的憤怒，將余一白攔下來。

余一白亦是逞一時血氣之勇，被楚丹一阻，只好停下來，但仍憤憤地道：「表少爺，怎能讓那老魔在莊內放肆殺死咱們的人？」

楚丹道：「余叔叔，這時候不是逞血氣之勇的時候，那只會死更多的人。」

余一白這才不再說什麼。

曹夫人本來也想挺身上前，指責公孫睢的，但却給方玲勸阻住了。

× × ×

這時候，誰也沒有去注意邵天仇，就彷彿他已是一個死人。

而確實，邵天仇也快將毒發身亡了，他巳幾乎連站也站不穩，臉上那種紫藍之氣更濃，氣息急促粗重。

楚丹年紀雖輕，江湖經驗也少，但却是個經得起風浪，不像一般血氣方剛的人那樣心浮氣燥的人，他的師傅棲霞散人就曾稱讚過他，說他是一個有主見，心思靈敏的人，將來一定有出息。

這時候，就顯出了他臨危不亂，沉着應付的性格來。

「公孫……你想怎樣？」楚丹吸口氣，冷靜地望着公孫睢。「你不是想濫殺無辜吧？」

「那就要看你與那丫頭肯不肯答應老夫的要求了？」公孫睢陰狠地道。

「你爲何一定要得到那物件？」方玲憤然道：「那可不是你的東西啊，你怎能強要據爲己有？」

「哈哈，問得好！」公孫睢笑了起來，狂妄地道：「那樣物件是怎樣的一種東西，你兩個小輩巳經知道了。老夫爲何一定要得到那樣東西，老夫不說，相信你們也心中有數，老夫敢說，你兩個小輩堅拒將那東西交給老夫，還不是與老夫抱着同樣的野心？武功天下第一，誰人不想？那是每一個練武的人夢寐以求的！而老夫要的東西，就一定要得到，誰也阻止不了，

就是這樣簡單！」

「哼，我才不會像你那樣，狼子野心，貪得無厭，但我也不會將收藏那物件的地點，說給你聽。」方玲一副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樣子，直視着公孫睢。「我受夏侯前輩之託，就算碎骨粉身，也不會令他老人家在泉下失望不安的！」

「哼哼！這樣說，夏侯老鬼果然將收藏那物件的地點在臨咽氣前，告訴妳這丫頭了？」公孫睢目中厲芒大盛，盯住了方玲。

方玲挺挺胸，毫不畏懼地道：「是又如何？」

公孫睢眼珠轉了一下，臉上閃過一抹詭譎之色，不答又問：「妳這丫頭眞的寧死也不將那秘密向老夫吐露？」

方玲想也不想，決然道：「不錯！古人謂除死無大害！」

「小子，你呢？」公孫睢轉望楚丹。

楚丹也決然道：「死何足惜，只要不會掀起一場江湖動亂，就算千刀萬剮，也在所不辭！」

「好！好豪氣！」公孫瞧怒笑起來。「只不知，若是老夫若在你這兩小輩的面前，將這莊子內的人殺個雞犬不留，你兩個還有沒有那樣豪氣？」

楚丹與方玲一聽，驚怔得呆住了，這倒是兩人沒有想到的事情，總以爲，只要曹夫人余一白及莊中的人，不知道那本小冊子的事情，公孫睢就算再兇殘，也不會濫殺無辜的，誰知憑公孫睢的身份，却居然卑劣至此，拿莊子內無辜者的生命，來脅迫他們就範！

這也是他們經驗還嫩，還未見識過多少江湖上的陰險詭詐毒辣，不知道江湖上從來就是弱肉強食，爲達目的，有些人是不擇手段，什麼喪盡天良的事，也會幹出來的！

曹夫人聽聞公孫睢拿她與莊中其他人的生命來脅迫楚丹方玲兩人就範，不禁又驚又怒，顫着咀唇，就是說不出話來。

余一白忍不住了，怒喝道：「公孫老魔！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要殺便殺麼？曹家莊的人又豈是要殺便殺得了的麼？」

說着，又要衝上去拚命。

但却給楚丹強阻住了。「余叔叔，這時候千萬要冷靜，否則，莊子眞的會被那老魔毀了！」

余一白也不是不知道，撲上前去動手，簡直是送死，自己根本就不是公孫睢的敵手，只是，他氣不過公孫瞧那目無餘子，似乎手操生殺大權的狂妄氣焰，氣往上湧之下，才不顧一切地衝上去想拚命，就算是死，也教公孫睢不敢小覷了曹家莊的人？聽了楚丹那番話，深以爲然，悚然一驚之下，馬上冷靜下來。

公孫睢却不耐煩了。「你兩個小輩到底說是不說？莫非眞的不見棺材不流淚，要老夫再殺兩個才肯說？」

說着，「騰」地踏出了一大步，向那些莊漢逼過去！

楚丹雖有想拚之心，但他却知道，自己雖然身負上乘劍法，可惜却經驗不夠，火候尚淺，功力不足，就算拚掉一條命，也無法阻止得了公孫睢慘殺莊內的人，而他又怎忍心，莊子內的人，包括他的舅母在內，慘被擊殺呢？這時候，他眞有點後悔，趕來曹家莊，替曹家莊帶來了一場大災禍！

一時間，他不知怎樣辦才好。

方玲也是憂急如焚，一籌莫展。

公孫睢已逼近了那些臉上露出慌駭神色來的莊漢身前，作勢欲擊了。

難道眞是眼看着那些無辜的莊漢死在公孫睢的掌下麼？

不，決不能！

楚丹與方玲就像心意相通般，驀地同聲喝叫出口！「別動手！我答應說了！」

公孫睢聞聲收勢，霍地轉過身來，放聲狂笑起來。「老夫還以爲你這兩個小輩，眞的忍心看着他們死在老夫的掌下！」

其得意狂妄之情，表露無遺！

兩道怨毒至極的目光，在公孫睢放聲狂笑，得意忘形之下，死死地盯射在他的身上。

那是邵天仇的目光。

而他居然還未死，還能夠站得住，但他臉上已全被那紫藍之氣，籠罩了。

這時，却沒有一個人注意他，所有人的目光，皆集中在公孫睢的身上！

× × ×

公孫睢終於止住了笑聲。

目光一掃楚、方兩人，說道：「你兩個小輩還等什麼？還不說？」

楚丹吸口氣，說道：「在說出那個收藏那物件的地點前，我要你先答應我一個條件！」

「小子，你又在打什麼鬼主意？是不是要老夫答應，你小子說出那個地點後，要老夫答應不去取走那件物件？」公孫睢嘲弄地望着楚丹，連連搖頭道：「老夫可是一千一萬個不答應。」

「那只是你亂猜瞎說一通！」楚丹惱怒地道：「你若是不答應，你就算殺光了這裏所有的人，我也不會說！」

公孫睢聽楚丹說得那樣決絕，不禁着了慌，忙道：「好，好！老夫答應你，快說吧！」

「聽着！」楚丹正容道：「你要答應我。在我說出那個秘密後，你不能下毒手，殺害這裏所有的人！」

楚丹之所以提出這條件，是恐怕公孫睢會以殺人滅口的歪理，殺害舅母、余一白及莊子內其他的人。

公孫睢臉上的皮肉顫動了一下，眼珠一連數轉，終於說道：「好！老夫答應你吧！」

接又皮笑肉不笑地道：「其實，你提出這個條件，是白担心了，老夫在知道那個地點後，還不急急趕去將那樣東西取出麼？老夫根本無暇殺他們！再說，他們就算知道了又怎樣？老夫已肯定取到手的了，他們還能與老夫去搶，去爭麼？」

他口中雖這樣說，實則，他已暗中打定了主意，在楚丹方玲說出那地點後，他便驟出不意，先將楚丹兩人制住。然後，殺光曹夫人余一白及莊子內其他的人，以免他們將消息洩漏出去，他雖然取到那本小冊子，若是成爲衆矢之的，那時，江湖之大，只怕他也無處躲藏了。

對於楚丹方玲，他也不會對他們大發慈悲，網開一面，不殺他們，不過是他顧

慮到，萬一楚丹方玲向他說假話，而又殺了他們的話，豈不是白費功夫，無從找尋到那本小冊子？爲了保險，他是決定制服了楚丹方玲之後，押着兩人找到那收藏地點，取出那本小冊子，驗看無訛，才殺兩人！

公孫睢的心腸確是比毒蛇還要惡毒。

× × ×

公孫睢既已答應了他的條件，在這種情形下，楚丹不得不將那地點說出來了。

但他却暗暗發誓，就算上刀山下油鍋，他也要自公孫睢的手上，將那本小冊子奪回來，免得他爲禍江湖。

「喂，老夫既已答應了你的條件，還不快說出來！」公孫睢心急如焚地催促楚丹。

楚丹在無奈之下，只好說道：「那你聽清楚了，收藏的地點就在……」

驀地，凝神聚意地聽着的公孫瞧，陡地彈跳了起來，發出一聲刺耳難聽的厲叫聲，雙手在大腿前後，慌亂地拍打起來。

公孫睢這一下蹦跳厲叫，令到楚丹說不下去，莫明其妙地望着他。

方玲曹夫人等人，亦是訝異地望着公孫睢，不知他何以忽然像發了瘋般，又跳又叫又拍的！

「公孫老魔，你已經被我暗中放出的烏瘴神虻在身上叮了一口，不出半盞茶時分，你便會痛癢難忍，繼之痿痺入心，毒發而亡！」說話的，原來是邵天仇！「本來，我這隻烏瘴神虻，是準備用來在我用盡方法，也殺了不了楚丹的時候，才放出來對付他的，可恨你却橫加一手，並對我暴施毒手，我既然死，你也不能活，這就叫以牙還牙，一命塡一命！」

楚丹與方玲雖然沒有聽說過烏瘴神虻是何種毒物，但聽得邵天仇那樣說，諒不會假，心中不禁高興不已。

曹夫人與余一白却知道烏瘴神虻，此是天下間五種至毒之飛虫中的一種，乃是產自苗疆，牛虻的一種變體，由於長年累月，熏吸了瘴毒之氣，是故劇毒無比，不論是功力再深厚精純的人，只要被它叮上一口，便立死無救，而那毒物也很奇怪，叮了一口之後，便會自動死亡！

這就難怪邵天仇遲遲也不肯施放出來了，因爲若是被及早發覺，將之擊斃，那便無法施其技了，而烏瘴神虻又是極難捕捉得到的，也不知邵天仇是怎樣弄到的。

曹夫人余一白雖然有點心驚了，但却臉露喜色。

因爲他們知道，公孫睢被烏瘴神虻叮了一口，那就像邵天仇一樣，是死定的了，因爲那根本就沒有解藥的，那怎不令兩人欣喜難禁呢？

公孫睢這時已停止了蹦跳，終於在大腿的內側捏去一隻通體烏黑發亮得泛起詭異之光的小虫來，只有尾指指甲般大小，它就算未死，也已被公孫睢捏成粉碎了。

而公孫睢的臉上，已隱泛起一片烏黑之氣，一副駭怖欲絕的樣子，狠狠地將那捏在手上的烏瘴神虻摔在地上，霍地轉對業已毒發不支，倒在地上，一息尚存的邵天仇，嘶吼道：「老夫要將你碎屍萬段，挫骨揚灰，永世不得超生！」瘋狂地撲向邵天仇！

楚丹方玲急不迭忙雙雙搶上去，企圖將公孫睢截下來。

邵天仇雖說與他有仇——殺了他舅舅曹開源，畢竟，他却令到公孫睢這老魔狼子野心難逞，替武林消滅了一次禍刦，也解救了他們的厄刦，無論如何，他這一次是功大於過；他們又怎忍心，看着他在臨死之前，還受公孫睢的諸般毀殘呢？

但公孫睢還未撲到邵天仇的身前，便猛地身形一仆，摔倒在地上，發出撕心裂肺的嘶吼聲，在地上亂滾起來。雙手在身上各處瘋狂地又抓又拍，不用說，他是毒發了。

看着公孫睢那種痛苦若狂的情形，楚丹方玲等人不禁生出不忍卒睹的感覺，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這時候，邵天仇亦經已氣絕身亡了。

接下來，滿地亂滾的公孫睢忽然不動了，但却全身顫抖抽搐起來，臉上身上泛起一層黑氣——黑得烏光發亮，泛起一層異光的黑氣來。

此刻之後，他便寂然不動了。

至此，楚丹方玲與曹夫人等人，才噓出一口氣來。

× × ×

「丹兒，那到底是怎麼回事？」曹夫人與楚丹方玲坐在內室上，忍不住好奇之心，問了出來。

楚丹望了一眼方玲，才急切地對曹夫人道：「舅母，這件事經已過去了，丹兒不想再提，更不想因此而再次給舅母及莊子內的人惹上災禍，舅母，你老人家明白吧？」

曹夫人望望楚丹，又望望方玲，見兩人神色急切地望着自己，心中生起一股感慨，點點頭道：「丹兒，你與方姑娘都是好孩子，舅母雖然仍不大明白，但却知道，你們不說，是出於一片好意，舅母不想知道了。」

楚丹方玲不禁笑着齊聲道：「舅母，你才眞好呢！」

方玲話聲出口，才知道自己口快快，稱呼錯了，羞得她臉紅過耳，忙將頭垂下來。

曹夫人却樂得合不攏咀來。

楚丹的心中，也是熱乎乎的。

好一會，方玲才抬起頭問道：「丹……咱們去不去將那那東西取出來？」

楚丹似乎早已有了決定，想也不想就道：「玲……玲……妳說呢？」

方玲大眼一眨，說道：「那根本就不是咱們之物，我不想據爲己有。」

「玲玲，」這一次，楚丹叫得比較順口了。「我與你同一意思，正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我不想變成衆矢之的弄到家無寧日，無處躲藏？」

「那就讓它永遠埋在那裏，化爲塵土吧！」方玲朝着楚丹甜甜一笑。

曹夫人看到兩人那種情投意合的樣子，心中樂開了花笑吟吟地道：「丹兒，玲兒，你們那杯喜酒，可不要讓舅母等得太久啊！」

楚丹方玲被曹夫人這一說，登時鬧了個大紅臉。同時羞急地道：「舅母……」

曹夫人却已笑得合不攏嘴來。

（全文完）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戰火耀天涯

羅唐納．文

希特拉留下來的金銀珠寶，透過美國戰略局的安排，落在德國希魔死黨雷德上校的手中，由他在非洲組軍，發動攻勢，向蘇聯挑戰，美國從中協助，天涯戰火，熊熊高燃，想不到萬多戰士連同機械人部隊，碰着秘密武器，化作飛灰。



一朵嬌花險些跌入魔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表面上看來似乎風平浪靜，其實有些禍苗種得很深，不易連根拔除，中東方面，「兩伊之戰」如火如荼，打殘了黎巴嫩，以色列跟敍利亞仍然不肯罷手，更加緊張的局勢還是德國，一堵高牆把它分做東德以及西德，雄兵十萬，互相監視，隨時出擊，美國以及蘇聯都担心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站起來，拆掉高牆，東西德混合爲一個整體，美蘇備戰的越洲飛彈都握在德國人的手上，有力威脅大局，在這一連串的危機四伏之下，怎樣保持眞正的和平呢？這個問題，頗覺耐人尋味。

根本上美國在西柏林裝置了許多枚可以直接攻擊的越洲飛彈之後，就有許多特務分佈在每一個角落，準備出擊，蘇聯也派出大批特務，隨時截擊，故此東柏林及西柏林除了軍事方面競賽之外，特務之戰也是很重要的，爲了預防對方的特務沁入，早已做好了各種嚴密措施，特別是東德，除了本身的保密局，還有許多個潛伏在暗處的錦衣衛，直接從莫斯科派出，東德的高級將領，全部受到嚴密監視，另外一種保密的處置，盡量削減他們的兵權。

東德的「雷德上校」，今年六十二歲，他的遭遇就是如此，他曾經率領十萬雄師鎭壓捷克叛變，得到莫斯科器重，三年之後，他的兵權就被削弱，現時他只是負責一個單位，叫做毒氣部隊的營長，根本上有大戰爆發，雙方仍然禁用毒氣，他簡直是坐着享福，從來沒有檢閱過隸屬於他的部隊。

他悶得發慌了，晚上俱是把多餘的時間放在高級軍官俱樂部，欣賞有聲有色的歌舞。

爲了使身經百戰的高級軍官可以獲得短暫時間的鬆弛，東柏林當局摹仿巴黎紅磨坊夜總會那種熱烘烘的作風，只是舞娘方面不會過份暴露，身高六呎三吋的雷德上校，體重一百九十磅，體力仍然很旺盛，他從來不會酗酒，只是在第七號紅磚屋之內找個靠牆的座位坐下來，薄薄的喝小杯醇酒，欣賞舞台上面一排舞女表演的肯肯舞。

她們所穿的舞衣，薄如蟬翼，五色繽紛，不過，又薄又窄的內褲却是雪白的，哼着小曲跳舞的時候，十雙八雙玉腿上下翻飛，座上客偶然看到白色的內袴，若隱若現，仍是覺得秀色可餐，樂而忘返的，外邊越冷，舞台上下一片熱騰騰的氣息，加上抽吸大雪茄的濃烟以及一片辛辣氣味的俄國伏爾加酒，另外加上了連綿不絕的笑聲，打成一片，更加起勁了，雷德上校好像覺得自己沒有勁，需要借重別人的勁，去燃燒失去了的熱情，故此他覺得每晚到第七號紅磚屋找尋塵世間最後的一種溫馨，像生活的一部份，戰功彪炳，密集的槍炮聲以及戰士垂危的痛苦呻吟，全部忘得乾乾淨淨。

那個地方就是他的家。

儘管他對一切聲色的誘惑無動於中，至少有一朵花以及一雙美麗的大眼睛，在他的腦海中仍有多少份量，她是整個歌舞團最艷麗的少女「花麗絲」。

她只有二十多歲，大槪是二十五六歲吧，跟他站在一起，看來就像是孫女跟爺爺，他當然不會萌非非之想，可是，欣賞美色是不要緊的，最低限度，他不會覺得埋沒良心，每逢她出場的時候，雖然有十個八個舞娘同在一起歌舞，他眼中所見的女人只是她一個。

他簡直把她看做一幅畫，或者把她看做一座迷人的石像。

他遵從醫生的勸告，只是薄薄的喝一小杯酒，每晚總是如此，他在紅磚屋留連到接近午夜然後離去，心裏透着無比的寂寞。

初冬的一晚，他照常的在紅磚屋坐着飲酒，欣賞花麗絲的艷舞，不自覺的多喝了一點。

在半醉的情況下，他覺得自己跟她的距離拉近了許多。在幻想中，他好像吻過她，一次又一次。

那晚的氣溫突降，相當冷，雪花飛飄，他從第七號紅磚屋走出來，已經是夜深了，就算沒有進入午夜，仍是相差不遠，路上沒有行人，他一向喜歡駿馬，在東柏林的夜街上面，策馬疾馳，另有一番樂趣，故此他放棄了汽車，改用馬車，自行駕駛，自得其樂，那晚他策馬馳騁之際，只是走了一段路，忽然看見一個少女踽踽獨行，又看見一輛汽車駛近她，停了下來，車上躍下幾個人，企圖把她俘擄，雖然他看不清楚她是誰，仗義護花之念，油然而生，立刻揮鞭，向那一簇人疾馳。

他的馬車相當古怪，只是一人一馬，比較輕，故此他可以一口氣的衝過去，就在那時，他發覺那些人已經動手，企圖把她刦走，他一怒之下，索性揮鞭痛毆，對方有四個人，其中有三個人吃一兩鞭，發生了劇痛，走開了，只是剩下一個，拔出手槍來，他看準了一鞭打下去，這傢伙的手槍被他打落，抱頭鼠竄，先後跳進車廂，很快駛開。

雪地上面躺着一個女人，她就是花麗絲。

他一直都沒有看清楚她是誰，直到那一瞬，他把她抱起來，才知道她是他的心上人，驚喜交集，趕快把她放在車廂之內，然後策馬離開那個地方。

她險些變成俘虜，如果蓄意俘擄她的人是俄國高級軍官，必然不肯罷手，一旦落在羣魔的掌心裏，她就變成了洩慾器，被人任意蹂躪，去得無影無踪，在東德那麼密佈刀光劍影的一大都市，危機四伏，假如有一個少女忽然失踪，俱是一去不返的，這種醜惡的傳說他已經聽過許多次，因此之故，雖然他在無意中救了花麗絲，仍是替她担心，不想把她送回紅磚屋的藝員宿舍，最低限度，天亮之前不想把她送到那個地方。

既然他認爲那一朵鮮花不宜送回宿舍，長夜漫漫，必須找個地方讓她歇宿，想了又想，最後他把心一橫，索性把她帶到一個神秘的地方去。

那是東德一些高級軍官經常聚在一起密談的地方，蘇聯的將領也不知道有那麼一處秘密的巢穴，一句話說，聚着商量大計的人，全是以前擁護過希特拉的，包括

他自己在內。

照他想，整個東柏林再也沒法找得到像「鼠洞」那麼安全的地方了，故此他把馬車停放在路邊，看清楚路上沒有行人，也沒有軍警巡夜，拿出鎖匙來，打開後門，抱她走出馬車，閃身走進那一個透着腥臭氣味的地方，隨手把鐵門關上。

地窖裏面放置許多個巨大的酒桶，有些酒桶是空的，另外一些酒桶，仍然貯了微量的酒，無人過問。

老鼠多着呢，是名符其實的是一個「鼠洞」。

希特拉死黨的巢穴

雷德上校弄開了密室的機關，地面裂開，看見一口洞，他把她抱起來，沿着洞內的石級走下去。

那一晚並非希特拉舊日將領召開秘密會議，洞內一片幽深，大廳小房都沒有人，正合他的心意。

一共有兩廳六房，荒棄了的酒窖有多麼大，它就有多麼大，每一個房的房門都有兩條鎖匙，連同鎖匙扣，留在門上。

雷德上校從第二號房間外邊拔出了兩條鎖匙，開門走進去，先行把她放在床上，關了房門，在門內加鎖，然後亮燈。

燈光亮了之後，他發覺整個房間變成了仙境，床上躺着的是個仙女，他突然勇氣勃發，自己對自己說：「三十年前率領大軍衝鋒陷陣的勇氣到了甚麼地方呢？只要我喝一杯酒，立刻就恢復失落了十年的勇氣！」

他沉住氣打開一個細雪櫃，拿出一瓶酒來，它的顏色深紅，正是東柏林最有名氣的催情酒。

他的太太狄莎巳經病逝了十年，接着的十年時間都是獨居，他沒有接近過任何一個婦人，他覺得自己巳經變成了古老的機器，那時他要令到古老的機器恢復它的功能，實在需要酒，一杯不夠，再飲一杯，兩杯比血還要紅的酒喝進肚裏，他突然一躍而起，擺出了餓虎擒羊的姿態撲到床上去。

最後，他熄了電燈，在黑暗中把她所穿的衣裳剝個清光。

那個地方雖然是密室，因爲酒窖之內有暖氣供應，還有電力供應，密室叨了它的光，一切供應絲毫不會缺少，故此他一點也不覺得冷，反而因爲藥酒的力量發作，他覺得渾身血液發燙，彷彿一頭雄獅。

他從來沒有像那晚玩得那麼開心，特別是她巳經覺醒，却又不知身在何處驚呼不巳的表情，刺激性更大，他幹了又幹，結束了第一次歡愉之後，他自行離開那張床，在黑暗中摸索，找到了酒瓶，多喝一杯，再度提槍上馬，他的興奮達到了爆炸點，她不止是啜泣，還大聲喊叫。

她越是叫得响，他就越加幹得兇。

畢竟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差不多玩了一個鐘頭之久，他突然一切活力消失，整個人發軟，變了一堆泥，再也沒法離開那張床。

他的心臟急跳之後，忽然慢下來，他覺得一陣陣發冷，幸而床上有一張很厚的毛氈，他把它遮蓋在身上，仍是冷得要命，一陣陣發抖。

他的奇異反應使身邊的嬌花感到驚慌，趕忙走下床來，到處摸索。

她找到了牆邊掣，按了鈕，啪的一聲，燈光明亮，她有機會看見床上的人是誰了，失聲喊了一句：「原來是你！」

照說她應該仇視他的，偏就那麼古怪，他的病態反應，使她產生了憐惜的心理，走近一點，說：「雷德上校，你是否覺得冷？」

「是的，我就快完了，蓋上了毛氈，仍然覺得冷。」

「上校，看來你需要吃點藥了，這裏有沒有藥？」

「這個地方並非我的家，沒有藥，唯一可以救活我的是維康醫生。」

「快點把維康醫生的電話說出來，還要告訴他你在甚麼地方。」

雷德上校的嘴唇抖動了一會，想說些甚麼，沒有說出來，花麗絲一再催促他，上校終於開口，鼓足了勇氣說出了一個地方，那是：「希特拉的墓地」，跟着把維康醫生的電話號碼講出來，隨手拋出鑰匙，半點鐘之後，他巳在床上昏迷不醒，花麗絲聽到外面的敲門聲响，她用鑰匙去開門。

等在房門外邊共有三個人，其中一個人就是維康醫生。

經過醫生的急救之後，雷德上校終於甦醒了，醫生吩咐她小心守護他，切勿走開，還叫她留心他注射了强心針之後的生理反應，如果他的臉色突然紅得像血，給他吃藍色的藥丸，降低血壓，反過來說，他的臉色蒼白如紙，就要給他吃紅色藥丸，提高血壓，使心臟加强跳動，最後，他很冷靜的說：「花麗絲，他巳經是個老人了，下次跟他幽會，別讓他喝紅色的催情酒！」

花麗絲無可奈何，只好含糊地點頭答應。

人走開了，只是她留在雷德上校的身邊。

她沒有甚麼痛苦的反應，雖然剛才她的遭遇使她感到痛苦，可是，這種事情發生在她的身上，巳經不止一次，因此她在整個情況巳經穩定下來之後，只是覺得疲倦，不由自主的，倒在床上，睡在他的身邊。

兩人分別睡覺，只是同床，並非擁抱在一起，經過了十個鐘頭的酣睡，雷德上校首先覺醒過來，看見身邊的花麗絲，像一隻小貓似的蜷曲躺在一起，很是感動，不想弄醒她，開門走出去，把兩條鎖匙一起帶走，隨手鎖上了門。

出乎意外的大廳裏面有六個人在座，似乎召開緊急會議，看見他走前來，那些人很高興的點頭，跟他打招呼，維康醫生首先開口，說：「上校，你是否睡得酣暢呢？」

「很好，我現時精神奕奕，只是覺得餓。」

「吃過早餐再說吧，我們有些正經的事情想跟你談談，跟大局有關，你還是吃完早餐再說吧，你的心臟有點弱，喝些咖啡提神。」

維康醫生說完，繼續他們的交談。

五分鐘後，雷德上校回到大廳，坐了下來，很愉快的說：「維康醫生，我的記憶力逐漸復元了，我覺得昨晚似乎看見過你。」

「不錯，那時你好像患了急症，說句老實話，你究竟喝了多少杯藥酒？」

「兩杯，後來，加上了一杯，總共是三杯。」

「上校，你可能忘了自己的年齡了，我們不反對你跟紅磚屋最迷人的舞女睡覺，不過，喝酒去鼓勵自己作孤注一擲，始終是有些危險的，假如，你沒有多喝了藥酒以致發生不測之憂，險些死於心臟衰弱，你就不會給我們帶來了一種難以處理的麻煩，你不要欺騙自己，你把希特拉的墓地這個秘密對她說知，那是很不智的，假如她對蘇聯的秘密警察透露半句，我們就完了。」

雷德上校大吃一驚，不知怎樣解釋才好。

維康醫生替他辯護，說：「這種情況是很特殊的，當時雷德上校巳迷惘，忘記了對她說出這種秘密可能有無窮後患，此外，她不知道置身在甚麼地方，用電話向我告急，仍是沒用的，故此他必須對她講得一清二楚，爲了救活他，我原諒他在極無意當中做出這種錯誤，至於防止後患，十分簡單，只是讓她永遠失踪好了，根本上在東栢林賣藝的舞女，如果她是頂兒尖兒的人物，貌美如花，往往永遠失踪。」

雷德上校沉住氣站起來，說：「我不贊成你們把一個無辜的少女殺掉！」

維康醫生說：「在我的這個小組織裏面，沒有首領，一向是少數服從多數，我並非蓄意把她殺死，只是替她注射麻醉的針藥而巳，她頓時變成木頭似的躺在房間裏，直到我們在這裏召開全體大會決定怎樣處理她爲止，她的命運未必是很糟的，也許我們讓她正式跟你結婚，變成上校夫人。」

最後說的一句，簡直是諷刺了，雷德上校聽了，覺得啼笑皆非。

花麗絲的任務十分重大

他們聚在一起交談之際，只是正午，到了下午五點多鐘，陸續有人到來，靠近深夜，駕臨的嘉賓更多，一共有二十三個，立刻召開緊急會議！維康醫生做臨時主席，因爲他比較瞭解這件事情的眞相。

他除了報道昨晚從午夜到黎明之間在鼠洞發生的一切遭遇之外，還對別人說：「我只是替雷德上校醫治急症的一段時間，看過他們二人，上半夜發生的情況，我茫無所知，還是由雷德上校講述他如何獲得花麗絲小姐的芳心說出來吧。」

雷德上校站起來，把右手放在一本書上面，起了誓，自稱永遠效忠於希特拉，現時爲了德國犧牲自己，然後講出他的遭遇。

那本書就是當年希特拉全盛時期寫的一本書，叫做「我的奮鬥」。這本書曾經一度成爲「寶書」，所有納粹黨人起誓的書，有如基督徒的「聖經」，不過，時移勢易，此刻它巳經變成禁書了，只是希特拉的死黨才重視它。

那時雷德上校憑着那本禁書發誓，先行表白他是希特拉的信徒，生死不渝，然後講出他昨晚發生的經過，很鄭重的說：「花麗絲並非愛上了我，跟我幽會，我只是看見她被人俘虜，担心她死於淫魔之下，然後救她，至於後來發生的事，一切出乎我的意外，我願意接受黨裏的懲罰，並且以我個人的身份提出一個問題，你們打算殺她之前，先要考慮她死後必然發生的惡果。」

「你以爲她失踪或喪生了，能帶來甚麼惡果呢？」維康醫生盯着他問。

「如果她失踪，沒有屍體出現，未必牽涉到我，反之，她變成了艷屍，不管它在甚麼地方發現，一定牽涉到我，因爲當時我揮鞭打落一個人的手槍，又驅逐另外幾個人，他們必然懷疑我把她姦殺，一旦我接受軍法處的盤問，我就不容易脫身，事實上昨晚我沒有回到寓所睡覺，也不能夠說出我睡在鼠洞。」

「你說當時你檢起了對方被你揮鞭打落的手槍，有沒有把它保留呢？」

「我當然不會把它拋掉，它仍然留在我的身邊，現時我把它拿出來，讓你們加以研究。」

雷德上校把它拿出來，放在枱上，二十多人分別走近，憑着他們本身的經驗去判斷它是怎樣子的手槍。

那柄手槍頗爲奇異，短柄，槍口特別闊，槍膛也是特別粗的，似乎太過笨重，很少人看見過它。

中校「卡利夫」看了一會，說：「我看見過這種手槍，它是莫斯科特殊人物專用的，除了殺手特務之外，任何人持有它，都是違法，在特務圈子裏面，習慣上把它稱做『爆炸槍』。」

「爆炸槍嗎？我聽也沒有聽見過這個名稱。」有人這樣說，因此維康醫生以臨時主席的身份請求中校卡利夫解釋。

卡利夫想了想，說：「凡是手槍，必然可以發射子彈，充其量它所射出的子彈含有劇毒，見血封喉，僅此而巳，可是，爆炸槍却另有妙用，在槍柄上面有另外一個掣，按了按它，然後發射，它就有一條白光射出，甚麼東西碰上了它，就會爆炸，它是否屬於激光槍那一類呢？我不知情，我所知道的只不過這一點，假如雷德上校不是鞭法如神，而且在黑暗中出聲，把它打落，他吃了一槍，登時爆炸，化爲烏有。」

二十多個人聽了這種解釋，登時緊張起來，沒有人做聲。

雷德上校緩緩的說：「各位巳經聽見過，那一柄手槍雖然是莫斯科派出來的殺手特務擁有，他們失去了它，勢必向我追問究竟，我應該怎樣處理這種糾紛呢？請求主席决定，吩咐我進行，必要時我可以袖手旁觀，讓你們毀滅花麗絲，不過，我很想知道，他們爲甚麼在黑夜偷襲，把她俘擄，可否想點辦法找尋這個問題的答案呢？」

他知道審問可疑人物必要時可以使用「招供丸」，把它混在食物之內，給那個人吃了，藥力發作，然後加以盤問，照他

想，維康醫生熟悉各種藥丸的性能，可能使用這個方法套取她內心的秘密，比較直接盤問她更加有效，故此這樣說。

維康醫生聽了，立刻懂得他的意思，忙說：「剛才我替她注射了昏睡的針藥，此刻她仍是昏昏然的酣睡，如果你們想查問她，儘可以另外替她注射一種無法保守秘密的針藥，它比較招供丸更厲害，趁她藥力發作，提出各種問題，她有問必答，那就可以清清楚楚知道她爲甚麼被人俘擄了，我認爲這種事情決不會隨意抓住一個美女輪姦那麼簡單，可能另有秘密，過了一會，我會使她進入迷惘境界，接受任何人的盤問，不過，人多口雜，你一句，我一句，紛紛開口，可能使她的腦筋紊亂，還是推擧一個人負責問她好些。」

「好極了，這個主意不錯。」各人異口同聲的說。

花麗絲被注射一種屬於「鴉片烟」的植物提煉出來的針藥之後，二十分鐘，臉色潮紅，彷彿喝醉，維康醫生說：「她的藥力已經發作，可以開始盤問了，記得這一點，提出來的問題最好由她回答是或不是，不能轉彎抹角的由她解釋，此外，藥力有效時間不過二十五分鐘，問下去，她就語無倫次。」

曾經做過希特拉蓋世太保營長的「加寧上校」，頭髮全白了，不過，盤問嫌疑份子，他却是經驗豐富的，各人推擧他負責向花麗絲盤問，並且從她說的第一句開始，扭開錄音機錄取，以便事後查核，一切準備妥當，他就開始盤問她。

「花麗絲，這個名字是不是你的眞姓名?」

「哦，不是，我的眞姓名叫做嘉麗巴美。」

「你是美國人，是也不是呢?」

「不，我是德國人，在美國接受訓練的。」

「除了歌舞的訓練之外，你是否接受另外一些訓練呢?」

「是，我接受許多訓練。」

「沒有派到東德之前，你先行派到甚麼地方表演呢?」

「巴黎的紅磨坊。」

「是否你的上峯需要你這樣做，透過紅磨坊，讓東柏林的人派到巴黎挑選舞娘，你乘機混入呢?」

「是的。」她很簡單的說。

時間無多，「加寧上校」趕快開口：「你直接隸屬於美國聯邦統計調查局，是也不是呢?」

「是的。」

「你被派到東柏林活動，受那一處特務機關指揮呢?」

「我直接受到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略控制局指揮。」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戰略控制局」這個名稱很新鮮，各人聽了，大感興趣，全神貫注的傾聽。

「加寧上校」再度發問：「你奉命潛入東德，靠歌舞掩護你的身份，最終的目的是甚麼?」

「選擇一個絕對忠於希特拉的高級將領，把希特拉留下來的金銀珠寶以及名畫古玩全部交給他，希望他重建一個完整的德國。」

「是否你的上峯希望看到東西德合而爲一呢?」

「是的。」

「東西德合爲一個整體的時刻，勢必跟俄國打仗，到時候美國是否會支持德國呢?」

「如果新的德國打不過俄國，美國一定支持。」

「新的德國如果聯合波蘭捷克，跟俄國打個平手，美國是否置之不理呢?」

「當然置之不理。」

「美國是否想新的德國跟俄國打到殘，然後協助它重建呢?」

「是的。」

「直到現在，你有沒有找到最理想的人，可以把重建德國所需的金銀珠寶交給他呢?」

「沒有。」

「這個人需要怎樣的條件呢?」

「上峯給我一個明確的指示，他除了極端崇拜希特拉之外，還要有作戰經驗，更加重要的就是他極端地愛我，肯爲我犧牲。」

說到這裏，她有點疲倦，語聲漸微。

維康醫生對「加寧上校」說：「夠了，別再問她，我們希望她醒覺之後絕不知道曾經在迷惘中接受盤問。」

「加寧上校」聽了，臉露微笑。

盤問「花露絲」已經告一段落了，加寧上校鬆了一口氣，亦立刻恢復原有的工作單位，回到他的營地，召集幾個得力的官佐，對他們說知，偉大的日子就快到來，叫他們早作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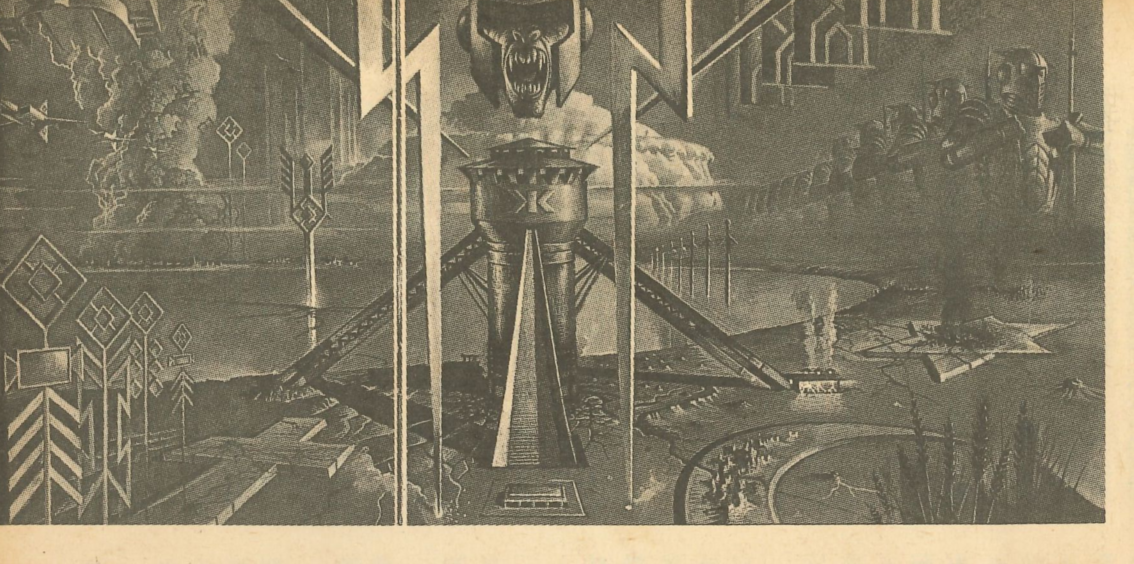
這番話暗示德國即將復興，却沒有十分明顯的指出他們如果復興是否跟俄國對立。

又是一個黑夜，他再度參加準備效忠於死去的希特拉那種集會，地點仍是「鼠洞」，仍是由維康醫生担任臨時主席。

維康醫生說：「我們現時碰到一個非常奇妙的轉機，可能使整個局勢扭轉過來，眞有可能令到我們整個組織解體，希望各位盡量發表意見，我所說的轉機就是指花麗絲而言，她是美國蓄意協助德國派來的特務，原來希特拉元帥生前收藏得非常秘密的金銀珠寶，竟然落在他們的手上，花麗絲此行負着重大的任務，打算揀一個仍忠於希特拉的高級將領，把那些財富交到他的手上，如果我們製造氣氛，使她達成任務，那就有機會復興德國，不至於永遠受到俄國人的支配，假如事機不密，我們當中只要有一個人落在莫斯科殺手特務的手中，所有人都無法倖免，這是一個很大的賭注，你們願不願意把命運作爲賭注拚一拚呢?」

座上客議論紛紛，有一個人站起來，說：「我贊成拚一拚，跟我並肩作戰的人有七個，假如座上的朋友不願意拚搏，希望他把反對的理由說出來。」

「是的，座上客必然有人反對，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我提出反對的理由只有一點，美國派人找尋一個有資格復興德國的將領，甚至傾全力贊助他重建壯大的軍隊，這些計劃已經從花麗絲口中透露出來，不用懷疑，不過，她同時說出另外一種計劃，美國並非誠意協助我們復興德國，到了某一個階段，就算我們沒有叛變，他們也要製造糾紛，迫我們站起來，跟蘇聯打仗，他們最終的目的，就是驅狼鬥虎，希望德國跟俄國兩敗俱傷，如果我們拿她送來的金銀珠寶，豈不是等於慢性自殺?」



德國的元首希特勒陰魂不息，潛伏在東柏林以及西柏林的爪牙，隨時奉命出擊，希望重建德國。

「不，我們儘可能拿了大批金銀珠寶而不打仗，到時我們的軍備充足，戰鬥力强，美蘇雙方不敢向我們挑戰，既然那些珠寶是希特拉元帥留下來的，理應交還我們，憑着這一點，我認爲應該利用她去取得金銀珠寶，別的事情，從長計議。」

大部份列席的高級軍官同意這個想法，總算是有了初步的決定，不過，她只是負責找尋一個適合做第二個希特拉的德國高級將領，沒有講清楚應該找那一個人去承担重任，究竟任由她自行挑選好呢?抑或他們自行推擧一個人交到她的手上好呢?這個問題，相當重要，因此他們再度議論紛紛。

維康醫生說：「我認爲這件事情早就有些眉目可尋，絕對不能夠胡亂把一個陌生人送給她，說是我們的領袖，一定要她自己喜歡的一個男人，自行挑選他，如果各位認爲這個意見不錯，最可靠的人莫如雷德上校!」

他們聽了，爲之愕然，甚至雷德上校也感到困惑，說：「我太過老了，精力有限，實在沒有資格做第二個希特拉，我曾經向她施暴，她必然對我大爲反感，怎會協助我幹一番事業呢?」

「不，人與人之間總是有些緣份的，雖然你曾是向她施暴，你施暴之前，在莫斯科殺手特務的魔掌之下把她搶救，她可能感激你，大概功過互相抵消，不會仇恨你的，倘若她恨透了你，她就不會打電話向我求助了，由此可以反映出她對你始終是有些感情的，甚至牽涉到愛，那是父女之間的一種愛，人與人之間是很難說的，只要有輕微的聯繫，就有可能發生愛情。你放心好了，我們會把你改造爲一個英雄人物的，只要把猴子的生殖腺移植到你的身上，你就變成了生龍活虎，臉上沒有皺紋，看來年輕了二十年，此外我還打算安排幾場戲讓你表演英雄救美，明白嗎?」

「我一聽就明白，照情形看，讓她恢復工作，很快就有人再度襲擊她，企圖把她俘擄，我們必須多派些人馬保護她，至於安排一兩場戲讓我表演英雄救美，不必多此一擧了，因爲我已救過她一次了。」

那一晚羣雄畢至，聚在一起商量大計，終於決定了派雷德進攻她的芳心。

雷德上校獲得美人心

花麗絲只是知道她被雷德上校徹底蹂躪，隨後，身上產生痛苦，加上了過度疲倦，不由自主的跌進夢鄉，酣睡了很久，不知道她在迷惘中被人盤問過，因此她睡了一個暢快，便即照常工作。

她是美國「戰略局」直接派出來的，跟另外一些潛伏在東德的美國特務沒有接觸，因此她必須保護自己。

雖然她不知道企圖俘擄她的人是那一帮人馬，她仍然感覺得到他們仍會再度襲擊她，除了她自行保護自己之外，她只有一個辦法，竭力聯絡雷德上校，希望他可以在暗中保護她。

有了環境上的需要，她不再責備他了，反而擺出喜歡他的模樣，雷德上校在希特拉死黨召開大會的翌日，立刻接受猴子的生殖腺移植手術，開刀之後，必須有旬日之久不能夠跟婦女接觸，甚至不能夠衝動，故此他沒有邀她到情人屋暢敍幽情。

爲甚麼從莫斯科那邊來的殺手特務沒有繼續向她襲擊呢?經過深入調查，「德國復興團」裏面有一個軍官跟東柏林當局的情報局有關，透過特殊關係，知道那些直接隸屬莫斯科的殺手特務已經召返原地，放心得多。

維康醫生知道花麗絲身負重任，一定躲在暗處多方面的調查雷德上校，他想盡辦法令到雷德上校變成希特拉死後最得力的助手，根本上那時雷德上校是戰車大隊的第一縱隊隊長，死守柏林，全軍盡沒，僅以身免，本身的確是希特拉組織的納粹黨高層份子，維康加工泡製，他就在過去的德國輝煌戰史中佔了更重要的地位，其中有一項地位是聯絡鋼鐵工業巨子的特派員，這一步棋子可以使她在腦海中構成了一個錯覺，以爲他得到希特拉的藏寶之後，有本領成爲另外一個德國的領袖。

一切可以做得到的準備工作，維康醫生傾全力去達成它，在他的想像中，命運註定要發生的事情果然發生，在一個寒冷的冬夜，她照常在夜間表演最後一場艷舞之後，離開紅磚屋後，乘坐公家派出的送客汽車回去，在一處十分接近她的寓所之前停車，單獨走一段路，突然，有四個黑

衣人如狼似虎的飛躍而出，走向她那邊，發拳把她打暈，企圖抱她走向林中陰暗之處，她的處境十分危險。

雷德上校一直都是每晚單獨駕駛汽車遙遙的保護她，他個為馬車的速度太慢，故此改用汽車，這種改變果然有用，她剛剛被人俘擄，他就駕車疾馳而來，在那個黑衣人沒有把她抱住走入小樹林之前，他已經走出車廂，衝向她那邊。

他衝得太快了，而且沒有拔槍，對方一共有四個人，立刻發槍，掩護抱住她的黑衣人撤退。

他苦苦追逐，似乎身上中了槍，發覺情況不妙，沒有用手槍還擊，只用軟鞭。

他擅長這種武器，鞭法如神，連發幾鞭，打落對方的手槍，又打中抱着她急走的人，使她從對方手中滑下來。

她只是吃了一拳暈倒，使她從對方的一雙手滑下來。

她只是吃了一拳暈倒，剛剛跌落地上，震撼神經，忽然覺醒過來，首先接觸視綫的人就是雷德上校，進一步看見幾個人抱頭飛奔，走向小樹林，他的手上握了一條軟鞭，這種景象彷彿歷史重演，她不必思索也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由衷的感動起來。

雷德上校似乎比較旬日之前她看見過的一個人更加英勇，更加年輕，毫無老態，她險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看見雷德上校殺退黑衣人，把她抱起來，不由自主的喊了一聲。

「花麗絲，你已經覺醒，再好也沒有了！我仍然担心前面另有幾個殺手，還是到鼠洞暫時避避風頭吧。」雷德抱起了她，不費吹灰之力，同到停放在草地上面的汽車，駕駛它向那個殘舊的酒窖駛去。

這回眞的是歷史重演了，他把她送入鼠洞，揀一個房間，走進去，關上了房門，把她放在床上。

他剛剛亮了燈，她就失聲喊叫：「雷德上校，你中了一槍，也許不止是一槍，肯定的受了傷，要不要找個醫生看看？」

雷德上校搖了搖頭，說：「我的賤命還可以保留，眞是出乎意外，剛才雖然發生槍戰，我並不覺得受傷，為甚麼你說我中槍呢？」

「因為你的軍服有一個細小的彈洞，如果你轉身給我看看背後的衣裳，也許在背後或者側面可以找到更多的彈洞。」

「花麗絲，看清楚點，你認為是彈洞的地方有沒有血流出來呢？」

「沒有，一點血漬也沒有！」

「是否彈洞很細？」

「是的，燈光稍為暗一點我也看不出來。」

雷德上校嘆息了一聲，說：「這是毒彈，只要我身上有極少的血流出來，我就完了，那些殺手眞兇！不知道他們想要我的命抑或想要你的命？」

「雷德上校，請你告訴我，為甚麼你吃了幾粒毒彈沒有受傷呢？」

「哦！很是簡單，我穿了特別製造的三層避彈衣，穿上了它，就像是有了金鐘罩，所怕的只是來福槍或者獵虎的槍，因為它發射的子彈又長又大，可以射穿避彈衣。」

「雷德上校，為甚麼你深夜在大街走動，躲在汽車廂，還要穿避彈衣呢？還有一點，你一向喜歡駕馭馬車，為甚麼突然改變主意駕駛汽車呢？」

「花麗絲，我還是坦白點說出來吧，我愛你極深，認為那些人曾經向你偷襲失手，可能捲土重來，我知道你已經跟歌舞團簽約，無法躲起來，沒有出境證，也沒法離開東柏林，只好硬着頭皮跳下去，我沒有力量協助你離境，唯有暗中保護你，晚晚穿了避彈衣，帶備兩柄手槍，駕駛着汽車遙遙的跟踪，直到你回到寓所為止，如果今晚你不是在小樹林前遇襲，我挺身而出，恐怕你也不知道我一直都在暗中保護你。」

花麗絲很是感動，凝視着他，說：「雷德上校，你待我太好了，我不知道怎樣報答你才好！」

「不，你用不着想辦法報答我，那晚我强逼你跟我睡在一起，你在事後沒有責備我，還替我找醫生急救，論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應該說，我要想辦法報答你才對！」

說到這裏，他的語氣忽然硬朗了些，續說下去：「我知道自己活命的時間不會太過長久了，故此想要的東西立刻把它抓到手裏，眞是奇怪；如果我能夠變成希特拉，多麼好呢？他是個偉大的元首，他跟任何一個女人相戀，沒有人反對，要是我登上了像他那麼崇高的地位，高高在上，那時我很勇敢的向全世界宣佈，愛上了你，册封你做德國的皇后，沒有人反對，理所當然，可惜我雖然受到一生發誓擁護希特拉的軍官支持，仍是有願難酬。」

「為甚麼你覺得有願難酬呢？」

「唉！還用說嗎？想做大事，非財不可！」

「雷德上校，你認為需要多少錢財可以復興德國，不受俄國牽制呢？」

「起碼要有一百億美元！我已經分別跟幾個鋼鐵大亨十分懇切的商量過，他們都是很樂意贊助我復興德國的，可惜我沒有足夠的錢給他們購買鑄造鋼鐵的材料，一切都是虛話。」

說到這裏，雷德上校再度嘆息了一聲，說：「眞是可惜，你並非德國人！」

她聽了這句話，感動起來，衝口而出的說：「你錯了，我正是德國人！」

雷德上校釘着她查問，她逼於吐露眞正的身份，承認她是美國戰略局派出來的，叫她選擇一個德國人，扶助德國復興。

末了，她使勁壓抑自己的情緒，說：「雷德上校，你就是我苦心挑選出來的一個將軍，由你復興德國，將來你必然可以變成希特拉，希望你記得起剛才說過的一句，假如你做了德國皇帝，册封我做德國皇后！」

她那種天眞爛漫的樣子，帶着幾分嬌態，認眞迷人，雷德上校不由自主的擁抱她，吻了又吻。

他正在想解卸軍服，花麗絲突然制止他，說：「你仍是穿上了它好些，今晚我就帶你去見一個人，留在避彈衣裏面的毒彈，正好證明你受到殺手的偷襲！」

雷德上校聽了，滿心歡喜，他佯作茫無所知的樣子，反問一句：「你想帶我去

見甚麼人呢？」

「你已經深愛着我，那就不必多問半句，現時立刻起程好不好？」

「好的，我絕對信任你，不管你帶我去見甚麼人，必然是對我有利，我可以跟你一起走，不過，到甚麼地方去呢？你仍是要講清楚的，一來我要考慮汽車裏面的油缸夠不夠汽油，二來我要考慮你想去的一個地方，是否有俄國的特務潛伏，必要時我可以動用一千人協助我們衝過去。」

「你眞有計劃，據我所知，最低限度你現時仍是東德毒氣營的營長，手上有一千多人，任由你調動，不過，今晚我們只是駕車駛向海心的孤島，用不着大隊人馬，只要你通過夜間駐守關卡的時候展示你的官佐身份證，即可自由出入，閒話休提，立刻啓程吧。」

「電話也不用打一個嗎？」

「不必打電話，我只是想帶一柄强光電筒。」

她很冷靜的說。

屬於歌舞團的花麗絲，逐漸顯出她的眞正身份，她不是靠歌舞取悅男人的美女，是一個矯捷如龍的特務。

沙灘上面連場血戰

夜色更深了，路上，雷德上校一直接受她的指示，很順利的把汽車駛到東柏林郊外，停在海濱。

前面是萊茵河，晚濤初漲，風寒水冷，景色淒清。一河兩岸之間，有幾個小到不能再小的荒島，從來沒有人居住，偶然有些屍體從別處漂浮過來，擱在沙上，故此它稱做浮屍島，這種島嶼甚至一塊岩石也沒有，更加沒有房屋，樹木極疏，抓住望遠鏡遠眺，一目了然，這樣散散碎碎的荒島，實在不值得重視，因此之故，雷德上校被她帶到該處，仍是滿腹疑雲，以為她記錯了地方。

她扭亮了强光電筒，忽明忽暗的向河中投下一條條光亮，河水沒有反應，島上更加沒有反應，過了一會，他忍不住發問道：「阿麗，你已經多次使用光亮做出特殊的暗號了，為甚麼浮屍島那邊毫無反應呢？」

「那些光亮不是暗號，只是向河水胡亂照而已，就快有潛艇出現，把我們帶到海心的小島，只要河水被强光照耀，潛艇的感光器覺察得到，自然有人接應，把小潛艇駛近岸邊，它就快駛到，不要過份焦躁。」

他聽了，索性悶着不做聲。

再過一會，他看見前面不遠的河水湧起了一團白色浪花，有一艘欖核形的小潛艇鑽出來，一直駛到最淺水的岸邊。

他倆分別涉水前行，終於走進潛艇，再由潛艇把他倆送到浮屍島河底的一個秘窟。

那些孤島的基層是岩石，使用强光打開岩石的秘門，小潛艇駛入，石壁復原，那個巢穴的內部有很優良的隔水設備，故此兩人離開潛艇也不會弄濕上半身，只是涉水而行之際，褲脚和鞋襪稍為浸濕而已，無傷大雅，兩人走近烘乾器，吹了吹熱風，便即全身乾透。

主管「柯杜倫」只是一個剛剛進入中年的人，體格健碩，一看就知道他是一級運動員，花麗絲把雷德上校介紹給他認識，說是「六十二歲」，他不敢相信，盛讚對方的體魄堅强。

花麗絲說：「第二次世界大戰，距今三十多年，當時能夠獲得希特拉信任的將軍，現時必然是個老翁了，像雷德上校保持健康那麼好的人，實在罕見，他還兩次揮鞭擊敗對方的殺手特務，可見他是很英勇的，對方發槍留下來的彈洞，仍然留在他所穿的軍服上面，倖他穿了避彈衣，否則，不堪設想，我的責任就是把他推薦給總部，輪到你講述怎樣掘取希特拉的藏寶了，你可以百份之百的信任他，如同信任我一樣。」

「好，現時我把藏寶的秘洞講出來，請你們兩位把它放在心中，自行想辦法把它掘出來，怎樣走出東柏林呢？也要你們兩位自行想辦法，至於藏寶洞，它在巴黎的下水道，那個地方等於城內最大的溝渠，我先問問你們，你們兩個人當中那一個人到過那個地方呢？」

雷德上校很快回答：「我不知道花麗絲小姐有沒有到過該處，我曾經到過三次，印象很深。」

「它使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甚麼東西呢？」

「當然是下水道兩邊石壁的骷髏頭了，一共有一萬六千個骷髏頭，只有八頭，沒有四肢骨骼，那些骷髏頭全是法國大革命的犧牲品，當局無法查出他們是誰，其實那些人俱是屍骸並不齊全的，索性把斷肢殘骸火化，只是留下白色的骷髏頭，用水泥黏在下水道兩邊石壁，作為紀念品，下水道裏面十分潮濕，碰上了潮漲，滿地是水，必須游泳逃生，故此遊客想走進去看看，一定要在水退之後走進去。」

主管「柯杜倫」聽了，喜形於色，說：「對了，你說得對，巴黎的下水道確是如此，你的話說完了，我想聽聽你的意見，花麗絲小姐，你有沒有到過該處呢？」

「我只是到過一次，正如雷德上校所述，滿眼都是骷髏頭，嵌在石壁之上。」

花麗絲閉上了嘴，若有所思。

「柯杜倫」說：「我稍為感覺到兩位的想法，必然是對我所講的藏寶穴發生懷疑了，照道理說，德國的財富不應該收藏在巴黎，如果你們確有這種懷疑，那就錯了，希特拉征服巴黎之役，有半年過外的時間留在那個地方，只是軍情緊急，然後回到柏林，他有極充裕的時間在下水道掘出一個地洞的，開啓寶穴的機關只是一個骷髏頭，十分精巧，它是最高那排骷髏頭當中的一個，似是白骨，其實是鐵鑄的，把它壓進石壁之內，便有一個方形的洞穴顯露出來，走進去的時候先要投入硫磺，把蛇驅逐，然後用强光電筒照射，洞內有七箱金銀珠寶，寶箱是鐵造的，內有一層防火的石綿，你們進行掘寶的一段時間，只能在潮水開始退落，不能夠在潮水退到盡，因為潮水退到盡之後就會升漲，要是你們沒法在潮漲之前把七箱珠寶搬出來，可能被潮水淹沒，從寶穴搬到下水道的出口也有幾十步路，中途可能發生麼困難，故此時間一定要計算準確，此外，還要找

幾個心腹的朋友一齊動手，萬一中途有人截刦，那些人還要搏鬥，下水道裏面絕對不能夠拔槍射擊，不單是子彈的聲響會驚動守衛，同時要預防下水道特有的音波探測器，子彈劃破沉寂的夜空，必有快速的音波發生，就算使用滅聲器也沒法制止音波的傳送，守衛可以從音波探測器的震動次數推測到下水道那一截有人拔槍發射子彈，先行關閉兩邊出口，然後出動三十多人搜索，若有這種事情發生，那就十分麻煩了，原因是寶穴已經打開，七箱珠寶正在運送途中，很難把它送回原處，如果因此而漏了風聲，可能引起巴黎當局插手，寶箱未必能夠取回來，原因是法國當局儘可以否認它是希特拉收藏的財富，硬說它是法王路易十四的藏寶，應該交給法國政府處理。

「現時說到開啓藏寶穴最重要的一環了，一定要潮水退了多少，巴黎下水道兩邊石壁所嵌的骷髏頭顯露出來，然後可以計算出來，記得分出左右，一定要從右邊開始計算，選擇最高的一排作爲計算對象，一直計算到一百六十九號的骷髏頭爲止，然後找得到它。

「雖然所有骷髏頭已經變色，不再是白色了，大部份變成灰黑色，鐵鑄的骷髏頭混和在內，不容易看得出來，但却可以使用敲打的方法辨別它，鐵鑄的骷髏頭是中空的，用細長的鐵枝敲打，它有很清脆的聲響透出來，假如它是人骨，一敲就裂，沒有金屬聲音。使用這個方法必然可以把寶藏的秘門打開。言盡於此了，我不負責護送，但却必然守秘，兩位怎樣盜取那一批金銀珠寶呢？你們自行想辦法吧，不必對我說知，我的責任完畢，此後不必再來找我。」

當時三個人同在浮屍島浸入水中的石壁秘洞之內交談，談話結束之後，主管「柯杜倫」設宴欵待他們二人，絕口不談藏寶穴，不過，喝了點酒之後，他在機密室單獨召見花麗絲有十五分鐘之久，她然後走出來，似乎另外有些更爲機密的說話，只是對她說知，雷德上校看在眼裏，詐作看不見。

殘夜將盡，兩人仍然坐在小潛艇，送到淺水的沙灘，潛艇在眼前消失，雷德上校好像從夢境走出來，仍是有點迷惘。

他快要走進汽車，花麗絲突然制止他，叫他走出來，說：「現時有兩帮殺手特務向我們包圍，一帮特務從莫斯科直接派來，另外一帮，是東柏林原有的特務，我們乘坐的汽車，早已被他們監視，何況今晚你還跟他們搏殺過呢？可能他們當中有些人已經找到了汽車，從中破壞，他們只要截斷了手掣脚掣的機件接合器，那一輛汽車一經開動，沒法停止，必然闖禍，我要好好的檢查一番，然後開車。」

想不到她在汽車的構造這方面也有如此深入的認識，雷德上校佩服不已。

他袖手旁觀，稍停，她完成了檢查工作，低聲對他說道：「果然不出所料，汽車之內所有煞掣機件，全部遭人破壞，我們切勿走進車廂，負責破壞它的特務必然留在附近，我們一定要找個隱蔽的地方，然後站起來，發脚飛奔，現時一定要俯伏在地爬行，你說過有兩柄手槍，分一柄給我吧。」

雷德上校分了一柄手槍給她。

花麗絲十分勇敢的走在前面，俯伏爬行，最後，她吩咐他一句，叫他只是擺出備戰姿態好了，除非必要，切勿開槍，因爲夜間一切沉寂，槍聲一响，就會驚動巡夜的警探。

他低聲說：「阿麗，我知道了，你小心爬行吧，我在後面掩護你。」

雷德上校以前是個統帥，作戰經驗十分豐富，她依照蛇行鼠伏的方式向前逐步移動，他以相反的方式移動，倒退爬行，故此他可以作出充份的掩蔽工作。

他倆只是離開了汽車十多碼，黑衣人就展開攻勢，分別撲攻，那些人俱是熟練的殺手，沒有使用手槍，只是爬行，在草叢出擊，不過，十隻指頭套上了鋼爪，佔盡上風。

雷德上校發覺草叢當中有些東西蠕蠕而動，立刻通知她，黑衣人巳經展開大包圍，一共有六個人，就像是六條大鱷，一齊出擊。

他們二人沒法估計到對方有那麼多的人同時進攻，屈居下風，雷德上校仍然可以勉强的招架，用一雙手托住對方的前臂，倒在地上打滾，她就鬥不過對方了，爲勢所迫，只好拔槍射擊。

她一口氣發射四槍，有兩槍打中黑衣人，另外兩個黑衣人想拔槍反攻，但巳慢了一步，不知道從甚麼地方射出兩枝箭，不偏不歪的插中他們的後心，她那邊大獲全勝。

跟雷德上校纒着苦鬥的黑衣人，同樣的中箭身亡。

那種箭有二呎多長，箭桿與箭鏃都是黑色的，在黑暗中射出而又射得如此準確，眞是厲害。

他們雖然獲勝，擺脫了殺手，可惜六個黑衣人當中只有五個人喪命，走脫了一個，後患無窮，此外，槍聲卜卜，震撼了寧靜的夜空也是不妙的，必然引起沙灘守軍或者夜間巡邏警車的注意，兩人不敢循着應該走的途徑走回去，寧願走出沙灘。

花麗絲相當機警，低聲對他說：「我們必須備戰，我打算仍用强光電筒把小潛艇引出來，只有它能夠使我們獲救。」

「好的。」雷德上校無可奈何的說。

她仍然依照以前做過的方法去做，可惜這一次沒有反應，或者因爲小潛艇航行的速度比不上雙方殺手的速度那麼快，霎時間，十多個黑衣人從沙灘的另外一邊，啣尾狂追，有如一陣風似的直捲過來。

顯然是他們發覺了燈光然後集體出擊了，雷德上校說：「他們雖然是來勢洶洶，因爲他們最終的目的只是想套取你的口供，並非蓄意殺你，走近了仍然不會發槍射擊，慢了一步，我們仍有機會取勝，你站着別動，仍然用强光電筒忽明忽滅的向河水照射，由我對付他們。」

「你一個人能夠鬥得十多個人嗎？」

「你等着瞧好了。」雷德上校很有把握的說。

說完，他把前幾天奪取對方特務的一柄爆炸槍拿出來，俯伏在地，直到黑衣人走到最近的一處，然後發槍射擊。

從爆炸槍發射出來的並非子彈，而是

一條條白光，光綫所到之處，發生爆炸，黑衣人死個清光，可是，沙灘上面的一連串爆炸聲，十分刺耳，黑衣人毀滅之後，却招來了另外一種麻煩，只見一輛坦克從草地那邊駛向沙灘來，顯然是守軍出動，爆炸槍的實力有限，絕對不能夠炸開四吋厚的鋼甲坦克，雷德上校心煩意亂。

不管那些黑衣人是莫斯科特務抑或是東柏林的特務，十多人被炸死，這個罪名落在他的身上，他實在担當不起，何況他的心上人花麗絲是美國派來的特務呢？如果她落網，一定慘遭折磨而死，想到這裏，他就悽然說：「阿麗，你快些躲起來，由我一個人應付他們！」

花麗絲那裏肯依呢？緊緊的抱住他一雙脚。

他硬着心腸推開她，直挺挺的站在沙灘上面，大聲叫喊：「我是雷德上校，現時我放下武器，接受拘捕。」

他抛了爆炸槍，高擧一雙手，從鋼甲坦克那邊有一條銀白色的光亮投在他的身上，那是探照燈。

照她想，雷德上校完結了，她心焦如焚，却又沒法相助，千鈞一髮，生死關頭，忽然出現了救星，她聽到隆隆的聲响，掉頭向萊茵河望去，只見小潛艇在淺水的沙灘登陸。

她拚命大聲叫喊：「雷德，你快些走開！」

雷德上校沒有看見小潛艇，他甚至沒有想過那一艘小潛艇可以登陸作戰，不過，她的叫喊聲有强烈的推動力，使他不由自主的向她那邊發脚飛奔。

德軍攻陷了摩天城，把蘇聯軍隊趕盡殺絕，想不到一個核彈凌空而下，全城變成瓦礫，戰士化作寃魂。

巡邏的坦克還沒有決定要不要用機槍向他掃射之前，它巳經被榴花炮打中，這種炮是專門爲了尅制坦克而設計的，落地開花，十多枚穿甲彈附連燃燒彈爆炸彈一齊射出，爆炸範圍達到二百五十碼，威力强大，鋼甲坦克只是中了一炮，便即焚燒，它本身所貯的軍火也爆炸，火光熊熊。

主管柯杜倫派出水陸兩用的小潛艇救下他倆，兩人剛剛恢復生機，便即發脚在沙灘上面奔走，直到走完它爲止。

她知道小潛艇仍在沙灘上面掩護，肯定沒有追兵，心上一喜，走得更快了，兩人一口氣走完了沙灘，置身在另外一處草叢，然後鬆一口氣。

「阿麗，你有沒有受傷呢？」休息的時候，他沉住氣說。

「我沒有受傷，總算脫險了，現時我們到甚麼地方去？」花麗絲說。

「這個問題我沒有想過，現時我應該好好的想一想了……這樣吧，這個地方跟康寧醫院距離不遠，維康醫生是那一間醫院的首席心肺科醫生，還是到那邊去找他吧，我們如果太過疲倦，可以休息一會再走。」

夜色深深，兩人緊緊的擁抱在一起。

利用氣球越過邊境

東德有七間醫院，康寧醫院的名氣相當响，二十四小時都有急症室，進門之後，有三個電話，可以跟院內的醫生或病人通話，雷德上校打一個電話到宿舍，喚醒了維康醫生，叫他想辦法收容他們，維康醫生一口答應，在電話裏面不便交談，叫他倆走出戶外，在亭子附近等候，過了一會，他走到亭子，雷德上校遙遙的喊了一聲，跟他打招呼，十分簡單的把遇襲逃生的情况告訴他，包括小潛艇登陸作戰的驚險戰況說出來。

維康醫生說：「這件事情牽涉到相當多的特務死亡，你們的汽車仍然留在草叢，必然牽涉到你，你不能夠回去寓所了，甚至花麗絲小姐也不宜返紅磚屋的藝員宿舍歇宿，先行留在醫院裏面的停屍室，再行定奪，事不宜遲，快些走吧。」

「停屍室」雖然是放置屍體的地方，仍是不安全的，不過，那個地方另有一處密室，以前作地窖，後來封閉，其實另有秘密通道入內，那就安全得多，故此維康醫生叫他們二人在該處躲起來，還把食物和酒送去。

那晚總算是安然渡過，翌日的晚上，維康醫生潛入停屍室下面的秘窟，跟兩人密談，雷德上校巳經跟花麗絲商量過，認爲巴黎下水道希特拉的藏寶穴那個秘密不宜洩漏半句，故此他再唔維康醫生的時候，沉住氣說：「我們並非直接獲悉藏寶穴的地點，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必須親自到巴黎的聖母院前面來來往往的走動，直到有人接洽爲止，到時我跟那個人用密碼交談，他就把我們帶到藏寶穴，任由我們把七箱金銀珠寶帶走，此行有很大危險，可是，我們巳經把生死置於度外，不再考

慮安危了，希望你替我們辦妥兩件事情，第一點，想個安全的辦法躲開東柏林，第二點，我們到了巴黎，如果找到寶箱，應該跟那一個人聯絡，最好我們先行跟他聯絡，再跟秘密接洽，一來有自己人躲在暗處保護，二來取出寶箱的時候，仍要找人帮忙把它運走，還是先找自己人帮帮忙好些。」

「好的，我已經想過，這件事情我可以分別替你們辦妥，關於越過邊界，我有辦法達到目的，但要守候到刮北風的一晚，你們並非從東德走向西德，而是走到荷蘭，再從荷蘭走向法國，我給你們各人一萬美元，只要你們抵達荷蘭，沿途有人照料，包括假護照在內，巴黎市中心區有一間珠寶店叫做達利，店東以及店員全是德國人，你們不妨把整件事情對店東達利說知，我先用長途電話關照他，他是核心份子，決不會垂涎你們千辛萬苦得來的金銀珠寶。」

雷德上校同意這樣安排，順口發問：

「是否我跟花麗絲都被通緝呢？」

「這是你們可以想像得到的，必然被當局通緝。」

「爲甚麼一定要守候到刮北風的一晚然後逃亡呢？」

「因爲我想採取汽球升空的方法協助你們逃亡。」

雷德聽了，恍然大悟，維康醫生走開之後，他很詳細向花麗絲解釋，她聳了聳肩，說：「事情發展到這裏，我們沒法選擇別的途徑了，只好一切依靠他。」

「汽球逃亡」並非次次成功的，利用這個方法逃出東德，先要驅車或者步行到邊界，然後把事前收藏的一批氣球，注入氫氣，冉冉升空，必須保持離地僅有二百碼高，不能再升高了，否則，就會被邊境的雷達網偵查得到，發炮擊落，不過，邊境只是十哩左右就是隣境了，想降落的話，十分簡單，把手上所握的氣球逐個放走，只是剩下十多個，缺少升高的力量，自然降落。

當時雷德上校跟花麗絲潛入康寧醫院的救護車駛出去，到了邊界，利用氫氣球越過邊境，在荷蘭的田野降落，喜出望外，然後他們二人離開荷蘭，進入巴黎，所持的假護照係復興德國海外特務機構負責人替他們辦妥的，甚至在巴黎下水道盜取金銀珠寶，也得到自己人協助，辦得十分妥當，那批金銀珠寶物是收藏在達利先生的珠寶店內，相當安全，可是，他們此行並非企圖掘取金銀珠寶致富，必須把它變賣，取得現欵，招兵買馬，才算是達到目的，花麗絲負責監視他，而使雷德上校想變心也辦不到。

變賣珠寶這方面的工作，儘可以交由達利先生進行，他賣出那一批貨巳經有利可圖，不必叛變，企圖把它吃掉，這方面的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這是事前可以估計得到的，招兵買馬反而發生困難，原因是東德的軍隊沒法突圍而出，也沒法個別逃亡，他們也不便在西柏林那邊出現，發展到這個階段，雷德上校感到十分棘手，問計於花麗絲，說：「當晚我們二人都在浮屍島的海底總部喝酒，主管柯杜倫召見你，可能有極機密的計劃指示，如果眞有其事，盼望你把它說出來。」

花麗絲說：「不錯，現時到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只好依照他的計劃去做了，他的計劃就是叫我們扯起復興德國的旗幟，在中東以及非洲各地招募新兵，不管他們是非洲土人抑或散兵游勇，威力漸增，美國派出精兵協助，那時可以把中東的石油產地控制，威脅大局，蘇聯出頭干預，向他們迎頭痛擊，我們建軍的地點是非洲的新興國家埃塞俄比亞。」

雷德上校大驚失色，說：「原來美國戰略局的眞正目的只是叫我們做炮灰，並非復興德國。」

「你弄錯了，我們佔領了石油產地之後，西柏林的德軍就發動攻勢，拆掉東西柏林之間的高牆，兩邊的德國軍隊結合爲一個整體，向俄國挑戰，我們在中東響應它，那就等於復興德國了，如果你有更好的計劃，不妨拋棄它，依照美國戰略局的指示，一定要在歐洲以外的地方發動大戰，牽制蘇聯，東西柏林的德軍才有機會結集成爲一個整體，我對這個辦法是深信不疑的。」

既然雷德上校深愛着她，她巳經受到上峯的指示，他沒法不依，更加重要的是這一點，巨額的財富是她帶來的，她有權利用它在非洲建軍。

雷德上校依了她的指示去做，得到巴黎達利先生的協助，暗中把巨欵滙到非洲「埃塞俄比亞」的首都「亞的斯亞貝巴」，交到他的手上，那時他們巳經離開巴黎前往那邊做生意，有了錢，甚麼事情都辦得到，只是短短的半年，各地屬於希特拉特務份子的德軍紛紛歸隊，加上了維康醫生從中協助，建軍大計劃相當順利，不過，那些軍隊俱是烏合之衆，不堪一擊，因此雷德上校有很大憂慮，說：「建軍巳經有了基礎，不過，有了士兵，沒有犀利的兵器，徒勞無功。」

她笑嘻嘻的說：「上校，你怎樣知道沒有犀利的武器呢？現時沒有更進一步的指示，那些兵器沒有運送到來，到了新的指示頒佈，立刻有兵器從天而降，我十分樂觀。」

雷德以爲她說的是「傘兵」，聽了不再多問。

銅皮鐵骨傘兵從天而降

過了一個時期，他們眞的在非洲「埃塞俄比亞」建軍了，達利先生源源不絕的滙欵到那邊去，逐漸形成一股新的勢力，隨後維康醫生還派了四名搏鬥的高手到非洲協助他們，看來有點樣子，至於雷德上校，始終聽從她的吩咐去做。

有一天，她突然對雷德上校說：「我說的傘兵隊伍，就快到來，請你準備登陸艇向紅海對面的摩天城出擊，它是通往北也門的門戶，攻陷了它，而可佔領北也門，威脅沙地阿拉伯，它是中東石油國當中最富庶的一個國家，兵力單薄，地方太過廣闊，儘可以一攻而下。」

雷德上校苦笑說：「以我們的軍力來說，的確有機會打贏北也門，可是跟北也門硬拚，却不一定是他們的對手，即使我沒有講得清清楚楚，你也知道，現時美國軍隊大批駐守阿曼，保護波斯灣，南也門也是美軍的勢力範圍之下，北也門一直受到蘇聯保護，靠它扼住紅海的出口，我們向它進攻，等於向蘇聯挑戰，必然不是蘇聯的敵手。」

「不，我們有足夠的武器可以取勝，立刻準備，傘兵隊伍降落，即可出擊，這是命令，不可違背。」

她很堅决的說。

雷德上校離開了營地，向一萬二千名士兵發施命令，準備出擊。

入黑之後，花麗絲單獨走向高處，發射綠色的火箭。

七枝火箭連續射到空中，把半邊天照耀得十分光亮，所有士兵都看見它。

由維康醫生派來的四名搏鬥高手，巳經位居要職，揭帳而入，進入了中軍帳，看見雷德上校一個人坐着，若有所思，對他說：「統帥，你有沒有看見天上一片綠色的光輝呢？那是火箭，必然是我們發射的，它有甚麼作用呢？」

雷德上校愕然，說：「我不知道這件事，快些找花麗絲查問。」

說完，他離開了中軍帳，走到高處瞭望，四名高手隨行。

那時火箭巳經燒完了，天上仍有一片綠色的光彩。

四名高手爲首的一個，特別高大，叫做「卡米爾」，有點焦躁，說：「雷德上校，你身爲統帥，爲甚麼軍營裏面有人施放火箭，毫不知情呢？」

雷德上校臉色一沉，說：「這是我的事，你不要管。」

「你不知道嗎？你現時巳經失去領導的地位了，你走開之後，維康醫生巳經掌握實權，隨時發動攻勢，東西柏林結合爲一個整體，到時你也聽命於他，我們打算在發動攻勢的時候，改在非洲稱霸，現時羽翼未成，怎可以無緣無故的進攻北也門呢？」

卡米爾聲勢洶洶的說。

雷德上校不甘示弱，說：「不管維康醫生怎樣想，這個地方的主帥仍是我，不是你，此外，你們必須明白這一點，現時打仗，非財不行，我掌握了希特拉留下來的財富，我就是第二個希特拉！」

「卡米爾」哈哈大笑，說：「雷德上校，你這樣說，眞是蒙在鼓裏！我把實情對你說個明白吧，達利先生也是維康醫生的親信，他只是把小量財富滙到非洲給你運用而巳，大量財富仍是送到維康醫生那邊的，你只是木偶！」

這幾句話等於向他挑戰，雷德上校怎能夠忍受得住，立刻拔槍，可是，兩名搏鬥高手站在他的身邊，密切注意他的右手，他剛剛拔槍，還沒有機會對準目標射擊，那柄手槍就被人踢飛了，卡米爾沉住氣說：「把他鎖起來！」

他們搏鬥之前，巳經有許多個傘兵從天而降，走向他們那邊，因此之故，卡米爾那帮人雖然戰勝了雷德上校，很快就形勢突變，被傘兵制服，發拳把他們逐個打暈！

他們有機會拔槍射擊，可是，槍聲卜卜，分明每一粒子彈都打中對方，受擊的人却沒有倒下來，因爲它們是機械人。

這一營的傘兵部隊全是機械人，綠色的光亮在空中閃耀，運輸機把它送到指定地點降落，及時救了雷德上校，企圖控制大局的人，反而變成階下囚。

花麗絲獲悉此事，對雷德上校說：「我們有巨型運輸機以及機械人協助，立刻進攻北也門，叛變的人，任由你處理他們吧。」

雷德上校沒有殺死他們，只是派遣他們率領登陸艇，向紅海的對岸進攻，希望他們戰死，在他們的背後，有機槍監視，他們沒法逃走。

結果怎樣呢？幾名搏鬥高手果然戰死，有機械人的傘兵部隊從空中降落，普通的步兵絕非對手，只是一晝夜，奪取了北也門的「摩夫城」，打着希特拉的旗幟，德軍源源推進，闖入蘇聯控制下的北也門戰區。

德軍長驅直進，只是三天功夫，巳經把北也門的蘇聯軍隊消滅，揚言向中東其他地方進軍。

他們的確是奪取勝利，可惜歐洲那邊的東德軍隊沒有發動攻勢叛變之前，莫斯科總部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派出大批轟炸機，在空中投下一枚袖珍的核彈。

它在摩夫城的上空降落，引起大火，全城焚毀，所有活着的人全部喪生，包括雷德上校以及花麗絲在內。

那一場戰役只是三天功夫，便即結束，從非洲以及中東各地招募的一萬二千名戰士，化作寃魂，只是留下一個個白色的骷髏頭，摩夫城也變成了絕地，十年之內，寸草不生！

（全文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對年青男女駕車來到郊外一處僻靜處幽會，突然一對血手出現在車窗上，使他們驚嚇得昏迷過去，警方人員來到，發現原來是一個兇殺案，而一對男女也送院治療……卡凡和泰迪吃飽宵夜，來到海傍聊天，忽然聽見一個女子的驚叫聲，泰迪、卡凡循聲找去，只見三個兇神惡煞的漢子正想挾持一個男子，而女子在一旁驚慌呼叫，要他們放下她的男友，卡凡和泰迪見狀，立即上前阻止，但三個歹徒也不是易與之輩，雙方立即展開一場激烈的搏鬥，後來三個歹徒見勢色不對，急忙奔逃，而警車也在此時趕到現場……

跟蹤賊車入虎穴　冒險勇破殺人案

血手驚魂夜（下）

龍虎雙傑傳奇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兩名警員在四人的身前停下來，用懷疑的目光打量着他們，那名喝叫他們停下來的警員喘了口氣，正想說話，泰迪却搶先急急道：「阿SIR，我們正想趕去報警，你們趕到來就好了。」

那名警員聽了，與另一名警員互相看了一眼，懷疑地道：「你們是什麼人？」

泰迪卡凡等四人馬上一個個將姓名報上。

「你們有什麼事要報警？」那名警員問。

那女子陳安琪忙搶着說道：「阿SIR，我與男友尊尼在那邊欄杆欣賞靜夜的海景，突然有三個男子一擁上前，要尊尼跟他們走，並動手動脚非禮我，尊尼自然不肯跟他們走，他們便動手强拉尊尼，我與尊尼極力反抗，但却敵不過那三名歹徒……幸得這兩位先生見義勇爲，解救了咱們，那三名歹徒見很難得逞，便倉惶乘車逃走了……」

「哼，事發的時候，阿SIR，我們已望見到你們出現，却連鬼影也不見一個，待到歹徒逃走了，你們才急急趕來，眞是馬後炮，若不是他們兩位恰巧就在附近，而又見義勇爲，只怕你們趕到來時，我與安琪已經被那三名歹徒擄走了！」尊尼有點氣惱地憤然說。

那兩名警員被尊尼那番話說得有點尷尬，而尊尼說的也不錯，所以，那名警員只好訕訕地道：「先生，我們不是飛天俠，我們在接到總部的電話後，便立即飛跑趕來的了……」

「嘎——」地一下急煞車聲，將那警員的話打斷了，一輛警車，就在泰迪他們站着的路邊，急促地煞停下來，一陣車門打開聲中，從警車上紛紛跳下四五名警員來。

接着，是一雙年輕男女。

原來，正是這雙年輕男女報警的。

這雙男女，亦與尊尼安琪一樣，在距他們約二十碼左右的一處欄杆下，倚偎着喁喁細語，是被安琪的尖叫聲驚動了的，兩人看到那三名歹徒向尊尼安琪下手，大驚之下慌忙急急離去，找尋巡邏警員報訊，偏偏沿路皆遇不上警員，後來他們慌急地跑了幾條街，才遇上一輛巡邏警車，馬上招手截停，向車上的警員報警。

車上的警員爲了盡快趕到現場，徵得那雙男女的同意，載着兩人趕向現場（有那兩名男女指點路途方向，警車就不用沿途搜索，可以盡快趕到現場），並同時用無綫電通知總部。

那兩名警員恰好巡到那一帶附近，從太空通話器中，接到總部的指示，便馬上飛奔趕向江邊馬路那邊，由於兩人距事發的地點只隔了一條橫街，所以，兩名警員比警車早到一步。

這時，那兩名男女亦向巡邏車上的一名警官，指說尊尼安琪正是受那三名歹徒侵擾的當事人，那些警員才沒有再懷疑四人的身份。

那名警官聽了四人的一番述說後，覺得案情嚴重——擄人勒索是嚴重的罪案，馬上以無綫電報告總部，請求總部用無綫電發出指示，通知在這一區巡邏的警車及警員，注意一輛淺灰色的房車，並將之截停。

由於泰迪卡凡他們在匆忙之間，看不清楚那輛車子的車牌號碼，只是看到車子的顏色，所以無法說出車牌號碼來，不過，就算看到了，也很難查的，因爲歹徒不會笨到用自己的車子去幹犯法的事，大多數是利用偷來的車子，或是將假的車牌號碼裝在車子上，令到警方無法由此追查下去。

按照例行公事，那名警官指揮那些警員在附近一帶搜索一番，看看歹徒有沒有遺留下可供追查的綫索，結果，那些警員檢到一把牛肉刀及一把彈弓刀。

而很自然的，泰迪卡凡兩人以及尊尼安琪，亦被請回警署中，落口供。

×　　×　　×

卡凡與泰迪離開警署時，已經是黎明時分——凌晨五時多了。

而王尊尼陳安琪顯然還未落完口供，還未出來，兩人雖然一夜未睡，這時候不但一點睡意也沒有，反而覺得精神抖擻的，而兩人又是好奇心特別重的人，決定在附近等王尊尼及陳安琪出來，好好地問他們一下，那件事是否其中有什麼內情。

兩人於是橫過了馬路，在遙遙斜對警署大門的一個車站路牌下站着，四道目光却望着警署大門，等着王尊尼與陳安琪出來。

這時候，路上已偶爾有一兩個行人走着，大概是趕着上早班之前，到開早市的茶樓喝杯茶的吧，路面上的車子却不多，車站的路牌下，就只站着他們兩人。

足足等了有二十分鐘，兩人等得有點不耐煩了，開始無聊地打起呵欠來。

「卡凡，他們會不會比我們還早離開了？」泰迪有點懷疑地望着卡凡。

卡凡不敢肯定地說道：「有這個可能。不過，他們是當事人，警方必定不厭其煩地詳加查問他們，依我看，他們不可能比咱們早離開的，咱們再等一會吧。」

泰迪點點頭，兩人仍然一眨也不眨地遙望着警署大門。

大約又等了五分鐘左右，兩人陡地雙眼一睜，看到王尊尼與陳安琪從警署內走出來。

兩人張口想向王尊尼高聲呼叫的刹那，恰好有一輛巴士飛馳而至，在站牌前停下來，恰好將兩人擋住了，兩人只好閉上嘴巴，急急繞向車尾那邊，準備越過馬路，招呼王尊尼兩人。

可是，兩人却遲了一步，因爲兩人才急步走到車尾，站在警署大門側面路邊的王尊尼陳安琪，已經彎身進入一輛的士的後座廂內。兩人想呼叫王尊尼等一等，恰好那輛巴士轟地開走了，那聲浪震人耳鼓，兩人一窒之下，那輛的士已經「呼」地一聲，開走了。

兩人望着那輛飛快地向前駛的的士，無奈地相對搖搖頭，目送那輛的士遠去。

那的士馳過一個路口，那位司機忽然伸手出窗外揚了一下，緊接着，從那個路口中，轉出一輛客貨兩用車來，跟在那輛街車的後面。

這一切，泰迪與卡凡皆看得很清楚，兩人同時心頭一動，起了疑心，兩人對望一眼，同時張口想說話，但却會意地馬上閉上了咀巴，急切地向路面上掃視起來。

對面馬路恰好有一輛空的的士駛來，兩人忙高聲呼叫，揮手示意。

那的士司機目光銳利，馬上看到了，立刻來個大轉彎，駛到泰迪卡凡兩人身邊停下來。

卡凡與泰迪馬上拉開車門，跳入車廂內。

泰迪特別坐在司機的旁邊，一邊急急將車門關上，一邊透過車頭玻璃，遙望着

老遠那輛僅可望及，停在紅綠燈前的兩用客貨車，對那司機說道：「大佬，請你開快一點，追上前面停在紅綠燈前的客貨車好麼？」

那司機狐疑地望着泰迪，開動了車子：「先生，超速是違例的！何況……」

泰迪二話不說，馬上從身上掏出一張五百圓的大鈔來，遞給那司機：「這足夠付罰欵了吧？實不相瞞、我有緊要事，必須趕上那輛客貨車，看它駛去哪裏。」

卡凡在後也道：「司機大佬，你放心吧，咱們不是壞人，這是我的證件。」

說着，從身上掏出他的記者證來，遞到那司機的面前。

那司機看了一眼，點頭道：「好吧，你坐穩點。」

說着一踏油門，車子加速向前馳去。

這時候，遠處的紅燈已轉爲綠燈，那輛客貨車開動了，駛過一個路口，轉了進去。

泰迪若不是一直緊緊地盯着那輛客貨車，說不定已失去了那輛車子的影踪，急忙用手一指，對那司機道：「大佬，你看到麼？那輛客貨車轉入了紅綠燈那面的第一條路中。」

那司機點點頭：「看到了。」

「大佬，可以再開快一點麼？」泰迪心急地說道。

那司機猶豫了一下，目光在左右兩邊的行人道上一掠，看不到有警員在走動，咬咬牙，點點頭再踩油門，車子飛一樣向前疾馳。

幸好清晨時分，路上的車輛很疏落，只不過轉眼間，街車便已飛馳至那路口，一個急轉彎，駛入路口內。

泰迪緊張地往前望，終於看到前面大約五十碼左右，那輛客貨車仍然跟在那輛的士的後面，他才鬆了口氣，用手指給那司機看。

司機車速不減，雙眼前望，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

卡凡坐在後面，亦緊張得雙手抓着前座的椅背，向前掠去，瞬也不瞬地往前望去。

說來，他們也夠運，路上竟然沒有遇上巡邏車或是警員，否則，若是被截停，那就麻煩了。

在轉入一條通向市郊的大路時，卡凡泰迪兩人乘坐的的士，終於追近那輛客貨車，兩人也看到客貨車前面行駛着的那輛的士。

泰迪示意司機不要跟得那樣貼近，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免前面那輛客貨車上的人感到可疑。

而這時，卡凡與泰迪兩人皆感到自己起初那刹那的懷疑沒有錯，那輛跟在王魯尼陳安琪乘坐的的士後面的客貨車，一定有什麼意圖，否則，不會一直緊跟着那輛的士，而那輛的士司機說不定也有問題，否則，爲何無端端的，在駛過第一個路口時，伸手出車窗外揮了一揮，而那輛客貨車便馬上從那個路口轉出來，一直跟着。兩人正是覺得奇怪，才動了疑心，追下來看一下的。

事情至此，經已證明兩人的疑心是對的。

車子在寬闊的路面上飛馳着，一直向市鎮駛去。

× × ×

泰迪與卡凡皆在心裏估計，載着魯尼與安琪的車子，會一直駛向市郊，豈料前面那輛的士與客貨車，卻在前面的一個路口轉了入去，幸好那的士司機目光銳利，反應極快，馬上緊跟着轉了入去。

一直沒有出過聲的司機，這時忍不住開聲了。「先生，這樣一直跟下去，會被前面那輛客貨車上的人發覺的。」

泰迪早就顧慮到這一點，說道：「那可以墮後一點，讓一兩輛車子超前，咱們跟在那些車子的後面，便不會被他們注意了。」

「好吧！」司機將車子切入慢綫，待後面兩部車子超前，才切入中綫，跟在後面。

「先生，你們到底爲什麼要跟踪那輛車子？」司機懷疑地望了泰迪一眼。

「是爲了一宗新聞，」卡凡只好撒謊：「你放心吧，咱們不會要你做犯罪的事的。」

前面那輛的士與客貨車忽然間又轉入左邊的一條支路，後面的泰迪示意司機不可跟得太緊，故意在路邊等了一分鐘左右，才轉了入去。

這一條支路，是傍山而建的，很少車子行駛，而路邊靠山處，不少地方建造了花園洋房，環境非常之幽靜。

前面大約三十碼遠的那輛街車與客貨車，忽然又轉到了一條小路中，而小路的盡頭，山邊凹入去的地方，樹木掩映間，可以隱約看到聳立着一幢西班牙式的獨立別墅。

絕無疑問，那兩輛車子是駛到那幢別墅的。

泰迪示意那司機駛過那個小路口，在五十碼外的一處花園別墅門前停車。

而他與卡凡在車子駛過那小路口時，迅速地將那裏的環境打量了一下，發覺那輛的士與客貨兩用車，沒有停在小路的盡頭處，肯定是駛進了那幢別墅的花園內。

照說，那輛的士將魯尼與安琪載到目的地後，一定要駛出來的，但當卡凡泰迪在路邊那處花園別墅的大門下車後，仍然看不到那輛的士駛出來，那就大感奇怪了，因爲這是不合情理的，起初，他們以爲那輛的士是接載魯尼安琪回家，而那輛客貨車只是跟踪查明魯尼的住處，或是在路上伺機下手擄人的，如今看來，卻不是這麼回事了，魯尼安琪應該已落在那些人的手上。

這只是他們的猜測，有待證實，也所以他們沒有立刻去報警。

因爲萬一弄錯的話，那就尷尬了。

故此，兩人站在那處花園別墅的大門前，商量了一下，決定弄清楚魯尼安琪是否被人綁架到前面那幢西班牙式別墅內，才決定是不是要報警。

而這一帶，除了分佈很疏的別墅外，是沒有任何店鋪的，而住在這種僻靜地方的人，肯定都是有車階級，因此，這條路上，難得看到一個行人，車子也不多，在這一帶的別墅內若是發生什麼事，外面的人是很難察覺的。

因爲每一處的花園別墅的大門前或是私家路口，皆豎着一面牌子，寫着：私家重地，閒人勿進。或是內有惡犬，嚴拿白撞。別墅的主人，可以說是他擁有的那塊產業內的「帝王」。

而每一幢的別墅相隔又是這樣遠，又有圍牆遮隔，可以說得上是獨立的小王國，在裏面幹什麼事，也不會有人知道。

卡凡與泰迪足足在那處大門前站了有十分鐘，仍不見那輛的士駛出來，兩人疑心更重，而這種地方，是不便站得太久的，於是，兩人邊慢慢地往回走，邊低聲商量起來。

× × ×

泰迪與卡凡成功地從路邊叢生的荊樹草叢中，鑽到那幢距路邊約有十多二十碼遠的西班牙別墅的另一邊的圍牆下。

這一段「路」由於生長着荊棘草叢，又要盡量不弄出聲响來，兩人走得並不輕鬆，頭髮被撥亂了，手也被那些荊棘弄破了，衣褲也被弄髒了，幸好沒有遇上蛇（這種山邊荊草叢，是會有蛇的），否則，兩人就狼狽了。

那些荊樹一直生到圍牆前，從圍牆到那幢別墅的位置來推測，這一面應該是別墅的後面，兩人沒有立刻攀上那長滿了藤蔓的圍牆，先將耳朵貼在圍牆上，傾聽一下，牆內有什麼動靜。

兩人聽了一會，都聽不到牆內有什麼聲响，換句話說，牆內應該不會有人守着的。

兩人又低聲商量了一下，才決定先由泰迪攀上牆頭，窺探一下，看一下裏面的環境如何。

於是，由卡凡蹲下來，泰迪踏上他的肩頭，然後卡凡慢慢地站起來，泰迪要伸起雙手，才攀到牆頭，運用臂力，將身子慢慢向上引。

卡凡則改用雙手抱着他的鞋底，盡力向上托。

泰迪極之小心地不弄出聲响，攀上了牆頭，悄悄地探出腦袋，往牆內窺探。

牆內果然是別墅的後面，圍牆距別墅大約有十碼左右向路邊的側面，是一個花園，靠山的那邊側面的空地，是車房，而後面這一邊，則是一列兩間貼牆而建，低矮的平頂屋子，只有圍牆的一半高，要不是狗屋，便是放置雜物的士多房。

泰迪最担心的是發現裏面有狗，但他看了一遍，卻發覺不到，雖然有點奇怪，但也鬆了口氣。

他馬上縮回腦袋朝下示意卡凡跳起來抓住他的脚。

卡凡朝他點點頭，馬上跳起來，伸手一把抓住了泰迪的一條腿，泰迪就利用腿力，將卡凡「提」了起來，卡凡伸手一把抓住牆頭，便放開了泰迪的腿。

而泰迪這時已乘勢翻上了牆頭。

他先抬頭望了一下別墅二樓朝這面開的兩個窗口一眼，發覺窗前沒有人，這才對卡凡做了個手勢，將身子翻落牆內，接着一鬆手，輕捷地跳落屋面上，接伏了下來。

卡凡則攀上牆頭，替泰迪「把風」。

事前，兩人已商量好了，由泰迪潛入屋內探查魯尼安琪是否眞的被人綁架到這裏，卡凡則在外面接應，萬一泰迪出了事（被別墅內的人發覺了，脫身不得），他便馬上找地方致電報警。

要是沒有什麼事，那是最好了。

卡凡在泰迪跳下去的刹那，緊張得一顆心提了起來，要是在這時候，忽然有人從前面走過來，又或是二樓的窗口有人頭望出來，那泰迪便會被發現，那就糟透了，在未弄清楚事情的眞相前，別墅內的人是可以指控泰迪侵入私家地方，意圖不軌的罪名的，那就無端惹上官非，而且水洗也不清了。

幸好他是白緊張了，沒有人突然出現，卡凡在鬆了口氣後，以手勢示意泰迪從屋面上跳到地下。

泰迪於是從屋面的側面，跳下去，並貼身蹲在牆邊。

卡凡則迅速地掃視着牆內各處的情形，以便向泰迪示警。

牆內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卡凡便向仰頭望着他的泰迪以手勢示意他，可以竄出去，掩向那間二層高的別墅。

泰迪異常輕捷地從屋子側而竄出來，弓着腰，一下子竄到那幢屋子的後門牆邊，先左右看了一眼，再回頭望一下仍然攀在牆上的卡凡，見卡凡向他點點頭，他才透過一口氣，伸手輕輕推一下那道關上的後門，但卻推不動它。

不用說，門是從裏面關上的。

他的雙眉不由皺了起來，若無法潛進屋內，那就無法探查到魯尼安琪是否被人綁架到這裏，而無地方躲藏，只要有人走出來繞着屋子看一下，他便無所遁形，他必須要設法潛入屋內。

他仰頭望一下二樓上面的窗口，是打開的，而後門外面，有一道伸出來的簷面，是水泥造的，只要攀上簷面，便可以輕易地攀到其中的一個窗口，而那兩個窗口，居然是無裝上窗花的，這大概是屋主人認爲窗口離地不太高，爲了方便從窗口往外覽望窗外的景色，所以，沒有裝窗花。

泰迪不由大喜過望，決定從那兩個窗口的其中一個潛進去，至於從內的房間有沒有人，那就要碰運氣了，因爲這時候才只不過早上七時左右，一般的有錢人家這個時候大多數是仍未起床的。

決定了之後，他馬上便行動，但卻先以手勢向爬在牆頭上的卡凡示意，才靈捷地兩三下動作，攀上了簷面。

接着，他便踩着略高過簷面的窗簷，將身子緊貼在牆上，雙手伸開，抓着牆身（那只是借力，盡量將身體靠貼牆身，以免一下失去平衡，從窗簷上跌下去，因爲牆身是很平的，根本抓無可抓，正確點說：是用雙手掌心的勁力「吸」住牆壁，小心地移動着身子。

幸好那簷面距左右兩邊的窗口只不過五六尺距離，而爲了美觀，窗簷是沿着整幢別墅的，而寬也有尺許（指突出牆身的部份），只不過卻是向下傾斜的，所以，很難立足，走勢就更難了，一不小心，便會滑跌下去。

幸好泰迪身手不凡，而他的職業也令到他習慣了履險如夷，饒是如此，那數尺的距離，也花了他不少的力氣。

他是選擇左邊的那個窗口。

爬在牆頭上的卡凡，看着泰迪每移動一下，他的心便劇跳一下，暗自在心裏祈禱不已。

泰迪終於接近了窗邊，馬上緊緊地抓住了突出的窗口邊沿，緩緩地透了一口長氣。

有了借力的地方，那就輕鬆得多了，不用再「站」得那樣費力氣。

接着，他便從窗邊探出半邊臉，朝窗內窺望。

這一望，他不由倒抽了一口氣。房內，斜對他這邊窗口的那邊床上，睡了一個人。

是一個女子。

他不知道那女子是否熟睡不醒，還是醒了後，賴在床上不起來，因爲那女子是面向牆壁側臥的，從窗外望入去只可以看到那女子綫條頗美的側背，憑他的經驗，他看出那女子的年紀不會超過三十歲。

這就令到他進退兩難了，若是不從這個窗口進去，退回去，再攀移向右邊那個窗口，萬一房內也有人，那豈不是費時失事，白花一番力氣？想一想，他決定硬着頭皮，冒險從這個窗口潛進去。

卡凡在牆頭上，一直注視着泰迪，看到他那在窗邊猶豫不決的爲難樣子，便猜到他遇上了難題，暗自替他着急起來，但却無法幫得了他。

泰迪極之小心地從窗外爬了入去，爲了不至弄出聲響，他將鞋子脫了下來，提在手中，就像貓兒一樣，毫無聲息地從窗台上跳落房內的地上。

而他的一雙眼則瞬也不瞬地注視着床上的女子，一顆心提到了嗓子眼。

床上的女子似乎毫無所覺，泰迪半蹲着，輕輕地吐出一口氣，才半弓着身子，躡足竄向房門那重。

驀地，睡在那床上的女子忽然含糊地叫道：「你走！你走！你快走，我不想見到你！……」

泰迪被那女子那突如其來的語聲嚇得幾乎窒息，一下子僵住了，那刹那，他感到自己彷彿一下子失了所有的感覺般，就像一個死人一樣。

不過，那只是刹那的現象，意識告訴他，他有了危險，而自然反射令到他立刻作勢撲向床上那女子。

那女子又含糊不清地呢喃了幾聲，身子聳動了一下，便又沒了動靜，只見她依舊側臥如故，屏息着整個人有如一條收緊了的發條般的泰迪，這時候才敢緩過一口氣來。

原來那女子只是在睡夢中發出囈語。

但却嚇得泰迪幾乎崩潰了。

靜靜地等了一會，看到那女子沒有其他的動靜，泰迪才放鬆下來，輕捷地竄到了門前。

他沒有立刻將門拉開來，而是蹲着，將耳朵貼在門縫上，傾聽一下。

聽不到門外有何響動，但才輕輕握着門把，極之小心地扭動，以免發出聲響驚醒了床上的女子。

房門悄沒聲地被他推開，他先從門縫中往外窺望了一下，才再將門推開一點，一閃身，竄出房外，再回身輕輕地關上房門。

他置身的地方，是一條走廊，兩邊皆是一列四間房，兩列房間的前面，是寬大的廳子，從走廊望過去，可以看到前面那個寬大的露台，但却望不到廳子的兩邊，是否有人坐着。

而左右兩邊一列的房門，都是關着門的。

泰迪這時候就像騎上了虎背一樣，只好硬着頭皮，往前面躡足走去。

這時候要是兩旁的房間中有人走出來，泰迪便無所遁形了，要避也避不及。

所以，他是提心吊胆走過左右兩列房間的。

幸好，前面的樓廳內沒有人，而樓梯口就在左首邊，緊貼着左邊最末的那間房間的牆邊。

他悄悄探頭向樓梯口下面探望一下，看不到有人，他不敢貿然走下去，躡足走到前面的陽台邊，閃眼向外探望。

陽台正對着的就是別墅的大門口，兩扇鐵門緊閉着，大門的兩邊蹲着兩頭狼狗，微張着口，伸出一截舌頭，而在左邊的那頭狼狗的後面，站着一名身材壯碩的男子，泰迪心中暗自慶幸不已。

除了那兩狗一人之外，泰迪再也看不到有其他的人，他縮回腦袋，想了一下，決定冒險下去樓下窺探一下。

× × ×

樓下是一個大客廳，那裏一個人也沒有，客廳的後面有兩列房子，不過只有四間。

泰迪蹲在一張大梳化的後面，雙眼不斷朝屋內各處打量，同時奇怪爲何屋內一個人也沒有。

驀地，他聽到樓上的陽台上有人在叫：「阿新，阿新——」

外面隨即響起一個人的應聲：「老細，甚麼事啊？」

陽台上的人向下叫道：「阿新，攪掂沒有？」

外面那叫阿新的人應道：「老細，那兩個傢伙一口咬定甚麼也不知道，最好你親自問一下。」

樓上的人不滿地罵道：「飯桶，這樣小事也攪不掂，你們白跟了我這些年。」

外面那叫亞新的沒有出聲，樓上陽台的「老細」接又說道：「好吧，等一下我就來！」

外面那個亞新應了一聲，便沒有了動靜。

泰迪在沙發後面，聽得一清二楚，慌忙找地方躲藏。以免樓上的人下來，被發現。

要躲藏，自然是躲入後面那四個房間中的一個，他竄到最近的那間房門前，伸手一推，推不開，他馬上閃到第二間，再推，又推不開，這時，他聽到樓上響起一下咳嗽聲，這刹那，他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衝到最後那間房門前，伸手便推。

這一次，那扇房門應手而開，泰迪不理三七二十一，一下子閃了進去，將房門掩上。

而這時候，他才發覺到，那是一間浴廁。

幸好浴廁內沒有人，泰迪鬆口氣，從門縫中往外張望。

一陣下樓梯的聲響傳來，泰迪瞬也不瞬地望着樓梯口那邊（從門縫中往外望，由於角度的關係，只能望到樓梯口那一邊），隨即，他便見到一個臉上戴着一副幾乎遮了半截臉的太陽眼鏡的中年人，從樓梯上走下來，朝大門那邊走去。

接着，他聽到開門聲，以及關門聲。

泰迪正好感到尿急，便將門關起來，小解的時候，他無意中發覺浴厠內的其中一個玻璃百葉窗，是可以從窗葉的隙縫中望到外面的，他心頭一動，解決完畢後，忙趨到那個窗子前，將那可以扳高扳低的窗葉扳高一點，湊在窗隙上窺望。

這一望，他的心不由跳了一下。

那名戴着黑眼鏡的人，就出現在他的眼前，正走向建在山脚下的那兩間相連的車房，車房的門口，站着兩名男子，其中一名，赫然正是昨晚那個與他打得難分難解，身手厲害的男子，他吸口氣，壓下心中的驚喜，目光再一掃，又看到靠裏那間半掩門的車房內，停了三部車子，除了一部名貴的房車外，另兩部赫然正是那輛追踪的士的客貨車。

那麼，一切皆很明顯了，尊尼安琪絕無疑問，是被禁錮在這座花園別墅之內。

這時，泰迪的目光早已移回那中年人的身上，只見那中年人站在第二間車房門口前，正與那名泰迪認出的男子，在低聲說着甚麼，隨即便雙雙走進了那間車房內，車房的門隨即關上，泰迪看不到車房內的情形，只看到車房門外，另一名男子仍在站着，大槪是看守吧。

泰迪雖然看不到那間車房內的情形，不過，他猜測尊尼安琪一定是被關禁在那裏面，但是他却不明白，那些人爲何要將尊尼安琪擄挾來才甘心，其中有甚麼秘密呢？

他正在這樣想着的時候，突然聽到推門聲，他不禁大吃一驚，轉過身，定定地瞧着那道關起來的門。

「砰砰」，門外有人拍門。「唏，裏面是誰啊？快點出來，我忍不住了！」

原來，外面有人便急，急着要進來解决，這一來，泰迪可是進退無路了，心頭一陣發毛，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而外面那人又拍門了。「喂，快一點啊，我要拉了，你怎麼不出聲？」

在這種情形之下，泰迪知道，不開聲是不行的了，於是含糊地道：「嗯，我也肚子痛，等一等，很快便出來了。」

邊說邊拉水箱掣，嘩啦啦的水聲幾乎掩蓋了他的語聲，這樣，外面那人就很難從語聲聽出他不是這裏的人了。

而他也有了主意，決定乘外面那人在他開門，急於要進來時，一下子將那人擊暈過去，然後趕快從後面溜出去，會合卡凡，致電報警。

× × ×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泰迪冷不防將浴厠的門拉開，閃身飛起一脚，恰好踢在門外那男子用手捂着的肚子上！

那男子手背上挨了一脚，痛極之下（這時，泰迪已穿回了他的鞋子，以增强殺傷力），身形跌撞向背後的牆上，張口發出一聲大叫。

這可是泰迪始料不及的，因爲他看不到門外那男子原來是肚子痛，用手捂着肚子，在他的想像中，那一脚是可以恰好踢中那人的肚子的，那人在痛極之下，多數會叫不出聲來，或是只能發出悶叫，並喪失了抵抗力（暫時的），那他就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那男子擊暈過去。

但如今却糟了，那男子的大叫聲，肯定已驚動了外面的人及樓上的人。

在這種情形之下，已無顧忌可言，走爲上着。

而最近的就是那道後門。

泰迪再不怠慢，一個箭步衝出去，乘那男子在痛極之下，失去抵抗力的刹那；一拳直擊在對方的臉上。

那人悶叫一聲，背脊擦着牆壁，軟軟地倒了下去。

泰迪馬上擰身兩步撲到後門前，一把抓着門把一扭，便將門拉開，閃身衝了出去，飛跑向後牆那邊。

飛跑中，他目光一抬，朝牆頭上一掃，不禁微吃一驚，卡凡不在牆頭上，失了踪跡。

不過，這時候他已顧不了那樣多，脫身要緊，因爲若是被屋內的人抓住，將他認出來，爲了他們自身的安全，說不定會殺了他滅口，只要將他秘密地埋了起來，那便天知鬼知了。

而這時，屋內已响起急驟的脚步聲以及呼喝聲，而車房那邊，也响起了人聲，泰迪也無暇理會了，以最快的速度，飛跑到牆下的矮屋前，縱身一躍，雙手扳住屋面邊沿，發力向上一引一翻。

左脚藉勢向上一搭，他已大半邊身翻上了屋面，只要再一翻，便可以完全翻上屋面上。

豈料正當他身體向內一翻的刹那，突聽「砰」地一聲，他垂搭在屋面下的右脚一緊，整個人幾乎被扯了下去。

他心頭驚慌之下，忙瞥眼向下一看，原來他的褲管被一頭大狼狗一口咬住，死口不放，懸空往下扯墜。

他不由倒吸了口寒氣，這是最難纏的，這種狼狗也比人還可怕，驚急之下，他急忙將搭在屋面上的左脚垂下，猛蹴向那狼狗的頭部。

豈料黑影疾竄，另一頭狼狗低哮一聲，飛身撲噬他的左脚！

泰迪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慌不迭腿勢一改，硬生生向上揚起，才堪堪避過另一頭狼狗的撲噬。

但這一來，他便穩不住身子，被那咬着他褲管的狼狗扯墜得向下一沉。

脚步急响聲中，從屋內及車房那邊，有四五個男子飛撲過來，泰迪在情急之下，發力向上一翻，企圖翻上屋面。

但右脚褲管被那頭狼狗死口咬着不放，往下扯墜，少說點，那頭狼狗也有五六十斤重，而他的雙手抓搭着屋面也很難發力，如何翻得上去？

緊接着脚背上一陣椎心般痛，原來另一頭撲空的狼狗，已回身縱撲起來，一口噬住了他的脚足，幸好他穿着鞋子，那尖利的狗齒只能噬穿脚背的鞋皮，咬入皮肉內，鞋底則咬不穿了。

但兩頭狼狗扯墜之下，加上脚背劇痛

，一口氣再也豎不住，氣力一散，泰迪再也抓不住那屋面，摔跌下去。

幸好屋面離地只比人高二尺左右，所以摔得不算太重。

但他還未起身，那兩頭狼狗便從地上一躍而起，低嗥一聲，露出森森利齒，兇惡地向他身上撲噬。

泰迪暗叫一聲：「苦也！」忍痛在地上一翻，避過從左邊撲來的那頭狼狗，同時間左拳疾擊，「噗」一响，重重地擊在另一頭撲噬過來的狼狗的頭側上，硬是將那頭狼狗打得跌開去，發出一聲痛吼。

泰迪更不怠慢，翻身斜竄起來，但那頭撲空的狼狗回身返撲，仍然撲不中，只是腳爪卻在泰迪的腰股上，抓出一道血痕來，自然，衣褲也被抓破了。

泰迪卻理會不了那樣多，急竄向牆角那邊，以免腹背受力！

背後急風襲背，泰迪心知不妙，猛一個旋身飛腿，只聽「蓬」的一聲，接着是一聲慘嗥，一頭飛撲噬向他背部的狼狗，被他那一腳踢在腳側上，橫摔開去，跌在地上，哀鳴不已，掙扎着就是站不起來。

眼前狗影一閃，另一頭狼狗接踵撲噬到，泰迪急忙向後閃跳。

那頭狼狗在他的身前撲過。

泰迪一跳已跳到屋角的牆壁前，背脊一抵，靠在牆上，急喘一口氣，目光一閃，他的一顆心不由向下一沉。

他看到，那五名男子已飛撲而至，將他堵在那個牆角上，而那五名漢子的手上不是拿着牛肉刀便是水喉鐵，或是木棍，他卻赤手空拳，如何應付得了？

再算上那頭半蹲着身子，作勢欲撲的兇猛狼狗，他根本就別指望可以脫身了。

而從那五名漢子兇惡的日光，泰迪看出，他這一次有難了，說不定他不可能活着離開這裏。

而他也認出五人中，有兩人正是昨晚想强擄尊尼的歹徒，其中一人正是在車房前，與那中年人交談數言，然後走入車房的男子，大概叫亞新吧。

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裝佯也是白裝，因爲那兩名歹徒也必然認出他來，還是覓機發難脫身爲妙。

這時候，他眞盼望卡凡能夠從天而降，助他殺出重圍，脫出險境。

偏偏卡凡卻在這骨節眼上，不見了人影，莫非他也遭到了意外？

「嘿嘿，朋友，又是你，這一次，你是自尋死路！」那叫亞新的男子惡狠狠地瞪視着泰迪。

泰迪雖然驚急，但卻毫不示弱，並且出言恐嚇對方。「朋友，你們想殺人滅口了，別忘記我還有一位朋友，他已經去報警了，你們大概不想被判終身監禁吧？」

那叫亞新的男子聽聞之下，果然臉色驟變，但隨即便冷笑一聲，說道：「哈哈，你侵入私人地方，意圖不軌，咱們可以說是自衛殺人，你的朋友又沒有見到咱們殺人，咱們怎樣說也可以，就算警方趕到來，也找不出咱們的罪證的，何況，老細還會替咱們聘請最好的律師辯護，你嚇不倒咱們的！」

說完，冷笑連連。

泰迪一顆心卻不由直往下沉，一股寒氣也從心底升了起來，眼珠一轉，他決定不顧一切，冒死衝出去，他不能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在這些歹徒的手上！

但他還未採取行動，那叫亞新的歹徒已沉喝一聲：「幹掉他！」

喝聲的同時，泰迪亦聽到車房那邊响起發動汽車的引擎聲，他馬上便想到，一定是那中年人用車子將尊尼安琪載走，消滅罪證。

不過，他已自身難保，自然也沒有能力阻止了。

喝聲中，那五名男子已刀棍齊施，撲上去，往泰迪的身上招呼。

而最先撲到的是那頭兇猛的狼狗。

在這種情形之下，泰迪就算有天大的本領，也抵擋不了，勢必死在那五人一狗的撲擊之下。

盡管明知雙拳難敵四手，但泰迪卻不願束手被對方活活擊斃，只見他身形一矮的刹那，身形前標，一拳猛擊向凌空飛撲而至的狼狗肚皮，由於他已竄到狼狗的身下，變成那頭狼狗替他遮擋了那些刀棍。

但那叫阿新的歹徒很陰險，手中的水喉鐵砸到一半，倏地一縮一沉，疾揮向泰迪的胸腹要害。

泰迪料不到阿新反應這樣快，一拳擊在那隻狼狗的肚皮上的刹那，腳跟一旋，偏閃開去。

那頭狼狗被他一拳擊得厲嗥一聲，向上飛起的刹那，驀然間，响起「砰」的一聲震人心弦的鎗聲！

這一下突如其來的鎗聲，震得在場的所有人都窒住了，否則，泰迪的身上已挨了一刀。

鎗聲乍响，牆頭上也响起一聲大喝：「全部不准動！我是警探，將手上的武器放下來！」

泰迪在一窒之後，心中狂喜不已，他不用看，也知道驀然在牆頭上放鎗的，是警探，於生死一髮間，解救了他。

一陣汽車急駛聲响起，有兩輛車子駛向大門那邊，正是那輛客貨兩用車與及的士。

衆人（包括在牆頭上的那名探員），不禁同時望向大門那邊（雖然泰迪從這個角度是看不到的，但由於條件反射，仍然禁不住望向响起車聲的那邊）。

亞新卻乘這刹那的機會，將手上那截足有四尺長的水喉鐵，脫手擲向牆頭上那名探員，接返身便跑。

那探員爬在牆頭上，避無可避，只好一滾身，滾跌落牆內的矮屋頂上。

其餘的歹徒見亞新逃跑，他們自然不會笨到束手被擒，受法律的制裁，轉身一哄四散奔逃。

連那頭四腳畜牲也彷彿知道大勢已去，驚吠連聲，竄奔而去。

泰迪自然不會眼睜睜看着那些歹徒逃逸，認準了另一名參與昨晚擄挾尊尼的歹徒，發足追撲過去。

驀然間，「砰」的一聲，响起那滾落在矮屋頂上的警探的大喝聲：「全部站住，否則我便開鎗！」

但那些歹徒卻充耳不聞，繼續四散奔逃。

只有跑得最遠的亞新，應聲猛地向前

一撲，仆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了身。

在鎗聲乍响的同時，每一個人皆被震得窒了一下，泰迪也不例外，不過，他很快便回復過來，飛身一撲，將前面那名歹徒撲撞在地上。

泰迪不等那名歹徒從地上掙扎起來，挺身再一撲，撲落那歹徒的身上，揮拳擊落他的太陽穴上。

那名歹徒悶叫一聲，暈了過去。

泰迪長長地吐了口氣，抬眼一掃，瞥到那名探員已從屋頂上跳下來，一邊喝令其餘的歹徒停下來，一邊飛跑追過去，沒有再開鎗。

而樓上早在第一鎗聲乍响的時候，便被驚動了，响起一陣驚叫尖呼聲，有一個女子與一個男孩，從窗口中探頭張望，臉上滿是驚慌之色。樓上的人，大概都是那中年人的家屬吧。

泰迪跳起身來，飛跑向大門口那邊，企圖協助那名探員，將那些歹徒截住。

× × ×

那三名已飛逃出大門外的歹徒，不知怎的，忽然返身往回奔，竄向路邊的荊樹叢。追到大門口的泰迪與那名探員，一眼便看到，路口那邊，堵塞着四部車子，其中兩部正是那輛的士與客貨車，另兩輛卻是警車。

五六名警員，將那兩輛車子圍了起來，手上皆握着鎗，另有四名警員則奔跑入來，難怪那三名歹徒折返回來，竄逃入荊樹叢了。

原來前路不通。

「站住！」那名探員喝聲中，朝天又開了一鎗。

那三名歹徒才鑽入荊樹叢中，便馬上應聲站住了，並且將手舉起來。

原來，那些荊樹叢的後面，是山壁，他們既不是穿山甲，也不會壁虎功，在無路可逃之下，只好舉手就逮。

「泰迪，你沒有什麼事吧？」卡凡跟在那四名警員的後面，向泰迪跑過來。

「卡凡！」泰迪忍不住發出一聲歡叫，迎上去。

兩個好朋友激動地緊緊擁抱着。

而泰迪不用問卡凡，也知道警方人員是卡凡召來的。

不過，有一點他卻想不到。

而他也無暇細想下去。

因爲他與卡凡還要隨警方返回警署，講述事情的經過，而在警車之上，他們見到了被警方人員從那輛客貨車上救出來的王尊尼與陳安琪，兩人知道又是他們救了他們後，自然對泰迪兩人感謝不盡。

而在另一輛警車上，泰迪也看到了那名戴黑眼鏡的中年人，手上扣着手銬，那副黑眼鏡也被除了下來，年紀大約四十許五十不到，一臉沮喪之色，垂頭不語。

× × ×

在警署中，泰迪與卡凡終於知道了這一宗綁架案的眞相。

原來，王尊尼與陳安琪，正是十多天前，在市郊那條農場小路上。於車內親熱時，那一雙突然搭上車門窗上的血手及冒起的半截臚袋，嚇暈過去的男女。

而那名死者，經過警方調查之後，證實死者名叫李溢，乃是一名黑社會人物，而從李溢身上的傷痕及現場的跡像判斷，李溢是被人用刀斬殺之後，移屍到那裏的，奇怪的是，他居然在「死」後活了過來，不過，却只有一口氣，大概是想向王尊尼求救（王尊尼的車子正巧停在已被人棄「屍」在那裏的李溢身邊），可惜兩人在那種情形之下，以爲遇上了鬼怪，被嚇暈過去，而李溢亦一口氣已盡，死了。

由於李溢是黑人物，所以，警方在未找到進一步的綫索前，初步斷定，李溢是死於謀殺。可能是黑社會仇殺。

但在捉到那名中年人及他的八名手下後，在警方的偵訊之下，案情大白。

原來，李溢是那名中年人下令他的得力手下亞新與另兩名歹徒殺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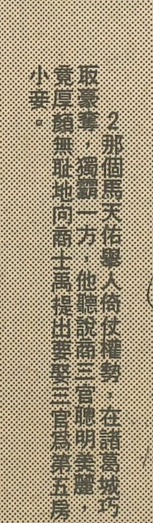
原來，中年人是黑社會的一名頭子，除了開賭收規兼販毒之外，還並設外圍狗馬投注，而李溢正是徐通——中年人的一名手下，負責外圍狗馬投注，但他却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中飽私囊，但却被徐通查悉，他得到風聲匿藏起來，他素知徐通心狠手辣，必定不會放過他，他爲了保命，有意向警方告密，指控徐通的罪行，以求得警方的保護，那知不知怎的，這個消息却傳到徐通的耳中，徐通在驚怒之下，自然更不肯放過李溢，不知他們用什麼方法，居然查悉李溢匿藏之處，於是便派亞新與另兩名手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斬殺了李溢，爲了讓警方難以追查下去，將李溢的「屍體」棄在那農場小路邊的草叢中，豈料李溢還未完全斷氣的，至令到事情鬧大。（以下轉入第一二九頁）

民間故事新編

烈女復仇記

童嬋娟・編繪

1 山東諸葛城，有個窈窕淑女，名叫商三官。她的父親商士萬，在本城舉人馬天佑府上教書。早出晚歸，合家生活雖不富裕，卻也和睦融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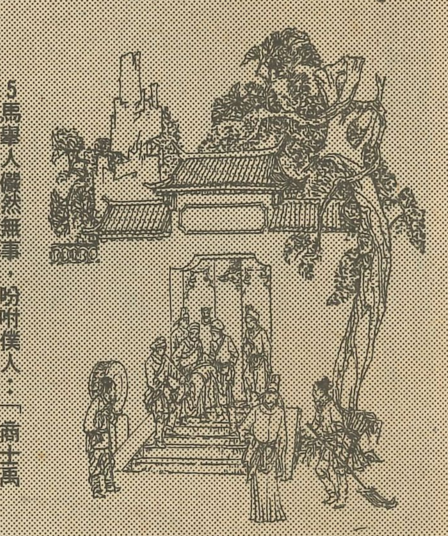
2 那個馬天佑舉人倚仗權勢，在諸葛城巧取豪奪，獨霸一方，他聽說商三官聰明美麗，竟厚顏無恥地向商士萬提出要娶三官爲第五房小妾。



3 商士萬嚴詞拒絕，惹惱了馬天佑，要攆走商士萬。士萬厲聲喊問：「舉人公，你讀聖賢書，應知周公禮。請問，我有何過錯，你如此粗野地攆我出去？」

4 馬舉人臉臉鐵青，一見商士萬向他冲來，不由分說，舉起手中茶盅猛力擊去，不偏不倚，正打在商士萬太陽穴上，商士萬嚎叫一聲，撲地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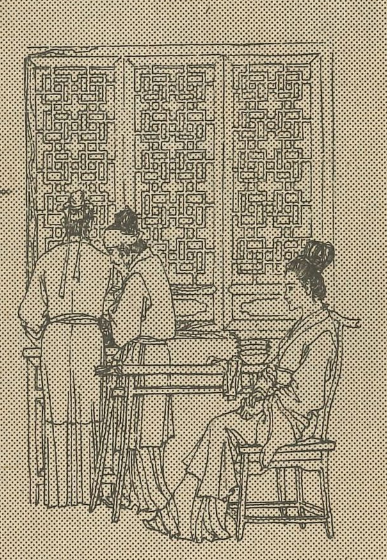




5 馬舉人儼然無事，吩咐僕人：「商士萬不識抬舉，死了算啦！抬出門去，拋在路旁！」僕人們依言行事。路人見了，敢怒而不敢言。



6 商家聽到凶訊哭得死去活來，兒子禮臣發誓要告倒馬天佑，爲父伸冤。然而知縣早已收了舉人賄賂，禮臣上告無門，家產倒已耗盡，但他仍準備上京再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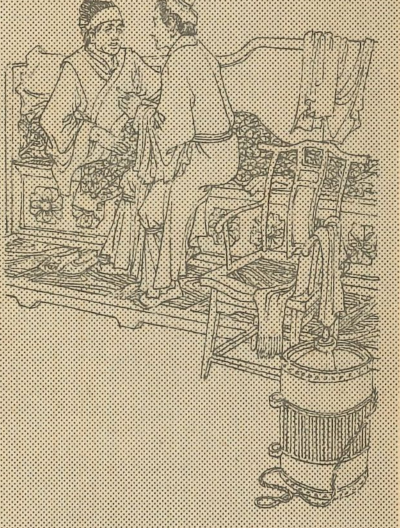


7 三官跺腳說：「京城裏也不見得有個『包公』等着你。算啦，不要告了！」三官說後兩眼直瞪瞪地呆坐房中，不吃不動。



8 當天晚上，這位美麗倔強的姑娘突然不見了。商母雖然央人四出找多天，但終不知去向。

9半年過後，有一天，地保帶着府衙的兩個差人來傳禮臣，說是去認屍。禮臣吃了一驚，忙問：「誰的屍？」「你妹子呢！」差人說。禮臣聽後，腦袋一暈，幾乎栽倒。



10禮臣隨即轉身進屋，稟明染病在床的母親，只說妹妹有了消息，就緊跟地保和兩個差人走了。一路上他想：屍首究竟是否三官妹？妹妹究竟是自盡還是被害？



11原來事情發生在馬天佑舉人家裏。那天，馬舉人五十做壽，賓客盈門，熱鬧非常。他叫了本地名藝人孫淳前來獻藝。孫淳帶來王成李玉兩個徒弟。那王成唱起曲來，婉轉動聽，使人着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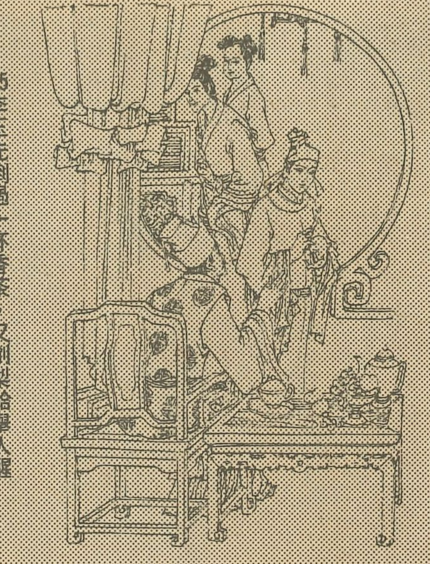


12這李玉皮膚白嫩，體態溫存，兩只閃光的大眼，惹人注目；一對俏皮的酒窩，逗人喜歡。賓主都不肯放過他。特別是馬舉人，對李玉看得出了神，一味催促：「唱吧，快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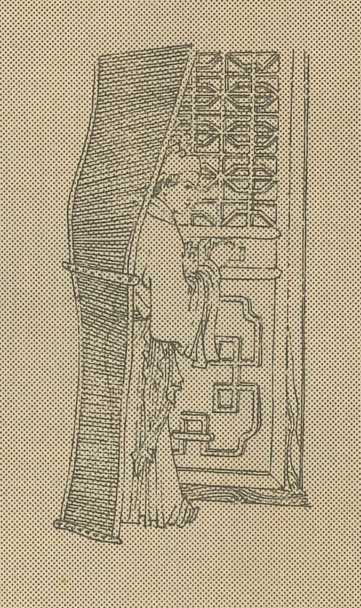


13李玉實在拗不過，只得陪笑說：「我眞不會唱曲，就讓我唱段家鄉小戲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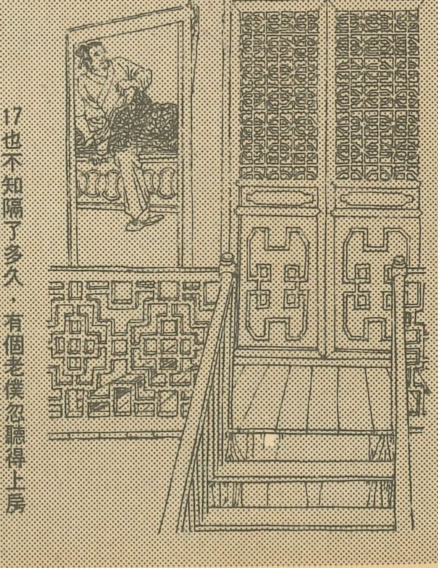
14馬舉人越聽越愛聽，越看越喜歡，心裏癢癢的。酒過三巡，客人散去後，只聽他吩咐孫淳說：「你們下房領賞去吧！讓李玉留下陪我。」孫淳答應着，帶了王成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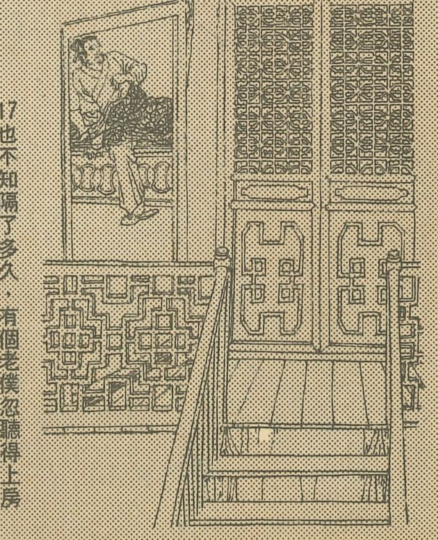


15李玉先倒過一杯香茶，又削梨給舉人醒酒，弄得舉人眉開眼笑，心花怒放，不斷對李玉動手動脚，猥褻挑逗。李玉只是含笑，不迎不拒，只把兩眼瞟着屋內那幾個僕婦。



16馬舉人會意了，一揮手，僕婦全都退了出去。李玉這才笑容滿面，走過去輕輕把門關上，上了門閂，熄了燈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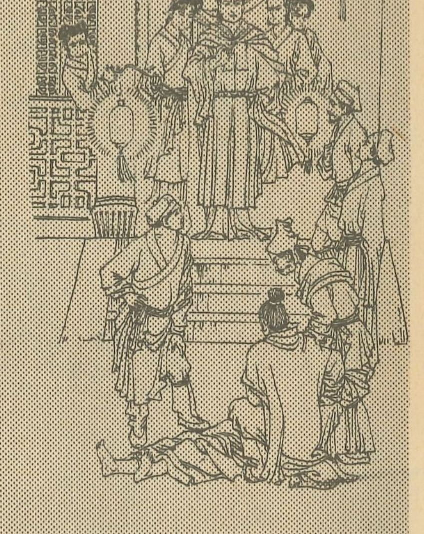
17也不知隔了多久，有個老僕忽聽得上房「咕咚」一聲，像有什麼沉重的東西從高處砸在地上一樣。

18他奔上房，拚命喊了兩聲：「老爺，老爺！」沒人答應。他敲門打窗，連喊帶叫，仍無回聲。這時，其他僕婦也都聞聲趕到。

19大家一合計，踢開房門，掌燈一照，但見床上血泊中，躺着馬舉人的屍體，胸上還插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刀。李玉也已懸梁自盡。

20僕婦們趕緊報進內宅。舉人府男婦老幼，一擁而出。他們跑到上房一看，都嚇傻了。這時，只見四姨太拉長臉孔，怨聲怨氣地說：「還不快把老爺裝殮！這小子的死屍快給我拉出去！」

21兩個胆子大些的僕人動手來抬李玉屍體。那抬脚的僕人覺着死者鞋子裏空蕩蕩的。他隨手一拉，鞋子脫了下來，露出三寸金蓮，原來是個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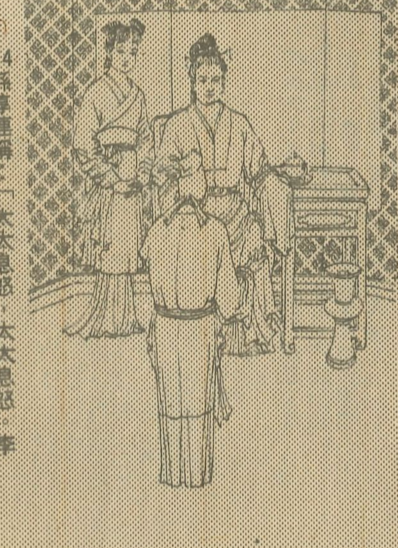
22既是女子，為何女扮男裝？為何殺人不逃，反而懸梁自盡？一時亂哄哄，大家猜疑不定。還是四姨太有主意，她吩咐：「快去把她那師傅找來！」







23不一會，僕人把孫淳帶到馬府，四姨太怒容滿面，像放連珠炮似的厲聲問道：「李玉是你的徒弟嗎？是你把她帶進府來的？是你教她女扮男裝刺殺老爺的？」



24孫淳連稱：「太太息怒，太太息怒。李玉跟小的學藝還不到半月，這次來府上給老爺慶壽，小的本不讓他來，可他執意要跟小的來見見世面。小的想這孩子還乖巧，准能討老爺喜歡——」

25四姨太厲聲說：「住口！我只問你一句話：這女子究竟是誰？」孫淳回道：「小的徒弟李玉是個男子，不是女子。」四姨太一拍桌子怒斥道：「倒推得乾淨，是男是女你去看來！」

26孫淳心犯狐疑，揭開屍體蓋布一看，見李玉彷彿壯志已酬含笑睡去，再看金蓮如鈎，明明是個女子。孫淳只好跪倒在地，磕頭如搗蒜，顫聲說：「太太，小的實在不知……」

27孫淳繼續說：「太太，這女子內衣全是素服，想必父母死了不久，或許這女子與府上有深仇大恨？」四姨太一拍桌子，猛地站起身來說：「哎呀，莫不是商家女子！」



28她立即吩咐老僕，趕快報官，拘捕商家，為老爺報仇。知府親自帶領邑役來馬家察看現場，命仵作驗過男女二屍，傳審了馬家僕婦，再派差役去傳訊商禮臣。



29禮臣被帶到馬家。一看，女屍果然是他的妹妹商三官，不由得「哇」地一聲哭暈倒地。

30在知府案前，禮臣說妹妹已離家半年，不想如今在此見面！又說母親因想念妹妹已病入膏肓，回去如何向母親回稟？說着說着又凄然痛哭起來。

31知府完全清楚商馬兩家結仇的由來，十分讚賞商三官，認為治下有了一位孝烈俠女。就當場下諭：「商三官為父報仇，殺人自刎，一命抵一命，與他人無關。前事後事，一律不再追究！」一場人命官司，就此結案。

32後來，當地百姓集資在十字街頭給商三官立了個石牌坊。正中橫匾擲金藍字，刻的是「孝烈英俠」四個大字。雖已年深月久，但有羣衆保護，至今還巍然挺立在諸葛城中。



七星翡翠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冷月軒主巴壺公收留談倫住在山上，要他遵守規則：首先要摒絕武功，第二這裡還住着兩位病人，不得過問他們之間發生的任何事情，才可以爲他治療，談倫只好遵守。一晚，發現窗外人影，懷疑是仇家，見人影先在自己西軒房外打探，旋卽轉往南軒窗外窺伺，跟着巴壺公的拜弟馬奇向人影襲擊，向來人問話，原來來人是黑煞門黑門三鷹之一的黑翅鷹杜海波，他說是奉命來追查欽命要犯，跟着巴壺公躡踪出來答話：無可奉告。杜海波想開溜，卒被打至重傷才離去……談倫第二天又發現一少女自說早在此留醫，但守口如瓶，更不敢多問……

公主犯怪病　急煞軒中人

談倫微笑着，指向另一堆紅紫花，含笑道：「這是『貝細工』——那是因爲這些花的外壳，看起來很像海邊的貝壳，而且很硬。」

粉衣少女跑過去蹲下來細看了看，含笑道：「眞的，你怎麼會知道這麼多呢？」

「因爲我喜歡菊花。」談倫說：「如果是別的花，我就知道得沒有這麼清楚了。」

粉衣少女站起來，挺認眞的打量着他：「你是個很有意思的人……眞高興能認識你，你一直住在這裏？」

「在我病好以前，大概不會離開吧。」

「我以後可以來找你玩麼？」

「這……」談倫點頭含笑道：「只要你方便，應無不可。」

粉衣少女開心的道：「你眞好……」

接着她黛眉微皺：「只是……你連我的名字也不知道……這樣吧，馬叔叔他們都叫我『蕊』小姐，你也這麼叫我吧！」

談倫幾乎已經猜出了對方的身份，必屬大家官宦出身，否則就難當「小姐」二字！

他不禁微微感覺到一些遺憾，以他素日行徑，最不喜與官宦權勢人家來往，那是因爲這類人，每每自視高人一等，習氣過重，不易論交，是以乍然警覺到對方的出身官門，未免掃興。

祇是，面前的這位「蕊」小姐，却是如此玉潔冰清，絲毫不沾富貴驕人習氣，倒似不應一概而論。

想着想着，他不經意的抬起了目光，直向着面前的粉衣少女逼視過去。

粉衣少女臉色微微一紅：「你在想什麼？」

「沒什麼……」談倫才自轉過念來道：「我以後就稱呼你蕊姑娘吧。」

「蕊姑娘……」

在她印象裏，對於「姑娘」二字的稱呼，的確十分陌生，也許是有生以來還沒有人這麼稱呼她，一時大感新鮮，只睜着明亮的一雙眼睛，瞧着談倫。

「妳不喜歡我這樣稱呼妳？」

「不——不是……」粉衣少女搖頭笑道：「我祇是很新鮮，蕊姑娘……蕊小姐……好，我喜歡你這麼叫我，也只有你一個人這麼叫我，以後你就這麼叫我吧！」

談倫由對方談話口氣中，越加得到證明，對方這位姑娘的出身，非比尋常，必屬出身豪門巨宦門第。這倒也不是爲奇，奇怪的是，以「冷月軒主」巴壺公這等跳出紅塵，不沾世俗的卓然高士，何以會與對方權宦門第交往？收留「蕊姑娘」這樣的一個少女，豈非有些不盡情理？

誠然，巴壺公在入住之初，就已經關照過了，談倫也只能裝聾作啞，不與聞問了。

「能認識你眞好……」蕊姑娘抬頭看着天上的雲，又回眸看着他道：「你願意天天都跟我見面，跟我談話麼？」

談倫一時不知怎麼回答，他原想一口答應，可是想到了很可能別人有所忌諱，是以祇是微笑而已。

蕊姑娘只以爲他是答應了，更爲高興。

她回憶着過去，語含惆悵的道：「在這裏我太孤單了，沒人跟我玩，也沒有人跟我說話，大家見了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唉……這樣的日子眞不好捱，還好……現在遇見了你……」

她又笑了，略呈弧度的唇片輕輕啓開，露出了白潔整齊的牙齒。忽然她站起來道：「來，我帶你到我住的地方去玩玩。」

談倫搖搖頭說：「不——」

蕊姑娘翻着眼睛說：「爲什麼？」

談倫微微一笑說：「我想是有人來找妳回去了，妳出來的太久了。」

蕊姑娘愣了一愣，說：「誰？」隨即回頭四顧，却不見個人影兒。

看着談倫，她天眞的一笑道：「你在騙人……」

話方出口，即聽得一個婦人的聲音道：「在這裏了，阿彌陀佛——」

即見一個身着翠衣，頭梳叠螺髮式，年過四旬的高大婦人，同着一個身着藍衣，豹頭環眼的藍衣壯叟，雙雙現身院內。

那高軀婦人，談倫以前沒有見過，同行的藍衣壯叟，對談倫來說，却是並不陌生，正是那位在月下曾同巴軒主一併出現，力懲「黑翅鷹」杜海波的同一人士，這時忽然現身眼前，不免令談倫微微感覺詫異。

蕊姑娘發覺到這兩個人，不覺有些失望，向着談倫輕嘆一聲道：「他們是來找我回去的，眞掃興！」

說話時候，那個高身婦人已來到了近前，笑吟吟的道：「小姐妳該回去吃藥啦——」

一面轉問談倫道：「這位想必就是談先生了？」

談倫已經注意到對方這個高身婦人，祇見她細眉尖眼，貌相出奇，尤其是那一雙長眼睛裏，菁華內蘊，一望之下，即可猜知是一個具有相當內功根底的人。

當下忙抱拳道：「不敢——足下想來就是史大娘子了！」

高身婦人揚了一下眉毛，詫異的道：「咦？你怎麼會知道？啊——！」接着她笑了笑，看向一旁的蕊姑娘道：「一定是蕊小姐告訴你的。」

蕊姑娘白着面前這個史大娘，不大樂意的道：「我們剛剛談得正好，你們又來惹厭，我就偏不回去，看你又怎麼樣？」

說着，當眞扭過身子，抱着一雙胳膊，生起氣來。

史大娘見狀無可奈何的陪着笑臉道：「小姐，妳可又使性子了，難道忘了巴老爺子關照的話了？妳這病是嘔不得氣的，算我說錯了話，該好了吧！」

蕊姑娘悻悻嗔道：「旣然知道我生不得氣，還故意來氣我……」隨即一笑道：「你們先回去，我在這裏再玩一會兒，自己會回去，好不好？」

史大娘慌着搖頭道：「那怎麼行……噯！我的小姐，妳可眞是越來越胡鬧了……小姐，妳的身子要緊呀，難道妳忘了……出來的時候……」

下面的話，一時碍難出口，祇急得那婦人連連嘆氣不已。

談倫見狀祇得對蕊姑娘道：「姑娘病體要緊，還是回去吧！我出來過久，也要回屋子吃藥休息去了。」

說着向蕊姑娘史大娘抱拳爲禮，逕自轉身而去。

蕊姑娘忙即叫住他道：「喂……談先生……」

談倫因見史大娘以及對方那個姓馬的藍衣人，四隻眼睛在注視自己時，雖無敵意，却也並不友善，又以初時巴壺公之囑照在先，心裏儘管對這位蕊姑娘離奇的身世，諱莫如深，却也不欲一探究竟，乃自存下了避開之意。

蕊姑娘這麼出聲一叫，他當即止住了脚步，回過身來。

四隻眼睛注視之下，蕊姑娘遲疑片刻，微微點頭道：「我明天還會再來……找你！」

說完掉過身子，逕自同着史大娘向外步出。

談倫目送着對方二人離開，正待回身，却聽得一人說道：「談相公，你慢走一步。」

說話的人正是一旁侍立的那個藍衣壯叟。

話聲方落，人已來到了眼前。

談倫看了他一眼，領略了對方深邃的目光。

「兄台貴姓？」

「馬——馬奇！」

藍衣人不苟言笑的點了一下頭：「久仰閣下大名，可容在下借一步說話麼？」

「馬兄請——！」

轉身步入堂屋。

× × ×

姓馬的祇在入門處的一張大理石方櫈上坐下來，並無久留之意。

「足下病情，此間主人已略有道及，顯然不可忽視，談相公尚須隨時注意，多多保重。」

「多謝馬兄關懷。」談倫苦笑了一下：「設非是主人見愛，在下只怕已是性命不保，馬兄你也住在此冷月畫軒麼？」

藍衣人輕輕哼了一聲，點點頭。

「談相公，在下有一言不知當說不說……」他直視向談倫道：「方才與足下談話的那位姑娘，她的身世離奇……」

微微停頓了一下，他隨即接下去道：「方才我見她與你談笑甚歡，不知你們談些什麼？可肯賜告一二，感激不盡！」

談倫想不到他竟然會如此直言無諱的一問，心裏未免不悅。然而，對方這一張臉上所顯示的却是一片眞摯、赤誠，襯着他英武正直的神采，褐色的皮膚，給人以絕對值得信託可靠的感覺。

「馬兄多慮了。」談倫不着絲毫怒容的道：「我對蕊姑娘的離奇身世，並無所聞，蕊姑娘也並無一字見告，所談皆玩笑，馬兄莫非也要知道？」

藍衣人慨嘆一聲，黯然點了一下頭道：「相公見笑，我只當蕊小姐年輕無知，口無遮攔，現在聽你這麼一說，可見蕊小姐是長大了。」

重重地嘆了一聲，他接下去道：「蕊小姐身患奇症，我主公祇此一位千金，此番點蒼求醫，千金重担，全在我一人肩上……若是有了絲毫差池，我固一死有餘，亦難望上報主公知遇於萬一……」

他對心目中這位主公必然敬仰有加，每次在他說到主公二字時，都表情莊嚴，兩隻手不由自主的拱上一拱，說到後來，幾乎爲之落淚。

談倫微微一笑道：「馬兄你太激動了，有話慢慢的說吧，我還不大明白，聽馬兄你的口氣，好像蕊姑娘的安危有了顧慮，這又爲了什麼？莫非還有人意圖對這個年輕的姑娘不利麼？」

「這就是我所担心的問題。」

藍衣人一雙烱烱目神，逼視過來，緩緩道：「這也是我不揣冒昧，來此打擾你的原因……」

談倫作了一個不能理解的微笑。

「談相公人品武功，我素有所聞，照說是不該置疑，祇是壽念在此番情形特殊，你……還要多請自重，馬某人話也就說到這裏，你是聰明人……萬無不解之理，還是那句話，職責所在，也就顧不得語多得罪了，相公在上，請受我一拜。」

說罷站起，深深一揖。

等到他直起身子來時，才發覺到談倫已換了位置，換句話說，並沒有當受他的大禮參拜。

藍衣人一向自負高傲，那是因爲有他值得自負高傲的條件。

然而眼前的談倫，却像是比他更爲自負，這一點只由他冷漠的表情，冷銳的目光上便可認定。

「萍水相逢，難當大禮，馬兄你太客氣了。」

「這麼說，你是……」

「我只是一個病人……」談倫冷冷的

回答道：「我來到冷月畫軒，承蒙主人收留，目的祇是養病而已，別的事情都不感興趣。」

藍衣人呆了一呆，臉上還有些掛不住，待要說話，談倫却咳嗽了。

× × ×

夜色來臨的時候，冷月畫軒像是較平常不大平靜。

起先是啞童「烏雷」慌張的脚步，踏進了談倫所居住的「西軒」過道，直走向「蔡小姐」的「北軒」跨院。

緊接着是姓馬的藍衣人由他所居住的「南軒」匆匆現身，驚鴻一瞥的消失於「北軒」院裏。

接下來啞童烏雷再次現身，表情更爲驚慌，緊緊跟隨在他身後的是綠衣高大的「史大娘」。

這兩人緊繃着臉，一言不發的匆匆直向「東軒」院落裏快步進去。

這裏略作交待——

談倫住在「西軒」。

「冷月軒主」巴壺公是住在「東軒」的。

「蕊小姐」和服侍她那個幾乎寸步不離的綠衣女人史大娘住在「北軒」。

藍衣壯叟——深精武功的那個姓馬的，住在「南軒」。

「東」「南」「西」「北」四個軒院，表面上雖是各自獨立，俱有一片幽靜的院落。事實上那正中的十字衢道所串聯。中央的那一片，不屬於任何一軒所有的公有院子，花開似錦，翠草如茵，小橋流水，佈置得較諸其它任何單獨一軒的院子更爲清幽可人。

那麼，祇要有人站在那條公有的院子裏，便可總護東南西北，輕鬆的一覽無遺了。

談倫湊巧在這裏。

這一切所發生的他都看見了。

緊張的局面，還在持續着，說是「熱鬧」或可，却並不「有趣」——最起碼，談倫却是用一種冷靜復嚴肅的眼光，在觀察着此一似乎是「不尋常」的事件繼續的發展下去。

× × ×

熱鬧的場面猶自在繼續着。

就在烏雷帶領着史大娘進入「東軒」不久，主人「冷月軒主」緊接出現了。

主人的一生，饒是經歷豐碩，妙手回春，生死人而肉白骨，活人無數，却也顯現得那般沉不着氣……

倒是一件新鮮的事兒。

當他疾速的脚步，踏進衢道向「北」院走近之時，他的一隻手尙在扣着長衣的鈕扣！

史大娘叨叨不休的在他身邊訴說着什麼，聲音很低，却起伏頓抑流利的「北京」官話口音，聽起來就是舒服。

啞童「烏雷」呢？

一隻手提着籐製的藥籠子，另一隻手提着一個挺大的油紙燈籠。原該他走在頭裏照路的，反倒是他拉了後啦。這個傻小子！

走着走着，主人巴壺公忽然站住了脚步，有兩個扣子必須扣好了才好走路。

史大娘兀自在旁叨叨着：「這是從何說起！早半晌兒還好好地，晚飯也吃得挺好，比平常還多吃半碗飯，誰知道……」

話聲隨着他們移動的脚步，漸漸遠了，却把最重要的半句話給錯了過去。

旁觀者淸。

其實無需多說，把這一切看在了眼裏，談倫也就瞭解了一個大概。

八成兒是那位「蕊小姐」的玉體違和了，病勢發作了。

「感情」這玩藝兒，實在是微妙之極，妙到「不可捉摸」，不要以爲談倫就能以「等閑之心」，目睹着這場「鬧劇」的繼續發展，這一霎，他的心裏毋寧在燃燒着一大堆火，大反他往常的寧靜，事不關心！

今晨的花間一晤，也不過是交談數語，那個天眞無邪姑娘的影子，竟然深深地烙在他的心上……直到此刻，這塊烙痕，顯然在燃燒了。

「你——等一等！」

談倫即時現出的身子，攔住了殿後啞童「烏雷」的去路，後者吃了一驚，挑高了手裏的燈籠，向着談倫照了照，這才認出了是誰。

「咿……咿……啞……啞……」

手裏的燈籠，比劃起來旣不方便，更碍人，差一點撩着了「大相公」的眉毛。

他是眞急了，那意思是在怨對方，來的不是時候，早不來晚不來，單挑人家急着辦事的時候來嚕囌。

談倫似乎忘了他是個啞巴了，在他嘴裏還能探出個甚麼！隨即閃身讓開。

烏雷趕忙前行，才發現前行的三人已走得沒了影兒，氣得「咿呀」叫了一聲，回過身向着談倫吐一口唾沫，重重地在地上跺了一脚，這才匆匆地轉身而去。

據說這個動作，在「看圖識意」的啞語裏是一句很厲害的罵人話，談倫就算知道，却也不與他計較，天下那裏有揀罵捱的人，祇是未免有些索然。

這個悶葫蘆，他無論如何也「悶」不住，急欲一探究竟。

在「北」軒敞開着洞門外踱着來回，終不能定下了這顆波動的心。

事不關「心」，關心則亂。

走，進去瞧瞧去！

× × ×

外面忙過了，裏面可也並不輕鬆。

入門口珠簾高捲處，藍衣人「馬奇」一夫當關，直挺挺的居中而立。

這個人旣仔細又冷靜，再加上一身好本事，是可担當大任，他主子選中了他來照顧「蕊小姐」的差事，算得上是選對了人。

所幸，談倫也夠機警，總算沒有被他發現。

一間堂屋，一間暖閣，在隔有大幅畫屛，大理石雕的後面敞開，那才是「蕊小姐」下榻的香閨所在，同樣是「冷月畫軒」，這裏的一切，可比其他各處要富麗堂皇多了。

淡淡的淸香一縷，散自白銅長頸「鶴爐」張開着的鶴嘴裏。

像是百合打轉的那盞琉璃吊燈，閃爍着一片淸濛濛的光華，轉動處光彩迷離，一切都是那麼的美，給人以「波譎雲詭」

的感覺。

粉色的紗帳，被一隻小小的銀色鈎子鈎着，對開雙分之處，便是蕊小姐的玉榻所在了。

她穿着一襲淡綠色的寬鬆長褸，旣名「長褸」，自然是十分的長了，長到連她一雙足踝也掩遮住。

「眉共春山爭秀，可憐常皺！」此刻，那一雙秀眉却是展開來的。

一片笑靨，顯示在她那張看來異常開朗的臉上。謎樣的「玄」，海樣的「深」——當那雙轉動着，又像會說話的眼神兒，偶而飄過來，或是向你凝視着的時候，骨子裏，由不住你打心眼兒裏吃驚着，冒汗……接下來臉上發臊，便祇有發楞的份兒了。可不是嗎，眼前的「烏雷」就是這個表情……

擰着眉，張着嘴，直着兩隻眼，不知道額頸子上那一根筋「閃」着了，反正是看上去就是不對勁兒。

然而，「他」却也知道，這位貴爲「公主」，美似天仙的美人兒，今兒晚上情形有異，八成兒是病勢發作了。

他的嘴啞，心可不「啞」……一片慧心，透剔玲瓏，也祇有主人「冷月軒主」巴壺公心裏有數。

「這孩子，眞是少見的聰明，心細的連根頭髮都挿不進去，祇可惜是個啞巴……」

這句說話，他可是聽進去了。

打那一天開始，他就發奮要强，啞巴雖然是啞巴，幹起活兒來，比誰都强，憑着一點天賜的慧心，事事都能猜到了人心眼兒裏去，叫主人瞧瞧，啞巴不會讓你多操一點心！

打量着蕊小姐這般模樣，烏雷雖然曾被人主人譽爲「智慧過人」，此刻却也迷惑了。

不祇一次的，他翻過眼睛來，打量着「冷月軒主」巴壺公，像是默默地在抗議着什麼。

「你不是神醫麼？怎麼就治不好蕊小姐的病？」

「她是眞的病了？怎麼臉上還在笑。一點痛苦的樣子也沒有？這到底是什麼病呢？……」

× × ×

淚珠子大顆大顆的由他的眼睛裏滑出來，却又偷偷地被他給擦了，好在這個節骨眼上，誰也不會去注意他。

高大剛健的史大娘，平常一直是笑口常開，現在也似乎不快樂。

蕊小姐的病勢，簡直就像是一片烏雲，罩住了整個的冷月畫軒，每一個住在軒裏的人，又都像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緊緊的扼住了喉嚨……

緊張、焦急、祈求、期望……一切的期盼、渴望，似乎全部在巴壺公一切個人身上了。

× × ×

「冷月軒主」巴壺公正在爲蕊小姐把脈。

透過他微微張開的一綫目光，雙瞳聚集交視之處，便是蕊小姐微呈紅潤，輕含笑靨的玉面嬌容。

他正在殫精竭慮的思索着，修長的三根手指，輕輕撫摸在蕊小姐雪藕般白的腕子上，像是在撫弄着一具極其名貴的琴瑟，每一次跳動，都聚結着他的靈思睿智，但只見那雙微呈灰白的長眉時蹙又舒，乍舒又合。

屋子裏可眞是夠靜的，沒有一點雜聲，氣氛感染之下，枝頭上的夜鳥，也沉寂無鳴。靜到無極，每個人甚至於可以聽見自己的心跳聲，串聯着一雙耳鼓，時作雷鳴……

巴壺公輕輕的「哼」了一聲，那一雙微微張開的眸子忽然睜大了。一下子又收小了，顯示着他心中的變化，一如驚濤駭浪。

「怎麼樣……了？老爺子？」

史大娘壓低了嗓門兒，用一種平和的微笑，掩飾住她心裏的不安。

「嗯……」巴壺公點點頭說：「那隻手！」

「是是是……」

一面說着話，史大娘上前一步，費了半天的勁兒，才把蕊小姐的身子翻了個個兒。

「來來來……我的好小姐……對了……對了……伸出這隻手，讓老爺子給你瞧瞧……」

經過這麼一折騰，蕊小姐像是由神馳的夢鄉，忽然又回到了現實。

「史大娘……你們？」

帶着一臉的迷惑，那一雙美麗的大眼睛，骨嚕嚕地，祇是在現塲每一個人臉上轉着，最後却落在了冷月軒主巴壺公的臉上。

「巴老……先生……我……我又病了麼？」

「沒有的事……」巴壺公微笑着說：「殿下玉體如常，只是例行的診治問安罷了……」

「噢，這樣就好，唉……我這是怎麼……了？」

輕輕嘆息了一聲，她眼光上看，一雙澄波眸子，却又被那盞緩緩打轉的琉璃吊燈給吸引住了。

一霎時，她清秀的臉上，又自綻開了盈盈笑靨，陶醉在無邊而又美麗的遐思之中……

就是這麼點兒反常，才驚動了史大娘、馬奇，整個冷月畫軒內之人，俱都爲之而惴惴不安。

史大娘剛啓笑容的臉，立時又罩起了一片愁雲。

「老爺子……」

巴壺公搖搖頭，止住了她的問話。

所謂「望、聞、問、切」爲斷病之「四診」，其中「切」字一訣最爲重要。

一說：「左心小腸肝胆腎，右肺大腸脾胃命。」雙腕一切，善診者，已經可知患者之大概，更何況有神醫之稱的巴壺公了。

放下了切脈的手，他身軀前傾，細細的打量着蕊小姐的一雙眼睛，又看了她的氣色，臉上不着絲毫病情，却把旁觀的史大娘，啞童烏雷急壞了。

「好！」說了這個字，他即欠身站起，轉向烏雷道：「紫雲露七錢，速服，月華丸一片壓舌下！」

烏雷早已待命，締聽之下，點點頭，

立時打開手邊籐箱，取藥待用——他猶自仰首壺公，等待吩咐。

巴壺公點點頭，復關照道：「七情子搗碎和一分朱砂加半夏橘紅爲引，照以前湯藥服用，子時服下料可安眠矣！」

啞童聆聽之下，臉上這才顯出了些喜色。

巴壺公輕輕的拍了拍他的頭，意示嘉許。這麼一忙，料想着烏雷一夜不得好睡，他這才向着牀上的「蕊小姐」躬身施禮，悄悄退了出去。

史大娘立時跟出來。

藍衣人馬奇滿面凝重的偎過來。

兩個人四隻眼瞬也不瞬的盯着他，巴壺公在書案邊上坐下來，伸紙，潤筆，凝思……却又放下了筆。

「怎麼……」藍衣人放低了嗓子：「殿下的病……」

「這就令人不解了！」

冷月軒主冷冷的哼了一聲，目光抬向史大娘，注視着她：「心築築而跳，意搖搖而迷——有怔忡之象，却似是而非，好難診斷的『七情刧症』……」感嘆着，這位素有神醫之稱「再世華陀」，也不禁大費神思了。

「七情刧症？」

像是第一次聽見過，藍衣人、史大娘，兩顧茫然。

「不錯，這就是殿下罹患之症，不怕二位見笑，這病例我還是第一次見過，以前已有懷疑，今夜始可斷定，七情刧，七情刧……就是它了！」

「什麼是『七情刧症』？」史大娘臉上閃着迷惑。

「唉……妳自然是不會知道……」巴壺公喃喃的道：「仔細追起這病的成因，可就費人思忖了，殿下久居深宮，與外界鮮有接觸，加以本身底子又弱了些，此症多半來自上代——可追溯上至七代，任何一代患者的遺傳。一旦病發，喜、怨、哀、樂、驚、悸、恐，都當適可而止，七情六慾，任何一種過或不及，都將構成病因，輕則怔忡，就像殿下今夜模樣，重則癲狂而死，是謂『七情刧症』……」

一番話只把史大娘與馬奇嚇得面無人色，一時作聲不得。

巴壺公黯然一笑，看了二人一眼：「所幸殿下年紀尚輕，如能善於調養，未嘗不能克日痊癒，只是這月餘以來，我暗中觀察她，除了略有苦悶孤單之感，較之來時已大有起色，昨天我察她脈象，還自平和，怎麼一夕之間，就自起了如此大的變化？」

微微頓了一下，她望向史大娘，詫異的道：「今天白日殿下可曾有什麼異於尋常的遭遇麼？」

「這……」史大娘先是搖了一下頭，忽然觸及了什麼：「啊……這就是了……別是那位談相公吧！」

巴壺公面色一驚。

藍衣人馬奇重重一嘆，氣忿的說道：「我就知道，一定是他了……果然出了事情。」

巴壺公詫異的道：「你們說的是『西軒』的談先生？」

史大娘嘆了一聲道：「可不是嗎，其實也沒什麼，只是殿下戲追蝴蝶，誤入西軒，湊巧那位談先生也在院子裏，兩個人就見了面，說了幾句話兒，難道這也不行嗎？」

巴壺公聆聽之下，呆了一呆，冷冷笑道：「這要看殿下當時的心境了……」

史大娘道：「殿下當時心情好極了，一路上有說有笑……」忽然發覺到巴壺公的面色有異，頓時住口不言。

「這便是惹病之因了……」

一面說，巴壺公站起來，緩緩走了幾步，又定下來，顯然是心中大生碍難。

藍衣人馬奇冷冷一笑，目光烱烱地盯着他：「還有什麼好說的？明天就叫他走人！」

巴壺公看了他一眼，搖頭不言。

藍衣人霍地站起道：「軒主若有碍難之處，我去，這個姓談的，萬萬是不能留下來！」

「慢着——」巴壺公冷冷一笑道：「閣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件事可草率不得。」

藍衣人已經站起的身子，又自緩緩坐了下來，却是一臉的大惑不解：「軒主，事分大小鉅細，這件事你可徇私不得，殿下若是有了三長兩短，你——」

巴壺公舉手止住了他繼續下說，驀地偏首向窗，顯然似有所警。

藍衣人馬奇更是不待招呼，脚下一個上步，單手打簾，身軀乍然向下一矮，緊跟着一個疾滾之勢，快如滾簷狸貓，颼然聲中，已飄身窗外。

「冷月軒主」巴壺公身法更較他猶快，就在藍衣人滾身窗外的一霎，單手在長案上輕輕一按，呼——一聲，已掠身門前，緊跟着珠簾响處，已遁身門外。

兩個人的身法可都夠快的，可是暗中這人却更比他們猶要快上一籌。

事實上，他們是什麼也沒有看見，冷月天星，壓根兒連個人影子也沒有。

× × ×

咳了半夜，輾轉牀際，最後服下了巴壺公所留下的藥，才漸漸平靜下來，入睡過去。

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了。

似乎還在矇矓的夢中，忽然，他有些警覺，一下子睜開了眼睛。

透過窗前那種灰濛濛的魚肚白色，看見了面前站着的這個細長高瘦的人影。

一驚之下，他想翻身下牀站起，欠身的當兒，才自發覺到全身發軟，敢情右手的脈門，在對方掌握扣持之中，透過那人的指尖，傳送過來一種熱騰騰的氣機，從而全身上下，一些兒力道也施展不出。

即使有一流身手，內功精湛，若是不當心爲人拿住了手腕子，扣住了穴門，却也只有任憑對方處置宰割之一途。

談倫的驚嚇可想而知。

當他驚慄的目光，再一次向牀前人注視時，總算認清了對方的臉，內心憂懼稍去。

「啊……巴軒主……」

面前人，連頭帶身的披着一襲長衣，面色冷漠，一雙眸子灼灼逼人，不怒自威——正是主人「冷月軒主」巴壺公。

那一聲「巴軒主」，原期於由嘴裏道

出，誰知道張口無聲，却成了隱聲於肚子裏的吶喊。

緊接着一顆顆黃豆般大小的汗珠子，透過了他的眉心，直沁而出，霎時間濕了滿臉。

巴壺公這一式拿穴手法，確是厲害的緊，尤其是在對方睡夢之中，簡直使人無從防範，此時此刻，巴壺公如若有意取對方生命，可眞是易如反掌。

他却沒有這個意思！

那一縷發自他指尖熱騰騰的氣機，其實是旨在試探，在於連串對方身內的各處穴道，經脈，談倫的感覺，好像是有一條蛇，在自己脈道裏面竄行游動，這條蛇却是「熱糊糊」的，片刻之間，巳使得他遍體大熱，爲之汗下。

漸漸地，熱息稍止，從而，他身上感覺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舒暢……

這才使他了解到，對方並無惡意。

祇是，却也有些地方，不能讓他釋疑，就像此刻，對方兀自拿住自己的穴道，如果僅僅向自己傳送氣機，根本無需如此，顯然是別有用心。

透過窗外的微曦，巴壺公那一張清癯的臉，異常的冷，那一雙炯炯神采的眸子，隱隱似有殺機。

這就令談倫大惑不解了。

「你並沒有聽從我的囑咐，把功夫放下，可是？」

說時，巴壺公冷竣的目光，直直地向着談倫臉上逼視着，決計不容許對方的目光逃避。

談倫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苦笑。

昨夜設非他施展輕功，及時由「蕊小姐」的跨院轉回，險些便爲藍衣人馬奇與主人巴壺公發現，露了行藏，想不到事隔一晚，依然逃不過對方犀銳的觀察觸覺，這類現之於病理上的反應，簡直是無從狡辯。

巴壺公何等神明之人，祇一眼，已是肚裏雪然。

「這麼說，昨天夜裏出沒於北軒的那個人，就是你了？」

談倫微微點了一下頭，內心頗是慚愧，他生平不擅說謊，旣承對方見問，也只好承認了。

「冷月軒主」巴壺公臉上閃過了一片驚悸。

「那麼，你都看見了。」

他所指的是「蕊小姐病發」之事。

談倫默默地點了一下頭。

「你也都聽見了？」

——有關蕊小姐的病情、病因，最重要的是她不可告人的離奇身世……

談倫又點了一下頭，雖然他意識裏仍多疑問，祇是所能聽見的確也都聽見了。

巴壺公陡地雙眉一挑，殺機猝現。

談倫幾乎巳經感覺出對方即將出手的殺着，但却是無能逃避，甚至於直視着對方的那雙眼睛，也不思旁矚——雖然說，這番舉止，違背了當日主人告誡，可是反應在談倫內心的感觸，却是一片磊落光明，並不覺得有絲毫罪惡之感。

也許就是他的這種凌人正氣，動搖了冷月軒主猝然興起的無名殺機。

驀地，他後退了一步，緊緊扣住對方脈門上的那隻手也爲之鬆開。

談倫只覺得身上一鬆，穴脈大開。

他知道自己巳恢復了行動能力，自然也能開口出聲，當下緩緩欠身坐起，取過一件長衣穿好身上隨即離牀站起。

巴壺公深邃的一雙眼睛，兀自緊緊的逼視着他。

「你爲什麼要這麼做？我不是關照過你麼？」

談倫看着他，微似歉意的一笑，除此之外，他確也無話可說。

巴壺公無奈何的嘆息了一聲，轉過身來，步出睡房，來到了前面堂屋。

談倫跟出去，相繼落座。

「事巳至此，我也就不必再隱瞞你了……」巴壺公試探的問道：「你可知這位蕊小姐的眞實身份？」

談倫搖搖頭，說道：「你們旣以殿下相稱，想來必是王府的千金公主了！」

巴壺公冷冷一笑：「你猜錯了。」

談倫微微一驚：「這麼說，莫非竟是當今大內的公主？」

「你又猜錯了。」

一刹那間，巴壺公臉上現出了無比陰森：「果眞是朱棣的女兒，她却也無需來此，也用不着我來侍候了！」

他竟然直呼當今天子永樂大帝名諱，胆子不小。

原來建文四年，燕王朱棣陷京師，殺秦子澄，逼走惠帝，自立即位，大殺前朝賢臣，如方孝儒等竟遭滅門之慘，事傳天下，人所不齒，事情雖隔二十年之久，對於心懷正直人士，提起來猶有餘痛，彷彿切膚之恨。

談倫的眸子顯然爲之亮了一亮，巴壺公這兩句話，一霎間，像是拉近了他們之間的距離。

「我明白了……」談倫臉上閃爍出一絲難以置信的神采：「這位蕊小姐，莫非竟是建文皇帝他……的後人？」

巴壺公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算是肯定的回答了他。這一霎毋寧是充滿了無比殺機，巴壺公的一雙眸子瞬也不瞬的盯視着談倫，只是談倫表情怪異，他也就不惜猝然向對方施出殺手。

原來建文皇帝當年於燕王兵臨城下時，神秘出走，下落不明，朱棣雖登大位，私心却對此親在子侄的前朝皇帝，放心不下，必欲剪除而後稱心，十八年置「東廠」，廣置殺手，明察暗訪，江湖上風風雨雨，頗多傳聞，傳說朝廷置萬金重酬，給通風報訊者，重賞之下，必多罔顧道義之勇夫。

準乎此，冷月軒主巴壺公的一番仔細謹愼，也就可以令人理解，未必全屬多餘之事。

祇是，在他一番細心觀察之下，他確實相信自己對面前的這個年輕俠士一番顧忌，大可不必。

疑心旣去，也就無可不談。

「你說對了……這位蕊小姐，正是建文皇帝的嫡親愛女，曾爲册封『銀鈴公主』的朱蕊公主殿下……」

「哦——」談倫顯然吃了一驚。

緊接着，談倫臉上閃出了難以抑制的喜悅：「這麼說，允炆先生仍在人世之間

了？」

「允炆」爲建文皇帝名諱，爲避時忌，一般風塵俠隱多以「先生」稱之。

巴壺公締聽之下，一顆心總算放了下來。

「允炆先生果然健在，只是雄心巳喪，他如今已是無意東山再起！」巴壺公長長嘆了一口氣：「這君國社稷之事，就非我輩草野之人所能問津的了！」

談倫黯然的垂下了頭，這一霎他心裏十分紊亂，旣然已確知了眼前這位蕊小姐的眞實身世，不由得便自爲她此刻的安全處境，好生担起心來。

彼此的心情都很沉重。

「冷月軒主」巴壺公非但負責着公主朱蕊的安全責任，更重要是她的病體安危。兩件大事，幾乎同樣重要，一點也疏忽不得。

「你現在一切應該都明白了……」打量着面前的談倫，巴壺公吶吶的道：「那位馬先生，便是當年建文帝御前神武將軍馮元，史大娘是內侍女官史桂枝，他二人各有一身傑出武技，尤其難得的是，二十年來忠心不貳，隨侍君側，日暮窮途不易其志。這一次爲了公主的病，他們廢寢忘食，苦心竭慮，內心之悽苦沉痛也就可以想知，實在令人欽佩，比較起來，我眼前所肩負的使命，倒是無足輕重了！」

談倫微微點了一下頭道：「我都明白了……有關公主在此養病事，外界可有傳聞？」

巴壺公搖搖頭：「大概還不致於，這件事進行得極爲隱秘，不過……敵人的爪牙，却是無孔不入，也難保不爲他們探出一些端倪，果眞如此，冷月畫軒的未來安危，可就令人担心……」

談倫呆了一呆，輕輕地發出了一聲嘆息。

「果眞如此，那一夜前輩你對付『黑翅鷹』杜海波，未免心存仁厚了。」

巴壺公楞了一楞，接道：「你原來都看見了！」却冷笑道：「你以爲他還能逃得活命？我看他沒這個命！」

談倫點頭道：「前輩旣如此說，是無可疑，祇是這件事旣巳引起了姓杜的疑心，保不住還會有第二個人……却是不可大意呢！」

巴壺公冷冷的道：「你說的不錯，這正是我所担心的地方——」

談倫思忖着，暫時沒有說話。

「冷月軒主」巴壺公一雙深邃的眸子，却再一次注視着他，道：「無論如何，你都要記住我的話，你刻下自身在重病之中……眼前這件事你是帮不了什麼忙的……如果你不能摒棄武功，病體便難以復元，那麼今年冬季來臨，你很可能便難以渡過了……」

巴壺公語出至誠，說這幾句話時，尤其表情愼重，談倫當然不會以爲他是虛言恫嚇，只是這一霎，他腦子裏所想到的，只是公主朱蕊離奇的身世以及眼前的安危，大義當前，似乎自身的一切，反倒是次要的了。

「在你入住之初，我就曾經關照過你！」巴壺公緩緩說道：「現在我要說的，還是一樣，這件事不是你能插手的，如果你沒有病，也許在某種情況下，尚能助我等一臂之力，只是現在，你巳無能爲力，還有，最後我更請求你，你不能再跟公主見面了！」

談倫聽了苦笑了一下，吶吶的說道：「我知道——是因爲她的病——『七情刲症』？」

「不錯——」巴壺公吶吶道：「你旣然巳經聽到，我倒也無需瞞你，老實告訴你說，這半年來，在我細心療治之下，她病情巳大爲緩和，想不到昨日和你初初一見，病情竟然再度復發！」

重重的嘆了口氣，巴壺公現出了沉重的表情，那是一種失望，緬懷過去的苦心白費，眞是有說不出的沮喪懊惱。

「天下事，竟會有這麼巧的……」

打量着面前的談倫，他苦笑的道：「你所患的『六月息』症與公主所患的『七情刲』症，俱都是人世間罕見的疑難怪症，妙在，你的病忌行武功，而蕊公主她所需要的却正是內功的振奮，唉……如果公主她像你一樣，能有這麼一身精湛的內功，祇需自身運功調治，病體也就不藥而愈了！」

談倫搖搖頭說：「我不……我不大明白……」

巴壺公看了他一眼，喃喃的道：「豈止你不明白，連我自己也似在摸索之中……無論如何，眼前你却是不能再見她了，詳細病情，我却還要繼續觀察……」

他走了。

留下來的談倫，祇覺得無比落寞與無助……

恍惚中，他又咳嗽了。

× × ×

手指上那一枚「七星翡翠」的戒指，在晨光裏閃爍出點點星光。

每一回，當他無意的注視向這枚戒指時，腦子裏便會忽然間興起一種莫明其妙的震撼。

於是，緊跟着這番震撼之後，「玉燕子」冷幽蘭美麗的倩影，便會不期然的出現眼前，即使在病痛之際，那沉沉的思慕……總忘不了仍要重重的折磨着他，那種感受，無疑是「雪上加霜」，每一回他都有窒息的感覺，想到情深尖銳之處，猶好像爲一把鋒利的鋼刀，深深的插進心裏，他甚至能感覺到自己那一顆受傷的心猶在滴着鮮血……鮮紅的血……

情深恨亦深！

不祇一次的，他詛咒着上蒼，詛咒命運，詛咒着一切捉弄他感情的人。

如果一切只是冥冥上蒼與命運所賜與的，渺小的人類，除了低首順服；默默接受之一途，又待如何，祇是，這其中如果滲合了「人爲」的因素，爲人所操縱、玩弄，情形便自不同。

談倫的苦思不解的，正在於此。

他所想更知道的是，什麼人在他痛苦之中，不思援手，反思加以踐踏，落井下石？什麼人對廣大的江湖，散播着可怖的謠言，把一個目前仍「生存」着的活人，硬要加上一個「死亡」的帽子？

於是，在這個「死亡」的陰影籠罩之下，一切都改變了。

（未完・三）

岳小玉傳

中篇俠義奇情

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孟海爲了找尋樓丹楓，錢有多陪着他先找肥娘子，肥娘子和他們找到結拜妹妹呂足金，這位江東老娘身手不凡，果然樓丹楓落在她手中，於是錢有多、方孟海按照她的主張，一同去投靠血花宮……血花宮新宮主岳小玉在師父公孫我劍的培育下，日夕練功、練劍，一日碧血樓總調度沈必理稟告有許不醉、江東五傑常掛珠和水瑩兒等來探訪，談及神通教在江湖横行，他們目前不最忌憚的是丐幫，除此之外，可能內部有變故，進攻鐵眉樓又悄悄撤退，可惜丐幫尙未選出幫主，未知選舉進行如何，於是公孫我劍偕同岳小玉去打聽……

尋俠侶遇險　老叫化得救

游出海道：「不喜歡，但她的樣子實在是蠻好看的。」

公孫我劍說道：「你的樣子，也很好看。」

游出海苦笑一下，道：「一個流浪江湖的小叫化，又有甚麼好看了？」

公孫我劍「嗜嗜」一笑，道：「你師父雖然大半輩子都做叫化，但他在年輕之時，也是一個風采不凡的俊俏男兒。」

游出海嘆了口氣，道：「只可惜他老人家直到現在還不肯讓我正式拜師。」

公孫我劍問道：「你眞的很想拜他爲師？」

游出海道：「當然是眞的，前輩莫非有辦法可以讓我得償所願嗎？」

「沒有辦法，」公孫我劍搖搖頭，道：「對付別人，我也許還有三幾下子絕招，但這一個人，嘿嘿！」

游出海聞言，頓然爲之頹喪不已。

岳小玉却一拍胸膛，揚眉叫道：「游兄弟，你別失望，這椿事情，包在老子的身上可也！」

游出海立時喜上眉梢，問道：「是眞的？」

「絕無虛假，」岳小玉說道：「對付諸葛大叔，我師父沒辦法，但老子却有辦法！」

公孫我劍嘿嘿一笑，道：「你又有甚麼法寶了？」

岳小玉道：「暫時不能說！」

公孫我劍立刻沉聲說道：「我是你師父！」

岳小玉道：「師父也不能說。」

公孫我劍道：「斗胆！」

岳小玉道：「人在江湖，胆子若太細小，就會永遠振作不起來！」

公孫我劍瞪目看了他半天，忽然仰天哈哈一笑：「好小子，這一次算是爲師輸了。」

岳小玉這才長長吐出口氣，道：「多謝師父。」

公孫我劍道：「你能夠爲了別人的事情而堅守本身原則，這是很好的，倘若爲師因此而加以怪責，便是迂腐！」

岳小玉忙說道：「師父通情達理，胸襟廣闊，如天如海，自非迂腐之輩可比者也。」

公孫我劍哈哈一笑，忽然一脚踢在岳小玉的屁股上。

岳小玉閃避不及（當然者也），登時痛得連淚水也迸將出來。

游出海大吃一驚，忙道：「前輩何以無故踢人？」

岳小玉不等師父開口，已苦笑着對游出海說：「本座亂拍師父馬屁，所以挨這一脚實在並不寃枉。」

游出海呆住，公孫我劍却拈鬚一笑，道：「你明白就好了。」

岳小玉又苦笑了一下，說道：「徒兒早巳明白，但却愚笨得很，總是明知而故犯。」

公孫我劍道：「你並不愚笨，就是嘴貧舌賤，致招無妄之災。」

岳小玉訕訕一笑，半晌才對游出海道：「你怎麼知道咱們會在這裏出現？」

游出海道：「是一個很兇惡的叫化對我說的。」

「很兇惡的叫化？」岳小玉一呆：「本座知道，丐帮之中有一個乞丐是很兇惡的，他就是『惡乞』百里怒。」

「你說對了，」游出海連連點頭不迭，「正是百里怒！」

公孫我劍一怔：「這個亂衝亂撞的傢伙怎麼居然注意起咱們來了？」

游出海道：「百里怒說過，以前很想做一件事。」

公孫我劍道：「他想做甚麼？」

游出海道：「他想揍你一頓！」

「揍我？」公孫我劍大奇：「我幾時開罪這個人了？」

游出海道：「我不知道，但他的確曾經這麼說過。」

公孫我劍尋思片刻，結果還是弄不清楚百里怒爲甚麼想揍自己一頓。

岳小玉冷哼一聲，盯着游出海道：「百里怒在那裏？」

游出海道：「山神廟裏。」

岳小玉立刻說道：「咱們馬上就去找他。」

公孫我劍道：「找這個惡乞幹嗎？」

岳小玉道：「徒兒想看看，他是不是瘋了？」

公孫我劍道：「百里怒瘋不瘋，跟咱們又有甚麼相干？」

「怎會沒相干？」岳小玉道：「他想揍師父吶！」

公孫我劍笑道：「想想總是可以的，但憑他現在的功夫，只怕還不配動你師父一根汗毛。」

「這個徒兒當然知道，」岳小玉道：「但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他若然大放暗箭，師父就會大大的不利了。」

公孫我劍悠然道：「你對百里怒的認識有多少？」

岳小玉一楞，過了一會才道：「他雖然兇惡一點，但心腸好像半點也不壞。」

「你的眼光實在不錯，」公孫我劍道：「百里怒縱非君子，也絕非小人。」

岳小玉想了想，不禁點頭道：「師父言之成理，百里怒縱然跟師父有甚麼過節，他也不會暗箭傷人的。」

公孫我劍沉吟着，道：「而且，他想揍我，也必然有他的理由，只不過咱們暫時弄不清楚而已。」

岳小玉眨着眼，忽然「噢」一聲叫道：「徒兒記起啦。」

游出海一楞，問道：「你記得是些甚麼？」

岳小玉道：「百里怒對師兄也是十分敵視的。」

公孫我劍吸了一口氣，道：「百里怒不但兇惡，而且古怪的很。」

岳小玉道：「要明白眞相，只有馬上去找這一個人。」

公孫我劍想了很久，終於說道：「這樣也好，爲師不怕惡乞，只怕悶在肚子裏面。」

接着，游出海帶着公孫我劍師徒走向東北方。

約莫走了半里左右，三人巳來到一座破落不堪的山神廟外。

游出海迅速衝入廟內，叫了一聲：「百里老兄！」

廟內立刻有人冷冷一笑：「小雜毛，我叫你滾遠一點，怎麼又再滾了回來？」

游出海嘻嘻一笑，道：「有兩個人要見你嘛！」

那人「哼」一聲，說道：「甚麼人我都不想見，你快滾，門外的兩個傢伙也要滾！」

此時，岳小玉早巳認出那是百里怒的聲音，便道：「百里兄，不是連小弟也要

趕走罷？」

「小岳子！」百里怒忽然尖叫了一下，不等岳小玉走進山神廟，人已有如旋風般竄了出來。

岳小玉哈哈一笑：「好厲害的惡乞，果然名不虛傳。」

百里怒在他的鼻上捏了一把，道：「你眞是個武林福星！」說到這裏，這才發現公孫我劍一直站在岳小玉身旁。

公孫我劍淡淡一笑，目注着百里怒道：「百里老弟久違了！」

百里怒乾咳兩聲，才道：「是你？」

公孫我劍悠然笑道：「不錯，是我，你是否感到討厭極了？」

百里怒道：「我並不是器量狹窄的人，從前你的確令人感到討厭，但現在算了！算了！」

岳小玉奇道：「我師父是個遊戲人間的江湖怪傑，怎會令人感到討厭？」

百里怒冷冷一笑，道：「遊戲人間這種事，偶一而爲之，尙可說是無傷大雅，但你師父畢生遊戲，不務正事，老是閒散渡日，這就是大大的不對！」

岳小玉道：「就算是我師父大大的不對，那也是他老人家的事，幾時輪得到你來說討厭？」

百里怒道：「倘若只是你師父一個人不務正事，那還罷了，但他却連諸葛酒尊也教壞了。」

「教壞了？」岳小玉一呆，說道：「諸大叔又不是三歲小孩，怎會給我師父教壞？」

百里怒冷冷一笑，道：「常言說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諸葛酒尊若不是經常跟你師父爲伍，他早就成爲丐帮帮主了。」

岳小玉更奇，道：「你不是憎厭諸葛大叔嗎？何以忽然又希望他能夠成爲丐帮帮主了？」

百里怒哼一聲，道：「你可知道我爲甚麼憎厭諸葛酒尊？」

岳小玉聳肩一笑道：「我怎知道？」

百里怒道：「我憎厭諸葛酒尊，就是因爲他不肯做丐帮帮主！」

岳小玉眉頭一皺：「他老人家做不做丐帮帮主，那是他的自由，你又何必如此氣忿？」

百里怒冷冷道：「他不做丐帮帮主，自然是他媽的逍遙自在得很，但他若稍有良知，就不該只是爲了一己之私，而把丐帮逾萬弟子置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不顧。」

岳小玉雙眉一蹙，道：「沒有這麼嚴重罷？」

「就是這麼嚴重，甚至比任何人想像之中還更嚴重得多！」百里怒冷冷一笑，「你若明白眞正的情形，只怕你會比我更加氣忿。」

「也許是的，」岳小玉故作緊張地說：「你可以說得更詳細一點嗎？」

百里怒道：「諸葛酒尊不做帮主，最大的弊處就是他不做，尹天瀾却順理成章地做了。」

岳小玉故意道：「尹天瀾做帮主不是做得很好嗎？總之有人肯做丐帮帮主也就是了。」

「胡說！」百里怒面露怒容，道：「正因爲他做了帮主，所以，才會使本帮大亂。」

岳小玉微微一笑：「他做得不好？」

百里怒道：「他做得太好了，每一件事都對他自己很好。」

岳小玉道：「對大家又怎樣？」

百里怒道：「一點也不好！」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你怎麼不早一點向諸葛大叔說？」

百里怒道：「你以爲他不知道嗎？」

岳小玉道：「他不知道就不知道，這又有甚麼稀奇了？」

「他又不是個蠢材，怎會不知道尹天瀾是個怎樣的人？」百里怒怒聲說道：「他是只顧自己快說，不理民間疾苦！」

岳小玉眉頭一皺，道：「你這樣說，未免有欠公平。」

百里怒道：「爲甚麼不公平？」

岳小玉道：「救民濟世，行俠仗義，並不一定要做丐帮帮主才可以的，就以諸葛大叔來說，雖然他只是孤身寡人，但却嫉惡如仇，屢戰邪魔，豈非同樣值得武林中人敬重嗎？」

百里怒道：「不管怎樣，他不做丐帮帮主，就是大錯！」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照你的看法，這不僅是大錯，似乎還是一條大罪！」

百里怒說道：「岳老弟此言，正合我意。」

公孫我劍蚪鬚一笑，道：「既往之事，不提也罷，反正諸葛酒尊已答應接任成爲新的丐帮帮主，百里老弟大可開懷暢飲，高興一番是也！」

百里怒道：「諸葛酒尊倘若眞的成爲本帮帮主，自然是萬分值得慶幸的，就只怕有人從中作梗，壞了這樁大事。」

岳小玉道：「百里兄認爲會有人破壞此事嗎？」

百里怒道：「我不知道，但這担心也不一定是多餘的。」

公孫我劍道：「江湖中風雲瞬息萬變，大家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岳小玉道：「未知諸葛大叔如今身在何方？」

百里怒略爲沉吟，才說道：「你想見他？」

岳小玉道：「當然很想，莫非你知道他老人家的下落？」

百里怒道：「自從他離開鐵眉樓之後，就一直很少和本帮的弟子有所聯繫。」

岳小玉道：「他往那裏去了？」

百里怒道：「據我所知，他正在打探着兩個人的下落。」

岳小玉一怔：「諸葛大叔要找的是甚麼人？」

百里怒道：「第一個是『不開花女后』葉大娘的女兒葉紅棉。」

「葉紅棉？」岳小玉的臉色立刻變了，「另一個當然就是郭大哥了？」

百里怒道：「不錯，他要把郭冷魂和葉紅棉找回來。」

岳小玉道：「許軒主和鐵老鼠不是曾經去找他們嗎？」

百里怒道：「當許不醉和鐵老鼠離去之後，諸葛酒尊總是放心不下，於是也跟了上去。」

岳小玉道：「後來怎樣了？」

百里怒說道：「許不醉和鐵老鼠首先找到了方鯨，後來又有兩男一女跟他們會合。」

岳小玉道：「這兩男一女是誰。」

百里怒道：「兩兄弟，兩夫婦。」

岳小玉一怔，屈指算道：「這麼加起來不是四個人了？」

百里怒道：「不是四個，是三個，那是歐如神和歐一神兩兄弟，而兩夫婦者，就是指歐一神夫婦。」

岳小玉「哦」一聲：「原來是這樣計算法，本座明白啦。」

百里怒道：「其後，這五男一女就分乘兩輛馬車，向安徽進發。」

「安徽？」岳小玉一愣：「他們爲甚麼要去安徽？」

百里怒道：「這個我不得而知了。」

岳小玉望了公孫我劍一眼：「師父，你猜呢？」

公孫我劍搖搖頭，道：「這種事，根本就猜無可猜，你以爲安徽只是一塊豆腐般大小的地方嗎？」

岳小玉沉吟半晌，道：「莫非葉紅棉和郭大哥就在那裏嗎？」

公孫我劍道：「早幾天你爲甚麼不問一問許軒主？」

岳小玉道：「我問過了，他却只是顧左右而言他，眞是他媽的得很。」

公孫我劍道：「許不醉不肯說眞話，必然大有隱衷，他一定還沒有找到葉紅棉和郭冷魂。」

岳小玉說道：「找不到便找不到，大可以慢慢再找嘛，何苦弄得這麼神神秘秘的？」

公孫我劍道：「爲師倒不覺得怎樣，這大概是人之常情罷。」

岳小玉瞧着百里怒，道：「諸葛大叔若然正在打探着葉紅棉和郭大哥的事，會不會來不及參加這個丐帮大會？」

百里怒嘆了口氣，道：「我也正是這麼担心着。」

公孫我劍淡淡一笑，道：「你們毋須杞人憂天，諸葛酒尊做事，表面上看來亂七八糟，實際却比誰都更有分寸，這次丐帮大會，他一定會按時出現。」

百里怒道：「但願如此。」

游出海道：「我也是這麼說。」

百里怒盯着他，忽然冷笑道：「你倒懂得看風駛悝。」

游出海一怔：「百里兄何出此言？」

百里怒冷冷道：「你爲甚麼不拜我做師父？」

游出海道：「我爲甚麼要拜你做師父呢？」

百里怒道：「諸葛酒尊是叫化，我也是個叫化，你不拜我爲師，那是因爲我並非丐帮帮主，但諸葛酒尊却不同了，他很快就會成爲丐帮帮主，正是威風八面，你若成爲了他的弟子，當然也同樣威風八面了。」

「這可寃哉枉也！」游出海叫了起來，「小子可以向蒼天發誓——」

「不必了，」岳小玉淡淡一笑，道：「百里兄只是跟你開個玩笑，這又何必太過認眞？」

百里怒盯着岳小玉：「你怎知道我是開玩笑？」

岳小玉道：「游兄弟若是如你所言，早一陣子他根本不會纏着諸葛大叔。」

百里怒道：「這是甚麼意思？」

岳小玉道：「游兄弟想拜諸葛大叔爲師，已不是近三幾天的事，當諸葛大叔還沒有從常掛珠那裏接過綠玉打狗棒之前，游兄弟就已一直死纏到底了，對不？」

游出海忙說道：「正是這樣，正是這樣！」

岳小玉哂然一笑，道：「這就是了，那時候，又有誰會想到，諸葛大叔竟然會成爲丐帮帮主？這道理就和糟糠之妻一般無異也！」

百里怒一呆，道：「怎麼又弄出個甚麼糟糠之妻了？」

岳小玉道：「糟糠之妻在嫁夫之時，丈夫是霉漢，窮漢、甚至可能是債台高築之慘漢，但她還是嫁了這個霉、窮、慘的漢子，足見此一嫁也，乃是出自眞誠之心，並非貪圖丈夫家裏有金山銀海，及至嫁後，丈夫時來運到，忽然發跡，正是財源廣進，富貴從天而來，旁人又豈可說這糟糠之妻在嫁夫時，已懂得看風駛悝哉？」

百里怒想了想，道：「這下總算給你說贏了。」

岳小玉淡淡一笑，道：「我沒有贏，你也沒有輸，就算是和局好了。」

游出海忽然嘆了口氣，說：「不知道師父甚麼時候才會來到吳家集。」

岳小玉道：「現在距離大除夕還有三天，你用不着焦急。」

游出海道：「若在平時，我是不會焦急的，但現在……」

「現在又怎樣了？」岳小玉奇怪地盯着他。

游出海說道：「我担心有人會橫刀奪師。」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本座只聽過橫刀奪愛，可從來沒有聽過橫刀奪師這一句話。」

游出海道：「現在聽聽也是不遲。」

岳小玉道：「你眞的認爲小惡女會搶走你的師父嗎？」

游出海憂形於色地說：「她長得聰明伶俐，又處處迎合着師父的心意行事，老實說，我可能眞的有點比不上她。」

岳小玉皺眉道：「這麼說，連你自己也沒有信心了？」

游出海嘆了口氣，道：「形勢如此，就算我有十足信心，那也是沒有半點用處的。」

公孫我劍忽然冷笑一聲，道：「這一場爭師比賽，你輸定了。」

「輸定了？」游出海吃了一驚，「公孫老俠何以這麼說？」

公孫我劍冷冷道：「我若是諸葛酒尊，也決不會收你爲徒。」

游出海的臉龐一陣發白，道：「這是甚麼道理？」

公孫我劍道：「人在江湖，最重要的就是意志。」

岳小玉揚了揚眉，問道：「意志是不是等於戰意？」

公孫我劍說道：「戰意就是意志的一

種。」

岳小玉道：「這麼複雜？」

公孫我劍道：「戰意，就是戰鬥的意志，例如兩陣對壘，或者是兩人決戰，那種支持着戰鬥的意志，就是戰意。」

岳小玉道：「還有其他的意志又是怎樣的？」

公孫我劍拈鬚一笑，道：「你曾經有過忍尿的經驗嗎？」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經驗多矣，徒兒不但曾經忍尿，也曾經忍屁、忍淚。」

公孫我劍問道：「忍得住、還是忍不住？」

岳小玉笑道：「小時候多半忍不住，及後年紀大了，就十居其九都可以忍得下來。」

公孫我劍「唔」的一聲，慢慢地說：「這就是意志！」

岳小玉恍然大悟地說：「原來忍尿忍屎忍屁和忍眼淚就是意志。」

公孫我劍道：「這只是意志的一種，為師是故意說得如此粗俗，好讓你這個小潑皮容易明白一點的。」

岳小玉訕訕一笑，道：「徒兒如今已是飲血峯血花宮宮主，怎麼還說我是個小潑皮？」

公孫我劍冷哼一聲，道：「就算你做了武林盟主，現在還是個小潑皮。」

岳小玉道：「將來長大了又怎樣？」

公孫我劍冷冷道：「如無改進，自然還是潑皮一名，只不過是由小潑皮變成大潑皮，再由大潑皮變成了老潑皮而已。」

岳小玉舌頭一伸，不再說話，但心中却在暗想：「做大潑皮和老潑皮都不打緊，千萬不要變成死潑皮也就是了。」

游出海聽到這裏，已明白了公孫我劍的意思。「前輩說得對，小子的意志，眞是太薄弱了，師父若然知道，一定會很不高興的。」

公孫我劍沉吟半晌，道：「你老是叫諸葛酒尊做師父，這也大大的不妥。」

游出海陡地一呆，道：「這又有甚麼不妥了？」

公孫我劍道：「江湖中人，江湖中事，最講究的是名正言順，正是名不正，言不順，諸葛酒尊既然並未正式收你為徒，你老是在別人面前稱呼他做師父，這是大大不妥的。」

游出海目光閃動，忙道：「多謝公孫前輩教誨，晚輩以後一定會記住了。」

「如此甚好，」公孫我劍莞爾一笑，道：「少年人最忌心高氣傲，你肯聽老夫指點，可見孺子可教也。」

「孺子可教，小岳子又怎樣？」岳小玉笑嘻嘻地問。

公孫我劍橫了他一眼，冷笑道：「是不是又想學踢股功？」

「不學！不學！」岳小玉登時臉色鐵青，連忙搖手不迭，「徒兒自知口沒遮攔，以後一定會努力改過，決不令你老人家失望。」

百里怒聽得為之眉頭緊皺：「你們幾個老老少少說夠了沒有？」

公孫我劍悠然道：「話說起來，經常都會是沒完沒了的，未知百里仁兄有何指點？」

百里怒道：「指點是萬萬不敢當的，但有一件事，却希望公孫老俠出手帮忙帮忙。」

公孫我劍淡淡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你有甚麼事，直說無妨。」

百里怒道：「我今天苦練了大半天輕功。」

公孫我劍一怔：「這又如何？」

百里怒道：「由於練功太勤，所以……所以……」

「是不是走火入魔啦？」岳小玉立刻接着說。

「胡說！」公孫我劍叱道：「眞是如你自己所言，口沒遮攔，不知輕重。」

百里怒冷冷一笑，道：「走火入魔，那是沒有如此嚴重的，但我現在疲累得很，倒是事實，所以希望你們幾位早點上路，別再煩擾我睡覺的興緻。」

岳小玉臉色一變，公孫我劍却哈哈一笑，絲毫不以為忤地說：「快人快語，老夫眞是抱歉萬分，再見！」

一老兩少齊齊討了個沒趣，自然匆匆離開，不再說些甚麼。

三人離開老遠之後，岳小玉才說：「惡乞果然不愧是惡乞，不知道他行乞之際是否也是如此兇巴巴的？」

公孫我劍道：「人各有志，亦人各有各的脾性，你休要出口損人。」

游出海微微一笑，對岳小玉說：「你眞幸運！」

岳小玉道：「我又有甚麼值得你說幸運了？」

游出海道：「你有一個這樣的師父，還不算是幸運透頂嗎？」

岳小玉笑說道：「你這樣說，當心屁股。」

游出海一呆：「為甚麼？」

岳小玉道：「我師父最不高興別人拍他的馬屁，所以每逢有人拍他的屁股，他都一定踢那人的屁股！」

游出海吃了一驚，怔怔地望着公孫我劍。

公孫我劍微微一笑，說道：「不用害怕，江湖上喜歡拍馬屁之輩多如牛毛，老夫若見一個踢一個，豈非連脚趾也得踢腫了？」

游出海這才吁了一口氣，岳小玉却立刻怪叫了起來，道：「不公平，不公平，如此大大的不公平！」

「為甚麼不公平？」公孫我劍冷冷一笑。

「別人拍你的馬屁，你老人家就欣然接受，徒兒拍你的馬屁，你就一脚向徒兒的屁股踢了過來，這還能算是公平嗎？」

「但為師却認為公平極了。」

「為甚麼？」

「別人拍我的馬屁，正是干我屁事？但你却不同，你是我的徒兒，倘若你拍馬屁拍上了癮，將來出道江湖，也勢必成為拍馬屁高手，嘿嘿，屆時為師這一張臉，又該擱到甚麼地方去了？」

岳小玉不禁為之啞然。

公孫我劍冷哼一聲，道：「天下間諸色人等，為師就算想管也管不了多少，但你却是我的徒兒，倘若我連你也管教不住，那又何苦收你為徒，來丟人現眼？」

岳小玉只好嘆息一聲，說：「徒兒明白了。」

公孫我劍這才滿意地一笑，過了一會又說：「其實，游出海剛才那兩句話也不能算是拍馬屁，尤其是在他眼中看來，你的確是很幸運的。」

岳小玉道：「但願他能拜諸葛大叔為師，那時候，本座幸運，游小子也同樣幸運。」

游出海盯着他，由衷地說：「你這個人眞好。」

岳小玉翻了翻眼睛，苦笑道：「可惜別人並不像你這樣說。」

游出海道：「別人對你怎樣說了？」

「和你說的差了一個字。」

「是那一個字？」

岳小玉道：「你對我說：『你這個人眞好。』但別人却說：『你這個人眞壞。』其實我是一點也不算壞的。」

游出海笑了笑，道：「眞金不怕火，我相信你的確是個好人。」

公孫我劍瞪了他一眼，冷冷道：「你跟着這位血花宮宮主，別的本領沒學到，拍馬屁的道行却眞有兩下子了。」

游出海吃了一驚，連忙住口不語。

就在這時，夜幕裏忽然傳來了一陣激烈的打鬥聲。

打鬥聲是從西南方傳來的。

公孫我劍皺了皺眉，對岳小玉說：「你和游小子留在這裏好不好？」

岳小玉立刻搖頭，道：「不好。」

游出海也搖着頭，道：「我們都不想離開你老人家。」

公孫我劍翻了翻眼睛，道：「那很好，咱們乾脆都留在這裏，正是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岳小玉却道：「如此不好！」

公孫我劍冷笑：「為甚麼不好？」

岳小玉道：「聽這一陣打鬥聲，準是壞人欺負好人，而且好人的那一方開始漸漸不敵了。」

公孫我劍笑罵道：「一派胡言，為師不相信你可以聽得這麼清楚！」

岳小玉笑了笑，道：「徒兒也許是聽錯了的，但常言有道：『寧可殺錯，不可放過！』」

公孫我劍皺眉道：「這些兇狠的說話，不該出自我徒兒之口！」

岳小玉道：「徒兒也不是眞的要這麼說，這兩句話，大可以改它一改。」

游出海道：「怎樣改法？」

岳小玉道：「這八個字大可以改為：『寧可救錯，不可放棄。』」

游出海拍掌，笑道：「改得妙！改得妙！」

公孫我劍嘆了口氣，道：「這兩個小鬼頭，眞是花樣百出！」

說着，闊步向西南方趕了過去。

岳小玉和游出海自然緊緊跟隨着，一步也不肯放鬆。

他們居然能夠跟上了。

當然，這是公孫我劍故意放慢了脚步，否則就算這兩個小子跑得比馬還快，只怕也很難跟貼得上。

× × ×

打鬥聲是從一條小河附近傳過來的。

黑暗中，只聽見有人尖聲叫道：「師父，你快走，徒兒還可以應付得了這幾個痨病鬼！」

語聲甫落，立刻又有一個陰惻惻的嗓子響起，道：「小丫頭，憑妳的繡花腿和摸骨小手，就想保住老酒鬼的性命？嘿嘿，眞是太不自量力了。」

接着，又有一人冷笑道：「何必跟這娃娃嚕囌，先把老酒鬼的心肝腸臟連同眼珠子都一併挖了出來，看看他的鬼魂是否還可以當上丐帮帮主？」

聽到這裏，岳小玉和游出海都是不禁為之大吃一驚。

公孫我劍也是眼色一變，立時沉聲道：「是諸葛酒尊有了麻煩，你們武功不行，先獃在這裏，千萬別走過去自投羅網，懂不懂？」

兩小子同時點頭，齊齊應聲道：「懂了。」

當下公孫我劍疾衝上去，不到片刻已跟兩個黑袍人展開了激戰。

黑暗中，只聽見那陰惻惻的聲音冷冷叫道：「來者何人？」

公孫我劍並不答話，出手更快更急。

忽然間，先前尖聲說話的女孩子叫道：「師父小心——」

公孫我劍幾乎同時叫道：「笑公爵在此，酒王之子休怕！」

又是一陣混戰之聲大作，黑暗中有人慘呼，有人悶哼，最後又有人大叫：「公孫老兒果然邪門，咱們暫時避他一避，日後再找他算——」

這人才叫到這裏，胸口已給公孫我劍猛擊一掌，登時軟綿綿地倒了下去。

不久，有一羣叫化子把持着火炬趕了過來，為首一人，正是丐帮八袋長老之一的鐵指神乞關中雄！

× × ×

河邊有血，也有死人。

除了血和死人之外，又有一個半死不活，但却居然還在微笑的老叫化。

這老叫化的手裏有一根碧綠色的棒。

這就是名滿天下，唯有丐帮帮主才配擁有的綠玉打狗棒！

這老叫化，自然也就是有「江南丐中丐」之稱的諸葛酒尊了。

當諸葛酒尊看見公孫我劍的時候，立刻笑得連嘴也合不攏，但他才笑了幾下，便已嗆咳不已。

他一咳，嘴角間便沁出了血。

公孫我劍眉頭大皺，立刻把一瓶藥丸塞進他的嘴巴裏。

「快給我統統吞掉！」

諸葛酒尊吞掉藥丸後，苦着臉道：「他媽的，這是不是狗屎？」

公孫我劍道：「當然不是狗屎。」

諸葛酒尊道：「若不是狗屎，怎會這麼難吃？」

公孫我劍道：「這些雖然不是狗屎，但却是用貓糞加豬尿一起搓成的。」

關中雄吃了一驚，怔怔地盯着公孫我劍，道：「天下間怎麼會有這種穢髒的藥丸？」

公孫我劍聳了聳肩：「我怎知道？」

關中雄道：「藥丸是你的，怎會不知

道？」

公孫我劍道：「這倒冤枉也，誰說這藥丸是我的？」

關中雄奇道：「這些藥丸若不是你的，又是誰的？」

公孫我劍道：「是咳兩咳的。」

「咳兩咳？甚麼咳兩咳？」

「咳兩咳就是犬子。」

「神醫公孫咳？」

「公孫咳就是公孫咳，可不是甚麼神醫。」公孫我劍淡淡地說。

關中雄說道：「話可不是這麼說，江湖上，誰不知道你的令郎醫術高明，活人無算？」

公孫我劍咳嗽兩聲，道：「犬子雖然庸碌無能，但總算對貓屎和豬屎甚有認識，酒王之子諸葛酒甕有機會吞下此藥丸，眞是極大的福氣。」

諸葛酒甕笑了笑，道：「這些虎胆熊筋丸價值不菲，給老夫吞掉也就算了，爲甚麼偏偏要把珍貴的藥丸說成貓屎豬屎？我若是公孫咳，只怕立刻就要給你氣得七竅生烟！」

公孫我劍哈哈一笑，道：「你居然說得出這種藥丸的名堂，可見你還沒有傷得腦筋紊亂，一塌糊塗。」

這時候，岳小玉和游出海早已跑了過來。

游出海看見諸葛酒甕滿身都是血漬，不禁爲之面色發白，叫道：「師——」

他本想叫他「師父」，但忽然想起了公孫我劍的說話，立刻改口道：「諸葛大叔，你怎麼啦？」

諸葛酒甕道：「你怎麼不再叫我做師父了？」

游出海頓時眼睛一紅，道：「你老人家還沒有正式收我爲徒，所以這兩個字是不能亂叫的。」

諸葛酒甕「唔」的一聲，道：「你能夠這樣想，那是很好的。」

公孫我劍聞言，不由桀桀一笑。

「你在笑甚麼鳥？」諸葛酒甕冷冷道：「你以爲我不知道，游小子這樣改口，都是你在暗中攪鬼的結果？」

公孫我劍怔了怔，繼而笑道：「果然是薑越老越辣，本公爵只是隨便笑了一下，你就已意會過來。」

岳小玉忽然站在諸葛酒甕面前，大聲叫道：「小岳子在這裏，你老人家看見了沒有？」

諸葛酒甕臉上立刻綻出了親切的笑容，道：「你這張臉又白又好看，我怎會看不見？」

岳小玉道：「欺負你老人家的是甚麼傢伙？」

諸葛酒甕嘿嘿一笑：「這些三脚貓怎能欺負得了老夫，只不過老夫故意逗着他們玩玩而已。」

公孫我劍嘆了口氣，道：「老傢伙，你不要再硬充死頂好不好？」

諸葛酒甕也嘆了口氣，道：「天恨中人的確令人氣憤！」

公孫我劍臉色一沉：「是天恨帮幹的好事？」

諸葛酒甕道：「不錯。」

公孫我劍忽然目光一轉，盯着一個年紀大概十四五歲的銀衣少女。

這銀衣少女也目不轉睛的盯着公孫我劍，而且還首先開口，道：「你就是笑公爵嗎？」

公孫我劍緩緩地點了點頭，道：「好說，妳呢？」

她還沒有開口，游出海已在那邊叫道：「她就是小惡女！」

諸葛酒甕微微一笑，道：「對了，她就是小惡女。」

游出海問道：「你一直都和她在一起嗎？」

諸葛酒甕道：「在三天之前還不是的，但後來我終於收了她爲徒。」

「我的娘親啊！」游出海忽然發出了一下絕望的呼叫聲。

諸葛酒甕奇道：「我收了小惡女爲徒，又跟你娘親有甚麼相干了？」

游出海狠狠地瞪了小惡女一眼，正想開口罵人，岳小玉已在他身邊用力拉了一下，笑道：「游兄弟這麼說，多半是想起了他的娘親。」

游出海給岳小玉拉了一下，頓時會意，便說：「小惡女的樣貌，很有點像我娘親，所以一時嘴快說了出來，尙祈諸葛大叔勿怪。」

「不怪！不怪！」諸葛酒甕道：「你能夠時常思念自己的娘親，可見一片孝心，不算混帳！」

他後面這一句話說的甚是兀突，游出海心中有數，不禁爲之面上一紅，但岳小玉卻哈哈一笑，道：「諸葛大叔收了一個這麼聰明的女弟子，同樣不算混帳，不算混帳！」

「你們說夠了沒有？」小惡女忽然叫起來，「游小子，你在吃醋我是知道的，我師父也是知道的，既然你不滿意，就該爽快地直說出來，何必指桑罵槐，讓每個人的心裏都有尖刺！」

岳小玉忙道：「我心裏只有熱血，可沒有甚麼尖刺。」

小惡女道：「你是個八面玲瓏的小滑頭，但游小子却及不上你。」

岳小玉笑道：「我不叫小滑頭，我叫小岳子。」

諸葛酒甕呵呵一笑，道：「你已經是威震江湖的血花宮宮主，別把自己說得太矮太扁了。」

小惡女也冷冷道：「游小子跟着這麼一個岳宮主，難怪一出口就是『我的娘親啊』！」

岳小玉道：「他這一叫乃是人之常情，還望這位師姊切莫介意。」

關中雄奇道：「怎麼這也算是人之常情嗎？」

岳小玉笑道：「你認爲算就算，不算就不算，用不着斤斤計較。」他這麼一說，關中雄便不再問下去。

公孫我劍瞪了岳小玉一眼，道：「在關長老面前，怎可以如此放肆？」

岳小玉道：「徒兒只是不想大家太拘束，以致弄得彼此之間格格不相入。」

公孫我劍哼一聲，道：「偏就是有這許多話來說。」

岳小玉道：「師父既不高興，徒兒閉上嘴巴片刻便是。」

諸葛酒甕笑道：「閉上嘴巴片刻好了，若閉得太久，小心變成了啞巴！」

關中雄直視着他，皺眉道：「諸葛老兄，你的傷勢怎樣了？」

諸葛酒甕道：「老夫皮老骨老，唯獨一顆心總是他媽的老不起來。」

公孫我劍道：「你這個人若是連心也老了，只怕馬上就得去見閻王！」

關中雄咳嗽一聲，目注着諸葛酒甕道：「天恨帮爲甚麼會殺到這裏來了？」

諸葛酒甕嘆道：「這是老叫化子倒霉，眞是不消提！不消提！」

公孫我劍道：「事已至此，豈可不提就算？」

諸葛酒甕道：「老叫化子如今本來不該在這裏的。」

公孫我劍問道：「不在這裏又該在那裏？」

諸葛酒甕道：「安徽容樓。」

「容樓？」公孫我劍吸了口氣。

「不錯，是容樓，天下間獨一無二的容樓！」諸葛酒甕的臉色漸漸沉重起來。

關中雄也聽得有點緊張了，他緊蹙着眉，道：「諸葛老兄，還是三天便是本帮長老大會的日子了，你爲甚麼還要到安徽去？」

諸葛酒甕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說來話長。」

公孫我劍道：「此地也非談話之所，咱們還是先到開封府再說。」

關中雄一怔，道：「不是先回吳家集嗎？」

公孫我劍道：「當然不是。」

關中雄道：「到開封府跟到吳家集有甚麼分別？」

公孫我劍道：「吳家集人太多。」

關中雄一呆，道：「你一定是弄錯了，開封府是大地方，正是人多物博，吳家集又怎能與之相比？」

公孫我劍說道：「你誤會老夫的意思了，老夫是說，吳家集已成爲武林中人密切注視之地，目前諸葛老兄受了傷，與其到吳家鎭，倒不如到開封府，更爲安全一些。」

關中雄道：「這也是道理，但開封府這麼大，咱們該把諸葛老兄送到那裏才最安全？」

公孫我劍道：「金鵬苑最安全。」

「金鵬苑？」關中雄一怔，「那不是開封府最大的賭坊嗎？」

公孫我劍微微一笑，說道：「你說對了。」

關中雄眼色一變，道：「那裏是人口最雜，正是龍蛇混雜之地，怎麼反而說是最安全了？」

公孫我劍悠然道：「老夫說最安全，就是最安全，你不相信嗎？」

「不！公孫老俠的說話，關某又豈敢不相信？」關中雄忙道：「既然這樣，咱們先到開封府再說好了。」

公孫我劍沉吟半晌，道：「開封府之行，你不要去。」

關中雄愕然道：「我爲甚麼不要去？我不去，誰來照顧諸葛老兄？」

公孫我劍說道：「有老夫，也有小惡女。」

游出海忙道：「還有岳宮主和我。」

關中雄說道：「但他快將成爲丐帮帮主了，關某既是八袋長老，又豈可不聞不問？」

諸葛酒甕眉頭一皺，忍不住道：「老叫化子的行踪，你最好就是不聞不問，以免給嚇了一跳。」

關中雄臉色一陣發白：「這是甚麼意思？是不是認爲關某會是敵人的臥底？」

公孫我劍「唉」的一聲，道：「你不要想到九萬八千里那麼遠行不行？」

關中雄道：「你們分明是有了困難，爲甚麼却不要讓我知道？」

公孫我劍嘆了口氣，道：「我承認，咱們眞的面臨着某種困難，但咱們一定可以解決，旁人担心也是多餘的！」

關中雄呆了一呆，半晌才道：「也許是我太多事了，再見！」

說完之後，帶着所有丐帮弟子離去。

岳小玉目露担憂之色，對公孫我劍說：「關長老是不是生氣了？」

公孫我劍道：「可能是的，他雖然生性爽直，但自尊心却很强。」

諸葛酒甕道：「他有時候也會大動肝火，大發脾氣的，但很快便會沒事。」話猶未了，關中雄果然又已折了回來。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關長老，怎麼又回來啦？」

關中雄嘆了一口氣，說道：「我走不得。」

岳小玉道：「爲甚麼走不得？」

關中雄道：「帮主有事，而且又受了傷，我身爲丐帮長老，又怎可以就此一走了之？」

岳小玉道：「當然不可以。」

關中雄道：「所以我又回來了。」

諸葛酒甕苦笑了一下，道：「我現在還沒有正式成爲帮主哩！」

關中雄道：「雖然現在還不是本帮帮主，但這只是遲早之間的事情而已。」

岳小玉笑了笑，道：「這話也不錯，最遲不過三天，諸葛大叔就是堂而皇之的丐帮帮主啦。」

諸葛酒甕嘆道：「還沒做得成帮主，就已給邪魔外道的狗崽子打得臉腫鼻青身受重傷，眞是放屁的很。」

岳小玉說道：「這不是放屁，而是時勢欠佳，但不出三日，諸葛大叔必然又可再度神龍活現，所以這是一點也不必担心的。」

游出海點點頭，說道：「岳宮主所言甚是，諸葛大叔切莫把這點小小挫折放在心上。」

諸葛酒甕哈哈一笑，道：「你們這一對小子，眞是後生可畏。」

公孫我劍道：「換句話說，就是傻戇，可笑之極。」

岳小玉奇怪地問道：「師父，此話怎講？」

公孫我劍冷哼一聲，說道：「諸葛老叫化甚麼風浪沒挨過？甚麼陣仗沒見識過？你們這兩個傻戇可笑的後生小子居然一本正經地又安慰又鼓勵，倒像是老叫化才十歲八歲，而你們却是七八十歲的老頭兒一般！」

（未完・五）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鍾楚雄來到馬六甲找聯系人卓威華，在船上無意中認識一個英國女郞露絲，都是去馬六甲的，她是探望哥哥的同學羅拔和亨利博士，卓威華因受到日本軍隊追捕受傷倒在亨利博士的門口，亨利和羅拔是來幫助馬來人抵抗日軍，替傷者醫病，因此將卓威華動手術醫治，鍾楚雄由梁增光帶去再見卓威華時，無法探聽魯志生等人下落，而且還要協助亨利博士將卓威華轉移別處，被日本軍追踪和露絲、梁增光匿在山洞內，卓威華不治而死，他們棄屍轉移日軍追捕，由梁增光帶回城內，隱藏在朋友的家裏，避過搜查……

魔曲

現代奇幻歷險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攀上外國船　安全到埃及



過了一陣，招成功母親出去買菜，回來又帶來一個壞消息，街上的日軍很多！

招成功連忙安慰他們：「放心，他們查不到的，最多一天他們就會收隊！」到下午露絲忍不住叫招成功去找羅拔，叫博士想辦法。

招成功去了一個多鐘頭，還不回來，但門板又被敲得震天價响，露絲喜道：「他回來了！」

鍾楚雄道：「不像，假如是他回來，絕對不會拍得這般急！」

招成功母親驚慌地道：「一定是日本皇軍！」

「不用怕，你去開門！」鍾楚雄等她離開之後，忽然將水缸放回原處。

露絲訝然道：「咱們不進去！」

鍾楚雄道：「下面不安全，上面！」他向上一指，跳上窗台，伸手扳住屋簷，翻了上去，再將露絲和梁增光拉上去。

他們三個剛伏在屋頂，日本兵便進來了，少佐指着招母道：「你的不老實，有人說半夜有人來拍你們的門，快坦白，要不槍斃！」

「沒有沒有……」招母雙手亂搖。

少佐揮手刮了她一巴掌，喝道：「再說沒有，便槍斃你！」

招母嚇得直打哆嗦，說道：「他們走了！」

「唔，什麼時候？」

招母顫聲道：「昨天晚上有人來拍門，我不認識，所以不讓他們進來，不知他們去了那裏。」

少佐瞪了她一眼：「老太婆狡猾狡猾的！」他伸手向手下一揮：「搜，一寸地方也不能放過！」那些日本兵便分頭進屋了，少佐則拔出手槍，守在大門口。

鍾楚雄向梁增光打了一個手勢，然後向屋後的方向慢慢爬去。梁增光與露絲跟在後面。鍾楚雄輕輕跳下去，然後接住露絲和梁增光。

梁增光向左一指，三個人便跑了過去，到了大街，果見街上三三兩兩的日本兵來巡邏，三人放慢脚步，裝作沒事般，悠悠地走着。

可是兩個中國男子陪着一個英國女子在街上行走，畢竟十分注目，有一組日本兵大聲喝道：「站住，檢查！」

梁增光首先發難向旁邊的一間商店衝了進去，鍾楚雄與露絲人生路不熟，也跟着跑進去。店內的人十分奇怪，梁增光不管三七二十一，由後門跑出去。店外有些木屋，三五成堆，不成街道，梁增光帶着鍾楚雄等人在木屋羣中穿插。

那幾個日本兵見狀，向天發槍招集同伴，追了下去。

鍾楚雄道：「老梁，這裏不安全，還是趕快離開！」

梁增光道：「這附近沒有咱們的人！」他咬一咬牙，忽然直奔出去，鍾楚雄拉着露絲跟在後面。

離開木屋區，又是一條街道，日本兵見他們神色驚惶，都追過來，不斷喝停，三人只當作沒有聽見，日本兵便開始開槍了。

子彈在他們身邊飛過，露絲尖聲大叫，梁增光忽然大叫一聲：「那邊也有日本兵！」

鍾楚雄未暇思索，轉身向右奔去，梁增光道：「那邊是海！」

鍾楚雄問露絲：「你能游水嗎？」露絲點點頭。一會兒果然到了海旁，鍾楚雄拉着露絲跳下海去，梁增光也幾乎同時下水。

三人泅泳了一陣才冒頭出水面換氣，日本兵已追至岸邊，見狀又開槍了。三人只好沉下，繼續游泳，直至離開射程才敢再冒出水面。

露絲直喘氣：「我不行了！」

鍾楚雄伸手輕輕托着她，繼續向前游去，露絲問道：「去那裏？」

鍾楚雄指着遠處：「那裏不是有艘輪船嗎？」

露絲喜道：「是美國的船，咱們上去避一避！」三人游至輪船附近，便潛入水底，直至船尾才冒出水。露絲道：「快上去吧！」

梁增光道：「天黑之後再上去！」

夕陽映在海面上，像鮮血般紅艷。好不容易才等到天黑，這時候輪船已收起舷梯，遊客和海員都去進食，鍾楚雄解下上衣，又叫梁增光也將上衣解下來，只見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右手一揮，濕衣拍在船壁上，身子升高幾尺，當去勢將盡時，他左手的濕衣再度一拍，借勢再騰起！他第三次揮衣，已纏住船舷，借力翻上甲板，梁增光與露絲這才鬆了一口氣。

鍾楚雄見旁邊有一綑麻繩，不假思索便將之拋下海，先把露絲吊上去，露絲忽然在他臉上親了一下，道：「鍾，你眞是個英雄！」

鍾楚雄滿臉發熱，不敢看她，再度拋下繩，將梁增光吊上去。兩人穿回上衣，露絲道：「咱們去找船長！」

鍾楚雄道：「不，咱們沒有錢，萬一他拒絕咱們登船，那怎辦？先找個地方再說吧！」

露絲道：「你們跟我來！」她衣裳盡濕，全貼在肌膚上，玲瓏浮凸，鍾楚雄和梁增光都不敢正視。

露絲走到船艙，見甬道上沒有人，便向他倆招招手，走了進去。接着她推開一扇房門，這裏是漿洗部，放着很多搭客託洗的衣物。三人見沒有人在，便立即找尋適合的衣服穿着，就在這時候，管理人員來了，露絲尖叫了一聲，那人喝問道：「誰！」

鍾楚雄便將情況告訴他，那人年紀不大，聽後十分同情地道：「我不告訴船長，但你們不能拿走衣物，要不我賠不起！還有，再過十分鐘，這船便要開了！」

露絲問道：「去那裏的？」

「去法國。」

「經過埃及嗎？」

那侍應點點頭，露絲道：「咱們到埃及才下船，希望你幫幫忙！」

梁增光道：「不行，我不能去！」侍應拿了一個救生圈給他，又塞了兩隻麵包在他懷中。「快走快走！」他推着梁增光出去。

鍾楚雄道：「露絲你去埃及幹什麼？」語音剛落，輪船的汽笛已拉响。

露絲聳聳肩，笑道：「你現在來不及趕我了，這也是緣份！」她低頭整理衣服，鍾楚雄一看便知道趕不跑她，正想跟她約法三章，那知房門又「橐橐」地响了起來。

露絲與鍾楚雄連忙整理好衣衫，匿在櫃後，只聽外面有人用英語低聲咒罵了幾句，就在此刻，那侍應回來了，房門拉開，一個中年漢跟他進來，神情十分憤怒，侍應不斷道歉。

「快把那套西裝拿來，要不你就準備

捲舖蓋吧！」

　侍應從衣架上取下一套黑色的晚禮服，小心翼翼地摺好，放進紙袋裏，再恭恭敬敬地奉上，那中年漢子道：「你以後小心一點！」

　當他轉身過去時，恰好見到露絲和鍾楚雄。露絲十分鎭靜，先向他施以媚笑。

「我進來參觀一下，您忙您的吧！」

　那中年漢大概沒暇躭擱，點點頭便大步走出去。露絲立即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侍應關上門，道：「我叫湯姆，剛才那個是我的上司，他叫戴歷！」

「他好兇！」

　湯姆道：「你們沒有船票，沒地方住，我可幫不了忙！」

　鍾楚雄連忙解下頸上的鍊子來，鍊子不值錢，但玉墜却是翡翠玉，雕工細緻，栩栩如生，這是鍾家的傳家寶，認爲可以辟邪解難，因此鍾楚雄每次出外時，他姐姐都叮嚀他戴上！

　堂下鍾楚雄將鍊子塞進湯姆的手中，湯姆連忙推辭，道：「你賄賂我也沒辦法，因爲我的職位太低！」

「不，請你替我賣掉，要不咱們連買麵包的錢也沒有！」

　湯姆從抽屜裏取出兩個麵包來，道：「今晚我可以請客，這條金鍊子我便替你賣掉吧！你要什麼價錢？」

「一百塊美金！」

　湯姆吃了一驚，鍾楚雄連忙解釋。「這是很好的玉，要是在中國買，起碼值三四百塊美金，不過現在也不能計較這許多了！」

　湯姆道：「這是不大方便，你們可以先到甲板走走，除非有什麼特別的事，否則不會有人盤問你們的，留在這裏反而要引起別人懷疑！」

「謝謝！」露絲挽着鍾楚雄的手臂，翩然出房，向船尾走去，鍾楚雄頗不自然，露絲道：「鍾，請你態度親熱點，要不，會引起別人思疑！」

　鍾楚雄心中暗嘆一聲，只好伸手過去，輕輕擁着她的蠻腰，船尾已有幾個遊客在吹風，他倆靠在欄杆，也裝作吃完晚飯出來透氣的模樣。

　這時候，天已漆黑，船上亮着燈，夜色看來更加迷人，一會兒，船尾越來越多人，十分熱鬧，露絲不斷跟他們聊天，那些外國人見她跟一個中國人在一起，對她都有一種鄙視的神情。

　一個臉色泛着酡紅的中年胖漢，哈哈笑道：「八點鐘周末舞會便開始，相信你不會去吧？」

　露絲指一指鍾楚雄，道：「我朋友喜靜，他不愛那種場合！」

　那漢子喋喋笑道：「是不能適應還是不喜歡？」

　露絲怔了怔，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中國人懂得跳舞麼？」

　露絲不悅，問道：「你是墨西哥人麼？你跳舞跳得很好麼？」

　那漢子一挺肚子，道：「你別看我的腰粗一點，嘿嘿，不是我自誇，我是墨西哥舞王！我的節奏感特別强烈，不用音樂也可以跳，你不相信可以陪我跳一跳！」

　鍾楚雄道：「露絲，咱們走吧！」

　那漢子已攔在露絲身前，道：「小姐，請賞個臉！」他作了個紳士的動作，彎腰伸手。

「對不起，失陪了！」露絲閃身向鍾楚雄走去。

　那漢子隨她走至鍾楚雄身前，鍾楚雄爲了禮貌，先報姓名，再請教其大名！」

　那漢子拇指在鼻子下一劃，道：「憑你還沒資格問我的名！」他手指戳在鍾楚雄胸膛上，「你不讓你女友陪我跳舞，你是妒忌還是怕她讓我搶去？」

　鍾楚雄笑道：「我不會妒忌，相反更希望你將她搶去，我還會多謝你！」

　那漢子只道他諷刺自己，不由大怒，道：「你有種的便跟我決一高下！」他手指化爪，扯住鍾楚雄，哈哈大笑：「你吃得住我一拳麼？」

　鍾楚雄冷靜地說道：「請你自己尊重一點！」

　那漢子道：「懦夫，東亞病夫！」

　鍾楚雄左手倏地一翻，捏住對方的腕脈，順手將其臂甩掉，摻着露絲的手臂，道：「咱們走吧！」

　那漢子吃了一記啞吧虧，下不了台，大喝一聲，一拳向鍾楚雄的後背搗去！

　鍾楚雄聽見風聲，輕輕將露絲推開，半轉着身子，舉臂一擋，將對方拳頭格住。那洋漢子又一聲大喝，第二拳又擊了出去！

　鍾楚雄忍無可忍，上身向後一仰，一腿飛起，正中其小腹，那洋漢水牛般大小的身體立即如炮彈般飛出，倒在地上，嘔吐不止！

　鍾楚雄輕輕拂拂衣褲，抱拳道：「對不起！」

　這一腿雖然將那些外國人震懾住，但仍有兩個大漢捏拳上前挑戰，鍾楚雄道：「我不想打架！」

　一個金髮洋漢問道：「你是不是害怕了？」

「剛才那個人的下場，你們都看見了吧！」

「他喝醉了酒，你打倒他，不算英雄！」另一個鷹鼻的洋漢道：「咱們學過西洋拳，那是天下無敵的拳法，你們中國功夫，根本出不了場！」

　鍾楚雄心知今日不再出手是不行的，要不，明天後天他們還會來搗蛋，是以轉身說道：「這是最後一場，輸贏到此爲止。還有，這是砌磋，不是決鬥，你們同意嗎？」

　那兩個洋漢對望一眼，笑笑道：「沒問題，不過我們有一個條件，便是死傷不計！」

　鍾楚雄雙眼瞇成一綫，問道：「用不用武器？」

　金髮洋漢哈哈笑道：「我對拳頭就是最好的武器！」

　鍾楚雄一邊捋衣袖，一邊道：「你們兩個一齊上吧！」

　鷹鼻洋漢叫了起來：「什麼？你敢侮辱我們？」

　鍾楚雄側頭乜斜着他們：「怎樣？兩個打一個，你們還沒胆接受挑戰？」

　金髮洋漢向同伴打了一個眼色，「咱們給一點顏色他嘗嘗！」說着兩個便一前一後向鍾楚雄迫去，將他圍在核心。

　其他遊客見有熱鬧看都叫起好來，女人們傍着男人，站在一邊圍觀，他們都想看這東亞病夫，落個什麼下場。

　鍾楚雄輕佻的用手一招，說道：「來吧！」

　金髮洋漢首先發難，從後發拳，鍾楚雄一聞風聲，背後好像長了眼睛似的，向左輕輕跳開，正面的鷹鼻洋漢，迎面給他一拳！

　鍾楚雄舉臂一格，隨即又跳開，金髮洋漢第二拳，幾乎打到他同伴頭上，兩人連忙分開！

　鍾楚雄道：「再來再來！」

　金髮洋漢瘋狂般向他攻了六七拳，但不是讓鍾楚雄閃開，便是讓他格住。鷹鼻漢子一直守在旁邊，當金髮洋漢發出第七拳，鍾楚雄舉臂收架時，他才發出一拳！

　這一拳又疾又勁，直取鍾楚雄的頸側，讓他命中，只怕水牛也得暈倒。

　鍾楚雄身子忽然一矮，和身在甲板上滾開，金髮洋漢攻得瘋狂，幾乎讓同伴打中，不由叫了起來：「他媽的，你有種的便還手！」

　話音未落，鍾楚雄已滾了回來，左腿幾乎貼着甲板掃出，正中其足踝，痛得他哇哇大叫，幾乎跌倒！

　鷹鼻漢子連忙竄了過來，鍾楚雄剛挺胸彈起，他便兜心一拳！

　鍾楚雄伸臂一格，下盤站立不穩，向後幌退一步，但他反應快，右腿蹬起，阻止對方連環進攻。

　鷹鼻洋漢身手靈活，立即退後，鍾楚雄一站穩，霍地一個水車大轉身，左腿閃電踢出！

　金髮洋漢足踝中了一記，疼痛稍爲消失後，又揮拳而上，他做夢也料不到鍾楚雄反應這般快，眼前一花，胸腹之間，已着了一記，只覺五內都揪了起來，幾乎透氣也喘不過來，一跤摔坐甲板上！

　鍾楚雄一得手，又一個急轉身，鷹鼻洋漢剛好雙拳齊出，鍾楚雄雙臂一舉，一招「野馬分鬃」，將對方雙臂分開，上臂隨即一直，雙拳齊擊對方胸膛！

　此刻鷹鼻洋漢雙臂在外，無從抵禦，倉惶後退，鍾楚雄稍前一步，右拳再出，洋漢伸臂來擋，鍾楚雄右臂閃電般擊出，正中其小臂，鷹鼻漢子一條右臂登時無力地垂下，急用左臂遮格！

　鍾楚雄左腿虛幌一下，引對方左臂垂下，他右拳才擊出，「蓬」的一聲，正中其胸！但鷹鼻洋漢，身材健碩，受傷不重，仍然挺立着。

　鍾楚雄不管那許多，標前一步，左拳再出，右手在臂下穿出，倏地抓住他左腕脈，一扭腰，甩臂掄下，鷹鼻洋漢在他頭上翻過，沉重地摔在甲板上！

　洋漢落地時，發出一聲巨响，引得女遊客們嚇得尖聲大叫，男洋人遊客則目呆口瞪！

　鍾楚雄拍掉身上的灰塵，道了聲對不起，轉身走出，露絲大感榮耀，如小鳥依人般，將手穿進他臂彎裏，向地上的三個洋漢揮手道：「再見！」

　他倆正想進船，只見戴歷迎面走來，攔住他們，露絲因爲沒有船票，見到他，臉上的笑容登時烟消雲散！

　戴歷大聲道：「各位先生女士們，舞會已快開始，請你們去盡情享受吧！」

　那些洋人正感臉上無光，連忙扶起地上那三個洋漢，狼狽進艙，剎那間，甲板上只剩下三個人！

　露絲强擠出笑容：「咱們不能去享受麼？」

　戴歷微微的一笑，問道：「你們有船票麼？」

「你買兩張給我們，問題不就解決了麼？」

　戴歷哈哈笑道：「我不會買票給你們，只想將你們拋進大海餵魚！」

　露絲道：「你這人怎地這般缺乏同情心？」

　戴歷道：「我知道你們的來歷！」

　鍾楚雄問道：「那麼，你想怎樣處置我們？」

　戴歷道：「我剛才早已到達，匿在走廊裏看你跟他們打架。好，想不到中國居然有你這種英雄！」

「敝國像我這樣子的人，眞有成千上萬？」

「剛才我是跟你倆開玩笑的！放心，我這個人最敬重英雄，不會難爲你們！」戴歷轉身走進走廊，道：「現在你們跟我來吧！」

　露絲輕聲問道：「鍾，咱們去不去？」鍾楚雄不答，邁步跟在戴歷的背後。

　戴歷帶他倆走下一層，來到一間房前，用鑰匙將門打開，道：「請進！」

　露絲見裏面有一張床，還有許多日用品，便問：「這是你的住房？」

「以前是的，以後便是你們的了！」

　鍾楚雄道：「你要將你的房，讓給我們？」

「要不你們睡那裏？」戴歷笑着指指那張床：「這床雖然小一點，但對你好處却大！」

　露絲含羞笑道：「他不會上床的！」

　戴歷的形象跟剛才兇巴巴的，完全不一樣，他眨眨眼道：「哦，原來你們還未結婚！」

　鍾楚雄道：「請問還有別的嗎？嗯，你睡那裏？我跟你一齊！」

「我到水手大艙那裏睡，你不能去？」戴歷站了起來，道：「對不起，你們還有什麼地方要我帮忙的嗎？」

「請問船到埃及要多久？」

「要十多天，你安心住下吧！」戴歷見沒有事便開門出去，但隨即將一枚鑰匙拋給他，道：「沒事少出門口，免得船長發覺！」

　鍾楚雄在椅上坐下，露絲與他共處斗室，態度反而有點偈促，鍾楚雄道：「你睡吧！」

「你睡那裏？」

「地上或者坐在椅上睡都可以！」鍾楚雄料不到自己會與她住在一起，不覺有點感慨，心忖道：「莫非我的姻緣便落在她身上？不會的！」他忍不住轉頭看她。

　露絲含羞帶嗔地道：「你看什麼？我，又沒你那個未婚妻的好看……」

鍾楚雄見她紅鸞巳動，暗吃一驚，忙道：「沒什麼……你一個人流落異鄉，不害怕嗎？」

露絲笑道：「有你這位大英雄在身旁，我才不怕！」

鍾楚雄連忙別過頭去，閉眼假寐，露絲脫掉鞋子，躺在床上，床墊和被子，都有一股嗆鼻的氣息，她心中十分難受，不過有個地方落足，巳是萬幸，驚慌的心情，至此才逐漸消褪。

「鍾，你說他們明天還會不會找你晦氣嗎？」

「我不担心這個，只担心你……你隨船到歐洲去吧！跟着我太危險了！」

「我不担心，就算挨及再危險，我也跟定你了！」

鍾楚雄暗嘆一聲，不再理她，不久便睡着了。第二天，他倆是給一陣拍門聲吵醒的，鍾楚雄忙將門打開，來的不是戴歷，而是湯姆！他將八張美鈔塞在他手中，道：「你那條鍊子，我替你賣掉了，戴歷說你們可去餐廳吃飯！」

「謝謝你！」鍾楚雄抽出一張鈔票要給湯姆，却給他拒絕。

露絲下床，道：「鍾，我肚子餓了，咱們趕緊去吃飯吧！」她先進了浴室。

不久，房門再度响起，這次來的是戴歷，他拿了兩套衣服進來，道：「我上午一般都很忙，你們自便吧！」

× ×

當鍾楚雄挽着露絲在餐廳出現時，昨天跟他打架的那三個洋漢也坐在一角據桌而吃，其他食客見到他倆，都行注目禮。

露絲有點害怕，傍得鍾楚雄更貼，鍾楚雄拉開一張椅子請她坐下，他倆剛叫了兩份早餐，那三個洋漢忽然離座向他們走來，露絲緊張地拉一拉鍾楚雄的衣袖。

鍾楚雄表面上若無其事，暗中却戒備着，那墨西哥中年漢子首先叫道：「早安，中國人！」

鍾楚雄微笑，應道：「早安，墨西哥人！」

另外兩個洋漢也對他們打起招呼來，露絲道：「你們吃過了早餐沒有？一齊吃呀！」

金髮洋漢道：「我們正有這個意思，搬到大桌去吧！」

露絲用眼光微詢鍾楚雄的意思，鍾楚雄道：「好！」他呼來侍應，與他打個招呼，便跟洋漢到旁邊一張大桌去。其他食客見狀都轉頭來注視着，心想又有好戲上演了！

墨西哥洋漢豎起拇指讚道：「我見過的亞洲人，你是最了不起的！」鍾楚雄連忙謙虛一番，露絲知他們是好意，這才放心。

金髮洋漢問道：「你要去那裏？」

「挨及！」

金髮洋漢一拍桌子，道：「眞巧，我也是要去挨及，你們去挨及幹什麼？」

「遊玩！」

金髮洋漢不待他們問，巳自個道：「我父親在挨及做生意，我去探望他！咱們正好一齊遊玩！喂，聽說我父親的房子很大，你們就住在我家吧！」

鍾楚雄與露絲身上沒錢，連忙致謝，雙方越談越熟絡，正應了一句，不打不相識！

鷹鼻洋漢道：「鍾先生，你昨天晚上將我摔倒的功夫很棒，我想跟你學，你肯敎我嗎？」

鍾楚雄見他們輕佻，容易惹是生非，不想助紂爲虐，忙道：「那功夫很普通，而且我學得不好，不敢敎人！」

鷹鼻洋漢不悅地說道：「我在讀大學時，是學校裏的拳術冠軍，你一下子便將我擊倒，還說功夫不到家，是不是看不起我？」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們中國人不爽快！」

金髮洋漢道：「我們交學費！」

「我不會收錢！」

金髮洋漢道：「這樣吧，咱們每天請你倆吃早餐，你敎咱們拳術，咱們也敎你的！」鍾楚雄只好答應。

當他們離開餐廳時，遊客們都對鍾楚雄點頭打招呼，把他當作英雄，鍾楚雄也依諾敎他們拳術，露絲偷偷對他道：「想不到你這個英雄，還能賺飯吃，這樣咱們在船上的經濟便解決了！」

× ×

十餘天的時間雖不短，但因爲鍾楚雄每天都跟洋漢砌磋拳藝，所以並不難挨。船終於靠在碼頭上了，遊客們紛紛準備下船，但鍾楚雄與露絲又緊張起來，因爲他們沒有證件！

金髮洋漢喬治走來找他倆：「喂，咱們下船吧！」

鍾楚雄正不知怎樣對他說，戴歷巳到，他將喬治推開。「你先下船吧，喂，留下個地址！」

「他們要到我家住！」

「船在這裏停三天，你先去，他倆明天會去找你！」

鍾楚雄知道戴歷要帮自己，也勸喬治先下船，喬治說道：「好吧，我在家裏等你！」

露絲忙道：「戴歷，咱們如何通過海關？」

戴歷拍拍她的肩膀，道：「下午有小船載菜來咱這大船旁邊，我會帶你們上船，關照他們照顧你！」

鍾楚雄握住他的手，道：「能夠認識你，眞太多謝了，假如你來中國，一定要到上海找我，讓我報答你一下！」

「我一定會去上海找你的！你是我的第一位中國朋友！」戴歷說道：「友誼萬歲！」

露絲笑道：「我也是你的朋友吧？」

「當然！」戴歷在她面頰上吻了一下，轉頭問道：「鍾，我送你一件紀念品，你一定要收下！」

鍾楚雄略一猶疑便點點頭，戴歷塞了一件東西在他手中，鍾楚雄低頭一看，赫然是自己的傳家寶：玉佛墜鍊子！「你……你……」

「收下吧！」

「這鍊子，是你買了的？那一百塊美金……」

「是這樣的，湯姆知道我一向喜歡有東方特色的東西，所以他拿來賣給我，我一看便知道一定是你的，這玉佛太漂亮，

太名貴了，一百塊美金買不了他四分之一！」戴歷笑着道：「那一百塊美金，你別放在心上，假如你放心不下，等我到上海時，你再還給我！」

鍾楚雄忽然笑了起來，這個月來，他從未試過笑得這般爽朗。「我怎會不放心，只怕你不放心！」

戴歷拿出一封信來，道：「上面有我一位在開羅的朋友的地址，你有事便去找他，拿這封信給他，假如用不着他，也就不用去了！」

露絲替鍾楚雄接下那封信，道：「謝謝你，你到倫敦也該去找我！」

戴歷大笑：「一定一定！」

× × ×

鍾楚雄與露絲上岸時，巳是華燈初上，只見開羅城一座座尖頂的清眞寺，在燈光照耀下，倒映在尼羅河中，恍如天上羣星！

露絲叫道：「好漂亮，快看！」

鍾楚雄道：「聽說開羅有個名叫做『千塔之城』，因爲全城擁有超過一千座的清眞寺！」

「這裏的女人，臉上都蒙着紗布！」

露絲笑嘻嘻地道：「這樣我倒可以放心一點！」

鍾楚雄道：「那我就更加放心了！」

露絲一愣：「爲什麼？」

鍾楚雄道：「假如沒有婚姻關係的男女，在街上不能並肩而行，起碼要相隔三尺距離！」

露絲難以置信地道：「眞的嗎？」

「否則就要受盡侮辱，被目爲奸夫淫婦！」

「OH，MY GOD！」露絲道：「那麼咱們快去找喬治吧！」

× × ×

喬治的父親家在尼羅河西岸，那邊沒有東岸的繁盛，但也較幽靜，當喬治接到僕人的通告之後，親自出迎：「師父，想不到你會在這個時候來！」

鍾楚雄道：「喬治，咱們還是以名字相稱吧！」

「我父親在廳裏，他請你們進去。」

喬治引他們進廳，果見喬治之父坐在沙發上抽烟斗，他見到鍾楚雄及露絲立即長身道：「歡迎！」

「謝謝！」

喬治之父十分健談，他遞了一根香烟給鍾楚雄。「年輕人，我聽犬子說你的中國拳術十分厲害！」

鍾楚雄說道：「那裏，那是令郎的謬讚！」

「我是沒有種族歧視的人，你隨便吧！」他拾級登樓，大聲對喬治道：「喬治，好好招呼你的朋友，不要丟了你父親的臉！」

喬治道：「爹哋，我明天要和朋友去遊玩，你給我安排一下！」

「是經濟問題，還是响導的問題？」

喬治道：「兩個問題，都需要您大力協助！」

喬治之父哈哈笑道：「包在你父親身上，年青人，你們有什麼地方需要我帮助的嗎？」

鍾楚雄心頭一動，問道：「世伯，我想請問你一件事，你認識一個叫畢修身的人嗎？」

「他是中國人？」

「他原籍中國，後來到美國留學，得到博士銜，還娶了一位埃及人做太太，聽說他太太娘家是本地的富豪！」

「這個人對你很重要！」

「是的，不但對我重要，對敝國、英國及埃及都很重要！」

「我原籍也是英國人！」他噴了一口烟：「雖然我不認識他，但開羅的博士並不多，相信不難調查！」

「謝謝！」

喬治問道：「鍾，那又是什麼傢伙，這麼重要？」

鍾楚雄沉吟了一下，道：「可以讓我在事後再告訴你嗎？」

「沒問題，我相信你就是了！」喬治爹都十分爽快率直，也沒打探別人隱私的興趣。

當下喬治長身而起，說道：「我先帶你們到客房去！」

鍾楚雄說道：「請替咱們安排兩個房間！」

喬治一怔，道：「你們在船上不是巳經住在一起了嗎？」

露絲道：「他早有一個中國籍的未婚妻子了！」

喬治道：「噢，你們的關係，怎會這般奇妙！我不知道，只叫下人打掃了一間客房！」

鍾楚雄說道：「那我今晚跟你睡一間房！」

× × ×

第二天吃過早飯，喬治和他們便帶着男僕去遊覽金字塔。

世界上建有金字塔的地方不僅是埃及，比如蘇丹、埃塞俄比亞，塞浦路斯等地便也有金字塔的建築，但埃及的金字塔，無疑是最古老和最宏大的。

埃及的金字塔共有七十多座，分處數地，然而以開羅西南六公里處的吉薩金字塔羣最爲壯觀，既然如此，他們選擇的地點，自然是這一處。

他們是乘喬治父親的馬車去金字塔的，馬車未停，他們隔遠便見到一羣，影影綽綽的方錐形輪廓，矗立在一片黃金似的沙地中。

露絲興奮地指着叫道：「看，多麼壯觀，難怪金字塔被列爲世界上十大奇跡之一！」

馬車忽然停了下來，僕人道：「少爺，請下車！」

喬治問道：「爲什麼不到那邊金字塔跟前去！」

「少爺，前面沙厚，馬車走不動，要乘駱駝！」

喬治三人剛跳下馬車，便見一些當地人拉着駱駝走過來，那些人皮膚都晒得黑乎乎的，大概長年在烈日下討生活，所以年紀輕輕的，臉上皮膚都刻着縱橫交錯的皺紋，看來令人不舒服。

喬治僕人跟他們議好了價錢，挑了三匹比較健壯的駱駝，那些人對駱駝吆喝着，只見三匹駱駝的一對前腿屈在地上，降下身子，喬治高高興興地坐在駱駝背上，

伸手撫摸前後的駝峯，叫道：「好怪，你們快坐上去吧！」

露絲道：「鍾，我有點驚！」

鍾楚雄安慰了她幾句，也跨上駝背上去了，露絲壯着胆子上去，那駱駝善解人意，慢慢挺直，那埃及人輕輕喊了幾聲，駱駝便轉身向金字塔走去。原來由于參觀金字塔的人多，車子又不能到達，所以便有人以出租駱駝代步爲生。

一位駱駝脚伕跨上另一匹駱駝，尾隨着鍾楚雄三人之後，沿途呼喝指揮駱駝，現在在中國已是冬天，但此地天氣炎熱，猶如夏日，加上太陽又猛烈，照在沙漠上，倒射上來，鍾楚雄只覺一片金黃，雙眼被刺得睜不開來，過了好一陣才能逐漸適應。

駱駝走來十分穩當，雖然龐大，坐在背上，如站屋頂，但久了也就令人放心。由于駱駝走得慢，有充足的時間，讓他們瀏覽四周的沙漠風情。

一大片的沙漠，光禿禿的，只有幾棵類似仙人掌沙漠植物，堅强地與烈日和乾旱作鬥爭。

沙漠上，有一串串的淺圓洞，那是駱駝蹄子造成的，偶爾的一陣熱風吹過，圓洞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波浪似的沙紋，構成千奇百怪的圖案，令到鍾楚雄三人感到十分新奇。

駱駝終於在金字塔前停住，又慢慢屈膝蹲低，讓他們下地，那埃及人嘰嘰咕咕地對他們說了一串話，他們三個都聽不懂，幸而那人也只是例行公事，又載客回去了。

露絲說道：「三座塔，咱們由那裏看起？」

喬治道：「先看最大的！」三人來到那座最高的金字塔前，只見前面豎着一塊木牌，上面分別以阿拉伯文和英文寫着些介紹文字。

露絲叫道：「原來這座塔埋葬的是庫孚王！他是埃及第四王朝的奠基人——國王斯涅弗羅的兒子！」她仰頭而觀，只覺塔頂高聳入雲，令人不可仰視。（西門丁按：庫孚也譯作胡夫，約建于公元前二十七世紀。墓基呈方形，每邊長二百三十二米，高一百四十六米，因風化剝蝕的關係，現只剩一百三十八米，庫孚征召了三十多萬人，歷時三十多年才建成。）

金字塔每邊都有兩三個埃及軍人把守，喬治道：「聽說裏面有甬通、石階、墓室，可惜咱們進不去！」

他們又去參觀第二座金字塔，那是羅孚的兒子卡夫拉的陵墓，旁邊還有一度大型的斯芬克斯石雕像，樣子十分古怪，尤其是近看，更難看清楚。

當鍾楚雄轉到大斯芬克斯石像的背後時，發現後面也有遊客。那是兩位埃及女人，一位埃及姑娘，她們不但身子都裹在紗布裏，連臉上也掛着一方白紗，只露出深邃的眼睛，更添幾分神秘，另外還有一位少女，穿着西式衣裙，皮膚白皙，但她的一雙眼睛及高聳的鼻子，貌似阿拉伯人，她嘰嘰咕咕地說着阿拉伯語，却沒攏上紗巾。

那少女跟鍾楚雄所見過中外女人，全不一樣，當他雙眼接觸到她的眼神時，不知如何，一顆心却怦怦亂跳，眼睛再也移挪不開！

那少女發現一位中國男士眼呆呆地望着自己，臉上飛上兩朵紅雲，說一半的話，登時嚥下肚去。

那三位埃及女人也轉頭望向鍾楚雄，隨即低聲交談起來。鍾楚雄猛覺背後有人叫他，一回頭，却是露絲，只見她杏眼圓睜，一臉不悅，鍾楚雄十分尷尬，沉聲問道：「你叫我？」

露絲滿含醋意地道：「你別忘記你在中國有位未婚妻子！」

鍾楚雄乾咳一聲，道：「你說到那裏去？」

露絲不高興道：「那你爲何老是瞪着她？」

「你胡說什麼？」鍾楚雄嘴上這樣說，却又忍不住轉身偷眼望去，只見那四個女人相扶走了，只能看到四具迷人的背影，可是他的目光，只落在最左邊的那具腰上！

這刹那，鍾楚雄心頭猛地一跳，覺得那女子的臉龐有點熟悉，心中暗道：「我在那裏見過她？」回心一想，自己又的而且確未曾見過這樣子的女人，却想不到爲什麼有這個感覺？」

露絲道：「人家已經走遠了，你還不追上去？」

鍾楚雄忙說道：「你別胡說，我是覺得那女子有點面善，但是我又偏偏不曾見過……」

「我知道，她的樣子跟你未婚妻相似麼！」

「胡說？」

「那你解釋，爲什麼你不理睬我，對一個只有一臉之緣的女子，却這樣神魂顛倒？」

喬治剛好也轉過來，問道：「誰爲誰神魂顛倒？」

「你別聽她說，咱們去參觀這三座塔吧！」

第三座金字塔是庫孚王的孫子孟孝拉的陵墓，體積比庫孚的小。那四個女人也在那裏參觀，不過由于金字塔佔地大，所以相距頗遠。

這附近聚集了好些駱駝等候出租，露絲道：「咱們出去吧！」

喬治道：「還未看便回去？」

「我以爲鍾不想回去，料不到你也如此！」

喬治叫道：「嘿，鍾，你跟她出現了問題？」

鍾楚雄道：「有問題的是她，而不是我！」

露絲道：「我不喜歡，他那樣看那個女人！」

喬治笑道：「鍾，你要小心，你密友的醋意很大！」

鍾楚雄正想答話，忽然聽到一個高吭的歌聲，不由循聲望去，只見一個駱駝脚伕坐在駝背上，揮臂高歌！

鍾楚雄只聽到幾個音符心頭便怦怦亂跳，又是那闋「魔曲」！料不到在這個地方又讓他遇上一個「魔曲患者」！

依次計算，陰來福、瞎子乞丐、彼得、卓威華，還有這個埃及人，他已是第五

個！

露絲飛快地向鍾楚雄奔過來，口中嚷道：「鍾，你聽一聽！」她想起那夜在山洞裏，聽過卓威華用那尖銳發顫的聲音，哼這首曲子的情景，雖然在大白天，仍感到寒毛直豎，幾乎把半邊身都靠在鍾楚雄身上！

這時候，那四個女人也聽到了，都駐足轉身而觀！那「病患者」的同伴，大聲跟他說話，只可惜鍾楚雄不知道他們在叫些什麼！

猛見那人自駝背上跳了下來，邊唱邊跑，一直跑至金字塔前，把前身全伏在塔身去，手足亂揮，越唱越大聲！到後來連聲音也沙了！

鍾楚雄覺得他所懂的魔曲，比彼得他們四個，任何一個都要多，而且抑揚頓挫，快慢有緻，更爲動聽。

想到動聽兩個字，鍾楚雄忽然有消稽的感覺，這曲子害人不淺，而且他又是唱得那麼沙，那麼突然，無論如何都跟動聽扯不上關係！

這時候，鍾楚雄已完全忘記那個女子，他已將全副精神，都放在這闋曲子上，忽然他在心中跟他唱起來，只哼了幾句便興奮起來，好像血管中的血液，流速倏地加速！

這曲子眞有神奇的力量，他一跟上便制止不住自己，不斷地哼着，而且哼出聲來！

那脚伕好像找到知音人般，倏地一陣風飛過來，摟住鍾楚雄又唱又跳。

露絲只嚇得全身亂顫，半晌才叫道：「喬治，快制止鍾，不能讓他繼續唱下去，這是魔曲，這是殺人的魔曲！」她越叫越大聲，幾乎是尖叫着。

喬治愰然地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什麼叫魔曲？」

露絲如何解釋得清楚？她一跤跌坐地上，掩面哭泣：「他中了魔了，主啊，你快救救他！」

喬治這才意識到其嚴重性，便走前試着拉動鍾楚雄。「鍾，別唱！露絲不要你唱！」

鍾楚雄神態已經變得瘋狂，他忽然一拳擊出，正中喬治的小腹，喬治「砰」的一聲倒在地上，黃沙如水花般四濺！鍾楚雄那一拳之沉重，令他躺了半天也爬不上來！

露絲忽然自地上跳起來，向那四位女人奔去，口中叫道：「救命！姑娘，你快去救救他！」

那個沒攏面紗的女子，驚奇地問：「你跟我說話嗎？」

露絲完全沒爲她懂英語而詫異，自顧地說下去：「不錯，只有你才能救他！」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她的手便向鍾楚雄奔去！

那女子叫道：「我不是醫生！你快些放手！」背後那三個埃及女人，也跑了過來！

那些駱駝脚伕，似乎見過他同伴發病的情況，所以並沒有太大的驚慌，只跪在地上，向西禱告！

露絲拉着那女子來至鍾楚雄身前數尺，叫道：「鍾，你快看她，你心愛的人來了！看她，看她！不要唱！」

鍾楚雄雙眼直勾勾的，雖然面對露絲和那女子，但露絲却能肯定他根本看不到她們！她大力揑着那女子的手掌，叫道：「你快呼他的名字，鍾！叫！」

那女子一頭霧水，但見她如斯情急，依言用羞澀的聲調輕聲叫道：「鍾……」

「大聲一點，我求求你，你再不救他，他等下就會死掉！」

那女子下意識地提高聲調：「鍾，請你別唱！」

話音剛落，那脚伕的雙臂與鍾楚雄的同時離開對方的軀體，兩人也同時仰天跌倒，躺在地上直喘着氣！只見他倆的衣衫都全濕了。

那些脚伕們忽然叫着跑過來，那女子道：「他們說不能躺在地上，要不會中暑的！」

露絲喬治立即上前扶起鍾楚雄。「鍾，你覺得怎麼樣？」

鍾楚雄喘了幾口氣，望着那脚伕，那脚伕用無神的目光望着鍾楚雄，但他很快便被同伴抬上駱駝，鍾楚雄說道：「叫他別去！」

露絲道：「他們不懂英語呀！」

鍾楚雄道：「咱們跟着他！」可惜那些駱駝已全被騎走，那四個女人也躲在駱駝羣中去遠了。

喬治道：「沒有駱駝了，咱們只能等那些駱駝脚伕回來！」

鍾楚雄嘆了一口氣，露絲却樂得如此，省得心愛的人去追別的女人，於是安慰他：「你不要說話，小心身體！」

鍾楚雄慢慢站穩身子，喬治關心地問道：「鍾，你沒事了吧？那是一種什麼病？怎地這般奇怪！剛才連我也被嚇了一跳呢！」

鍾楚雄忙安慰他：「你們放心，我沒事的！這不是病！」

「對啦，剛才露絲說你着魔！」

「回去再說吧！」

（未完・七）

西門丁先生之新作：科幻故事「魔曲」在本刊發表以來，深受注意。該故事電影版權現已爲導演趙匡城先生所購，不日拍成電影再與觀衆見面！

～編者～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芙蓉城主和武當掌門玄眞子對陣打話，道出前因後果，雙方爭持不下，獨行叟以調停人出現，芙蓉城主答應按兵不動，限三更時分要武當派找出完滿答覆，衆俠正在商量當日嚴凌峯受毒致死的原因，懷疑是沾衣毒，是五十年前魔教使用的毒物，當時江南嚴家召集羣雄將魔教翦除，可能魔教餘孽採取報復行動，將沾衣毒施放在嚴家後代的身上，還嫁禍武當派，議論未完，對方一、二、三令主發動攻勢，連芙蓉城主也喝止不住，知道有變故，武當和羣雄奮起迎敵，先將對方被迷失神智的人捉住，雙方勢均力敵，幸芙蓉城主仍未有參戰……

魔教暗操縱　神魔義援手

秋月如今可担當了重任，卓少華已把指揮被迷失心神的使者的令牌，交給了她，歸她指揮，要她聽命於獨行叟。

雙方大戰序幕已啓，獨行叟果然不愧昔年指揮過十萬義軍的老將，他除了目光烱烱，凝注着前方，當眞指揮若定，審視着對方衝來的人數，衡量來人武功的高低，兵刄的輕重，自己這邊應該何人出戰，都在他目光一注之間而決定，口中隨着不停的發出作戰命令：「勝鎮山，你去迎武功門陸鴻藻，此人一柄九環刀，力沉勢猛，切忌和他硬拚。」

「秋月姑娘，妳要昃字笑煞人蕭道成接戰九華劍派劉寄生，快，他已經衝過來了。」

「好，現在快要月字血手煞神田無忌接戰鷹爪門的雷東平，就是左邊那個頭髮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

「再要盈字翻天印陸浩迎戰太湖震澤莊邵竹君，辰字惡財神何三元截住使紅色闊劍的徐桐。」

「那三個穿古銅長袍的是五龍山孟氏三雄，咱們目前人手不够，妳要『元』字去截住他們。」

秋月依照他的指點，一手高持令牌，一手指點着衝來的人，口中不住的叫着某字，某字，這幾個迷失心智的人，也均能依照着她的命令，一個個揮動兵刄，迎了上去。

獨行叟最後說道：「石兄，還有一個徽帮的馮子材，只有你出馬一趟了。」

石開天大笑道：「兄弟領命。」大步迎了上去。

雙方的人，一遇上更不打話，就兵刄齊擧，展開了一場激戰，這一戰，當眞是劍光刀影，一陣陣金鐵交鳴之聲，響澈雲霄。

這時，也正是卓少華出手制住了高美雲，九眺先生和董仲萱扶住高天祥，許瑞仙退下之時。

獨行叟急忙叫道：「司空老哥，快叫卓少俠退下來。」

九眺先生聞言，忙道：「少華，你回來。」

卓少華正待縱起，立即轉過身來。

獨行叟道：「芙蓉城中軍尚未發動，那是最强的一路人馬了，你和令師暫時留下來吧！」

接着又朝董仲萱道：「董兄，你把令掌門人三個先送入宮去，餵了他們解藥，得有一盞茶的工夫，你守着三人，等他們清醒了再出來不遲。」

董仲萱答應一聲，當下由幾名武當弟子帮同扶着高天祥等人，徐徐退入宮去。

卓少華朝九眺先生，說道：「師父，弟子想去把爹接下來，用不着費多少的工夫。」

用不着費多少工夫，就是說，以他目前的武功，很快就可制止卓清華穴道了。

卓少華方才正待縱身掠出之時，是獨行叟把他叫回來的，九眺先生自然明白獨行叟的心意，此時把這個假冒大師兄卓清華的賊人擒下了，事情很難處理。

但眼看卓少華急着要去把卓清華接下來，他心中略爲籌思，就望獨行叟道：「前輩，依在下之見，就讓卓少華把他拿下了也好。」

獨行叟沉吟了一下，忽然改以「傳音入密」說道：「此時大局未定，把他拿下，老朽是怕卓少俠得知實情，一時心情無法平衡，會影響他的武功，大敵當前，令高足……」

「不要緊。」

九眺先生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先拿住他，在下會轉告董師弟，暫時把他押在宮中，等大局平定之後，再行和少華說明眞相就是了。」

獨行叟點點頭道：「如此也好。」

卓少華發現師父和獨行叟忽然以「傳音入密」說話，心中雖覺奇怪，但只道他們商量對敵之策，也未在意。

九眺先生已開口道：「少華，你既然急於把大師兄接過來，那就快去，不過千萬注意，大師兄神智被迷，你不可和他說話，出手要快，制住了穴道，立即交與爲師。」

卓少華道：「弟子遵命。」

急忙身形掠起，朝步貞子和卓清華兩人戰圈撲去。

步貞子一柄長劍展開武當絕學，每一劍揮出去都劃着弧形，劍勢悠然，如白雲舒卷，如春水漾波，輕露自然，不着絲毫力氣，但眞氣所注，自然有力，深得一個柔字的訣要。

卓清華劍勢大開大闔，每一劍都帶起嘶嘶嘯聲，劍光如長江大河，奔騰而出，勢道之强，可說凌厲已極。

他使的似非「六合劍法」，因爲「六合劍法」是以精氣神爲內三合，手眼身爲外三合，內外相合，才是六合，因此六合門注重內外兼修，剛中有柔，但此時卓清華使出來的，却全是剛猛路子，劍勢雖然凌厲，總是缺少剛柔相濟的六合原理。

卓少華身法極快，堪堪掠到，卓清華已是警覺，倏地回過頭來，大聲喝道：「少華，你出來要做什麼？」

這聲大喝，聽得卓少華一怔，旋即驚喜的道：「爹，你沒有迷失神智？」

卓清華一面和步貞子雙劍交擊，一面洪聲喝道：「你還不帮爲父把這牛鼻子制住了？」

卓少華爲難的道：「爹，你老人家快住手……」

卓清華大喝道：「孽畜，你聽不聽爲父的話？」

九眺先生聽得心頭大急，到了此時，再也顧不得了，口中大聲叫道：「少華，快制住他，他不是大師兄，他只是賊人假扮的，快把他拿住了。」

卓少華心頭深感驚異，望望爹，又望望師父，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九眺先生大喝一聲，道：「少華，不論他是什麼人，你先把他拿下，就不會錯了。」

這時，雙方搏鬥十分激烈，已進入了決戰階段，但芙蓉城主那邊，除了高挑着二十四盞紅燈之外，一千人圍着軟轎列陣，只是隔岸觀火，坐山看虎鬥，依然並沒有向紫霄宮逼進的迹象。

此時，她手下那一、二、三路人馬，却都已遭受到强烈的抵抗，而逐漸呈露出挫折之象，芙蓉城主依然冷漠視之，也並沒有增援之意。

日月雙環勝鎮山首先迎住衝上來的陸鴻藻。

此人是江西武功門的掌門人，身材高大，面如重棗，手中一柄九環鋼刀，重有四五十斤，走的完全是剛猛路子。

勝鎮山雙環一擺，大喝一聲：「姓陸的，你還不給我站住？」

陸鴻藻提刀奔來，洪笑一聲：「勝鎮山，你接着了。」

九環刀一記「逢山開路」，一道刀光，直劈過來。

他刀勢雖然沉重，但勝鎮山的雙環也並不輕，一對鋼環，重逾四十斤，只是兩手分握，把重量分開了。

勝鎮山是武當俗家名宿，武當雖然號稱內家，可是他這對日月雙環，却純走剛猛路子。

有人問他：「武當派都運柔若鋼，以氣使勁，你使的雙環如此力沉勢猛，武當派也有剛猛的路數麼？」

勝鎮山笑着說：「武術一道，並不能以外內家兩字來分，也不能以剛柔二字來形容，任何手法中要有剛也有柔，本門武功，以太極爲名，就是剛柔相濟之意，我這日月雙環，名爲日月，就含有陰陽二義了。」

用他這種說法，他日月雙環，外形雖剛，內勁實柔，也正符合武當派的武術原義。

獨行叟要他來接戰陸鴻藻，自然是最恰當的人選。

陸鴻藻九環刀不說他刀光如雪，光是劈出來的風聲，劃空呼嘯，夾着九環震動，發出嗆嗆環聲，就已使人心神爲之震懾，他一陣搶攻，當眞刀勢如山，功力精純，非同小可。

勝鎮山展開雙環，有如日月雙懸，環中套環，時開時闔，變化無窮，同樣使得虎虎有聲，不論陸鴻藻刀勢如何沉猛，均被他以攻還攻，逼了開去。

最使勝鎮山感到意外的，是陸鴻藻神

志顯然並未迷失，武功門在江湖上也算得是正派門戶，何以會附和芙蓉城主，和武當派作對的呢？

他心中想着，不覺大聲說道：「陸鴻藻，武功門在江湖上一向聲譽極佳，是一個正正派派的門戶，和武當派又無過節可言，你這是幹什麼呢？」

陸鴻藻大聲說道：「陸某既然來了，多言無益，咱們還是從兵刃上分個生死的好。」

兩人在互相攻拒之中說了這兩句話，兩人當然並沒有因說話而住手，陸鴻藻既然說出這樣的話來，那就無話可說了。

片刻工夫，兩人已經相搏了二十餘招，兀自未分勝負。

迎戰九華劍派劉寄生的是「昃」字笑煞人蕭道成。他使用的是一支奇門兵器鐵抓。

所謂鐵抓，一般都是狀若五指，使用軟索攻敵，軟索一收，五指就會抓攏；但他的鐵抓，和一般不同，他這支鐵抓，有一根三尺鐵柄，四指併攏，像一般人搔背用的搔手，只有大拇指虎口敞開，專鎖敵人兵刃。

他使鐵抓的招法，也甚是怪異，專取敵人肋下諸穴，這好比呵癢一般，因此江湖人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做笑煞人。

任何一個人，能在江湖上成名，總是有他幾手絕活。

政壇上講人情、關係、商場上講財勢、利害，只有江湖上講的是眞才實學，絲毫取巧不得，你技不如人，是你自己拿性命開玩笑。

笑煞人蕭道成別出心裁的怪兵刃，獨創一格的怪招式，在黑道上揚名立萬，自然有他的獨到之處。

九華劍派劉寄生劍上造詣也是不凡，雙方交上手，先前倒也各展所長，難分軒輊，但打到四五十招之後，劉寄生的劍勢，就漸漸感到有些施展不開。

那是因爲劉寄生終究是個正派人物，使的劍法，也正正派派，沒有一招走旁門的攻勢。

笑煞人蕭道成可不同，他兵刃招式，原是以詭怪著稱，何況鐵抓又是專鎖敵人兵刃的兵刃，時間稍久，劉寄生自然落了下風，劃出的長劍，每有被鎖的困擾，難免縛手縛脚了。

迎戰淮南鷹爪門雷東平的是「月」字血手煞神田無忌。

兩人都不使兵刃，一見面，就動上了手。

雷東平年已七旬，除了頭髮已呈花白，身材高大，臉色紅潤，望去不過五十許人，鷹爪門的武功，是以擒拿爲主，每一出手，都五指勾屈，如同鷹爪，記記都抓向敵人要害，關節，只要被他抓住，你不骨斷筋酥，就是動彈不得，出手狠辣，凌厲無匹。

血手煞神田無忌練的是陰毒絕倫的血手印，一上手他那隻右手齊腕以下，就突然變得猩紅如血，觸目驚心，每一記掌風，都帶着一股淡淡的腥風，「血手印」練到了這等境界，武林中已是極少。

兩人這一戰，情勢之厲，就是使用兵刃，也不過如此，一個雙手有如鐵鈎，一個右掌殷紅如血，舉手投足，無不殺機隱伏，驚險無比。

在他們右首的另一對，則是「盈」字翻天印陸浩和太湖震澤莊莊主邵竹君。

翻天印陸浩只要聽他這個外號，就可知他是以掌功見長，「翻天印」源出天竺，和「大手印」同屬西域佛門神功。

太湖震澤莊主使的是外門兵刃鐵八卦。使鐵八卦也等於使掌，因爲鐵八卦是套在掌上的，用法和掌相同，只是掌上多了一個鐵八卦；面積比手掌大，力道也比掌力強。

獨行叟要陸浩的翻天印對付邵竹君的鐵八卦，也是非常恰當的人選。

邵竹君一見陸浩迎着上來，他一言不發，右手連揮，一口氣攻出八掌。（八掌也就是打出八記鐵八卦）。

逼得陸浩左閃右避封架不住，等到對方擊出八掌之後，口中驀地喝叱連聲，招式連變，雙掌翻飛，反擊過去，他左掌只是普通招式，但雖是普通招式，以他的修爲，還是掌勢連綿，記記如開山之斧，右手可不同了，他練的是「翻天印」，掌風出手，記記凝聚眞力，就使人有沉悶之感，逼上胸臆。

邵竹君連退了三步，還是避無可避，迫得擧掌一揮，用鐵八卦硬接對方一掌。

陸浩對他鐵八卦竟然視若無睹，依然當胸擊了過去。

這一下翻天印和鐵八卦擊在一起，居然發出「噹」的一聲，像兩塊鐵板相拍的聲音。

邵竹君雙足移動，登登登連退了三步，但覺胸臆之間，受到強力的震動，喉頭發甜，滿口都是血腥味！

陸浩功力雖厚，也被震得血氣翻騰，後退出兩步，但他却一退即進，掄手又是一掌，猛力朝邵竹君當胸按去。

邵竹君又後退了一步，這一步他已可盡力壓住翻騰的熱血，嚥了一口氣，右掌凝足八成功力，在後退之際，鐵八卦往前迎擊出去。

掌、卦交擊，又是一聲「噹」的巨響，這回雙方強弱立判，邵竹君當場噴出一口鮮血，一個人往後便倒。

陸浩往後連退了三四步，每踏一步，地上便是一個深達寸許的足印，一張臉，也如噀血一般，瞪着雙目凝立不動。

獨行叟急忙右手一揮，奔出兩個武當弟子，一左一右，扶起邵竹君，往宮中退下。

獨行叟一面道：「秋月姑娘，快要陸浩退下來。」

秋月立即嬌聲道：「盈字使者請退回來。」

陸浩果然依言退下，他是這一場龍爭虎鬥中第一個退下的人。

獨行叟是看他功力甚高，才命他退下休息，也好加強自己這邊的抵抗力量。

「辰」字惡財神何三元迎戰鄱陽湖忠義堂總舵主徐桐，他使的是一支九節虎尾鞭，徐桐使的却是一柄劍脊塗着朱紅的闊劍。

鄱陽湖忠義堂當初原是一班前明的忠臣義士所創，他們把劍脊塗成朱紅，名之爲丹心劍，但百餘年來，此一組織已成爲

江湖一個帮派，只是劍脊塗朱這一點沒有更改而已。

何三元提鞭而上，遇到徐桐更不打話，虎尾鞭「呼」的一聲橫掃過去，一鞭堪堪出手，手腕一振，那條鞭竟似靈蛇一般，上下閃動，攻勢不定。

虎尾鞭是軟中帶硬的兵刃，雖非完全軟鞭，但貫注眞力一抖，也會彎過來。

徐桐沉喝一聲：「來得好！」

霍地一個旋身，搶到何三元側翼，右手丹心劍一招「金雕展翅」往外疾劃，闊劍嘶風，猛刺何三元肩臂。

何三元口中「嘿」的一聲，方位立變，反手又是一鞭，朝外磕去。

但聽「拍」的一聲，劍、鞭交擊，雙方都退了一步。

何三元覺得手臂被震，虎口發熱，徐桐也感到自己一柄闊劍被人家直盪出去，兩人都知道遇上了勁敵，再度交鋒，大家都不敢輕敵。

何三元目如銅鈴，一支虎尾鞭展開生平之學，攻勢之厲，如神龍戲水，毒蛇出洞，鞭影如山，重叠而出，勁風呼嘯，盈耳如濤。

徐桐一柄闊劍霍霍展開，同樣漫天風雨，隱挾風雷。

這兩人可說銖兩悉稱，棋逢敵手，大概沒有三五百招，絕難分得出勝負。

「元」字是個不知名的老人，瘦高身裁，黑鬚飄胸，手中握的是一支四尺長的長劍。

他這柄劍，乃是芙蓉城主收藏的幾柄古劍之一，劍身細長，看去沒有什麼光芒，眞像一柄鐵劍，但却有斷金截鐵之利，只可怕和他的人一樣，沒有名稱。

他大踏步橫劍走出，正好迎上並肩衝來的五龍山莊孟氏三雄。

老大孟居禮手持龍頭杖居中，他這柄龍頭杖龍頭頷下有三尺長的龍鬚，專捲敵人兵刃。左首是老二孟居義，右首是老三孟居廉，兩人都是手持長劍。

四人三個衝來，一個迎出，自然很快就碰上了，這一對面，孟氏三雄不由得驀地一怔，三個人同時臉色劇變，因爲這「元」字雖然一身黑衣，頦下多了一綹黑鬚，但臉型面貌竟然會如此像一個人！

孟居廉驚駭的後退了半步，口中叫道：「老大，他……」

孟居義點頭，道：「不錯，很像他！這……」

孟居禮自然也看出來了，龍頭杖朝地上一頓，目注「元」字，沉喝道：「來人通名。」

「元」字雙目冷芒稜稜，逼射着三人，沉聲道：「老夫元字。」

孟居義奇道：「他……」

孟居禮冷哂道：「他似是被芙蓉城主迷失了神智。」

「元」字怒喝道：「看劍。」

長劍突然朝前推出，他雖然只是隨手推出一劍，但凌厲的劍風，却應劍而生，遠逼數尺之外。

只此一劍，已可看出他劍上造詣，何等深厚了。

孟居廉凜然道：「他果然練成了古劍訣！」

孟居禮沉喝道：「圍住他！」

「呼」的一杖，平胸搗出。

孟居義、孟居廉同時跨上一步，品字形把「元」字圍住，兩人同時「嘶」「嘶」兩聲，兩柄長劍一左一右夾擊過去。

元字向前推出的長劍，倏然向下一沉，劍勢看去極緩，但招式已變，劍尖向右撩出，「叮」的一聲點在龍頭杖上，把直搗過來的攻勢向右磕出，正好撞上孟居禮的長劍。他劍尖轉而向左，又是「叮」的一聲，點在孟居廉的劍脊上，把他長劍直盪開去。

他只是劍尖左右擺動，就把三人的攻勢，輕描淡寫的化解無遺。

他不僅人不知名，劍不知名，連他這一招也毫無名稱，好像他只是隨手揮劍，毫無招式可言，但這隨手揮來，却自成妙諦。

孟居禮抬手一杖，朝他劍上擊去，他手腕輕輕一轉，杖頭上三尺龍鬚疾快纏上了元字的長劍。

這一手，正是他最拿手的傑作，龍鬚纏住敵人兵刃，他只要手往前一送，龍頭就可值搗敵胸。

但就在他龍鬚纏住元字長劍，龍頭筆直搗向元字當胸之際，耳中突聽嗤然輕響，緊接着嗒的一聲，纏劍龍鬚登時被元字的長劍削斷，連龍頭也被削去了一半。

孟居禮但覺手中一輕，急忙抽杖後躍，孟居義、孟居廉兩柄長劍及時交叉又攻到。

元字右手一翻，劍光分襲兩人。

兩人長劍剛攻到半途，慌忙迴劍護身，各自被逼得後退了一步。

元字瞪着雙目，喝道：「你們是什麼人？」

他縱然被「無憂散」迷失心神，但因這些年來，一直勤練內功，神智已有一二分恢復，因此這一和三人動手之際，總覺對方三人十分熟悉。

孟居禮眼看他一劍削毀了自己龍頭杖上的半邊龍頭，心頭惱怒無比，大喝一聲：「老子就是你的老子。」

揮手一杖當頭劈去。

「老子是誰？」

元字眼中微露茫然之色，他心神雖迷，武功却甚是了得，揮手又是一劍斜削而出。

孟居禮知他手上是一柄利器，不敢和他硬接，右手一抖，龍頭杖劃了半個圓圈，改直劈爲旁擊，朝他肩頭砸去，口中喝道：「二弟、三弟小心，他手上長劍能斷金鐵。」

他喝聲甫出，元字身形輕轉，杖勢由肩頭呼嘯劃過，一杖落了空，元字却揮手一指，劍光一閃，快到使人無法看清他如何發的一劍？

孟居禮但覺一縷劍芒從杖下劃過，寬大的衣袖已經被劍芒劃開了一道四五寸長的裂口，手臂上隱隱滲出血來。

他這一劍，孟居禮雖然只是一點輕傷，但心頭可大吃一驚，急急後退了三步。

孟居義、孟居廉雖劍各自虛幌一招，緊跟着後退，問道：「大哥可曾傷到那裏麼？」

孟居禮哼道：「還不碍事，只是此人

劍法無迹可尋，咱們須得小心爲是。」

話聲中，三人同時又撲身而上，杖、劍交攻，朝元字夾擊過去。

元字劍法古拙奇奧，長劍也古拙鋒利，三人雖全力圍攻，但心存顧忌，不敢和他兵刄接觸，自然也無法佔得上風，不，元字力戰三人，依然綽有餘裕。

形意門名宿石開天是最後一個出去的，因爲那時所有的人，全出動了，而對方還有一個馮子材沒有人去招呼，所以獨行叟只好派本來準備留下來對付芙蓉城主中軍的石開天出去應戰了。

石開天空着雙手大步迎出，馮子材一手握着鐵算盤，已經撲到右首，他因找不到對手，正待朝紫霄宮右首側門衝去。

石開天大喝一聲：「馮子材，你給老夫站住。」

馮子材是徽帮龍頭，徽帮弟子，遍及全國，武林中除了丐帮，就要數徽帮了，可以說是天下第二大帮。

石開天在江湖上行輩極尊，和徽帮上代龍頭馮子材的父親馮有甲，也有些交情，因此馮子材驟覩這位父執前輩寬袍大袖的迎出，不覺一怔，連忙拱拱手道：「石前輩也在這裏？不知有何見教？」

石開天問道：「你的神智並未被迷失麼？」

馮子材道：「晚輩很好。」

「那就好。」

石開天道：「你隨老夫過來。」

馮子材一窒，說道：「前輩原諒，晚輩有不得已的苦衷。」

石開天道：「你有什麼苦衷？」

馮子材道：「晚輩……」

他底下的話，竟然說不出來。

石開天道：「你不能說？」

馮子材道：「晚輩確有難言之隱。」

石開天怫然道：「你神智既未被迷，有什麼事不能說的？」

馮子材爲難的道：「晚輩神智雖未被迷，但晚輩比迷失了神智更爲痛苦……」

石開天一呆道：「有這等事？」

馮子材忽然低聲道：「前輩不用再說，且和晚輩過幾招……」

石開天鬚髮飄動，洪喝道：「你要和老夫動手麼？」

馮子材道：「這也是不得已的事了，還請前輩原諒。」

他手中鐵算盤「豁啷啷」一聲大響，朝石開天橫攻過來。

石開天怒極，大喝一聲，道：「來得好。」

正待揚掌劈出！

馮子材已經一側身欺近過來，低聲說道：「晚輩和前輩動手之際，當再詳細奉告。」

石開天一怔，便巳明白過來，右手揚掌呼的一聲，向左劈出。

他這一掌掌勢故意稍偏，一道勁風正好從馮子材身邊擦過，問道：「有人監視你麼？」

「晚輩不知道。」

馮子材轉身，揮出鐵算盤，又說道：「只是今晚的行動，很可能有人在暗中監視。」

「暗中」這兩個字使石開天聽得不期一怔，照說芙蓉城主就在對面督陣，他不該說「暗中」二字，那麼他口中的「暗中」，莫非另有其人？

石開天多年老江湖，自然立時會想到此中必然另有文章，他揮手又是一掌，猛劈而出。

馮子材旋身避開，但這一旋身，又到了石開天右側。

石開天問道：「那是什麼人呢？」

「不知道，這人只傳令給卓盟主，晚輩等人全聽卓盟主的。」

馮子材口中說着，鐵算盤由下而上，劃起一道弧形，砸向石開天肩胛。

石開天左手一掌，拍出一股勁風，又是「豁啷啷」一聲大響，把他鐵算盤撞了出去，右手伸手撞向肩頭，一面問道：「那麼你有什麼顧慮呢？」

馮子材低聲道：「晚輩全家一十八口，全在對方掌握之中。」

他話聲一出，人又倏然往右竄出，身形一矮，鐵算盤橫掃過來。

石開天心中暗暗一震，迅速忖道：「這麼說，這三路人馬，臨陣不聽芙蓉城主指揮，搶攻紫霄宮，果然不是芙蓉城主的命令了。」

雙足一頓，避開對方一記橫掃，身形撲起，雙手化爪，朝馮子材當頭撲落。

馮子材側身左閃，石開天猛地搶上一步，右手去抓他鐵算盤，一面說道：「那麼你打算如何呢？」

馮子材右手一縮，低聲道：「只要前輩一掌把晚輩擊昏，擒了過去，只要不被對方發現什麼破綻就好。」

「那好！」

石開天緊接着大喝一聲，左手一掌朝他後心拍來。

馮子材要待用鐵算盤封架，已是不及，口中悶哼一聲，撲倒地上。

石開天這一掌當然沒用什麼力道，但擊在馮子材後心，「砰」的一聲，却是甚響，他一俯身抓起馮子材身子，黯然道：「老夫和爾父，也算相識多年，你實在太不爭氣了。」

回身朝兩個武當門人招招手道：「你們把他押進去，餵他幾顆傷藥，暫時保住他性命。」

兩個武當弟子急奔過來，從他手中接過馮子材。

石開天暗以「傳音入密」說道：「你們快把他送交董仲萱去。」

兩名武當弟子架着馮子材，拾起鐵算盤，很快往紫霄宮裏去。

石開天剛一轉身，就聽到獨行叟以「傳音入密」的聲音道：「石老哥，再煩你一遭，順手把劉寄生也抓來算了。」

石開天也立即以「傳音」說道：「老哥，這三路人馬，確非芙蓉城主發令攻擊我們，他明的雖是芙蓉城主手下，實則巳爲另一神秘組織所利用，你老哥主持大局，愼防另生變化，務必先把這些人全拿下了才好。」

話聲一落，大袖一划，人巳縱身撲起，宛如大鵬凌空，朝劉寄生當頭撲去，人還未到，右手凌空發掌，一道强猛的掌風，已經劈掃而下。

劉寄生一支長劍，力敵笑煞人蕭道成

的鐵抓，已是捉襟見肘，逼處下風，此時突覺一道强勁無匹的掌風，從天而降，心頭猛然一驚，急切之間，身形橫移數尺。

但他雖然避開了石開天當頭一擊，長劍却教笑煞人的鐵抓一下鎖住，他再待抽劍，突覺肩頭一麻，已被石開天一把抓住，緊接着腰眼又是一麻，被點了穴道。

一個人就被石開天擎了起來，往大門口一擲，喝道：「拿下了。」

早有站在紫霄宮門前的武當弟子搶過去，把他抓入宮去。

秋月急忙手擧令牌，喝道：「昃字使者，請退下。」

笑煞人蕭道成便自退了下去。

石開天一個轉身，又朝雷東平欺了過去。

再說九眺先生喝令卓少華出手，他自己也長劍一挺，縱身飛掠而出，朝卓清華去，口中喝道：「好個惡賊，你假冒大師兄，我在芙蓉山莊早巳識破你的奸計了，你還敢以大師兄自居嗎？」

長劍嘶的一聲，劃起一道青芒，閃電般掃過去，回頭喝道：「少華，你還不出手？」

卓少華驚疑的道：「師父，他眞的不是我爹麼？」

九眺先生一劍出手，脚踏九宮步，劍光連閃，劍勢如長江大河般攻擊，冷哼一聲道：「爲師幾時騙過你？」

卓清華和步眞子連戰了近百招，雖然尚未分出勝負，但步眞子顯巳稍落下風。

此時加入了一個九眺先生，一手「六合劍」剛中有柔，巳臻爐火純青之境，他因大師兄顯巳遇害，心頭激憤仇火，迸發在劍上，一上來就連施殺手，劍光登時大盛，大有把這個假卓清華立劈劍下之勢。

實則九眺先生心裏有數，此人非生擒不可，否則如何問得出大師兄巳遇害的詳情來？因此他劍勢雖猛，左手却暗暗蓄勢，他以「三指功擒拿手」享譽武林，只要對方有一絲破綻，他就可出手把卓清華拿住。

卓清華眼看自己這一方巳有多人被擒，此刻大援未到，自己要是再不見機，只怕就無法脫身，心念閃動一轉，口中忽然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甫起，長劍急掄，「噹」「噹」兩聲，架開了步眞子和九眺先生的兩支長劍，雙足一頓，一道人影冲天飛起。

九眺先生長劍被他架開之際，左手二指也巳隨着發出，但聽「嘶」的一聲，抓下了卓清華肩頭一塊衣衫，但卓清華人巳冲天掠起，在空中一個急旋，頭先人後朝紫霄宮右首岩下劃空飛逝。

步眞子一怔，正待追擊。

九眺先生急忙說道：「道兄請留此守備。」

一面急喝道：「少華，還不跟爲師追去！」

口中喝着，人巳急縱而起，銜尾追過去。

卓少華眼看師父追着爹去了，也只好雙足一點，跟蹤飛起。

雷東平仗着鷹爪門的「大力鷹爪功」，和他數十年潛修默練的功力，力戰血手煞神田無忌的「血手印」，雙方銖兩悉稱，本來並無絲毫敗迹。

但正打得十分激烈之際，突聽身後傳來石開天的聲音喝道：「雷東平，老夫和你巳過世的父親，和你三叔，都還有些交情，你可以住手了。」

血手煞神田無忌猩紅的手掌記記找他要害下手，雷東平連一點分心都不敢，自然不敢回頭去看，聞言吃了一驚，問道：「你是石二叔？」

他年巳七旬，但輩份却矮了石開天一輩。

石開天道：「不錯，正是老夫。」

剛說到這裏，卓清華的一聲長嘯傳了過來。

雷東平心頭更急，因爲那聲長嘯，正是要大家撤退的暗號，但此時他對手田無忌雙掌如飛，他只能奮力和對方攻拒，如何還走得了，何況身後又來了個形意門的前輩高手，忙道：「石二叔先叫田無忌停手，如何？」

「好！」石開天應了聲好，回頭道：「秋月姑娘，你要月字使者住手。」

秋月答應一聲，立即高擧令牌，叫道：「月字使者，請住手。」

田無忌聽到秋月的嬌喝，果然手手一停，收住了勢。

雷東平也自住手，轉過身凄然道：「石二叔，我這老侄遵命住手，但我必須立即退走，否則我兩個小孩子，就只怕難逃魔手了。」

「不要緊。」

石開天含笑道：「老侄台，咱們會設法的。」

「好吧！」雷東平點着頭道：「我聽石二叔的，兩個小孫子，也只好聽天由命了。」

石開天道：「你可知刦持你孫子是什麼人嗎？」

「不知道。」雷東平道：「他只要我聽命卓盟主。」

「卓盟主？」石開天道：「他並不是卓清華。」

現在戰場上只剩下勝鎮山和陸鴻藻、惡財神和徐桐兩對，還在激戰未休，另外則是元字和孟氏三雄也尚在拚鬥之中。

石開天和雷東平一起回到階上。對面芙蓉城主一路，果然一直保持中立，並未發動攻擊。

獨行叟道：「石兄，你說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石開天攢着眉道：「此事兄弟一時還想不通，這幕後之人，究竟是誰，竟有這許多人都是被要脅而來，攻擊武當。」

獨行叟看了雷東平一眼，問道：「雷兄也不知麼？」

雷東平道：「說來慚愧，在下連對方的面都沒見過。」

步眞子因師叔（紫雲道長）和掌門人都巳退入宮去，（玄眞子是掌門人，對方有兩路人馬從左右越牆而入，他自然要回宮去坐鎭指揮，紫雲道長是後來眼看大門前的戰事巳經穩定下來，但宮中依然在激戰未休，這才回去的。）不知宮中情形如何？

心中雖然焦急，但又因獨行叟、石開天不是武當派的人，自己如果再回進去，

讓人家替武當派守紫霄宮大門，自然說不過去，只得站在一邊。

此時眼看獨行叟只顧和石開天說話，對九眺先生和卓少華兩人追卓清華下去並未在意，忍不住道：「二位前輩，九眺先生師徒二人，去追卓清華，可要貧道率敝派弟子趕去支援麼？」

他是武當八宮之首，對卓少華的武功並不十分清楚。

獨行叟朝他笑了笑道：「有卓少俠追下去了，咱們就不用替他們担心了。」

九眺先生緊隨卓清華身後，銜尾疾追，卓少華卻緊隨在師父身後，三人起落如飛，等於掠空飛行，快到無以復加，（這是指卓清華、九眺先生而言，卓少華跟在師父身後，當然不敢超越師父，其實他只是用了七成脚力而已）片刻工夫，便已追下紫霄峯。

九眺先生心知徒兒一身功力，已在自己之上，自己如果不說，他跟在身後，一直不敢超越自己，這就一揮手道：「少華他只是假冒大師兄的賊人，你快趕上去截住他，才能追問大師兄的下落。」

卓少華聽得身軀一顫，立即一吸眞氣，身形電射而起，一下從師父身邊掠出，宛如紫燕掠波，貼地平飛出去。

前面的卓清華正在飛奔之際，忽覺身後疾風颯然，有人緊追下來，距自己已不及一丈，他原是久經大敵之人，心知追來的人，一身輕功，似是高過自己甚多，不宜直奔，（直奔人家就會超過他攔到前面去）因此在奔行之中，忽然一個急轉，朝右首一片樹林中投去。

人還未到，左手一揚，打出一團黑越越的東西。

卓少華本待越過他的頭頂，落到前面，先截住他去路，那知前面的卓清華竟然一下轉而向右，朝林間射去。這原是瞬息之間的事，卓少華隨着一個急轉，跟踪追到林下，突覺迎面飛起一團黑烟，烟勢蔓延極快，倏忽已成爲一幢，封住了去路，不見了卓清華的蹤影！

到了此時，卓少華才相信他不是爹了，爹是個正直的人，怎會使出這種下五門的黑烟來？

心頭不禁大怒，口中沉喝一聲，揮手一掌，朝黑烟中擊了過去。

他有老哥哥輸給他的二十年功力，旁人就是勤修苦練三十年，也練不到他的境界，更何況他練的「九陽神功」，乃是吸收太陽精英而練成的，正是旁門各種陰功、烟霧等的尅星，掌風出手，立時把一幢猶在生生不息，逐漸蔓延的黑烟，衝開了丈許長一道。

但就在此時，只聽黑烟中有人陰嘿了一聲，右肩隨着一麻，也就在此時，只聽師父九眺先生緊隨身後而來，口中喝道：「少華，快快止步，遇林莫入，謹防黑烟有毒……」

他聲隨人到，但已經遲了一步，卓少華身子搖了兩搖，突然撲倒下去。

九眺先生覩狀大吃一驚，問道：「少華，你怎麼了？」

卓清華已從一幢黑烟中現身出來，陰笑道：「這小子不除，終是後患，所以他非死不可！」

長劍一擧，正待朝卓少華劈下。

九眺先生長劍迅速一揮，「噹」的一聲，把他劍勢架開，瞋目喝道：「好個惡賊，你害死大師兄，我正要你償命！」

右手長劍一顫，劍光連閃，朝卓清華刺去。

卓清華大笑道：「司空靖，憑你也配口發狂言？」

此人武功十分了得，尤其一手劍法，不但深得「六合劍法」的神髓，更兼通各家劍術，九眺先生連用黏、絞、擊、刺幾種手法，想逼住他的劍勢，乘機施展「三指功」，但對方不僅封閉嚴密，而且以攻還攻，九眺先生左手始終無法出手。

不大工夫，已經對拆了二三十招，雙方愈戰愈烈，兩柄長劍劃起一道道如虹劍光，到處劍花錯落，人影轉淡。

突聽半空中大喝一聲：「你們還不給我住手？」

一道人影，疾然在兩人劍鋒交錯之間，直瀉而下。

拚搏中的兩人但覺喝聲入耳，劍勢生似受到極大的阻力，再也遞不出去，心頭不期大駭，急忙各自後退了一步。

定睛看去，只見原先自己兩人交手的中間，已經多了一個身穿天藍長衫，修眉朗目，丰神冲夷的中年文士。

他瞧也沒瞧兩人一眼，落到地上，急忙朝躺臥着的卓少華俯下身去，這目光一注，不覺怒哼一聲：「是什麼人用這等歹毒暗器，傷了我小兄弟？」

他連頭也沒抬，右手朝卓少華右肩輕輕一按，兩個指頭已拈着一支寸許長，色呈朱紅的細針，直起腰來。

在這一瞬間，卓清華早已悄悄隱入樹林，走得沒了踪影。

九眺先生聽來人口氣，便已猜到面前這藍衫文士，敢情就是昔年武林中人聞名喪胆的飛天神魔謝長風了。

他站在邊上，眼看謝長風兩個指頭從徒兒肩上，起出一支朱紅細針，不由大吃一驚，失聲道：「離火針！」

謝長風輕哼道：「離火針是南海雷門以南方離火精英煉製，雖然歹毒，還不是淬的劇毒，這是魔教的『朱雀絕命神針』，所謂『朱雀』，實係用鶴頂紅煉製的奇毒……」

九眺先生聽得心頭猛顫，驚駭的道：「這麼說，少華是沒有救了……」

「哈哈！」謝長風清朗的大笑一聲，說道：「謝某的小兄弟，何懼區區的鶴頂紅？」

「九眺先生急忙拱手，說道：「前輩是……」

謝長風看了他一眼，含笑點頭道：「你就是我小兄弟的師父九眺先生了，唉，你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小兄弟身中毒針，你還和賊子拚命的玩劍，若不是老夫趕到，小兄弟縱然不死，一條右臂勢必要殘廢的了。」

九眺先生被他說得滿臉通紅，道：「前輩說的是，在下當時只當小徒中了他毒烟，他趁小徒昏迷，意欲加害，在下不得不加以阻攔，才動手的。」

謝長風道：「此人心機陰毒，和你動手，正是要讓小兄弟慢慢的毒發無效，其實小兄弟練的『九陽神功』，不畏任何劇毒，天下奇毒，都可以煉化，只是他不懂如何煉化，只是讓體內的九陽眞氣，自己去和奇毒抵抗，才會昏迷不醒。」

九眺先生道：「前輩，小徒……」

「不要緊。」謝長風道：「你把他扶起來，老夫給他運氣一周，把奇毒煉化，自可無事。」

九眺先生聞言唯唯應是，急忙走過去，自己先行坐下，然後把卓少華身子扶起，盤膝在地上坐好。

謝長風也沒坐下來，只是跨上一步，右手一伸，按在卓少華頭頂「百會際」上，就催動眞氣，緩緩度入，一面隨口說道：「小兄弟，快依老哥哥傳你的行功口訣，緩緩行氣。」

九眺先生雙手扶着卓少華身子，心中暗道：「他替少華運氣煉毒，怎麼不坐下來呢？而且在催氣運功之際，還能開口說話，此人功力之深厚，只怕當世武林中，沒有人能出其右了。」

不過盞茶工夫謝長風就收回手去，笑道：「好了，小兄弟這回又便宜你了。」

卓少華霍地睜開眼來，叫道：「老哥哥。」

九眺先生沒想到卓少華中了魔教劇毒無比的「朱雀絕命針」，居然不過盞茶工夫就能把劇毒煉化，心中更是驚訝不已，起身拱拱手道：「前輩神功，眞是出神入化，在下不勝欽佩之至。」

謝長風哈哈一笑道：「練功不能祛毒，那就不用練功了。」

伸手從袖中取出一支金笛，遞給了卓少華，說道：「小兄弟，武林多事，老哥哥這支金笛，你現在可以使用了。」

卓少華道：「老哥哥自己不用麼？」

「哈哈！」謝長風大笑道：「老哥哥早在五十年前，就已經不使兵刃了，這支金笛，掛在身上，只是當當招牌的罷了，你只管拿去用就是了。」

卓少華這才接過金笛，說了聲：「謝謝老哥哥。」

謝長風笑道：「對老哥哥還用得着說謝麼？走，今晚武當山已經沒事了，有兩路人馬，已經由老哥哥和酒鬼牛鼻子把他們撵走了。」

卓少華問道：「老哥哥，酒鬼牛鼻子是誰呢？」

謝長風說道：「酒牛鬼鼻子他說也認識你，你不認識他麼？他就是黃山醉道人呀！」

九眺先生問道：「前輩和醉道長擊退的兩路人馬，不知是些什麼人？」

他稱謝長風前輩，但徒弟却只叫他老哥哥，這是江湖上人所謂各交各的了。

謝長風道：「給老夫撵走的一路，是魔教教主一元子，和他幾個徒子徒孫，酒鬼牛鼻子是在後山，被他撵走的好像是茅山通天觀一路人馬。」

說到這裏，忽然問道：「紅燈會的人還在紫霄觀麼？」

九眺先生應了聲「是」。

謝長風忙道：「那就快些走。」

他「走」字出口，人已騰空飛起，去勢如箭，瞬息之間，就走得無影無踪。

九眺先生歎息一聲道：「練武能練到像這位前輩，可以說已經是出神入化，少華，你能得蒙這位前輩垂青，眞是天大的造化，好了，我們也該走了。」

紫霄宮前面，依然燈火通明。

越牆侵入紫霄宮的兩路人馬，（第二路令主三湘大俠張椿年率領的人馬衝向左側，和第三路令主金刀李千鈞率領的人馬衝向右側，均已越牆進入紫霄宮）經武當派留守紫霄宮的歸眞、履眞、全眞、守眞四子，分率門人在大殿前面的大天井中迎頭攔住。

紫霄宮大天井中本已由門下弟子在左右兩側，各列下了五座「五行劍陣」，兩路人馬闖入天井，十座「五行劍陣」立時發動把敵人悉數包圍在大天井左右兩邊。

這時宮外激戰也已同時發動，因大門前有獨行叟指揮作戰，武當掌門玄眞子率同玉眞、啓眞、清眞三子趕回宮去，（步眞子正在和卓清華動手）宮內實力登時大爲增强。

十座「五行劍陣」，逐漸縮小包圍，首先把兩路人馬的手下逐個擒下，到了最後，左邊五座劍陣，有三座已經撤下，只有居中一座，由歸眞子親自指揮的困住了鐵指綿掌張椿年。

稍前一座由履眞子親自指揮的困住了風雷劍吳南强，二人被隔離了困在陣中，自然不消多時，便被擒下。

右首的情形，亦復相同，五座劍陣，最後只剩下全眞子親自指揮的一座困住了金刀李千鈞，也差不多同一時候，就被拏住了。

現在，紫霄宮內，戰事已經結束了。

紫雲道長和掌門人玄眞子，又已相偕回了出來。

蓉芙城主一路人馬，依然高挑着二十四盞紅燈，停在白石牌坊前面，並未發動攻勢，遙遙和紫霄宮前面的羣雄相峙。

現在，紫霄宮門前，實力已經大增，計有武當掌門玄眞子、紫雲道長、步眞子、峨嵋獨行叟，形意門名宿石開天、秋月代替令主，率領的「月」字血手煞神田無忌、「盈」字翻天印陸浩、「昃」字笑煞人蕭道成，和「辰」字惡財神何三元。

惡財神何三元和徐桐這一對，是在九眺先生、卓少華走後，才住手的，何三元肩頭中了徐桐一劍，徐桐也被何三元長鞭掃中足踝，跌倒地上，被武當門人擒下。

左右兩邊，站着的二十五個武當派精銳門下，隨時可以列成五座劍陣。

現在還在惡戰的，已只有兩撥人了，那是勝鎭山和陸鴻藻這一對，另外則是「元」字（不知姓名）和孟氏三雄。

勝鎭山一對日月雙環，左右飛舞，右拆左攻，環中套環，有守有攻，使來風雨如晦，大開大闔，剛中有柔，既能硬砸硬打，也可鎖拏兵刃，變化無窮，威勢無比，他對手武功門的陸鴻藻也甚是了得，手中一柄九環刀，重逾四十斤，施展開來，九環齊鳴，刀光如雪，和勝鎭山稱得上棋逢敵手。

武功門還有一門絕學，是「百步神拳」和關外長白派的「無影神拳」，被稱爲拳中雙絕。「百步神拳」練到十二成火候，擧手發拳，拳風可以擊中十數步以外的敵人。

（未完・十八）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猿長老將徐廷封、小子抓回仙桃谷，困在山上，目的和他們過招，不理他們趕去武當山爲師父鍾大先生復仇的事，使徐廷封、小子忙於應付和他過招，筋疲力盡，二人相商對付之計，不能脫身，原來雲飛揚因負傷並未有離開仙桃谷，只是另擇地方閃避，現在傷勢已痊癒，自己領悟到「天龍九式」的要訣，便暗中將天龍九式轉授徐廷封，徐廷封雖然學會，因功力未及，雖將猿長老打倒，但未能將其制服，仍是無法脫身，雲飛揚只好露面，向老怪物挑戰，採用竹竿頂上比武功，引他上竹竿，徐廷封、小子利用這機會，轉身便走……

少林獅子吼　震死四殺手

說話間，徐廷封和小子已到了樹林邊，猿長老急了，脫口道：「你慢慢想清楚，我抓住了那兩個小子，再跟你動手。」

語聲一落，他半身便已倒翻開去，雲飛揚即時一聲：「白蛇吐信——」一掌插出。

猿長老已經是有去無回之勢，接連三個觔斗，落在徐廷封小子面前，大喝一聲：「那裏走——」

徐廷封笑了。「還不是一樣。」

猿長老笑罵：「那裏走還是要問准我老人家。」

徐廷封道：「你已經敗下竹竿，我們跑到那裏去跟你還有什麼關係。」

猿長老道：「誰說我敗了，我跟雲飛揚還沒有交手，那來的勝敗。」

小子插口問：「你沒有聽到雲大哥那一聲『白蛇吐信』？」

猿長老道：「他叫他的——」

「你沒有看見他跟着一招『白蛇吐信』施展出來，好一招『白蛇吐信』連你也不敢招架，從竹竿上溜下來，」小子大笑。「雲大哥果然是天下第一高手，名不虛傳。」

猴長老一聲「什麼」出口，那邊竹竿上雲飛揚經已一聲：「承讓——」飄然躍下。

猿長老這時候又怎還不明白是什麼回事，叫起來，怒道：「你們是陰謀詭計，陷害我——」

「千萬不要這樣說，」小子可得意了。「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好像你這樣江湖上的名人，武林中的老前輩當然不會出口反悔的。」

「我——」猿長老氣得話也說不出來。

「雲大哥一招擊敗猿長老，武林中一定傳爲佳話。」小子只怕氣不死猿長老的。

「胡說！」猿長老大喝。

「不是說好了，那一個被迫下竹竿便算輸。」小子接又問：「你不是一招也未接下便已離開了竹竿，落到地上來。」

「全是你們兩個——」猿長老戟指小子徐廷封。

「可沒有說過不許我們說什麼。」小子又打了一個「哈哈」。「雲大哥，你還在竹竿上等什麼，還不快快下來，起程趕赴武當山？」

雲飛揚飄然躍下，猿長老立即掠到他身旁。「姓雲的，我看你也不是那種奸猾的小人。」

雲飛揚應道：「老前輩當然也不是那種言出無信的小人。」

猿長老怔住，好一會大笑起來。「好，算你們三個聰明，騙着我老人家，只此一次，下一次，要我老人家上當可就沒有這麼容易了？」

「事非得已。」雲飛揚一抱拳。

猿長老偏身讓開，冷冷的瞅住雲飛揚。「我一定會再找你的了。」

雲飛揚道：「武當山事了再說。」

小子接道：「合我們三人之力，不一定會敗在你手上，你最好再找到來，不將你狠狠的揍一頓，如何洩得了我們心頭那一口氣。」

猿長老跳着脚大罵。道：「你這個臭小子現在就是懂得說話，有種的就立即跟我過招。」

「我可以沒有這個閒情。」小子大笑，一面揮手。「後會有期。」第一個大踏步走出去。

雲飛揚徐廷封相繼舉步，猿長老看着他們，沒有阻止，只是呆立在那裏，一直到雲飛揚三人消失在樹林中他才胡亂的在空地上踱步打圈子。

好一會，他突然着魔也似的叫起來，一面猛翻觔斗一面大叫大嚷，那些猴子也叫嚷起來，本來靜靜的仙桃谷立時一片混亂。

× × ×

出了仙桃谷，小子立即建議去找三匹馬好得趕赴武當，雲飛揚當然不會反對，隨即一聲歎息，道：「正派武林中人已經不多的了，還要自相殘殺，這樣下去，還有什麼希望？」

徐廷封亦歎息。「若是找不到什麼證據證明事情與武當派無關，這一戰只怕亦在所難免。」

雲飛揚點頭。「所以我想想，還是請少林派的無爲大師前去主持公道。」

「這也好——」徐廷封稍作沉吟。「武當山少不得你，這件事交給我好了。」

也不等雲飛揚答話他已經疾掠了出去，時間實在很緊迫的了。

× × ×

日以繼夜，馬不停蹄，雲飛揚小子趕到武當山的時候，崑崙、恆山兩派的弟子已經在斷虹子與靜師太的率領下闖上武當山。

南宮世家却是沒有人到來，只是信一封，告知斷虹子靜師太，南宮博死後南宮世家只剩一門孤寡，婦孺之見，未足用事，武當山一事還是交由他們作主，絕無異議。

事實南宮世家的人早已到來，只見躲在一旁看熱鬧，斷虹子靜師太如何知道，同情南宮世家之餘更加激憤。

陸丹根本就不在武當山上，武當派當然不能夠將人交出來對質，斷虹子靜師太立即要搜山。

這口氣無論如何是嚥不下的了，掌門玉石立即吩咐擺下七星劍陣，與斷虹子靜師太相約，只要他們能夠破得了七星劍陣，便任由搜山。

武當派的七星劍陣名震江湖，但要發揮七星劍陣的威力，佈陣的弟子也要有相當的造詣，現在武當派人才凋零，又如何再找到七個有相當造詣的弟子？

除了七星劍陣，武當派在這個時候却已沒有什麼可以拿出來的了。

劍陣的七個弟子絕無疑問已經是最好的弟子，但也絕無疑問尚未能夠掌握其中的變化，斷虹子一劍入陣，不到十招便已將劍陣破解，七個弟子劍脫手，全都被震翻地上。

「這就是七星劍陣？」斷虹子顯得有所失望。

玉石只有苦笑，斷虹子目光回到他面上。「七星劍陣已經破了，你還有什麼話說？」

玉石還未答話，斷虹子又道：「若是沒有，我們可要搜山了。」

「慢着——」玉石橫劍擋住去路。

「你是要反悔？」斷虹子冷笑。

「一言既出，那會反悔。」玉石歎了一口氣。「只是貧道身爲掌門，不能夠維護武當派的尊嚴，只有一死以謝武當派的列祖列宗。」

「這是你跟武當派的事。」

「兩位一定要搜山，請先殺貧道。」玉石仰首向天望着，道：「貧道絕不會還手。」

「你這是以死要脅的了。」斷虹子又是一聲冷笑。「掌門也是這樣子，難怪武當派淪落到這個地步。」

玉石沉聲道：「要殺便殺，前輩何必說這種話？」

「你以爲我不敢殺你。」斷虹子一聲暴喝，一柄劍疾揚起來。

玉石瞪着斷虹子，面無懼色，斷虹子怒氣上湧，劍便要劈下。

雲飛揚也就在這時候飛掠而至，斷喝一聲：「住手——」

武當派弟子回頭看見是雲飛揚，不由自主一聲呼擁上前去。

玉石心頭亦一陣激動，却沒有移動，仍然擋着斷虹子靜師太。

心頭最激動的當然是站在靜師太身後的傅香君，雖然沒有走前去，但經已望眼欲穿。

斷虹子目光一轉，回問靜師太：「來的是什麼人？」

靜師太搖頭，那邊雲飛揚已經走過來，先向玉石一揖。「掌門師兄——」

玉石揮手。「不必拘禮。」一頓一歎。「你總算回來了。」

雲飛揚轉向斷虹子靜師太。「晚輩雲飛揚，見過兩位前輩。」

「雲飛揚？」斷虹子靜師太二人亦皆一怔。

雲飛揚隨即向傅香君微一頷首，傅香君櫻唇微張，欲言又止。

斷虹子上下打量了雲飛揚一遍。「你就是被稱爲武當第一人天下第一人的雲飛揚。」

「前輩言重。」

「看來武當派的事還是要聽你的。」斷虹子接問：「你要怎樣才肯將陸丹交出來。」

雲飛揚回顧玉石。掌門師兄，陸丹在不在？」

「不在？」玉石微喟。「我叫了他到百花洲，到現在還未見回來，兩位前輩說他是殺人兇手，但以他的武功，又怎會是鍾老前輩與絕師太的對手？」

「你若是不相信他是兇手，怎麼不肯將人交出來？」斷虹子又來這種話。

「人事實不在？」玉石長歎。

「事實也不是殺人兇手。」小子插口。「我與他是好朋友，他是怎樣的人，難道我還不清楚？」

「你又是什麼東西？」斷虹子不屑的望着他：「又是武當派的什麼人？」

小子方要罵出口，雲飛揚已將他按住。「兩位前輩，晚輩敢以性命作證，陸丹絕不是那種人。」

「就憑你這句話就要我們罷手？」斷虹子打了一個哈哈。「你以爲你又是什麼東西。」

雲飛揚淡應。「晚輩只相信前輩是俠義中人，對這件事一定會秉公辦理。」

「這是說我們現在是蠻不講理的了。」斷虹子瞪着一雙眼。

「不敢。」雲飛揚心中歎息，他已從徐廷封口中知道斷虹子是什麼脾氣，現在接觸下來，果然不錯。」

靜師太接道：「你既然肯定陸丹是怎樣的一種人，怎麼不將他交出來。」

這其實重覆斷虹子的話，靜師太也竟然是這樣蠻不講理雲飛揚實在有些意外，却仍然心平氣和的道：「晚輩雖然才回來，但掌門師兄已經說得很清楚，陸丹並沒有回來。」

「既然這樣，怎麼不肯讓我們搜山？」斷虹子又回到這個話題。

「一派到底有一派的尊嚴。」雲飛揚很冷靜。

「廢話，」斷虹子下面的話尚未接上，小子已大嚷道：「都是蠻不講理的老頑固。」

斷虹子靜師太面色一變，雲飛揚立即將小子按住。「這是武當派的事。」

小子點點頭，隨又戟指斷虹子靜師太。「你們若是再寃枉陸丹，下了武當山我便要跟你們拚一個明白。」

靜師太冷笑。「好一個不知天高地厚，口出狂言的小子。」

小子正要說什麼，雲飛揚已然截住，向斷虹子靜師太一揖。「兩位請寬限一段時間，我們找到了陸丹，一定還你們一個公道。」

斷虹子搖頭：「又何必拖延時間？」

「我們不是有心延遲，路上我已經拜託了安樂侯徐廷封趕去嵩山，請少林派無爲大師前來主持公道。」

斷虹子一怔。「你認識廷封。」

「認識多年。」

「無爲大師眞的會到來？」斷虹子再問。

「如無意外，三日後必到。」這句話出口雲飛揚便有些後悔了，這個時候就是有什麼意外亦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斷虹子果然立即道：「好，三日之後，我們再到來。」

「無爲大師若是不在又如何？」靜師太接問。

「晚輩只好領教兩位的高招。」雲飛揚無可奈何的歎了一口氣。

斷虹子打了一個「哈哈」，說道：「天蠶神功江湖人稱天下第一，我正要領教一下。」

雲飛揚無言歎氣，傅香君看着他，亦輕歎一聲，一路上她都在想辦法看如何幫助武當派，只是怎也想不到一個好辦法，雲飛揚的出現無疑令她放下心頭大石，可是另一種顧慮又湧上心頭。

無爲大師若是未能夠在限期內趕到來，那會是怎樣的一種局面？任何的傷亡她都不想。

× × ×

無爲大師與徐廷封的趕赴武當山，南宮世家又怎會沒有消息，知道他們已接近，老太君的面容便變得陰沉起來。

「還有三天他們便趕到的了。」姜紅杏接稟告。「雲飛揚正就是等無爲大師前來主持公道。」

「絕對不能夠讓無爲大師上武當山。」老太君龍頭杖用力頓在地上。

「太君的意思。」

「交給梅蘭菊竹四個殺手去解決他們，你以爲怎樣？」老太君試探着問。

姜紅杏嬌笑。「以她們的本領要對付徐廷封無爲綽有餘裕。」

老太君點頭，接顧謝素秋。「她們四個是你們一手訓練的，本領怎樣，你們應該很清楚。」

謝素秋應聲：「老太君放心。」

姜紅杏接道：「即使心禪再生，我看也不是她們四個的對手。」

「這件事交給你們了。」老太君很放心的靠在椅子上。

姜紅杏隨即吹响哨子，梅蘭菊竹四個殺手應聲鬼魅般轉出。

「要不要試試她們？」姜紅杏接問。

「不必了——」老太君搖頭，「我看還是不要讓她們妄動眞氣，無爲到底是有數的高手，再加上徐廷封，要解決他們也不是一件易事。」

姜紅杏頷首道：「我們會小心的。」

「出發前再添一次藥，以防萬一。」老太君接吩咐。

× × ×

徐廷封無爲大師並不知道危機迫近，事實，一路走來都是平安無事。

馬已累，荒郊周圍沒有人家，要換坐騎是沒有可能的事，徐廷封無爲大師都跳下馬來，牽馬步行。

「辛苦大師了。」徐廷封不忘說這一句。

「出家人原該刻苦耐勞，貧僧一路上以馬代步，已經是罪孽的了。」無爲拈鬚微笑。「但若是步行而來，趕不及上武當山，誤了大事，罪孽豈非更加深重？」

「大師慈悲爲懷，弟子佩服。」

「出家人不少被人譏笑爲食古不化，拘泥固執，其實也要看情形，有些時有些事明知道罪孽深重，還是要做的。」無爲大師忽然停下脚步，一聲佛號。

徐廷封聽着奇怪，亦停下脚步，一聲：「大師——」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無爲大師又一聲佛號。

徐廷封這時候亦已有所覺，手不由按在劍柄上，無爲目光一轉，道：「好重的殺氣。」

徐廷封不由一聲道：「弟子總算覺察了。」

無爲大師搖搖頭。「對方無疑是存心殺我們而來，所以才有這麼重的殺氣。」

徐廷封道：「大師絕跡江湖，來人絕無疑問是衝着弟子到來。」

無爲大師接道：「亦有可能就是要阻止我們上武當山，侯爺不是說過，武當派可能被陷害？」

徐廷封動容道：「不無可能。」

說話間竹哨聲响，梅蘭菊竹四個殺手應聲在樹木叢中冒出來，無爲大師目光及處，又是一聲佛號。「你可認識她們？」

徐廷封心頭一動。「那種哨子聲弟子曾經聽過，她們莫非是一夥？」

他突然省起了粉羅刹，眼前那四個女人若都是粉羅刹那種本領，只怕不容易應付得來。

「大師小心——」他不由提醒無爲大師。

無爲大師一聲佛號。「這四個人絕不簡單，侯爺也千萬小心。」

梅蘭菊竹四個殺手繼續迫近，徐廷封目光轉回，客客氣氣的問：「四位是那條路上的？」

當然沒有回答，徐廷封再問：「四位是要阻止我們上武當山？」

回答的是四柄劍，一齊刺來，徐廷封劍立即出鞘，無爲大師禪杖亦掄動，將四柄劍擋開。

交手只一招，徐廷封無爲大師都知道遇上勁敵，禪杖與龍吟劍展開，與那四個殺手惡戰起來。

那四個殺手奮不顧身，完全就是不要

命的打法，神態更接近瘋狂。

徐廷封越戰越心寒，眼前四個女人雖然沒有粉羅剎的厲害，但絕無疑問與粉羅剎同一夥，悍不畏死。

無爲大師亦看出四個女人神智有些問題，禪杖取得空隙插進，擊在一個女人的左肩上，那個女人竟然若無其事，奮勇反撲，令他更肯定，急忙趕開，一面大呼：

「她們不是正常人，不要跟她們硬拚。」

說話間他已不能不硬拚三招，兩個女人才被震開又撲上，徐廷封亦同時被另外兩個女人迫得向這邊倒退過來，天龍第九式他雖然已練成，可是對方那樣子拚命的糾纏不休令他根本沒有施展的機會。

四個女人將徐廷封無爲大師迫在一起，劍陣立即展開，此消彼長，威力更加强勁。

徐廷封無爲大師劍禪杖要施展開來已經有些困難，劍陣展開，簡直有如排山倒海的。

哨子聲這時候又傳來，四個女人的內力一齊催動，劍勢越來越凌厲。

徐廷封無爲大師都開始有窒息的感覺，無爲大師心念一轉再轉，猛喝一聲：「先將她們迫退——」

語聲一落，十成內力透在雙臂上，禪杖橫掃，徐廷封一劍亦全力劈出。

霹靂聲中，四個女人連人帶劍被震開半丈，齊皆一呆，哨子聲即時傳至，她們應聲立即又撲上，那剎那無爲大師禪杖已然在地上一插，雙掌接連幾個提氣的姿勢，一口眞氣提起來，身上袈裟無風自動，突然間鼓起。

「侯爺掩耳——」無爲語聲一頓一提，張口大吼。

這一吼當眞是風雲變色，轟轟發發的響澈雲霄，哨子聲被蓋過，周圍樹木不少樹葉亦被震落，「簌簌」的飛盪狂舞於天地之間。

四個女人應聲如遭雷殛，混身一震，拔起的身子凌空落下，重重的撞在地上。

無爲大師繼續吼叫，旁邊的徐廷封雖然雙掌掩耳，一口眞氣亦提上來，仍然覺得雙耳震盪，整個腦袋彷彿要爆開的。

那四個女人面上緊接露出苦痛的表情，凌厲的眼神開始渙散，仆倒地上，呻吟滾動起來。

姜紅杏手中哨子吼叫聲中已被震得脫手墮地，謝素秋雖然沒有脫手，但勉强再吹一下，便已被無爲大師的吼叫聲震裂，兩人不由都面色大變。

無爲大師剎那叫聲一頓，但立即又暴吼一聲，這一頓再一吼聲勢更驚人。

謝素秋姜紅杏霹靂也似的吼叫聲中雙雙被震得從樹上掉下來，那四個女人吼叫聲一頓，那剎那掙扎從地上爬起，應聲又仆倒。

無爲大師再一頓再吼。

謝素秋姜紅杏混身又是一震，咽喉一甜，一口鮮血出來，不敢再怠慢，急掠了出來，那四個女人亦口吐鮮血跌跌撞撞的跟着奔出。

徐廷封沒有追，他的神智一樣被震得恍恍惚惚，脚步浮動，一雙眼睛早已不由自主的閉上。

無爲大師接連三吼，面色由赤紅而變得紙白，雙手一沉，抓着插在地上的禪杖，一個身子才穩定下來，滿頭汗珠紛落，不住喘氣。

徐廷封好不容易張開眼睛，只見滿地落葉，再看無爲大師，一驚脫口道：「大師——」

無爲大師的喘息逐漸平復，回顧徐廷封：「侯爺受驚了。」

徐廷封這才放下心來。「大師施展的莫非就是佛門獅子吼神功？」

「侯爺見笑。」無爲大師微喟：「貧僧苦練二十年，不過六成火候，幸好對方的功力亦不外如是。」

「辛苦大師——」

「這四個人已經失去人性，與瘋子無異，獅子吼以外，貧僧亦無計可施。」

「她們顯然是由哨子聲控制。」

「那是必服食了什麼藥物，神智不清，才會受哨子控制，也因而才會悍不畏死，施展出那種不要命的招數。」

徐廷封目光落在地上的血跡上。「她們已經傷在大師獅子吼神功之下，我們追上去，將她們抓起來，不難追查出指使她們的人。」

「事情無疑與武當派的事有關，若是能夠將她們抓起來，武當派的事當然可以迎刄而解。」無爲大師扶着禪杖緩緩站起來。

徐廷封看在眼內，驚問：「大師怎樣了？」

無爲大師吁了一口氣。「獅子吼消耗貧僧內力不少，侯爺也不必理會，將人抓起來要緊。」

徐廷封搖頭。「敵暗我明，弟子怎能棄大師不顧。」

無爲仰首苦笑。「貧僧只怕因此而躭誤行程，趕不及上武當山。」

語聲甫落，無爲大師又跌坐下來，不住喘息，獅子吼消耗他的內力果然不少。

×　×　×

謝素秋姜紅杏也以爲徐廷封無爲大師一定會隨後追來，狂奔了一程，回頭只見梅蘭菊竹四個殺手追在後面，才鬆過一口氣。

她們相顧一眼，拔起身子，掠上路旁邊的樹上，居高臨下，看得很清楚，的確只是梅蘭菊竹四個殺手。

還未來到樹下，四個殺手便已不支倒下，無一個例外，都是七孔流血，面色赤紅。

謝素秋不由變了面色，躍下樹一探鼻息，四個殺手無一例外，俱已氣絕。

「她們怎樣了？」姜紅杏躍下來，吃驚地問。

「都死了。」謝素秋苦笑。

「好厲害的老禿驢。」姜紅杏打了一個寒噤。「那到底是什麼本領？」

「若是我推測沒有錯，應該就是佛門神功獅子吼。」謝素秋果然是見識廣博。

「獅子吼？」姜紅杏呻吟一聲。「我們現在應該怎樣？」

「回去覆命，看老太君有何指示。」謝素秋苦笑一下，轉身舉步疾掠了出去。

姜紅杏身形緊接掠出，不忘回頭望一眼，不見徐廷封無爲大師現身，一顆心才放下來。

（未完．四十二）

奇俠司馬洛故事

天地雙煞

馮嘉．文　可飛．圖

刦富濟貧　入屋偷窃

司馬洛是一個仗義的人，常常去做一些帮助人而吃力不討好的事。

今夜，他又找到一個對象了。他現在是在亞洲一座大城市的郊區，一棵濃密的大榕樹上，而樹的前面大約五十碼之外就是一座花園住宅的圍牆，從樹上可以望進圍牆裏。這圍牆裏的住宅就是本市富商賈富仁的住宅。賈富仁在表面上是個米商和麵粉商，但他實際經營的却是另一種米——鴉片，和另一種麵粉——白粉。不過現在司馬洛感興趣的不是他的黑米或白粉，而是他的一塊玉。賈富仁剛剛從泰國買回來了一塊拳頭般大的綠玉，在二個鐘頭之前還在家裏開了個鑑賞會，招待人客，司馬洛也化了裝在鑑賞會中出現過，看到那塊綠玉果然是稀世之珍，如果讓他弄到手，就可以「濟貧」不少時候了。於是在二小時之後的現在，他已換上了一身緊身的黑色夜行衣，伏在園外這棵大樹上，向園內窺伺。

他覺得奇怪，園內何以沒有人守衛呢？天上沒有月，四面黑沉沉的，但司馬洛的眼光比常人靈敏，如果園內有人，他應該可以看到的。而且以賈富仁這種身份，起碼應該有一兩個打手在身邊保護着他的。也許打手在樓上吧？

接着司馬洛看到兩點紅色的光點在屋角最黑暗之處移動。對了！怪不得園中沒有人守衛，原來有狼犬在巡邏呢！而且這一定是受過訓練的狼犬，如果是庸犬，不會在靜夜中仍睜着眼走來走去的。於是司馬洛擧起手上那隻射箭圓筒。那是一隻不到一呎長的小圓筒，很幼，可以不着痕跡地藏在鞋底的，但這却是一件比槍更加犀利的東西，因爲筒內有强力的彈簧，能够把精鋼的小箭射到一百碼外而仍不失準確性。

司馬洛用小圓筒對準那兩個光點——就是狼犬的雙眼，而一扭箭筒。一支小箭便無聲地射向狼犬的兩眼之間。狼犬的雙眼定住一下，便慢慢消失。司馬洛知道牠已經暈倒了，他今晚並不打算殺人，所以小箭是薄薄的玻璃質，着肉就破，把皮膚擦損，使箭內的痳醉藥滲入受擊者的皮下的，他本來準備用以對付守衛的人，但旣然守衛的是狗，就用來對付狗了。

那狼犬一倒，又有二雙光點出現。

司馬洛再射出了二箭，那二雙眼睛便也消失了。以後就再沒有什麼動靜。司馬洛再等了一會，知道已經把全部狼犬解決了，便輕輕躍到了樹下，向前奔了十幾步，再一縱，便無聲地登上了那大約有八呎高的花園圍牆。人站在圍牆上，是最好的射擊目標，所以司馬洛絕對不想在那裏留得太久，祇是馬上向牆內倒下，無聲無息着地，隨即滾到一隻花盆後面。

沒有人向他射擊，也沒有人叫喚，司馬洛知道沒有人發覺，便收起了箭筒，然後離開了花盆後面，箭步一竄，便到了屋角。貼在屋角的黑影裏，他安心得多了，再等了一下，沒有什麼動靜，便向橫走兩步，到了一隻大窗子的外面。這窗是開着的，而剛才來此赴宴時，他已注意到窗子的內面就是通上二樓的樓梯旁邊。他再小心地傾聽了一下，便扳住窗沿，輕輕一縱，進入了廳中。

廳中是一片漆黑，一盞燈也沒有亮。這是有點奇怪的，但也許賈富仁正如許多富人一般，是一個吝嗇成性的人，連一點電費也不願浪費，所以要在睡前熄掉全部電燈吧？

樓上就是賈富仁的臥室，司馬洛正要開步上樓去，靈敏的耳朵就忽然聽到樓上傳來輕微的脚步聲，輕到普通人是不易察覺的，似乎有人正躡着脚，偷偷摸摸地沿

走廊向樓梯口走來。於是他馬上在樓梯旁邊的黑影裏一蹲，一動不動，就像他是另一件傢俬似的。

那脚步聲輕輕地來到了樓梯口，司馬洛看見是一個男人，手上正拿一把槍。這人在梯口停了一下，似乎很多疑的四面張望，又側耳而聽！司馬洛心裏想，賈富仁果然不是沒有人保護的，眼前這就是一個高手了，他進來時眞是一點聲音都沒有發出的，但這人還是知道了，而下來察看。

那人聽了一回，似乎聽不出什麼，便小心地開步走下樓來。司馬洛仍伏在那裏一動不動，隨時準備當那人一發覺他時便滾開而躍出窗口。他當然是有帶槍來的，但是他在非必要時不願意用槍殺人。這個人大概是賈富仁的保鏢，他是正在執行着護主的職責而已，又不是在做壞事，司馬洛怎忍心殺他呢？

那人下了最後一級樓梯，經過了司馬洛的身邊，司馬洛便馬上跳起，舉起右掌要劈他的頸緣，但這人的反應動作之快却出乎意料之外，司馬洛的掌才舉起一半他巳醒覺，而隨即跳開一步一轉身。司馬洛祇好以最快的動作踢出一脚，軟軟的鞋尖踢中那人的手腕，槍便離手而飛，托地掉在地毡上。槍一掉下時司馬洛便想着，這一趟是什麼都完了，那人祇要發出一聲叫喝，使全屋的人都醒來，他便休想再拿什麼寶玉了。

但很奇怪，那人哼也沒有哼一聲，祇是踉蹌地退後了兩步，便又撲前去拾槍。司馬洛忙一跳而前，身子凌空時又踢出一脚，中了那人的肩，那人便又跌開了。司馬洛不知他這一次打算叫喊不了，因爲在那人沒有機會叫出聲之前他又巳撲到，一掌擊在那人的肩頸交界之處，這一次，那人軟軟地倒下不動了。

司馬洛深吸了兩口氣，抬頭望望，看不見樓上有人下來，他便三級一步地飛快上樓，進入了走廊。走廊中的三度門都是關着的，而他直趨最後一門，因爲他早巳查知這門內就是賈富仁的臥室，而碧玉就放在室內的保險箱中。

他小心地把門推開了，發現房內的床頭燈是亮着的，而一幅奇景呈現在他的眼前。

奇景是在床上。原來那床上躺着兩個人，其中一個是肥頭大耳的肥佬，司馬洛認得就是主人賈富仁，一雙光脚露出在床單下，脚掌白生生的，難看得要死，而鼻子間正發出着如雷般的鼾聲，但使司馬洛看得依依不捨的却並非賈富仁，而是他身邊那女子。她也是同樣正在熟睡，不過身上沒有蓋被子，可以看到她身上是一絲不掛。她正攤成大字形躺在那裏，可以說沒有什麼能守着秘密的，祇有臉部，因爲她抱着枕頭，所以看不清楚。通常，女人如果身上全無遮掩，那就缺乏了美感，反而使人有點惡心。這個女人現在也是纖毫畢現的，然而司馬洛看上去一點也沒有反感，可見她的身體是美到什麼程度。司馬洛注意到她的大腿內側有一顆黑痣之後便沒有再看她了。這個女人雖美，他對她却不感興趣。能和賈富仁這種人睡在一起的女人，總不會是有靈魂的女人了。

這女人的胸部也是在一起一伏的，似乎也是睡得很熟。司馬洛同時又嗅到空氣中有着一陣濃烈的酒味，知道這一男一女不但是熟睡，而且是爛醉，大概他過去把他們摑兩掌他們也不會醒來的，於是司馬洛便放心地走到在房內的一角的保險箱面前，蹲下來。那保險箱上的是號碼鎖，但司馬洛也是一個很有經驗的開保險箱能手了。開號碼鎖的主要條件是動作靈活的手指和敏銳的聽覺，而這二者的本領司馬洛都有的，要他開號碼鎖就不太困難了。他傾聽着輪盤在裏面滴滴得得地轉動的聲音，一個一個地解決了號碼，於是在十五分鐘之後，保險箱門便無聲地打開了。

保險箱中什麼也沒有，就祇有一隻錦盒，司馬洛把錦盒的蓋子揭開來，果然就看到裏面，就是放着那塊拳頭大的碧玉。於是他把錦盒蓋回，放進自己的衣袋。保險箱的門巳沒有必要關上了。他便站起身來，現在還有最後一項手續，就是留下他的記號金蝙蝠。時間巳不多，樓梯脚下那個保鏢和園中的狼狗也都快要醒來了。司馬洛游目四顧，看有什麼適合留下記號的地方，最後眼光停留在賈富仁的肚子上。

他走過去，把被子掀開，賈富仁那地球儀一般，正在一起一伏的胖大肚子便呈現在眼前。司馬洛從身上取出他那支金色原子筆，在賈富仁的小腹上輕輕劃了幾下，那上面便有了一隻神情逼肖的小小金色蝙蝠的圖形。那肚子仍是懵然不覺地起伏着。司馬洛一笑退後。

他向來沒有把簽名式留在人體上的習慣，但這次實在忍不住誘惑，想到將來賈富仁要在法庭上露出小腹上那隻金蝙蝠來作證，他就覺得好笑了。他考慮也在那女人身上留一隻，但看着她那動人的胴體，憐香惜玉之心油然而生，便沒有下手，而轉身走出房門，順手關上了房門。

走完了那段黑暗的走廊，他停下來，首先向樓梯脚下望望，看見他剛才擊暈的那人仍然伏在那裏，才放心地下樓而去，經過那人身邊，再從窗口出外，便跑到園牆邊，越牆而出。

五分鐘之後，他巳駕着一部鮮紅色的富豪牌硬頂跑車，風馳電掣地沿山路而行，向他的住宅駛回去。他要走的路是很長的，因爲他的住宅是在這城市的另一端，開車回去要三四個鐘頭，而他身上懷着如此貴重的東西，又不大適宜中途在客店留宿。

時間很快又過了四小時，司馬洛終於到達了他的家。這時天巳亮了，而他也疲倦得快要睜不開眼睛。

司馬洛在這個城市所住的住宅是一座典雅的花園洋房，房子和花園都很小，但他祇有一個人住，充其量是偶然有一位美麗的女朋友來同住，所以是很夠的了。司馬洛回到他在二樓的睡房，首先是取出那塊綠玉，放在地上，然後拿開床口地上的地毡，掀起一塊鬆了的地板，伸手到下面按了兩下，便有一扇小小的暗門自動打開，露出一個大約一呎立方的方洞。他把綠玉連盒一齊放進了洞中，再按了兩下，暗門便又關上了。他放回地板，再舖回地毡，站起身微笑。沒有人能料到他這地毡下面有個秘密機關的。

這事做好了之後，他便踢掉鞋子，倒

在床上，連衣服也不脫就睡着了。

他這一覺睡得很酣，睜開眼睛時巳經過了中午。他忙走下樓去，開了前門，兩份早報和一瓶大的鮮奶就在門前的石階上等着他，他一手拿起鮮奶另一手拿起報紙，一面看着就一面走回廳中，同時用牙齒咬開鮮奶的錫蓋。但他却沒有去喝奶鮮，祇是忽然在沙發上一坐，鮮奶放在茶几上，便呆呆地看起報來。

報上果然是一段很值得吃驚的頭條新聞，詳細字眼不便在此贅述，但總之大意是說，富商賈富仁家昨夜遭到飛賊司馬洛光顧，價值連城的一塊拳大碧玉被竊去了，竊賊臨行還割破了賈富仁的喉嚨，而在屍體的小腹上畫上了一隻小小的金色蝙蝠作記號。此外，賈富仁的二個保鏢也給發現被縛在隣房中，也是割破喉嚨而死的。報上列出幾張床的照片，顯示其上的血漬，又說憑各種跡象看，兇手顯然就是金蝙蝠司馬洛，而司馬洛的手段之殘忍，也可說是實在令人髮指的。

看完了兩份報紙的兩段新聞，爲之髮指的却是司馬洛本人了。他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但今天又不是愚人節，報館不敢開這麼大的玩笑，何況還有圖爲證，圖中的血床的確就是賈富仁那張床！司馬洛清清楚楚記得自己是沒有殺賈富仁的，而且即使是最善忘的人，也不會忘記這種事情的呀！那麼一定是在他走了之後有人進屋去殺掉賈富仁及他的二名保鏢了。這人是誰呢？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司馬洛坐在那裏，覺得天旋地轉，眼花繚亂。在他看來這件事情漏洞很多的，祇是他一時想不起來……對了！對了！那女人呢？爲什麼報上沒有提到那個女人？是她殺死賈富仁的嗎？不像的，如果是她，她也不會跟賈富仁醉在一起了，那麼兇手爲什麼不殺她呢？報上又說死者被殺的時間大約在凌晨三時，那麼即是在他走後不久了。那個女人決不會這麼快就醒來的！總之，這個女人一定認識那眞正的兇手，至少是和他有點關係，不然她的屍體也會並排在那床上了。但那女人是誰呢？不知道，不錯司馬洛知道她是個很美麗的女人，但他並沒有去注意過她的臉呀！他記得她的腿縫處有一顆黑痣，但這有什麼用，他總不能把每一個女人都檢驗一下那個地方的。

當司馬洛還在那裏發呆時，嗚嗚的警號便傳入他的耳中。起先他以爲是什麼地方失火，到聲音在他的花園門外戛然而止時，他才知道那是警車的聲音。奇怪了，警方怎知他住在這裏呢？接着雜沓的脚步聲到了門前，司馬洛覺得如不想門給撞破，就祇有開門，於是他去開了大門。

李來探長領着三名警員踏入門內，看了看他說：「早晨，昨夜睡得很晚嗎？」

「很早。」司馬洛說：「我昨晚一早就睡了，一直到現在才剛剛起來。」

「一個人睡嗎？」李來問。

司馬洛給他一個神秘的微笑，說：「如果一個人，怎能睡得這樣久呢？」

「跟一個女人一起嗎？」李來探長抬起一邊眉毛看着他：「一個你不願透露姓名的女人吧？」

「你眞了解我！」司馬洛說。

「你身上穿的却不像睡衣。」李來打量了一下他身上那套還未有機會更換下來的黑色夜行衣！「除非這是最新欵的！」

司馬洛聳聳肩：「我的女朋友喜歡這種打扮，她說這樣看來夠粗野——但你結婚巳經十幾年，一直對着同一個老婆，你不會明白什麼是羅曼蒂克的！」

「我不明白。」李來說：「我也不滿意你的解釋。你要想個好點的辦法證明你昨夜的確是在這裏才行！」

「這究竟怎麼回事呢？」司馬洛委屈地說：「我犯了什麼罪嗎？」

李來探長用食指在几上的報紙上用力戳了兩下：「你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的！」

「哦。這個。」司馬洛說：「人有相似，物有相同，眞巧這個飛賊和我同姓同名。你不會是爲了這件事找我的吧？如果是，那這新聞的確對我很有影响，我要找律師談談，控告報館譭謗了！」

李來探長氣結而不耐煩地用手指戳他的胸：「司馬洛，我們認識巳經多年，雖然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我還相當喜歡你的，但是這一次你也太過份了，我不得不公事公辦的，所以你不如乖乖地合作，招供一切，那麼我也會盡量替你減輕罪名的！」

「怎樣合作呢？」司馬洛問。

「交出那塊玉，告訴我兇刀在什麼地方！」李來說。

「你一定在開玩笑！」司馬洛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好吧。」李來探長嘆口氣：「既然你一定要捉迷藏。」他轉對兩個手下命令道：「搜！」而在司馬洛能抗議之前，他又從袋裏掏出一張紙，遞到司馬洛的鼻子面前打開了：「我有權這樣做的，因爲搜屋手令我也帶來了！」

二名探員上樓去了，李來收回手令，在沙發上坐下，又說：「現在，我們祇要搜出那支你簽名用的金色的原子筆和那塊玉就行了！」

「你們搜不到的。」司馬洛說。那支原子筆他剛才巳施展他的空空妙手而移到了李來的衣袋裏，暫時寄存，打算在李來走時再扒回來。至於那塊玉，他深信他們不會找到的！」

「很奇怪。」李來取出一隻烟斗來，在裏面塞進烟絲，一面說道：「你也會幹這樣的傻事。你和這個賈富仁很過不去的嗎？」

「我巳經說過，不是我幹的！」司馬洛說。

接着隆隆的脚步聲下樓而來，兩個探員下來了。其中一個把那隻裝寶玉的錦盒放在几上，說：「探長，這是在他睡房地毡下一個暗格裏找到的！」

李來抬頭對司馬洛微笑，司馬洛一時呆住了。李來什麼時候找到兩個這麼會搜地方的人呢？他終於苦笑，說：「看來我非找律師一談不可了！」當李來伸手去拿錦盒時他止住他，說：「讓我來好嗎？我還不曾有機會眞正地欣賞它呢！」接着他打開錦盒，把那塊綠玉拿在手中，愛惜地撫摸着。接着他臉上忽然露出了一個得意的微笑，問道：「探長，你對玉器可有點知識嗎？」

李來聳聳肩：「不大有研究，但看見假東西，我也分得出的！」

司馬洛繼續把玩着那塊玉，又說：「賈富仁失去了那塊玉，聽說是以七十五萬元代價買回來的，是嗎？」

「聽說是的。」李來說。

「而你懷疑我這一塊就是他失去了的那塊？」司馬洛問。

李來微笑：「你有別的解釋嗎？」

司馬洛把那塊玉遞給他：「你看這塊值得多少錢呢？」

李來沒有接，而搖搖頭：「我已說過對這些東西沒有研究，我不會估價的！」

司馬洛仍遞給他：「看看嗎，不要緊的！」

李來無可無不可地接過來，看了一看，他的眼睛忽然睜大了。「但……這……這……」

司馬洛點頭：「不錯，這祇是一塊玻璃，最多祇值幾十塊錢！現在，你還相信我是從賈富仁那裏把它偷回來的嗎？」

李來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但又知道不可能是他以偷龍轉鳳手法臨時換上一塊假的：「這東西你怎麼弄來的？」

「這是我的事情。」司馬洛說：「總之你可以相信它不是賈富仁那塊。他昨夜開過一個鑑賞會的，你問問參加過的人就知道他那塊並不是玻璃！」

李來把那塊假玉放回几上，咬着烟斗，眯着眼看着司馬洛：「我有點懷疑，你也是剛剛才知道它是玻璃的！」

「那是你多疑吧了。」司馬洛說：「現在，你滿意了沒有？」

「我一點也不滿意。」李來恨恨地說：「暫時我不能奈何你。但來日方長，你總有一次會失手的！」

「你眞樂觀。」司馬洛說：「但現在我對這件事倒感興趣起來了。看在朋友的份上，你能回答我一些問題嗎？」

李來懷疑地看着他，道：「你在打什麼主意？」

「我並不在打什麼主意。」司馬洛說：「我祇是想知道多一點，到底，我是一個可憐的受害者，因爲我的確沒有殺過什麼人。我總有權知道人家是怎樣陷害我的吧？」

「好吧，」李來說道：「你想知道什麼？」

「賈富仁眞有兩個保鑣嗎？」司馬洛問。

「是的。」

「他們是什麼時候死的呢？」司馬洛問。

「和賈富仁同時。」李來說。

「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嗎？」

李來想一想，點了點頭，道：「醫官驗出他們死時是已經醉酒的，正如賈富仁一樣。他們是喝了一種有痲醉劑的酒，所以死時大概還是不知人事。縛住他們的繩實在不需要的，而且還是在死後才縛上去。這些本來是秘密，我對報界也沒有發表的。」

「謝謝你。」司馬洛說：「這兩個保鑣，是怎樣身裁的呢？」

「很矮，很粗壯。」李來說：「你知道，是那種健身院出身的大力士，爲什麼呢？」

「沒什麼。」司馬洛說，但是他正在想，和他在黑暗中交過手的那是個高大的人，顯然不是二個保鑣之一，而且假如是的話，當時第二個保鑣也會出來了。很可能那時二個保鑣已是經在醉得不省人事，那麼這個人是誰呢？司馬洛覺得似乎應該知道這人是誰的，但他一時又想不起爲什麼。

他又問道：「還有什麼人受到襲擊的嗎？」

李來搖頭：「沒有了，事情發生時，僕人們全部睡熟了，還是到天亮時才發現的。」

「唔，」司馬洛說：「沒有一個女人嗎？」

「什麼女人？」李來愕然。

「沒什麼。」司馬洛說：「我祇是覺得，這種事也許會有個女人牽連在內的，古語不是有說嗎？紅顏禍水呢！」

李來迷惑地看着他道：「沒有什麼女人。」

「哦！」司馬洛說着，表面若無其事，心裏却在奇怪，那個腿縫間有黑痣的美麗女人那裏去了？她又究竟是誰呢？很可惜他當時不去看清楚她的面貌。

「你還有什麼問題嗎？」李來探長問他。

「噢，對了！」司馬洛說：「你又怎知我是住在這裏呢？我去了外埠一年多，回來又搬了家，我記得並沒有把新地址通知你。」

「你當然沒有通知我。」李來諷刺地說：「但你這種大人物，我們是不敢不時常留意着的。我們的資料中有你這個新地址！」

「我那個地板暗格呢？」司馬洛問：「也紀錄在你們的資料中的嗎？」

「這個倒不在其中。」李來說。

「我不是有意開罪你的兩位手足。」司馬洛說：「但我不相信他們是靠自己的頭腦而找到我這暗格的。即使是我，在一間陌生的屋子裏，也不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就找出這樣一個暗格來！」

李來遲疑了一下，點點頭：「不錯，是一個電話告訴我們的！」

「當然這是一個匿名電話了。」司馬洛說。

「當然。」李來說：「不然我已把這打電話的人抓起來拘留廿四小時了。你知道，他害我空歡喜了一場。」

司馬洛微笑：「原來你是歡喜把我送入監牢的。但如果你成功了，你會少破很多案！」

「我知道你帮過我不少忙，」李來說：「但我的責任是維持法律，你却藐視法律，我不能放過你的！」

司馬洛微笑，親熱地攬着他的肩，把他推向門口：「現在，如果你再沒有什麼事的話，我想休息了，探長！」而在這一貼近之間，他已用巧妙的手法把那支金色原子筆從李來的袋裏轉回了他自己的袋裏。這手法也不算新了，自阿森羅蘋下來，許多犯罪高手都用過，但這却是經常有效的。

李來不得不領着二名探員走向門口，

出了門外，他停下來看着司馬洛：「我相信你一定不會改變主意，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的吧？」

「那一件事？」司馬洛裝痴扮傻地問道。

李來一咬牙：「你知道我指的是那一件事的，就是賈富仁這件事！」

「但我早告訴你了！」司馬洛說：「我的確是什麼也不知道的。我整晚沒出過去！」

李來嘆口氣：「我也知道我是多此一問的了！」說完，他便和二名探員轉身走了。

司馬洛關上門，倒回沙發上，吁了一口氣，伸手摸摸額頭，冷汗沾了一掌。眞險！如果李來搜出的那塊眞玉，他現已經給上了手銬帶上警車了，而大概也沒有人會相信賈富仁不是他所殺的。但奇怪的是怎麼玉會變成假的呢？他把几上那塊玉拿起來再看了一遍，不錯是一塊玻璃，製造得很好的一塊玻璃，普通人也許會相信它是一塊玉，但內行人一看就會知道是一塊玻璃。

賈富仁在鑑賞會上展出的那塊是眞玉，這是毫無疑問的，司馬洛自己也親眼看過。那麼眞玉一定是散會之後及司馬洛潛入之前給人換掉的了。現在想起來，在黑暗中和他交手的那個也許根本就不是賈富仁的保鑣，也許他也是外來的人，一個比司馬洛先到的人。這人或那股間有黑痣的女人都會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的。

但很可惜這一男一女的眞面目司馬洛都沒有機會看清楚，要把他們找出來是幾乎沒有可能的了。

但還有，是誰向李來探長告密的呢？有誰知道他地板下的暗格呢？他記得他從沒有對人提起過這暗格，但，有人可能知道嗎？司馬洛想了一回，忽然微笑。他想起誰可能知道了。

半小時後，司馬洛已換上了一身整潔的衣服，出門而去。他是個身材極好的人，有着一種粗獷的英俊風度，極富於男性美，衣服穿在他身上是特別好看的，而現在，他是去探訪一個女人，特別加意修飾，所以更出落得豐神俊朗了。他上了他那部紳士風度的跑車，便向市中心飛馳而去，在一家不太高級的住宅大厦門前停下。

他要找的女朋友是住在十樓，而由於他出門之前，已經打過電話給她，所以他預料她會已經穿好了衣服在等他的。但很意外，當她開門時，她身上仍披着一件晨褸。

「我不是說過我們一起去郊遊嗎，美玉？」司馬洛詫異地說。

美玉懶洋洋地聳聳肩：「我改變了主意，因爲我睡得晚，很懶！」她神秘地微笑：「我的床不是一樣嗎？」她說着轉身走入屋中，司馬洛也跟進去，順手關上了門。

美玉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特別是臀部渾圓而多肉。司馬洛是三個月之前在一個宴會上結識她的，兩人當夜便熱起來，而她在司馬洛的家過夜。她是一個當相紅的舞女，錢是買不到她的身體的，但當她發覺司馬洛在床上是一個難得的對手時，她便無條件地奉獻，接連一個月，她差不多隔晚就到司馬洛家。後來她忽然不來了，司馬洛打過一個電話，而她的反應也冷淡，於是司馬洛便算了，相信她一定另外找到新歡。但剛才打電話給她，她的反應倒又相當熱烈，也許新歡又拉倒了。

美玉走到房門口，倚身在門框上，嫵媚地看看司馬洛：「要進來嗎？」

司馬洛搖搖頭：「快穿衣服吧，我們去郊遊，你不想試試我的新跑車嗎？」

美玉微笑；她是最喜歡跑車的。她說：「好吧！」便轉身走進房裏，也不關門，就抽絲剝繭的把身上的晨褸及睡衣脫得清光，然後又背着司馬洛，穿上一套黑色通花的乳罩和三角褲，最後罩上件橙色的襯衣，一條白色的緊身闊脚阿哥哥長褲，再轉過身，走出來。

「怎麼樣？」她問着，等候司馬洛稱讚她的裝扮。

「很好看。」司馬洛微笑：「但我却覺得你不穿衣服更好看！」

「很好，我現在就脫下來吧！」美玉說着眞的伸手去要解襯衣的鈕子。

「噢，不！」司馬洛連忙止住她：「我們現在祇是去郊遊，記得嗎？」

他們一起下了樓，美玉見了他的跑車高興得吹了一聲口哨，堅持要他開盡速度試試。司馬洛硬着頭皮依了，慶幸沒有遇到交通警察。他們很快到了一處僻靜的河邊，在離開公路很遠的一叢密樹中停下來。快車對美玉似乎有着催情的作用，她很快就投進司馬洛的懷中，而且爭取主動。當她最熱的時候，她便拉着司馬洛的手，引導它伸進三角褲的橡筋褲頭裏面，但司馬洛把手縮回了，輕咬着她的耳朵，柔聲說：「你爲什麼不脫下來呢？記得嗎？我說過你還是不穿衣服最好看！」

「但是……」美玉喘着說：「現在是白天，如果有人來……」

「不會有人來的！」司馬洛說：「而且這又不是一部開篷車！」接着他的手便開始做她想要做的動作，不過却是隔着兩重布。

美玉閉緊眼睛，難耐地大聲喘息：「好吧……好吧！但你……替我！」

於是司馬洛小心地替她移去了那幾件簡單的衣服，她那堅挺而光潔的肉體便完全呈現在他的眼前。在車中那狹小的空間裏，她在他懷中縮成一團，微微發抖着，一面低聲尖叫着：「你還在等什麼，司馬洛。等什麼？」

司馬洛想說，他要先問她一些話，但他已經好一段時間沒有接近過女人，原始的慾念使他也無法自制了，於是他們便以複雜的姿勢在那狹小的車中開始了驟雨狂風……

半個小時之後，美玉仍在司馬洛的懷中蜷作一團，但現在她是正在滿足地嘆息。司馬洛撫弄着她的頭髮，柔能說：「美玉，我要問你一些事情！」

「先讓或穿回衣服，可以嗎？」美玉說。

「不，我喜歡你就這樣！」司馬洛緊擁她。

「噢，你眞強壯！」美玉伸手進司馬洛的襯衣裏，撫着他的胸膛：「你想問什麼？」

「你記得那天晚上嗎？」司馬洛說：「打大風那晚！你在我家裏，而你需要第四次。我沒有這麼多精力，於是我要拿些藥。我叫你別偷看我拿藥，但你一定偷看了！」

「是的。」美玉說：「我偷看了，你從地毡下一個洞裏拿藥，怎麼了？」她吃吃笑，「藥不見了嗎？那偷藥的人眞識貨，當你吃了那藥之後，你像一隻老虎！」她又笑起來。

「我祇是想知道。」司馬洛嚴肅地說：「你告訴過誰我的房裏有這暗格！」

「我——我並沒有告訴誰。」美玉想坐起身，但司馬洛擁着她，她有點恐懼地連忙又說：「眞的，我根本巳經忘了這件事！」

「你一定告訴過什麼人的！」司馬洛說：「聽着，因爲這個秘密洩漏了出去，差點有人成功地誣陷了我謀殺！你一定告訴過人的！」

「我沒有！」美玉堅決地說。

「我給你一分鐘時間考慮。」司馬洛說：「我是喜歡你的，美玉，但如果你不帮我，我也不會愛惜你了。如果你在一分鐘後還不說，我會就這樣把你推下車，帶走你的衣服，然後在路上替你打個電話報警！」

「你不能這樣的！」美玉慌張地叫着，又要坐起身，但司馬洛又把她按下了。

「你憑什麼覺得我不能？」司馬洛粗聲說：「你想不想試一試？」

美玉拚命掙扎，但掙不動，終於委屈地飲泣起來了。但司馬洛一點沒有軟化的表示，說：「一分鐘巳經完了！」

「那好吧！」美玉屈服地說道：「我說！」

「我正在聽。」司馬洛說。

「張萍，我告訴過他！」美玉說。

「誰是張萍？」司馬洛問。

「一個敎跳舞的人。」美玉說。

「爲什麼你早不肯說呢？」司馬洛問：「爲什麼你要告訴這個張萍？」

「我……」美玉支吾了一回，終於說出了經過。

原來這個張萍有一天應邀來敎美玉學一種新舞，他忽然把美玉按在地上，就要佔有她，美玉拚命反抗，結果氣力不及而讓他達到了目的。但事後美玉不但沒有追究，而且不肯放他走了。因爲張萍在這一方面有着一種特別的本事。而美玉就是從那時起疏遠司馬洛。

「但後來他又不要我了。」美玉最後委屈地說：「我不敢告訴你這件事，怕你會因此不要我。你既然再來找我了，我就不想你又離我而去！」說着，掩面飲泣起來。

「哦，原來如此。」司馬洛說着，拿自己的外衣披到她的肩上，又問：「但爲什麼會對他說我的事呢？我根本不認識這個張萍的！」

「他似乎也認識你。」美玉飲泣着，說：「但他喜歡人家對他講——在床上的時候，他要我形容和我發生過關係的每一個男人是怎樣的，任何細節都講，而他則聽得津津有味，還和他比較，自然把我和你的事也講了。」

司馬洛微笑：「這個張萍倒是一個有趣的人物，比較之下，你又覺得是誰强一點呢？」

美玉聳聳肩：「我不知道！」

「嗯。」司馬洛說：「你很會做人，是不是，不說是最聰明的了，好了，我們現在回去吧。」

「回到那裏去？」美玉睜着眼睛：「我以爲你至少會陪我吃一頓午飯的！」

「我想去張萍的跳舞學校跳舞，」司馬洛說：「但好吧，反正我也要吃飯的，快穿衣服吧！」

美玉閉上眼睛向司馬洛的懷中一靠：「你替我穿上吧，是你脫下來的！」

司馬洛嘆口氣，祇好動手替她穿回衣服，她的肌肉是那麼結實而富於彈性，綫條又是那麼美妙，如果司馬洛不是要保留着體力以應付他的事情，那早就會和她再來一次了。

穿好了衣服之後，美玉慢條斯理地整理着頭髮，咀裏哼着流行曲，說：「你知道嗎，司馬洛，行事的時候你也許比不上他，但事後你却是最好的，他是那麼自私，發洩完畢之後，看也不願看我一眼。」

「過獎，過獎。」司馬洛說着開動車子。

「何必那麼匆忙呢？」美玉說道：「張萍白天不在的，他上門去敎跳舞，也許此刻他又正在把一個像我一樣的女人按倒了呢。」

「噢，」司馬洛說：「那即是說，我們還有天黑之前一段時間在一起了？」

「如果你願意的話。」美玉說。

× × ×

司馬洛在晚上七時到達張萍的跳舞學校，裏面傳來電唱機，放着跳舞音樂的聲音，司馬洛看見有兩對男女正在那寬大而空的地板上跳着舞，那祇是一個很大的廳子，窗口都用厚厚的黑色窗簾遮住了，一端有個門口，似乎是通進一間辦事處之類的房間，這大廳沿着牆壁擺滿了木椅子，似乎是供學生坐的，不過現在並沒有坐着什麼學生。

一個頭髮幾乎長到臀部的少女正在看着那對男女跳舞，她似乎暫時是此地的負責人，因爲她不時開口指點着那兩對男女的姿勢，接着音樂完了，那兩對男女分開，走過去在椅上坐下來休息，那長頭髮的少女轉身看見司馬洛，便微微怔了一怔。

司馬洛也忽然對她很感興趣，她的臉部輪廓巳經是美麗，現在，他又看到她有一張清秀的臉，臉上兩顆特別大而且明澈的眼睛，使本來就年輕的她簡直顯得天眞無邪了，她帶着詢問的眼光向司馬洛走過來，她穿一件黑色的緊身毛衣，發育十分成熟的乳房在她走動時，一彈一彈的，一條黑色長褲緊緊裹着那纖細的腰肢，平坦的小腹和兩條修長但肌肉豐富的腿子。

她走到司馬洛的面前，抬起頭。

「怎麼了？」司馬洛微笑：「我不像學跳舞的嗎？」

那少女的咀唇忽然展開一個甜蜜的微笑：「歡迎，歡迎！有人介紹的嗎？」

司馬洛搖了搖頭：「我祇是慕名而來的！」

「那你一定還不知道學費。」她說：

「我去拿給你一張章程！」

她進入了那個門口，一會兒拿着一張章程出來交給司馬洛，說：「你先看看吧！」接着便過去在唱機上放上一張新的唱片，播放起來，吩咐那兩對男女自己跳，便又走到司馬洛面前。

司馬洛手裏拿着那章程，但眼睛却是看着她，微笑問：「你叫什麼名字？」

「珊珊。」那雙大眼睛一閃：「你不是眞的要學跳舞吧？」

司馬洛微笑：「看情形吧。我叫司馬洛，我希望張萍能親自敎我！」

珊珊搖頭：「他祇敎女人的。男的都由我敎的。」

「你是他的太太嗎？」司馬洛問。

「不。」珊珊搖搖頭：「我祇是替他工作的吧了！」

「他會不會肯見我呢？」司馬洛問：「我想跟他談談。」

「也許肯的。」珊珊說：「但他現在不在。半個鐘頭之內也許會回來了！」

「那麼我等一等吧。」司馬洛說。

「不如我敎你跳幾隻舞吧。」珊珊說：「免費的！」

「謝謝你！」司馬洛輕輕擁着她，便和她隨着那探戈音樂跳起舞來，跳了幾步，輕輕踏着了珊珊的脚尖，司馬洛笑起來：「我眞的要學了，這些舊舞，我巳不知多久沒跳過！」

「我不是正在敎你嗎？」珊珊說。

過了一回，司馬洛又問：「你怎知我不是學跳舞的呢，珊珊？」

「因爲你不像個傻瓜。」珊珊說。

「祇有傻瓜才上來嗎？」司馬洛問。

「如果不是傻瓜，爲什麼要花錢學跳舞呢？」珊珊說：「跳舞在很多場合都可自己學會，特別現在那些新舞，根本不用懂得的，祇要走出舞池去動動手動動脚就是！」

司馬洛笑起來：「你是一個有趣的人，珊珊。爲什麼你對我特別友善呢？」

那雙大眼睛凝視着他：「也許因爲我見得傻瓜太多吧！」

接着他們轉了一轉，司馬洛臉朝門口，便看到一個男人站在那裏。那是一個中等身材的男人，身穿一套名貴西服，上唇蓄着小鬍，相貌普通，但那雙眼睛却顯得很暴戾似的，他正在凝視着司馬洛。珊珊在司馬洛耳邊低聲說：「那就是張萍。」

「哦。」司馬洛說着，還未有機會決定採取什麼行動，張萍巳踏着急促的步子一直走入了寫字間，關上了門。

「我可以進去找他嗎？」司馬洛問。

「你可試試的。」珊珊說着鬆了手。

於是司馬洛也走向那門口。門是沒有鎖的，裏面是一所小小的寫字間，張萍正坐在寫字桌的後面，暴戾的眼睛看着他。司馬洛老實不客氣地在他面前坐下來。

「什麼事？」張萍問。他人雖不高大，却有着一把深沉的嗓子。

「我叫司馬洛，你不認識我嗎？」司馬洛凝視着他。

「我應該認識你嗎？」張萍問。

「你應該認識我的。」司馬洛說：「因爲你也認識美玉！」

「哦！」張萍忽然得意地微笑：「是美玉。她的確對我提過你，但我不認得你，你明白的，我並沒有見過你的眞面目——祇是聞名而巳！」他諷刺地發出微笑。

「你不知道我是什麼人嗎？」司馬洛問。

小鬍子張萍聳聳肩：「知道，今天知道了，今天我看過報紙。」

「我沒有殺人。」司馬洛憤怒地說。

張萍忽然微微表示恐懼了：「我沒有說你——但，你來幹什麼呢？你走吧，如果警察來這裏找你，你不能怪我——」

司馬洛忽然一手執住他的衣襟，把他整個從桌後提了出來，好像當他是一個洋娃娃似的提在手裏。張萍的眼睛恐怖地張大了，司馬洛把臉貼近他的臉，沉聲說：「警察今天巳經去找過我，他們也不以爲人是我殺的！」

「那就好了。」張萍說：「你還在生什麼氣呢？」

「有人向警方告密，說人是我殺的，說那塊失去的玉就在我家裏。」司馬洛說：「我知道這人就是你，我現在要知道爲什麼？」

「爲什麼？」張萍發抖着極力要把脚放回地上，但辦不到，因爲司馬洛把他提高了。

「爲什麼你打電話向警方告我的密？」司馬洛問。

「但我並沒有！」張萍焦急地說：「不是我，眞的不是我。」

「祇有你知道我房內的地板下有暗格。」司馬洛說：「美玉告訴你的！」

「我沒有——爲什麼我要害你呢？」張萍熱誠地解釋。

「這正是我要問你的！」司馬洛說。

「我沒有——我沒有！」張萍一面作着徒勞的掙扎，一面抖着重覆地說。

司馬洛終於相信了他，而把他丟回桌上，讓他坐着一叠文件，說：「好吧，還有誰知道呢？你對別人說過嗎？」

張萍惶惑地皺着眉：「我不知道，但我可能對人說過的，我喜歡喝酒，喝醉了之後就亂說話！」

「和你一起喝酒有什麼人？」司馬洛問他道。

「但他們不會——」張萍分辯着。

「讓我來決定他們會不會吧。」司馬洛說：「誰？」

張萍說出了三個名字。

「在那裏可以找到他們？」

張萍又說了，司馬洛也都一一記住，他沒有用筆寫下，也沒有叫張萍再說一遍，但他巳記得清清楚楚了。他有着錄音機般的記憶力。這一半固然靠天賦，另一半也要靠後天訓練的。」

「好吧。」司馬洛說：「但如果你說謊或者玩甚麼詭計，我會再來找你！」

「我！——眞的——」張萍恐懼地吶吶着。

司馬洛轉身走出了寫字間的門口，大力替他把門關上了。門一關上，張萍的臉便忽然變得陰沉而狠毒，恐懼巳不再存在了。他一手撈起放在桌上的一隻金屬的釘文件機，臉肉抖動着，用力一揑，釘文件機發出一陣「力勒」的聲音。張萍再放手，讓文件機掉到桌上。（未完・一）

中篇連載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一、天虛兩個小道童見林煌不服，看見葛仙童在旁，比起師父收李金貴這個土裏土氣的孩子醒目得多，因此很想要葛仙童同他們在一起，誹謗修羅門是旁門左道，爲葛仙童可惜，林煌心裏有氣，用本門修羅搜神大法想將天虛置諸死地，大法果然厲害，天虛雖然施展御劍術和大周天神劍，天一準備太清神罡協助，因功力膚淺，難於抵抗，正在危殆之際，幸丐仙鄒武及時趕至，將林煌功勁散去，既救起兩道童，還救活林煌會被勁道反震而死之險，發現葛仙童似故人之子，準備向林煌追查，先打發天昊道長回茅山，避免介入這場仇恨之中……

聆教誨震驚　恩怨何時了

由於李金貴的陷於玄妙觀，使得林煌勞師動衆，帶領門人，進入玄妙觀中，幾乎要將玄妙觀中開秘會的各派高手一網打盡。

那時若非是天昊道長的出現，很可能整個玄妙觀已經付予一炬。

沒想到他與天昊道長握手言歡之際，李金貴已逃出了玄妙觀，而無意中闖到了這裏。

因爲這無數錯綜的結果，竟使得他見到了久已未履塵世的隱俠劍仙，並且使李金貴受到極樂眞人的青睞……

最令他難過的，還是他以一生的修爲，竟然不是抱玉眞人門下的守洞童子三招之敵。

若不是羞憤難當，他又怎會孤注一擲的施出「修羅搜神大法」？

幸好有鄒武的出現，這才免去了氣血回湧，全身爆裂而死的慘狀……

一時之間，無數雜亂的意念，在林煌腦海出現，他長嘆口氣，道：「唉！總算收回了這塊令牌，否則我萬死也難辭失察之咎。」說着，將修羅令放回懷中。

當他抬起頭時，只見鄒武默然凝注着他，眼中似乎帶着憐憫、同情之色。

林煌心中泛起難以言喻的感覺，似乎覺得受到侮辱。他的臉肉抽搐了一下，單手握拳道：「鄒老前輩，多謝你的救護，晚輩……」

鄒武一揚手道：「免了，我老叫化用不着你謝，你要謝，該謝天昊，若非他的一顆玄玉丹，只怕你得多躺一個月。」

林煌躬身行禮，道：「大舅爺，多謝你了……」

天昊道長玄掌打了個稽首，道：「區區小事，何足掛齒？貧道但望林施主能善待恨地，他日……唉……」

他說到這裏，長嘆口氣，深深望了立在一旁的趙恨地一眼，轉身道：「貧道就此別過，各位珍重了。」

林煌眼看着天昊道長跨開大步而去，那天虛道童緊隨在旁，兩人的身影很快便

消失在黝黯的洞中深處，只覺心頭茫然若失。

趙恨地嘴唇蠕動一下，却沒說出一句話來，他怔怔地望天昊道長悄然離去，心中更是百味雜陳。

這個老道在他來說，等於世上唯一的親人，本來要携他遠離江湖的凶險，與未來將面臨的可怕的刦難。然而他爲了心中所愛的楊苓，放棄了這個機會。

但是，這是否值得呢？

「値得的。」趙恨地忖道：「爲了八妹，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是値得的……」

他雖是這麼想，却對天昊道長的離去，感到有些依依難捨，不知不覺中，眼眶已經濕潤起來。

洞中有了一陣短暫的沉寂，接着，只聽林煌乾咳一聲，道：「鄒老前輩，您老前輩，您老人家還有什麼指示？否則晚輩等要回修羅別府去了。」

丐仙鄒武道：「你等着，我有話要問你。」話聲一頓，道：「天一，你帶仙童回觀去跟金貴見見面吧！」

天一應了聲，還沒說話，林煌已急道：「小道長請慢點。」

天一道童皺起雙眉，道：「林施主，你的苦頭還沒吃够，是不是？」

林煌在修羅門中是居於鼎足的地位，誰不尊敬他？誰知到了這裏，却被一個小道童如此藐視。

頓時，他的臉色不由一變，然而當他一想到自己目前所處的情勢，那勃發而起的怒火，却又被他悄悄的抑制下去了。

他苦笑了一下，裝作沒有聽到天一的話似的，側身對鄒武打躬道：「鄒老前輩，您是武林前輩高人，也該明白江湖規矩，葛仙童乃是本門帝君的關門弟子，如何能够……」

丐仙鄒武微笑道：「林煌，你用不着拿江湖規矩來套我，我老叫化也沒用武林輩份來壓你，我只是不願讓仙童聽到有關他的身世……」

林煌一怔，道：「前輩之言，在下不明白……」

丐仙鄒武臉色一沉，冷笑道：「你不用跟老夫裝蒜，此刻幸好是我在此，還願意跟你費點口舌，若是程無忌那老傢伙在這兒，就憑你這態度你就有苦頭吃了。」

巨劍神君程無忌劍法通神，却性如烈火，生平嫉惡如仇，對於邪道妖孽，從不輕饒，一生之中憑着手裏一柄五尺巨劍，曾橫掃黑道巨擘，在雁蕩絕頂羣魔大會時，一劍殲滅當時名震武林的九名巨魔，挑了一教三會，名震武林。

當然，這是將近五十年前的事了，那時修羅門尚立壇關外，無力東進，中原羣雄逐鹿，教派林立，根本不容這些漠北關外的邪魔滲入。

直到後來，江湖情勢混亂，經過一場極大的殺刦之後，中原各大帮派實力衰微下來，修羅門才有機會可乘，漸漸滲入中原，從而立足……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丐仙鄒武一提到巨劍神君程無忌昔年那些輝煌歲月，驚人作爲，林煌立即便感到一股極大的壓力，面肉禁不住抽搐了一下。

丐仙鄒武一指葛仙童，道：「此子無論是否爲我昔年老友之後，他乃明珠仙露，絕不能留在你修羅門中，他日刦難起時，玉石俱焚，就太可惜了。」

林煌臉色發青，道：「老前輩之意，是非要留下仙童不可？」

丐仙鄒武道：「不錯，程無忌那老頭一生逍遙，到老才想要到收徒，却一直找不到適當的人，我看此子聰明，穎慧，想要將他薦入程老頭門下……」頓了頓，又道：「你別認爲我老叫化子不懂人情，我這是跟你們結個香火緣，對修羅門以後多少有點好處……」

林煌眼珠亂轉，似是在權衡利害，稍過一會，他側目望着鄭君武，道：「六弟，你認爲鄒老前輩的意思如何？」

鄭君武還沒有說話，只聽得葛仙童道：「六叔，仙童不願跟他們走！」

鄒武一揮手，道：「天一，你把仙童帶走。」

葛仙童用力掙扎，却那能掙脫天一之手？天一右手輕拂，已閉住了葛仙童的睡穴，然後將他抱了起來。

鄒武道：「天一，把仙童的那隻寵物也帶走，免得他醒來後更難過。」

天一應了一聲，順手又將雪貍抱住，然後轉身朝洞裏行去。

趙恨地默然立在洞中，將整個情形看得清楚，當他見到天一抱住葛仙童，轉身要走時，只覺胸中一股怒火勃然欲發。

他口中發出一聲低低的咆哮，雙手握拳，準備衝上去阻止。

鄭君武急忙伸手將他攔住，低聲道：「恨地，不可衝動！」

趙恨地面上有易容藥，看不清表情，可是從他眼中宣洩出來的感情，是那樣的悲痛，憤怒……

他咬了咬牙，握住了鄭君武的手臂，道：「六叔，我……我好難過……」

鄭君武輕嘆口氣，道：「形勢比人强，眼前正是打斷牙齒和血吞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忍耐……」

趙恨地眼見天一抱着仙童和雪貍，走到晶壁之前，不知怎地，身形一閃，便已消失在眼前，彷彿化成爲空氣，散發化開不見……

趙恨地知道在那晶壁之傍，必然有一道暗門可供出入，他心中一陣衝動，想要衝過去。

鄭君武抓住了他的肩膀，沉聲道：「恨地，不可激動！」

鄒武斜目睨視着鄭君武，道：「聽說你已經學得千面魔崽子的易容功夫，號稱巧手，對不對？」

鄭君武霍然一驚，不知丐仙鄒武爲何在隱居遁世四十年之後，依然還對修羅門的情形如此了解。

他乾咳一聲，道：「晚輩所學，乃是雕虫小技，巧手之名，也是讓人胡亂叫出來的，前輩如何能够深信？」

鄒武嘿嘿一陣怪笑，道：「你們以爲老叫化已經遁世多年，便不知道江湖上的事了？」

他取下背上的紅綠葫蘆，打開塞子，仰首喝了兩口酒，然後用袖子擦了擦嘴角鬚邊的酒漬，讚嘆地道：「啊，眞是好酒，好酒！」

他目光一閃，將酒葫蘆朝林煌一伸，道：「你們要不要嚐嚐這美酒。」

林煌此時怎有心情飲酒，就算是山珍海味擺在他的面前，只怕他也難以下嚥。

他苦笑了一下，道：「多謝老前輩賞賜，晚輩無福消受……」

丐仙鄒武瞇着眼，道：「林煌，這酒來得不易，乃是西域車遲國進貢的，老叫化深入皇宮內苑，好不容易，才偷了兩桶出來……」

說着，咕嚕嚕又喝了幾口，然後繼續道：「所謂葡萄美酒夜光杯，要喝這種酒，該用夜光杯才行，我用酒葫蘆，滋味總是差那麼一點……」

林煌見他突然又談起喝酒來，不知他又要弄什麼玄虛，試探地說道：「老前輩，如果你老人家沒有什麼吩咐，我們要走了……」

丐仙鄒武一瞪眼，道：「你急什麼？我老叫化若不叫人給你們帶路，只怕你們出不去，等天虛小雜毛回來了再說。」

林煌聽他這麼說，這才恍然大悟，知道鄒武此舉，實是已防到自己和鄒君武出去之後，會立即追殺天昊道長，所以才拖延時間，要等天昊走遠之後，才放自己離去……

丐仙鄒武輕咳一聲，道：「其實人之一生，勞勞碌碌，整日裏爭名奪利，勾心鬥角，又有什麼意思？還不如放下名利之心，在酒裏找樂趣來得好，古人說：『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誠不我欺也！」

他拎着酒葫蘆，緩緩向晶壁行去，一面繼續道：「你們為了重出江湖，深藏地府，苦心孤詣的籌劃復仇之舉，其實又那知人家已將你們的底細都摸得一清二楚，憑你們眼前這點子實力，要想進窺白氏大院，那可像蜻蜓撼柱，挾山超海，萬萬不能……」

說到這裏，鄒武已經走到了晶壁之前了。

林煌聽他的話中隱含玄機，仔細一思忖，不禁身上冒出了冷汗，追問道：「老前輩，你是說敝門已經有白氏家族的人潛入？」

鄒武冷笑道：「老夫可什麼都沒說……」他目光一掃鄒君武和趙恨地，道：「當年之事，全錯在你們，你們既經挫折，便當隱姓埋名，從此不再履足江湖，或者返回你們的老巢，可是你們却不圖如此，反而想爭霸江湖，用那些年青人的頭顱，來作為你們的踏脚石，讓他們的鮮血來染紅你們的名號，林煌，你想想看，這樣值得嗎？」

林煌默然傾聽，不敢反駁。

鄒武輕嘆口氣，道：「老夫自早年前隱跡江湖，便已不沾血腥，這次實在是不忍心再見江湖殺孽，所以才苦口婆心的勸你們……」

「哈……」一縷笑聲，似是來自天宇，又似傳自地闕，說：「老叫化，你活得愈老，愈是婆婆媽媽起來，跟這些執迷不悟的魔崽子有什麼好說的？還不快回來喝酒？不然抱雲子那老傢伙，又要找我下棋了……」

丐仙鄒武仰首而視，洞中衆人但見他的嘴唇微微啟動，却不聞聲音發出，知道他是以類似「千里傳音」或「傳音入密」的功夫，將話語傳出。

當丐仙鄒武停止了嘴唇蠕動的動作，接着便聽到一聲做笑在洞中迴盪：「千不該，萬不該，都是我不好，一時意氣贏了甄道友三手棋，以致抱雲子說我棋藝大進，非逼我下一局不可，老叫化，你想想看，我那兩手臭棋，怎是抱雲子的對手，這不明擺着要我丟臉嗎？你還不快回來解圍，我可要罵人了。」

丐仙鄒武哈哈一笑，道：「老魔頭，誰叫你又逞能了？活該你要受點罪……」

北海魔尊羅岳不知人在何處，却以傳音之術，將話聲從谷中傳入洞裏，使人聽了，彷彿他就在身邊一樣。

但聽得他呵呵一笑，道：「老叫化，你要讓老夫受罪，老夫就拿你的葡萄美酒出氣，非喝光不可！」

丐仙鄒武笑道：「你儘管喝就是了，反正老夫也就只有那麼半罈了……」

北海魔尊羅岳接着道：「老叫化，你在悽霞峯左第五株松樹底下，還埋着有一罈『金波玉露』，老夫也一併喝了……」

丐仙鄒武沒等羅岳這句話說完，已急得幾乎跳了起來，嚷道：「老魔頭，你可千萬不能動我的『金波玉露』，不然我可要跟你拚命……」

北海魔尊羅岳哈哈大笑，道：「那你快回來替老夫解圍吧！」

話聲方落，丐仙鄒武還沒接上去，只聽得一聲緩和低沉的話語接連響起：「鄒老哥，別聽老魔頭的恐嚇，老夫替你守着他，諒他也不敢去挖那罈在松樹下的『金波玉露』！」

鄒武接聲道：「程老弟，多謝了！」

那說話的人，顯然便是昔年雁蕩殲魔，後來縱橫海上的巨劍神君程無忌。

但聽他做笑一聲道：「謝什麼？你老哥替我找了這麼可愛的一個徒兒，我還沒謝你呢……」

丐仙鄒武道：「程老弟，葛仙童乃是老夫昔年故人之後，青城葛樸之遺腹子，今日能找到他，並且將之交給你，老夫平生之願已了，該謝你才對……」

北海魔尊羅岳的話聲又接連的響起：「海盜頭子，你聽到沒有？老叫化將那小子交給你做徒兒，根本就不存好心，你還謝他個屁，不如伐們去挖了那罈他視若命根的『金波玉露』，大伙喝了……」

丐仙鄒武幾乎躁脚，說道：「老魔頭，你千萬不能這麼做，否則我跟你沒完沒了。」

一聲爽朗的話語有如金石相擊，在洞中響起：「老叫化，你別聽老魔頭的空言恫嚇，貧道將他拉到棋枰旁，便够他頭痛了，他那還有空去偷你的私酒喝？」

北海魔尊羅岳嚷道：「假雜毛，你饒了我好吧？我認輸總行了吧？」

話聲一頓，再也聽不到抱雲子和羅岳說話了，鄒武舉起酒葫蘆，喝了兩口酒，只聽巨劍神君程無忌傳音道：「鄒老哥，你放心處理你的事，那老魔頭已經被抱雲子假雜毛拉去下棋了。」

丐仙鄒武道：「程老弟，我有半盞茶光景就回來了，你等我一下，我還有話要跟仙童說。」

程無忌道：「我在裁雲小築等你。」

語聲一停，洞中又回復寂靜。

但是洞中的林煌等人，心情却依然激盪不已，沒有立刻平復下來。

他們不久前從聚影壁上只見到人，而不聞其聲，此刻，却聞其聲而不見其人。

但是那一段段嬉笑譴罵的對話，却使他們覺得自己就處身其間一般。

須知像丐仙鄒武、極樂眞人、北海魔尊、棋仙抱雲子，巨劍神君等人，都是遠離江湖數十年的前輩高人。

在武林之中，對於這些人的傳說，各有不同，但是都不能否認，他們皆已成為飛行絕塵，凌駕羣雄之上的隱俠劍仙一流的人物了。

這些人在衆多的武林人物中，獨特異行，超類拔萃，就如同遠離塵世的明星一般，發射出熠熠的光芒，照亮江湖。

江湖人對於這些人只聞其名，而不見其人，林煌和鄒君武還是在昔年習藝時，曾從其師託人繪製的當代奇人絹畫中，見到這些人的面貌。

那時，由於他們距離這些劍仙級的高人太遠了，只把這些人當作傳說中的人物，並沒受到什麼震撼。

如今，他們不但見到了活生生的人，並且還聽到這些奇人在鬥嘴的話聲，明白這些劍仙們依然有跟常人一樣的七情六慾，這種震撼就如重重拍岸的怒濤般，接二連三的擊打着他們的內心……

尤其是林煌，一聽到丐仙鄒武提起葛仙童乃是他的故人之後，青城遺孤，更是覺得一股冷流從心底寒起，渾身都在微微顫抖起來。

鄒君武心中的震動未止，便見到林煌臉色發青，渾身顫抖，更加驚駭。

他急步上前，扶住林煌的身子，低聲問道：「三哥，你怎麼啦？」

林煌深吸口氣，道：「我……我的頭好暈，大概是內傷之故……」

丐仙鄒武冷冷一笑，道：「林煌，你也不用掩飾了，方才你的內傷固然重，却也不會就此倒下，想必是聽到老夫提起青城血案之故，所以你一時心虛，以致才會有此現象……」

林煌苦笑，說道：「鄒老前輩，我……我……」

丐仙鄒武揮手道：「你不用害怕，老夫雙手已數十年未沾血腥，絕不會對你們下手，只不過仙童既已投入程老兒的門下，等他以後知道他葛氏一門的滅門血案，全是你們修羅門經手的，只怕他以後不會輕易放過你們。」

林煌和鄒君武全都怔在那兒，不知該要如何回答才好。

他們只覺心潮洶湧，不能遏止，彷彿眼前出現一幕極其悲慘的情景，葛仙童仗着一柄巨劍，衝進地下宮闕之中，將修羅門下大小一齊殺戮殆盡，血流成河……

但是他們意念一轉，又對此事存着一份僥倖之感。林煌心中忖道：「仙童才三歲便被我携至宮裏，本門上下都對他極好，或許他不會對本門施以如此殘酷的手段吧？」

然而當他一想到，當葛仙童知悉青城一派的覆滅，全是修羅門下三百高手，一夜之間的傑作後，葛仙童會為了一己的感情，而不忍報復嗎？

一念及此，林煌但覺眼前紅光閃動，彷彿全身都浴在血海之中，幾乎都不能呼吸。

到此，他方知道仇恨的可怕，寃寃相報，永無止息……

他的臉色抽搐了一下，啞聲道：「老前輩，如果你還沒有什麼吩咐，晚輩等要告辭了。」

丐仙鄒武默然凝視着他們，眼中露出悲憫的神色，輕嘆口氣道：「你們昔日親手造下的孽，總有一天要用你們自己的鮮血來償還，只是老夫不忍見到屍橫遍地，血流成河的悲慘情景……」

他搖了搖頭，道：「唉！寃寃相報，何時能止？世人也未免太愚蠢了？」

林煌和鄒君武默然聆聽，只覺心中滋味雜陳，不知是酸是苦？

就在此時，天虛道童已然閃身飄了進來。

他見到洞中的老少衆人一齊面色凝重，默然不語，似乎吃了一驚，孤疑地走到，丐仙鄒武身前，躬身行禮道：「鄒師叔，弟子回來了。」

丐仙鄒武哦了聲道：「天虛，你已經把天昊道長送走了？」

天虛應聲道：「弟子陪天昊道長遠離山區，這才趕返。」

丐仙鄒武喝了口酒，問道：「此刻是什麼時辰了？」

天虛道童道：「稟師叔，大概巳時一刻光景。」

丐仙鄒武道：「你就送他們出洞吧，要快點回來，午時三刻，你師父有重要的話要吩咐。」

天虛道童應了一聲，說道：「弟子曉得。」

丐仙鄒武揮了揮手，說道：「你們去吧！」

林煌單手抱拳，行了一禮，道：「多謝老前輩，晚輩等告辭了。」

丐仙鄒武嘴唇動了一下，似要說什麼，他輕嘆口氣，轉身而去。

林煌和鄒君武只見到人影一幌，丐仙鄒武那高大的身影已消失在眼前，彷彿化為一縷輕烟，在空中淡去……

雖然他們知道那塊高大的晶壁旁，有一道暗門可以通經那個山谷裏，可是丐仙鄒武這種神出鬼沒，躡形化影的輕功，也不禁使他們嚇了一跳，嘆為觀止。

鄒君武以易容之術與輕身功夫自傲，如今眼見丐仙鄒武這種輕功，眞是佩服得五體投地，自嘆不如。

自此，他才相信江湖中傳言，那些劍仙們已至飛行絕跡，無法尋覓的地步，心中更加為之顫悚不已。

天虛道童見到他們面上的神色，不屑地撇了一下嘴，道：「兩位，可以走了吧？貧道還有事呢！」

林煌恭謹的道：「多謝小道長帶路，請——」

天虛道童睨了他一眼，道：「你們這三人裏，就數你最壞了，貧道在前面帶路，你可別在後面弄鬼，不然……」

他冷哼一聲道：「我一走了之，就讓

你們在洞裏面兜個三天三晚。」

林煌苦笑一下，還沒回答，鄭君武巳面上堆笑容，道：「怎麼會呢？小道長，我們巳是九死一生，絕不敢再對小道長不遜……」

天虛頷首道：「你們知道就好了。」他揮了揮手，說道：「我在前面先行，你們跟隨着來吧！」說着，轉身向前行去。

林煌招呼道：「恨地，你扶着我，我們這就隨天虛道長出去了。」

趙恨地沒想到林煌會變得如此虛弱，趕緊應聲走了過來，將林煌摻扶住，慢慢行去。

林煌輕咳兩聲，單臂架在趙恨地的肩上，在他的半扶半摻之下，緩緩的隨在天虛道人之後，向洞外行去。

一路之上曲曲折折，也不知道天虛道童是如何認得這些路的，但見他繞洞而行，毫不猶疑，脚下如行雲流水，穿行在洞窟之中，不一會便巳來到那巨大的水晶礦床之中。

林煌等人是在夜裏入洞的，當時在火光照耀之中，便巳驚嘆這座龐大的水晶礦床裏，所蘊藏的豐富礦苗。

此刻再度步入其中，發現有陽光，自洞外折射而入，落在那一片片，一叢叢的水晶石上，反映出嫣紫姹紅，橙黃海綠等等各色各樣的光芒，燦爛無比，使人望之目眩……

鄭君武情不自禁的發出一聲嘆息：「唉，眞是壯觀，老夫一生之中，從未見過如此奇瑰壯麗的情景，眞是使人嘆爲觀止……」

趙恨地巳經看得呆了，忘了置身何處，更忘了繼續前進，嘴巴張得大大的，楞在那兒。

林煌也在一時之間目迷五色，禁不住臉上現貪婪之色，喃喃道：「眞是可惜，任由如此鉅大的財富棄於此地……」

天虛道童站在丈許之外，回過頭來，望着他們三人，嘴角浮現不屑之色，道：「喂！你們到底是走不走，貧道可不耐煩在這兒陪你們。」

鄭君武悚然而驚，面上陪笑道：「走，當然走，不走留在這兒做什麼？」

天虛道人冷笑道：「我還當你們捨不得這些寶物，想要留在這兒呢！」

他說着撇了一下嘴，轉身便欲行去。

林煌喚道：「道長，且慢。」

天虛道童轉過頭來，皺眉道：「林施主，乂有什麼事？」

林煌推了一下趙恨地，向前走了數步，道：「天虛道長，這些礦石若是開採出來，價値極鉅，爲何令師沒有將之好好利用，却任由其荒廢？」

天虛道童道：「這座礦中不僅有水晶，並且還有其他寶石，開採出來，自然價値連城，可是却有動不得的苦，不然，丁師兄在十年前就動手了，還等到現在？」

林煌哦了聲，道：「爲什麼？」

天虛道童微哂道：「林施主，你眼紅了，是不是？」

林煌連忙辯道：「道長此言差矣，我林某人走遍名山大澤，五湖四海，見過無數珍奇寶物，豈會被這一座礦物所迷，我只是感到奇怪而已。」

天虛道童好奇地道：「奇怪？這有什麼好奇的？」

林煌問道：「這座水晶礦，想必是昔年六丁神斧丁中齊大使開闢洞府時發現的，是不是？」

天虛道童點了點頭道：「不錯！這是丁師兄發現的……」話聲一頓，詫異地問道：「咦！你怎麼曉得這座洞府是我丁師兄動手開闢的？」

林煌道：「普天之下，唯有六丁神斧大使才有此天生神力，能獨力開闢此等巨大的洞府，除此之外，天下還有誰能完成此一鉅大的工程？」

天虛道童道：「姓林的，你錯了。」

林煌哦了聲，道：「道長此言……」

天虛道童道：「十幾年前是家師發現此地蘊有寶礦，這才携着我師兄來此，準備開闢一座洞府，在此隱居修行……」

他的目光掃了那一叢叢，一簇簇的礦苗一眼，繼續說道：「你曉得一個修道的人，要怎樣才能修至功德圓滿，白日飛昇嗎？」

林煌之與天虛道童談論此一礦床之事，是希望藉此了解抱玉眞人等人開闢洞府於此山中的經過，以及今後的意圖。

他的最終的目的，還是在覬覦這一龐大的財富，準備將來能由修羅門將之開採出來，以作爲進一步稱霸武林的基礎……

是以他一直用話在套天虛道童，希望了解爲何抱玉眞人未將此一寶礦開採出來的原因。

誰知天虛道童說着說着，突然將話轉到了修道人修行之上。林煌微微一楞，說道：「請恕在下孤陋寡聞，對於這個一無所悉。」

天虛道童道：「師父曾說過，成仙的法子有許多種，一是登霞，」他目光一閃，問道：「什麼叫登霞，你們知道嗎？」

林煌和鄭君武互望一眼，搖了搖頭。

天虛道童似乎對林煌和鄭君武的「無知」，而感到遺憾，顯然忍不住要賣弄一下他的學識，淸了淸喉嚨道：「楚辭，遠遊中曾說：『戴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那登霞的意思便是火化軀殼，靈魂飛昇，你們知道了吧？」

林煌點了點頭，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道：「哦！原來如此。」

鄭君武有些困惑的望着林煌，不知他乂在做什麼，在這個時候，這種地方，跟那小道士討論起成仙之術來。

可是他明白林煌詭計多端，心思敏捷，這樣做必然是有其用意的。

他也隨着點頭，附和道：「啊，現在我明白了，小道長，你可眞有學問。」

天虛道人似乎有些不好意思，道：「這可跟學問無關，是我們修道人必需要知道的……」

他頓了頓，道：「除了登霞之外，第二種法子是屍解，乃是以利刄解開屍體，釋放靈魂之意。」

鄭君武苦笑了一下，忖道：「這不等於是自殺麼？乂如何能够成仙？」

林煌哦了一聲，道：「天虛道長，請問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法子？」

天虛道童肅然道：「第三種法子便是

修鍊。修鍊之法極多，大致可分感召、服氣、守氣、避穀、服丹，存想等六種，只要修鍊到了某種程度，自然能够脫殼昇天，成仙得道。」

林煌哦了一聲，道：「小道長，那麼令師抱玉眞人巳經修鍊得道，快要飛昇天上了吧？」

天虛道童搖頭道：「沒有，家師雖是巳修鍊成飛行絕跡，以意馭劍的劍仙之境，但是距離成天仙之地還遠……」

鄭君武到此時才覺得有些趣味，好奇地問道：「爲什麼？」

天虛道童道：「這就是剛才貧道要說的原因了。」

他默然稍頓，似乎在整理思緒，這才緩緩，道：「一般來說，一個修道人要想成道飛昇，是離不開財、地、侶、法四個字。」

趙恨地默默聆聽，只覺那個小道所說的都是他聞所未聞的事，不由聽得津津有味，全副精神都放在天虛道童身上，一時之間，忘了身在何處。

當他聽到天虛道童提起那財、侶、地、法四個字時，忍不住心中强烈的好奇，問道：「小道長，請問這四個字該如何解釋？」

天虛道童道：「這很簡單，財便是錢。出家人修行所需要的供養，以及修築道觀房舍，無一不需要錢，所以財是不可或缺之物。」

趙恨想不到一個置身方外的修道人，首先重視的却是世俗所謂的阿堵物，忍不住笑了出來。

天虛道童瞪了他一眼，道：「這有什麼好笑的，出家人在沒有成仙之際，誰不需要吃用？無論衣、食、住，都無一非錢不可。」

林煌頷首道：「道長之言極是，我這師侄抄其愚蠢，聽不懂道長的珠璣之言，請恕他無知……」

天虛道童沉聲說道：「我們道家以淸虛、無爲爲主，貧道隨家師修道巳有十年，是以深知一個人的人身難得，此生若不修行，等到壽盡屍敗，就悔之晚矣，尤其是你們修羅門來自漠北孤寒之地，乃是邪教魔道，一入門中，終身受害，所以我忍不住想要點醒你們，希望你們能够幡然覺悟……」

林煌應聲道：「是！是！老夫等空自活了如許大的年紀，却不如道長之智慧超塵，眞是慚愧之極，尙祈道長不吝指教，以開茅塞……」

天虛道童說道：「修道的人，除了內功之外，尙還要積蓄外功，這種修德積功，救助貧困的行動，更是在在非錢莫辦，所以財字列爲修行四大條件之一，何謂不宜呢？」

林煌等人齊都暗暗點頭，明白這財之一字的確極爲重要，自古以來，無論是個人經營，與盛家族或安定邦國都不可或缺，也可說人只要有生命，便一日不可缺錢，否則萬事難成……

天虛道童接着道：「除了財字之外，第二重要的便是地。這個地字除了當作位置，房屋解釋之外，還可解釋是方位，所謂東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一個人的個性與其所處的地方有關，地理環境更影響一個人的成就……」

他稍稍一頓，繼續說道：「修道的人更是重視地理，所覓來修行的丹房洞室，必需有仙氣、靈氣，才能帮助修道的人早日成道。」

林煌聽到這裏，才不由得不佩服天虛道童的確有點名堂，不論他的知識是從誰那兒獲得的，他能够侃侃而談，言之有理，便不簡單了。

他頷首道：「這第三個要件是……」

天虛道童道：「侶。」

鄭君武不解地問道：「侶？意思是什麼侶？」

天虛道童道：「侶，便是伴侶，也就是修道時的同道。道友互訪，切磋硏習，乃是成道必需的條件之一，否則縱然獨身修鍊百年，也永爲鏡花水月……」

林煌恍然道：「那麼這第四個要件法的一字，便是指的方法了？」

天虛道童搖頭道：「不是方法，乃是訣要，亦即是練武人所需的秘笈。修道人無論是服氣，避穀、煉丹，都需要按照正確的方式去做，這便是訣要……」

他頓了頓，續說道：「昔日東漢左慈係在天柱山石室得到九丹金液經，東晉許遜拜師大洞君吳猛，得授三淸法要，唐時呂洞賓得授上眞秘訣，這才修行圓滿，獲登仙籍，所以這法之一字，也是不可缺少的。」

趙恨地只覺天虛道童所言的這修道四大條件，簡直是聞所未聞，却極爲有理，對於他所舉列的左慈，許遜兩人，雖是無所悉，然而呂洞賓的大名却是自幼便耳聞極多。

趙恨地忍不住道：「道長，你所提的呂洞賓，是不是八仙中的純陽眞人？」

天虛道童頷首道：「不錯。」

趙恨地笑道：「呂洞賓三戲白牡丹的事，我從小就聽過了，這位神仙可是風流得緊……」

天虛道童正色說道：「那只是鄉野傳說而巳，野史所載，不足採信，呂祖師巳是上界的大羅金仙，豈會做出那種荒誕之事？」

鄭君武道：「道長說的極是，鄉野傳說，不足採信。」

天虛道童道：「呂祖師自廿歲時在廬山得遇火龍眞人，獲傳天遁劍法，後乂在長安碰到隱居終南鶴嶺的雲房先生，隨入終南，授傳上眞秘訣，靈寶秘法，修練多年，後來雲房先生應玉帝之召，赴九天金闕，呂祖師才出山行道，修練外功，以其隱顯變化，度化世人，直到宋徽宗政和年間，還曾入宮除妖，是以徽宗下詔，封之爲妙通眞人……」

天虛道童娓娓道來，直把趙恨地說得目瞪口呆，欣羡不巳。

鄭君武也聽得頗感興趣，問道：「天虛道長，請問凡雲房先生是誰？怎麼我從未聽過，他却是呂洞賓的師父？」

天虛道童微哂說道：「雲房先生乃是上界八仙之一，本名鍾離權，是漢朝燕召人……」

鄭君武哦了聲，說道：「原來是漢鍾離。」

天虛道童道：「鍾離權曾爲漢之大將軍，奉旨征討吐蕃時，兵敗獨騎逃入山中，遇到東華先生得授長生眞訣，並獲傳青龍劍法，服食金丹，遂改名爲覺，字寂道，號天陽子……」頓了頓，津津有味的續道：「他在修行了數年之後，復遇華陽眞人，得傳太乙刀圭，火符內丹，自此雲遊天下，修積外功，功德圓滿後，乃在西崆峒紫金四皓峯秘洞中，得到一個玉匣秘訣，就此白日飛昇，直到唐朝時，他才又履凡塵，遊戲人間……」

他自幼即入道門，對於道家的神仙憬慕之極，自然對於傳說中的那些神仙們的修行經過，出身來歷背得滾瓜爛熟，因而此刻說來，流暢已極，彷彿他是親眼目睹一般。

林煌之誘他說話，乃是爲了要弄清楚何以抱玉眞人在開闢此一洞府之後，緣何放着這一片廣大的寶石礦床不開採。料想不到天虛道童在一打開話匣子之後，便如長江大河般，說個不停，而且說的儘是道家神仙之事。

他有些不耐煩，道：「天虛道長，這八仙的逸聞極多，說之不盡，在下想要知道的是，何以這個礦床不能開採……」

天虛道童冷冷笑道：「弄了半天，原來你還是對這些寶物不死心？」

林煌辯道：「老夫只是好奇而已，因爲道長你方才提過，修道人必須具備財、地、侶、法四大要件，才能修行圓滿，超脫飛昇，既然令師抱玉眞人已發現這個礦床，爲何不開採出來，加以利用，而任由此一無盡的寶藏棄於此地呢？」

天虛道童道：「貧道就老實告訴你，也好讓你死了這條心……」

林煌神色一振，凝目注視着天虛道童準備仔細聆聽這個秘密，也好解開心中之惑。

陡然之間，只覺眼前一黯，那折射而入的光綫似乎被什麼掩住。

他詫異地望去，見一個龐大的身影如同鬼魅般的出現在洞中，正好將投入洞窟的光源遮住。

林煌心中一凜，脫口呼道：「六丁神斧丁中齊。」

那悄悄出現在洞中的魁梧大漢，足高丈二，長得虎背熊腰，長手大脚，站在那兒就如同一尊門神。

可是他的行動却是如此輕靈，連一絲聲息都沒有發出，若非他剛好擋住了光，只怕連林煌還沒發覺。

鄭君武和趙恨地兩人聞聲望去，只見那門神似的大漢，身穿一襲葛衫，足登多耳蔴鞋，面孔漆黑泛亮，虬髯雜亂如草，雙目烱烱發光，不怒而威，正是剛才在晶壁上，所見到的從山上走下，手提食盒之人。

趙恨地若非聽到林煌提起，猛然一見到這魁偉頎長的巨人，只怕要嚇一大跳，還以爲是地裏鑽出來的山神魑魅。

饒是如此，他依然吃了一驚，暗忖道：「原來這便是三叔所說的硬功天下第一，刀刄無法傷他的六丁神斧丁中齊，果然外形雄偉駭人。」

一念未了，只聽丁中齊道：「天虛，你又在嘵舌了？鄭師叔命你送他們出洞，你還留在這兒做什麼？」

他人長得高大，說起話來也像打雷一樣，直震得衆人耳鼓隱隱生痛，洞中的迴音，更是久久方停。

天虛道童吐了下舌頭，笑道：「丁師兄，我在跟他們說八仙之事，又沒有嘵什麼舌……」

丁中齊從鼻孔裏哼了一聲，道：「跟這些魔崽子有什麼好說的？」

他目光一閃，望着鄭君武問道：「你們可是修羅門的弟子。」

說起來丁中齊跟鄭君武的年紀相差不多，可是丁中齊昔年以一柄寒鐵神斧成名武林之際，鄭君武尚在師門，還未習藝完成。是以他聽到對方以這種老三老四的口氣跟他說話，心中雖然有點不舒服，却不敢形諸於色。應聲道：「在下鄭君武，正是修羅門下。」

丁中齊道：「昔年我與貴門神力天魔蔡崑崙曾在祁連相遇，他以一柄天王杵，曾硬接我三斧，雖然杵折人退，却也是老夫平生僅見的一條好漢，不知道如今還在不在？」

鄭君武聽到他所提的乃是上代修羅門中以神力著稱，勇冠塞外，被目爲漠北第一勇士的蔡崑崙，不由肅然道：「蔡師叔已在廿年前逝世。」

丁中齊哦聲道：「他已死了廿年？」

鄭君武頷首道：「蔡師叔是因走火入魔，痛苦難當，這才自碎天靈……」

丁中齊搖頭嘆息，道：「眞是糟塌了一條好漢！唉！沒想到避世卅載，故人皆已先我而去，放眼天下，再有何人能擋老夫三斧？」

他的口氣極大，面色却頗爲落寞，大有放眼天下沒有敵手之慨。

林煌深知丁中齊此言並非狂妄，若是他行走江湖，以他一身刀劍難入的硬功，和雄渾天生的神力，再配上那玄奇奧秘的七十二招斧法，果眞是難有敵手，當者披靡……

大概也只有傳說中的劍仙之流的人物，才能以無堅不摧的馭劍之術，破去他一身硬功，置之於死地……

可是縱觀天下，這些劍仙隱俠，幾乎十之八九，都是抱玉眞人的好友，而丁中齊既列名抱玉眞人門下爲記名弟子，又有誰會跟丁中齊過不去？

林煌想到這裏，不僅苦笑了一下，忖道：「如果帝君內傷痊癒，修成了金甲神功，或許能跟丁中齊一拚，否則僅他一個，本門便無人能是敵手。」

在他忖思之際，聽得丁中齊道：「修羅門的內功專走偏鋒，固然能在短時間中急驟增進，可是基礎太淺，到了高原時期，便無法超越，以致功力越高，隱憂越大，終會落得走火入魔，蔡崑崙便是你們前車之鑒，難道你們還不覺悟？」

這個道理凡是修羅門人都知道，每一代掌門人也都爲此竭盡機智，想要解決這個最大的危機，然而却都無法彌補修羅心法中的缺失之處。直到修羅門進入中原之後，這才得知白劍青已從一本少陽眞解中，悟得了自邪道入門而終證上道的特殊法門，避免了最後走火入魔的悲慘境界……

（未完．十七）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雲天和賈慶等五人扮作骷髏幫主和隨從，將太極慧劍佟景賢、七皇子薄懲，並約端午在華山比劍。跟着骷髏幫主眞的帶了隨從，果然相信凌雲天的佈局認爲軒轅手確是淳于亮，懷疑巧手鬼醫是淳于亮本人，不敢攖其鋒，轉回分壇問清葉勝才作決斷，在路上凌雲天佈下暗局，更使骷髏幫主疑是淳于亮所爲，急忙竄回華山希夷峽，不敢出山打探。凌雲天見計已收效，便放心準備先回翠雲別府，着賈慶等人先入滇，隨後趕去，自己和葉勝、竺九明、鄒雷來到灑池，探訪喬松齡，發現他遭受危難，受一不知名的教主所挾持，便設法施救……

依稀曾相識　助敎主困敵

凌雲天沉聲道：「江湖之大，無奇不有，敎主無須亂猜。」說着用手一指中年漢子。

只見中年漢子面色慘變，身軀連顫，踣地翻滾狂嗥。

白衣少婦欲收回九隻毒蜈，却不聽使喚，似有層無形隔阻，不禁心神大震，嘆息一聲，道：「少俠你不知已鑄成大錯麼？」突然珠光隱去，頓時伸手不見五指，只聽一片密集破空嘯風之聲，似爲陰毒暗器。

良久，嘯風悸耳之聲漸近，只聞白衣少婦冷笑，道：「孟少俠，你與我誓不兩立！」

凌雲天道：「在下無意與敎主爲難，怎奈敎主執意爲敵，事無兩全，在下不能束手待斃。」

久久未有回答。

凌雲天探囊入懷，取出松油火摺，唴唰一聲，亮起一道熊熊烈焰，白衣蒙面少婦及捧劍女婢已無影踪。

喬松齡發現周近地面插了五桿旗門，旗門之外遍體暗器及死蜂，暗暗驚駭，即欲啓齒詢問。

只見凌雲天臉色一變，喝道：「喬老師，那諸大門派被囚高人何在，速領在下前往施救。」說着右掌一招，五桿旗門飛在手中，此旗才不過五寸左右小旗，交與葉勝，接道：「速將此宅置於奇門之內，在下料此女必不甘心就此退去，晚間必捲土重來。」

葉勝聞言忙與竺九明申環鄒雷奔了出去。

喬松齡穿好上衣，抱拳太息一聲道：「就在這地底，不過少俠解救之先，還須問明情由。」

凌雲天聞言，大感困惑不解，愕然瞠目。

喬松齡暗然一笑道：「喬某實不相瞞，昔年受宮廷七皇子網羅，一步走錯，幾乎貽誤終身之恨，方才所見蓮花敎主，雖不明其眞實來歷，但受七皇子之託，相助其爭儲。」

凌雲天詫道：「既然喬老師與蓮花敎主共事，爲何身受毒蜈禁制，彼此猜嫉，互不信任，怎可成事？」

喬松齡長嘆一聲，答道：「此乃喬某自取其禍，無意聞悉蓮花敎主實爲十四皇子心腹死黨，被她察覺，懼喬某洩露，才罹此奇禍，豈能怨她，喬某雖不齒宮廷皇子所爲，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

凌雲天道：「難道被囚諸大門派高人與宮廷爭儲有關麼？」

喬松齡搖首，道：「尊駕雖不明究竟，但一經誤釋，恐武林之內將掀起血腥浩刦。」

凌雲天略一沉吟，頷首道：「承蒙相告，在下自有斟酌。」

喬松齡領着凌雲天走向一道暗門，掀動機鈕，石壁立時望外移開，顯露出一方地穴，兩人拾級而下。

地穴三間，懸着昏黃油燈，燈光慘淡，籠罩着一種陰森淒涼氣氛。

左首一間，盤膝坐着三人，一是清癯老僧，另一是羽衣星冠老道，還有一豹目深睛，絡鬚于思滿面俗裝老叟。

俗裝老叟一見凌雲天喬松齡走入，不禁豹眼圓睜，怒光熌然暴射，厲聲道：「無恥小輩，你傳話賤婢，生殺由她，寧折不彎，免費唇舌。」

喬松齡笑道：「老前輩不要誤會，事已過去，蓮花教主現遁逃無踪，這一位少俠前來解救。」

老者聞言一怔，仔細打量凌雲天兩眼，似不置信，冷笑說道：「他未必有此功力。」

凌雲天暗道：「此人眞剛毅倔强，身在危中依然强頑如故。」不禁朗笑道：「在下如無能解救，也不致冒昧前來了。」

俗裝老叟聞言猛然呆住，暗道：「是呀，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老朽豈能輕視他年歲輕輕……」不由臉紅耳赤。

凌雲天目光轉注清癯老僧，微笑道：「請問大師上下如何稱呼？」

老僧本閉着雙眼，聞言睜目嘆息一聲道：「老衲法號大悲……」

俗裝老叟失聲驚詫道：「怎麼，你就是四皇子之師大悲禪師麼？」

大悲禪師聞言似勾起胸中無限隱痛，目中充滿悲慘，點首道：「老衲正是，昔年收四皇子爲徒時，老衲受其矇蔽不知其皇子身份，因爲他資質聰敏，悉意傳授少林上乘心法，後雖發覺，他已藝成下山，老衲因無心之故，悔恨莫贖，悄然離開少林隱跡不出，怎知孽徒竟放不過老衲，四處探覓老衲下落。」

俗裝老叟冷笑道：「據老朽所知，四皇子勒限少林門下探出你的下落，你這一走不要緊，害得少林惶惶不可終日。」

喬松齡笑道：「少俠，喬某與你引見。」指着俗裝老者道：「這位是點蒼耆宿葛四先生，」繼指着羽衣星冠老道又道：「這位是玄門名宿，隱居青城後山銀河眞人。」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幸會！」

從他們三位武林名耆中得知爲蓮花教主顯露色相，不愼爲其所制，擄囚喬宅，勒逼就範。

凌雲天詫道：「那蓮花教主是否勒逼三位與其效力。」

大悲禪師道：「此女心地毒辣，機智深沉，她擄囚老衲等用意雖尚未明言，却可想而知必然陰毒異常。」說着嘆息一聲，接道：「老衲來日無多，安能助紂爲虐，更不願充宮廷走狗。」

葛四先生冷笑道：「到時恐由不得禪師你，此女雖逃，還要捲土重來，老朽巳知這賤婢武功奇奧，並不在你我三人之下，遁逃之說，實難令老朽置信。」弦外之音，仍對這年歲輕輕的凌雲天未除輕視之意。

凌雲天冷冷一笑，向喬松齡道：「這三位罹受禁制與喬老師是否一般無二。」

喬松齡點點頭道：「不錯，此女說毒蜈受其心血供養，意隨念動，即在百里外，也可制人於死，喬某不信她就死心放過三位老前輩，怎麼一無動靜。」

凌雲天笑道：「喬老師脫下三位上衣就明白。」

喬松齡走了過去，爲大悲禪師解除上衣，赫然只見九隻百足毒蜈釘在體上，微微蠕動，心中暗驚。

凌雲天知毒蜈受禁制隔阻，蓮花教主無法運用由心，不然大悲禪師三人焉有命在。

突然，大悲禪師面色大變，毒蜈身形暴漲，只聽大悲禪師發出一聲悶哼，搖搖欲倒。

凌雲天厲喝一聲：「孽物敢爾！」右掌虛空一揚。

九隻百足毒蜈突離地飛起，走往石壁，叭叭連聲，嵌入石壁內，蜈首各釘着一枚金針。

銀河眞人與葛四先生不禁駭然變色，目覩凌雲天施展內家罡炁將毒蜈嵌入石內，體形無損，雖不明所以，其武功已臻神化可想而知。

葛四先生重重咳了一聲，張口欲言，忽然銀河眞人面色慘變，似禁不住毒蜈嚙吮之苦，喉中呃呃出聲。

凌雲天身形一躍右掌疾按喬松齡之背喝道：「速出。」一股暗勁將喬松齡疾如奔雷送出室外。

只見十八隻赤紅如火百足毒蜈自銀河眞人葛四先生衣內嚙裂射出撲向自己，口噴腥臭毒霧。

凌雲天面色凝肅，十指倏揚，指尖爆出無數火星。

毒霧遇火即燃，嘶嘶出聲，百足毒蜈身軀暴漲，張牙舞爪撲襲不退，却似遇無形禁阻，無法得逞。

只聞凌雲天一聲大喝，百足毒蜈紛紛墜下，被金剛降魔掌法擊成一團泥醬。

銀河眞人三人疲憊無力，頹然倒地，却目覩凌雲天怪異武功，不禁暗暗驚詫，葛四先生道：「老弟，你施展的是何種武功。」

凌雲天冷冷答道：「在下所習乃邪魔外道，並非內家正宗。」

大悲禪師笑道：「方才目覩施主擊斃毒蜈掌力，極似禪門金剛大力手法，但又更爲精純，施主自稱邪魔外道，未免自謙過甚，看來施主年歲雖輕，却遇合甚奇，一身所學博雜異常，老衲自愧不如。」

凌雲天忙笑道：「在下略諳奇門異術，難登大雅，謬蒙過獎，不勝汗顏。」說着取出三顆清香撲鼻丹藥遞與大悲禪師掌中，道：「三位請各服一顆，調息歸元，入晚蓮花教主必率衆來犯，凶危異常，在下等實力薄弱，尙須借重三位。」抱拳一揖，轉身走出室外。

黃昏日落，暮靄蒼茫。

喬家大宅中籠罩一重薄霧，隱隱深藏殺機。

宅外高牆下忽身影疾閃，現出韓江雙傑魏霸柳元龍及眇目老叟三人。

眇目老叟昔日也是江湖知名殺星蒼梧一怪阮炎公，暴戾嗜殺，惡行擢髮難數，性烈如火，頻頻注視宅內，似按耐不住。

魏霸道：「這姓孟小狗不知是何來歷，竟使教主遲疑不敢下手，方才教主似極爲痛苦，盤坐行功調息，不知爲何？」

柳元龍道：「此人年歲極輕，武功怪異，更擅邪術，竟然移去喬松齡毒蜈禁制種在教主手下，委實不可思議，是以教主猶疑不決，又不敢輕言撤離，恐一番圖謀俱付東流。」

阮炎公似再也按耐不住，猛一幌肩竄起，柳元龍眼明手快，竟比他更先了一步，伸臂抓住肩頭按下，沉聲道：「阮老師，教主嚴令非至三更過後不能動手，我等只要不讓對方逃出一人，影響大局。」

阮炎公冷笑道：「夜長夢多，速戰速決，教主方才率衆撤出宅外已鑄大錯。」

柳元龍目露怒容道：「教主嘗謂阮老師剛愎自用，委實不差，那小輩如是對頭所遣，決不止五人前來，豈非甕中捉鼈，束手就擒。」

「如今呢？顯然教主料事有錯，棋差一着，滿盤皆輸。」

「哼，教主心細如髮，料事如神，兩個時辰過去，爲何他們無一人離走，分明來人無一不是辣手强敵，胸有成竹，教主力主愼重就因此故。」

阮炎公陰惻惻一笑，道：「喬松齡尙有人質在我等手中，懼他何來。」陡地一鶴冲天，拔起翻入宅內。

天色巳是全黑，宅內無一星燈火，陰氣森森，平添了恐怖氣氛。

武林高手昏夜視物，十丈之內如同白晝，何况阮炎公對喬宅瞭若指掌，此刻只覺宅內景物似是而非，若有若無，不禁大感駭異，反腕撤出獨門兵刄三才奪，形若惡鬼手，却指節多出一鈎，可奪對方兵刄出手。

暗中忽隨風飄送過來陰沉冷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阮炎公，怎麼眇去一目？」

阮炎公獨目中逼泛殺機，厲聲道：「尊駕是誰？」

倏地樹幹上亮起一盞孔明燈，射出强烈黃光，阮炎公身形頓暴露在燈光下，暗中飄身出天羅判申環。

申環巳易容換面，阮炎公竟認他不出是誰，但一瞥申環肩頭判官筆，不禁哈哈狂笑道：「申環，你那天羅三殺手當難勝得老朽，如今更無須出乖露醜。」

申環冷笑道：「申某今晚要討教你習成什麼絕藝。」說時巳撤下判官筆。

阮炎公獨目一瞪，道：「好，你我單打獨鬥，各憑眞實武功，阮某倘不勝，當場自刎以成天羅判之名。」

申環大喝一聲，道：「接招！」判官筆三招疾出，洒出漫空寒星，宛如撒下天羅地網，凌厲絕倫，招中套招，含蘊着無數神奇變化。

凌雲天知來日艱危凶險必與日俱增，閒時便將自己武功心法與羣雄切磋，暗寓指點之意，故相隨之人武功突飛猛進。

阮炎公一見申環出招，不禁心神猛震，暗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申環果非當日吳下阿蒙。」絲毫不敢怠慢，三才奪疾迎而出，亦是快打猛攻，招式辣毒，尋向申環要害重穴。

驀地——

牆外人影如魅，紛紛掠入，現出韓江雙傑魏霸、柳元龍，及七個面目森冷的紅衣老叟。

魏霸大喝道：「住手！本教高手悉數調來，此宅巳成甕中捉鼈，妄自逞强，無補有損，喚那孟姓小輩出來。」

暗中傳來鄒雷哈哈大笑，道：「孟少俠現在大廳恭候光臨，貴教主爲何不敢前來。」

七紅衣老叟身形電奔而起，循聲撲過去。

突聞一聲宏亮佛號傳來，大悲禪師身影疾掠現出，右掌一翻，虛空揚掌望阮炎公拂去。

一股佛門降魔無形潛勁將阮炎公撞得身軀微微一歪。

天羅判申環趁隙一招「天神倒掛」，判官筆由下而上斜揮而起。

只聽阮炎公喉中發出一聲淒厲刺耳慘嗥，胸腹刺穿了兩尺長口子，臟腑隨着殷紅鮮血湧出，叭噠墮地。

韓江雙傑見狀不禁心神大駭。

牆外已掠入一個紅衣鬚髮銀白揹劍老叟，目中兩道懾人神光逼注在大悲禪師臉上。

那老叟左頰上留着兩道極深的刀疤，襯着鷂睛鷹隼，更顯得猙獰恐怖。

大悲禪師與紅衫老人四目相接，氣氛爲之凍凝。

天羅判申環大喝一聲，判官筆一式「飛星投月」，洒出漫空金星向柳元龍、魏霸二人襲去。

柳、魏二人忙撤刄迎攻，招式狠辣絕倫。

紅衣老叟突右掌空拍向大悲禪師。

大悲禪師高宣了一聲佛號，揚袖疾拂而出。

暗勁猛接，轟的一聲，狂風四溢，沙飛塵揚，威勢驚人，兩人沉樁不動，虛空出掌，硬接硬打。

此種打法各憑眞實功力，絲毫取巧不得，而且最耗人眞元。

喬宅其他三方均巳同時告警，匪徒湧襲，由葉勝、鄒雷、笁九明及葛四先生，銀河眞人分別接着，殺搏猛烈。

凌雲天暗中傳聲誘敵深入奇門陷住來襲羣邪。

羣邪中不少武學極高，腹笥淵博的奇才，深諳河洛星宿纏度之術，雖明知有意相誘，却自負才華恃强進襲，但一進入禁制之後，不由駭然變色，心神大震，只覺迷踪奇幻，竟然不辨方向，如凍蠅穿窗一般。

一個更次過去，但聞喬宅內厲嘯頻頻揚起，嘯音異常滯悶。

突然只聽一個清脆稚音傳來道：「孟少俠何在？教主命婢子前來傳話。」但見一稚齡女婢如飛鳥般掠落至門內甬道上，杳眸骨溜溜掃視宅內情景，泛出了驚駭神光。

忽聞凌雲天話聲傳出道：「姑娘向前九步，南行七步，朝東北再行十三步便可面晤在下。」

稚婢聞聲並不立即依言行去，只默默忖思凌雲天所說方位，只聽凌雲天話聲送入耳中道：「姑娘請勿把方才在下所說爲依據，要知在下這奇門禁制暗合天上星辰，十二個時辰，按周天纏度運行，方位亦隨之頻頻變異！」

此非危言聳聽，句句都是實情，稚婢心中暗驚，如言走去，眼前忽火光一亮，只見一株參天古樹上懸起一盞孔明燈，下立凌雲天，喬松齡兩人。

稚婢望了喬松齡一眼，向凌雲天展齒笑道：「婢子奉了敎主之命，請少俠至黃河南岸相談，決無相害之意。」

凌雲天聞言不禁一怔，微笑道：「倘在下不允前往呢？」

稚婢正色道：「喬老師闔府老幼數十口人質及澠池縣城數萬生靈性命難保。」

喬松齡面色大變。

凌雲天冷笑道：「在下不信貴上敢造此大孽。」

稚婢搖首輕笑一聲，道：「此乃見仁見智說法，敎主並非妖孽凶邪，志在維護武林元氣，免受宮廷斵傷，少俠怎可以偏概全。」

凌雲天聞言望了稚婢一眼，微笑道：「姑娘很會說話，妳們敎主欲見在下也是爲了此事麼？但事實顯然，令在下無法置信。」

稚婢笑了一笑道：「少俠身懷絕技，想不到如此胆怯，婢子話已帶到，去與不去端憑少俠取決，婢子要轉回覆命了！」

凌雲天朗聲大笑，道：「好，在下與姑娘前往黃河南岸面晤貴敎主，聽聽她有何話說。」

暗中忽閃出鐵筆蒼鷹鄒雷，目露驚容道：「凌老弟不可輕離！」

凌雲天微笑道：「依在下看來未必就是調虎離山之計，即是如此她也無法得逞的，姑娘，我們走吧！」

稚婢隨着凌雲天走出奇門，果非前所走入方位，不禁暗暗駭異。

夜色沉暗，蒼穹佈滿彤雲，無一絲星光月色，寒風狂勁，凌雲天身如飛鳥掠上屋面，暗中打量了四外一眼，察覺尚有匪徒潛伏，輕笑一聲道：「姑娘同伴最好不要以身涉險，免罹殺身之禍，莫謂在下言之不預也。」

稚婢格格嬌笑道：「少俠但請放心，在未與少俠談妥前，豈能驅使手下白白送死。」

兩人一先一後疾如流星望黃河南岸奔去。

南岸黃沙萬頃，風砂中隱隱可見立着一白色嬌俏身影，只聽清脆語聲傳來道：「孟少俠豪氣委實令人欽佩，就不懼我調虎離山之計麼？」

凌雲天道：「在下自信與敎主無不共戴天之仇，誤會難明，彼此又如箭在弦，不得不發，敎主殺我似嫌師出無名。」

白衣少婦嬌笑一聲，道：「河畔已備有一舟，我欲請敎少俠幾件懸疑未決之事，可否登舟一敍如何？」

凌雲天頷首道：「在下既來之則安之，敬遵敎主之命。」

白衣少婦緩緩轉身，羅衣飄飄循着河岸下游走去，遠處現出一燈如豆，走至臨近，只見一艘雙桅巨舟在河岸傍，艙板上肅立着一雙揹劍女婢。

凌雲天隨着白衣少婦登舟入艙，艙內已自設下杯筷酒菜，佈置幽雅，懸着兩盞流蘇宮燈，散發出淡紅色柔和光輝。

稚婢忽向白衣少婦密語數句，退了出去。

白衣幪面少婦道：「公子請坐！」

凌雲天欠身落坐，抱拳笑道：「敎主相召，不知有何事賜敎？」

白衣少婦埋怨發出一聲嘆息道：「誤會成仇，我不想因此而引發一塲浩刧鬧得不可收拾，致使兩敗俱傷，是以我才命女婢敦請公子商談，公子眞個姓凌麼？」

凌雲天道：「在下另有隱衷，是以諱名眞姓，就如敎主一般，隱蔽本來面目，必有隱情。」

白衣幪面少婦突伸出纖纖玉指揭去幪面紗巾，顯出秀麗無儔面目，嫣然一笑。

她人本美艷，笑更迷人，媚冶入骨，

凌雲天由不得心中一盪。

此女約莫花信年華，明眸皓齒，面似海棠，肌膚勝雪，人比花嬌，只聽她輕嘆一聲，說出自身凄慘身世，凌雲天不禁動容。

原來自吳三桂爲紅顏一怒，引狼入室把明室江山拱手讓滿人統治，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殺戮之慘，比歷朝猶有過之。

其後清廷大興文字獄，九族抄斬，罹禍之酷暗無天日，蓮花敎主之父，爲先明宗裔朱逸翰手著「揚州烟花錄」，字裏行間，隱刺清廷，因罹誅族之罪，幸十四皇子母妃昔年曾受朱逸翰大恩，從中斡旋維護，僅朱逸翰一人獲誅，其家小配戍寧古塔。

因十四皇子母妃之力，朱門可自由定居寧古塔，蓮花敎主幼本聰慧，伶俐可愛，幼小心靈中因其父慘死，恨滿人入骨，無時或忘復仇。

後獲奇緣，遇一西域番僧，愛其資質，授以武功異術，其母染病身死異地，臨終叮囑十四皇子母妃大恩不可不報……

凌雲天長嘆一聲，說道：「敎主豈不知十四皇子亦是滿人，以暴易暴，智者不取。」

白衣少婦凄然一笑，道：「我豈不知，但母命難違，何況我這番作爲，至不濟亦使清廷動搖國本，十四皇子懦弱寡斷，仁厚有餘，才智不足，若其君臨天下，漢人可有復甦之機，不似其他皇子外存仁義，內懷奸詐，不料公子一來，誤認七皇子門下，幾令全功盡棄。」

凌雲天微笑道：「在下無意插身宮廷是非漩渦中，何況又有急事在身，但敎主何以善其後？」

白衣少婦嫣然笑道：「我名翠娥，公子請直呼賤名就是。」

凌雲天肅容道：「不敢！在下怎能失禮？」

朱翠娥幽幽嘆息一聲，道：「就因無法善其後，是以邀約公子前來，要知葛四先生乃八皇子之師，銀河眞人爲五皇子之師，一經公子解救，恐宮廷之爭更烈，我更有負先母臨終遺命。」

凌雲天聞言不禁一呆。

朱翠娥嫣然一笑，道：「近來武林之內風風雨雨，必與公子大有干連。」說着明澈雙眸注視凌雲天一眼，接道：「凌公子必非本來面目，願否顯示，總之此事已無法彌補，與公子爲敵恐弄巧成拙，三思之下，不宜逞强，但請公子有以敎我。」一臉冀求之色。

凌雲天聽出朱翠娥弦外之音，將事全擠在自己身上，萬一影響整個武林大局，與她無干。暗道：「如非妳茶中施毒，也不致一發不可收拾。」

朱翠娥似知凌雲天心意，嬌笑道：「莫非公子暗責我倘非茶中施毒，也不致騎虎難下，殊不知邇來宅外可疑人物頻頻現踪，喬松齡更爲七皇子死黨，表面上封刀歸隱，其實手眼通天，黑白兩道無不交往，又因茲事體大，寧可錯殺，不可走漏半點風聲，怎能說我做錯。」

凌雲天不禁面上一熱，暗驚道：「此女眞個聰慧。」靈機一動，忙欠身立起，笑道：「雙方誤會所成，請敎主寬諒。」說着語音略頓，又道：「敎主神目如電，竟然瞧出在下並非本來面目。」說着伸手揭下面具。

朱翠娥不由芳心一震，嫣然笑道：「公子必是凌雲天……」

凌雲天神色微變，道：「敎主如何知情？」

朱翠娥道：「方才女婢與我言說公子實姓凌，並非姓孟，已料出五分，目睹公子廬山眞面目後，證實所料不差。」

凌雲天異常驚奇，自己出道江湖不久，更少以本來面目博敵揚名，不禁目露詫容，道：「敎主怎的如此清楚，令在下茫然不解。」

「公子是否百非上人高足？」

凌雲天先是一怔，繼而驚喜莫名，道：「姑娘，你在何處見到家師。」

朱翠娥凄然一笑，道：「凌公子，如蒙不棄，喚我一聲大姐就足夠盛情了，我爲公子引見一人，便可消釋公子胸中疑慮。」玉掌輕擊三響，艙外驚鴻閃入稚婢。

稚婢望了凌雲天，眸中露出甚爲驚詫之色，向朱翠娥檢衽，道：「呼喚婢子何事？」

朱翠娥附耳密語幾句，俟稚婢走出艙外後，嫵媚笑道：「你我只顧敍話，還未敬公子一杯酒哩。」說着舉杯勸飲。

凌雲天舉杯一飲而盡，道：「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只要大姐莫存以暴易暴之念，小弟決設計使大悲禪師、葛四先生、銀河眞人三武林名宿置身事外。」

朱翠娥聞凌雲天改稱自己大姐，不由芳心大慰，如花笑靨上，隱泛惆悵難已之色。

艙外忽走入年約五旬開外，虎目烱烱生威青衣老者，哈哈大笑道：「老弟，你萬未料到老朽尚活在人間，託身朱姑娘舟中。」

原來那青衣老者竟是失鏢很久三星鏢局局主飛天鷂子桑龍。

凌雲天驚得倏忽立起，道：「桑局主，在下自局主離開吳中後，無時不在探聽你的下落，怎奈如同石沉大海……」

桑龍忙道：「老弟，老朽別來經過說來話長，非三言兩語可完，天色已近五更，你速與朱姑娘趕返喬宅妥善安排後，你我再作詳談。」

朱翠娥催促凌雲天及早設計，免變方陷於不利，凌雲天點點頭，兩人出艙登岸向澠池城奔去。

一路上，凌雲天默默無語，腦中不停地思索，落至城垣上，凌雲天道：「大姐，依小弟之見不如釜底抽薪……」

朱翠娥連連頷首道好。

喬宅內霾雲密佈，沉肅無聲，宅外蓮花敎手下目睹朱翠娥偕同凌雲天而來，齊齊躬身目露驚愕之色。

凌雲天飛掠入宅，朝乾宮走進，喚道：「葉兄！」

葉勝疾幌而出，道：「來犯之人均被陷在奇門禁制內，葛四先生等堅欲誅戮除去，爲我等制止，俟少俠返回再作道理，但葛四先生仍然不忿，這數人均是武林極負名望高手，剛愎自用，若不及早設法，恐成尾大不掉之局。」

凌雲天道：「在下自有道理，葛四先生現在何處？」

葉勝答道：「來敵陷身陣內後，葛四先生等已自轉回大廳。」

凌雲天略一沉吟，疾步向大廳走去。

大廳中燈光如晝，葛四先生、銀河眞人、大悲禪師、鐵掌飛環喬松齡由鄒雷陪同飲酒，目睹凌雲天身形掠入，葛四先生大笑道：「少俠，與那賤婢黃河南岸之約怎麼了。」

凌雲天黯然嘆息一聲，道：「此女武功兼有正邪之長，在下與她較量兩個時辰，無法倖勝。」

葛四先生冷冷一笑，道：「色不迷人人自迷，容老朽親自會她。」

凌雲天面色一變，目露怒光，冷笑道：「在下實在無意過問宮廷是非，何況喬老師尚有人質落在她手中，是以投鼠忌器，葛大俠若不忘被囚之恥，盡可去找她，倘無的放矢，含血噴人，怒在下無法容忍了。」

葛四先生眉宇間忽泛出一抹殺機，厲聲道：「如非念在少俠相救之情，依老朽習性，早就施展辣手了。」

這時，大悲禪師、銀河眞人、喬松齡均各存私心，默默無言靜觀情勢發展。

凌雲天面寒如鐵，道：「葛大俠雖名震武林，依在下看來不過爾爾，狂傲自負，浮而不實，否則，豈會受制於蓮花敎主之手。」

葛四先生大怒，呼地一掌擊出。

凌雲天身形一閃，避了開去，沉聲道：「葛大俠，你要離去在下決不阻攔，在下豈可爲德不終，是以一再容忍，再要無事生非，恕在下辣手無情了。」

葛四先生殺機猛萌，雙掌一錯，瞬眼疾攻九掌，掌掌如利斧開山，勁風如潮。

凌雲天微微冷笑一聲，右掌玄奧無倫，一掌「捲雲面門」拍出，一招之中竟含有無數巧妙變化，而且將攻來九掌俱卸了開去。

葛四先生不禁心中一驚，暗道：「果然喬松齡另有用心，未將凌雲天身懷異術道出，僅對凌雲天之武功讚揚備至。」

要知武林高手愛名更甚於愛身，連大悲禪師也不例外，何況三人均有皇子師傅身份，在此微妙複雜情勢之下，焉得不勾心門角。

鐵筆蒼鷹鄒雷久在宮廷官署，老練機智，奉命暗中監視四人，冷漠陰沉，令人有莫測高深之感，瞧出四人各存私欲，不禁暗暗一笑，雖不多言，出語深含機鋒，而且似對內廷極爲熟稔。

如此一來，使葛四先生等人更有除去凌雲天之念，無疑凌雲天係受另一家皇子籠絡，就拿鄒雷而言，凌雲天命他監視，必有一身驚人武功，他們都心將凌雲天五人一網打盡，若容一人漏網，必蒙受不利，是以對鄒雷不立即採取行動。

這時，葛四先生大喝道：「好招。」掌法一變，風狂雨驟，辣毒絕倫，奇招迭出，若非凌雲天，必然傷在他掌法之下。

鄒雷瞧出凌雲天未施展眞實武功，暗暗忖道：「凌少俠意存相讓不知爲了什麼緣故？」

忽聞凌雲天蟻語傳聲道：「鄒兄謹防大悲禪師、銀河眞人猝襲，不可恃强力敵，將他們誘往奇門中。」

鄒雷聞言心神猛剔，目光瞧去，察覺大悲禪師、銀河眞人眼神有異，佯裝無覺，將身形移至廳門。

突然——

大悲禪師、銀河眞人雙雙身如箭射，向鄒雷飛撲出手而來。

鄒雷驚呼出聲，身形已掠出門外落在奇門禁制內。

銀河眞人聞知鄒雷已受內傷，暗道：「貧道豈能容你活命！」

腦中思念之際，與大悲禪師已撲出廳外，只見鄒雷身影一閃，隱向一叢花木之後。

這座奇門禁制神奇之處，即在視各人而異，如未存敵意，甚難察出其奧妙，大悲禪師、銀河眞人、葛四先生與凌雲天等聯臂誘敵，旗門尚未發揮威力，雖覺五行相尅，九宮奇正並用，暗合星宿纏度，但他們自視才華極高，仍感並無絲毫出奇之處，猶不屑置意。

那知事情並未如他所料，雙雙啞口無聲，伸臂如電，一左一右，吐出暗勁，擊向那叢花樹。

五指微屈，暗含擒拿手法，一俟鄒雷現身，立即反腕扣向鄒雷腕脈重穴。

兩股暗勁擊實花叢，但那叢花木却似無形之物，一聲蓬的輕響，只見花木化作絮絮飛烟四散飄開去，反觸動旗門禁制。

大悲禪師、銀河眞人一怔，目露駭異之色，眼前景物大異，只見鬱勃濃霧籠罩着一片漫漫黃塵，目力難瞧十丈開外，似無窮盡，回望大廳已無踪影。

銀河眞人默誦了聲「無量壽佛」，道：「禪師，你瞧出這奇門的生門麼？」

大悲禪師道：「道長爲玄門高人，此陣爲玄門正宗料瞞不過道長神目之下。」

銀河眞人搖首答道：「禪師料得不錯，但他似展用幻術揉摻在此陣中，倘貧道所料不差，那孟姓小輩出身茅山一脈。」目中神光烱烱電射，四巡了一眼，接道：「禪師，你我向西北方位衝出。」

雙雙一展身形，疾如飛鳥般杳失於濃霧中。

大廳中凌雲天與葛四先生激搏猛烈，葛四先生盛名並非倖致，武功委實超神入化，一招一式無不玄奇絕倫。

凌雲天身子突然一側，右掌疾弧，一招「撥雲見日」斜拍而出，似實而虛。

葛四先生冷笑了一聲，右臂「驪龍探珠」疾探而出，五指迅疾無倫，扣在凌雲天的腕脈上，厲聲說道：「老朽是否浪得虛名……」

聲猶未了，只覺五指扣在一塊堅鐵上，突感一股奇猛無儔反震罡力，由凌雲天腕上傳了出來，不禁面色一變，五指迅疾鬆開。

豈料凌雲天倏地翻腕，如影隨形推出一掌。

葛四先生被一片無形罡力送出廳外，墜入奇門禁制中，頓時迷失方向。

這時凌雲天目光轉注鐵掌飛環喬松齡面上，微笑說：「喬老師爲何不出手？」

喬松齡暗中打一哆嗦，道：「少俠解救大恩重逾泰山，喬某縱然冥頑不靈，何能以怨報德？」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幸虧喬老師尚未出手，你體內尚留有毒蜈餘毒，妄逞內力，必將侵入內腑……」

突由廳外隨風送來朱翠娥清脆冷笑聲道：「孟少俠，你有目如盲，錯把葛四先生當作好相識，竟蒙反噬，此刻當有悔之無及之感，本敎主不咎既往，你我不如携手共圖大事。」

凌雲天冷笑道：「敎主，妳困住在下奇門禁制中，尚敢大言不慚。」

只聽朱翠娥響起一聲蕩人媚笑道：「區區一座奇門還困不住本敎主。」

凌雲天雙眉一剔，撲向廳外而去。

鐵掌喬松齡木立發怔，只覺六神無主，不知所措。

× × ×

天色甫將黎明，却比前更黑暗如漆，須臾，只聽廳外傳來數聲喝叱，似是葛四先生而發，接着又傳來蕩人媚笑。

喝叱及掌力劈空風嘯之聲似遠似近，漸至不可復聞。

濃霧逐漸消散，天色甫現魚肚白，喬家大宅岑寂如水，似昨晚一切俱如夢幻。

凌雲天飄然而入，望了喬松齡一眼道：「葛四先生等再度墮入蓮花敎主詭計中，心切復仇，自恃武功，追趕此女不捨，必將一網成擒。」

鐵掌飛環喬松齡面色蒼白，不禁泛起悲愴之感。

凌雲天長嘆一聲道：「喬老師必以家小担憂，在下已命同伴暗暗躡隨蓮花敎主而去，俟機設法施救。」

喬松齡聞言一喜，忙道：「老朽若能與家小團聚，有生之年必當圖報。」

凌雲天莞爾笑道：「喬老師只須不口是心非，不與七皇子互通一氣，在下不勝心感。」

喬松齡面色一紅，太息一聲道：「喬某乃逼不得已，非所甘願，倘有不實，日後當身遭慘死！」

凌雲天見其神色摯誠，知是由衷之言，沉吟良久道：「倘七皇子門下來訪喬老師，喬老師如何回答？」

喬松齡說道：「喬某則將蓮花敎主實是十四皇子死黨說出，避禍遠走，力求自保。」

凌雲天聞言搖首道：「此無異自找滅門之禍，要知宮廷爭儲，由來已久，愈演愈烈，無法稍戢，一經捲入，如置身泥淖，不可自拔，喬老師倘眞欲全身避禍，不妨如此……」

他授計已畢，又道：「喬老師只須如

計施行，必可無虞，至於府上家小在下定必救出覓處安頓，到時當有報命。」

鐵掌飛環喬松齡大喜過望，躬身長施一揖道：「喬某謹遵指敎！」

凌雲天身形疾晃，人已穿空飛起，遠處送來語聲道：「喬老師珍重。」

鐵掌飛環喬松齡頓時升起凄涼孤獨之感，偌大家宅，只賸下孑然一身，嬌妻美妾，百萬家財，却屬過眼雲烟，不禁長嘆一聲。

忽聞一聲陰惻惻冷笑道：「喬老師爲何出聲長嘆？」

鐵掌飛環喬松齡不禁面色大變，高聲道：「那位朋友光顧，恕喬某不知有失遠迎。」

只見一雙人影並肩掠入，現出兩勁裝老者，喬松齡認出是七皇子門下高手三臂哪吒閔天豪、百步太歲苗金鵰。

閔天豪長像陰鷙，未語先笑，喜怒莫測，冷冷說道：「咱們哥兒倆，又非首次見面，那來的這多禮數？喬老師那聲長嘆似非無由而發，想來有悔不當初之感？」

喬松齡暗中一驚，面色故作沉靜，冷笑道：「閔兄這話何說？兩位不知有殺身之危麼？」

閔、苗兩人頓時面色大變，苗金鵰怒道：「喬老師莫非已離心叛異？」

鐵掌飛環喬松齡淡淡一笑，道：「苗老師說話未免太離譜了點？喬某是問兩位來此是否察覺暗中有人跟踪？」

苗金鵰、閔天豪聞言不禁相望了一眼，閔天豪道：「這倒未曾？」

喬松齡道：「請問兩位來意？」

閔天豪道：「奉七殿下之命求見蓮花敎主！」

喬松齡答道：「蓮花敎主已遷往他處了。」

「這是何故？」

喬松齡道：「蓮花敎主已將大悲禪師，銀河眞人及葛四先生誘擒，不料形跡不愼，濉池可疑人物頻頻現踪，這幾天深夜均有不明武林高手來寒舍窺探……」

苗金鵰詫道：「爲何不明來歷。」

喬松齡冷笑道：「少林點蒼青城及諸皇子門下均現踪濉池，龐雜異常，深夜之間，敎主嚴命不得出手，爲免牽一髮動全身，貽誤七殿下大事反爲不美，是以沉穩不動，倘若查明究竟，難免敗露形跡，故而敎主見情勢危急，連夜撤出，僅留下喬某一人。」

閔天豪神色猛變，詫道：「爲何僅留下喬老師。」

喬松齡冷笑道：「喬某家宅，主人不在，更使人動疑，兩位速回報七殿下，到時蓮花敎主自會驅使大悲禪師等三人前往西嶽，但其間尚不知有無巨變。」說着連聲催促兩人速離。

突聞一聲冰冷澈骨語聲道：「來不及了！」

三人不禁心神巨震，只見通往天井正門外立着一個灰白長髯，目光冷峻老者。

百步太歲苗金鵰厲喝道：「尊駕是何來歷？光天化日之下不經通報闖入私宅，速說明其故。不然別怨兄弟手辣心黑。」

老者哈哈大笑道：「老朽一向殺人不眨眼，居然有人敢在老朽面前賣狂，你的胆量可眞不小。」說着面色倏地如罩嚴霜，森寒若鐵，兩道眼神宛如利刃，沉聲道：「老朽找的是對頭寃家那葛四老鬼，快喚他出來清償舊債，不須你三人作他替死鬼。」

喬松齡淡淡一笑，道：「喬某府中並無葛四其人。」

老者目蘊兇光，冷笑道：「老朽得自風聞，說是葛四老鬼在五日前隨一白衣少婦進入此宅，自此以後即未再出，分明葛四老鬼尚匿藏宅內，謊言欺騙無用。」

喬松齡冷冷答道：「眼見猶恐是假，耳聞豈能當眞，朋友，你這是無事生非，有意尋釁。」

百步太歲苗金鵰冷笑出聲，右掌疾翻，呼地一股陰寒掌力推了出去。

出手疾如電奔，距離又近，滿認對方在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下，必然無法閃避，一掌定可畢命。

那知大出所料，掌力堪及，對方却如柳絮般順着他那掌勢飄了開去。

老者懾人心神目光逼射，沉聲道：「老朽找的是葛老四，並非三位，望三位不要自誤。」

閔天豪苗金鵰自忖此人既然敢向葛四先生尋仇，武功豈是易與之輩，互示眼色，二人聯臂出手，掌勢如雷，力如山湧。

老者哈哈大笑道：「這是你二人自找死路，怨不得老朽。」雙掌展開，掌影紛飛攻出。

只見老者身形奇幻，突然一個轉身，刁腕斜切，叭的一聲，擊實在閔天豪肋骨上。

但聞閔天豪悶哼一聲，身形踉蹌撞出七尺開外。

忽聞一聲斷喝道：「住手！」一條迅快人影疾如鷹隼從空落下，現出一瘦長怪人，向老者道：「方才老三目擊葛四一行十餘人循黃河南岸向洛陽而去，老三已緊躡其後，你還有心情在此逗樂？走吧！」

老者身形疾飄了開去，道：「眞的？咱們走！」

兩條身影穿空如電疾杳。

三臂哪吒閔天豪只受一點輕傷，疾躍而回，道：「這老賊是何來歷？」

苗金鵰冷笑道：「現在別管，咱們追去要緊，面見蓮花敎主將殿下之話帶到。」轉面向喬松齡抱拳，笑道：「方才誤會，喬兄海涵一二。」言畢兩人掠出宅外而去。

閔天豪、苗金鵰兩人循着黃河南岸追踪而去，沿途不時發現可疑江湖人物飛掠而過。

日方傍午，兩人已奔至一處鎭集外，只見一家飯莊門前幾株新柳樹幹上，繫着數匹健馬，毛尾滿佈黃塵，鞍上尚留有青布長囊，鼓突隆起，內似貯有兵刃，兩人互望了一眼，苗金鵰道：「趕了半天路，飢腸如雷，吃飽了再說。」說着兩人昂然邁入店去。

那店中好旺的買賣，竟上了九成座，一張桌面上圍坐着六個江湖打扮人物，太陽穴高高隆起，意興飛揚，擎碗牛飲。

隣座正好空着，閔，苗兩人分對首坐下，吩咐酒保上菜上酒。

（未完・三十）

十君子傳奇故事

普淨遭暗襲　羣俠尋根由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風叩拜史太君後，大家在「水月軒」談話，史太君要「十君子」後人時刻記住殺父仇人卜窺宇，因史太君十分了解卜窺宇的爲人，恐怕蕭秋風等人會因卜老大的一些表面做作，認爲他已悔改，而放鬆了對卜老大的警惕，以致造成嚴重的後果……史太君得知「長山七魔」重入中原武林時，決定親自下山，前往普陀尋找黑石船，他們估計卜窺宇會隱匿在黑石船之中……史太君帶着一羣人下山，途中，見聞文迎面來到，報告黑石船仍停泊在普陀潮音洞下，正由竹林寺方丈普淨大師看管，蕭秋風聞說，覺得不妥，衆人便決定催騎疾行……

聞文笑了一笑，說道：「此時已然晌午，何不請老太太入城休息一下，也好打個尖，順便等他們把馬匹準備停當再上路呢？」

曉梅姑娘笑道：「這倒使得。」

回頭向史太君道：「娘，我們進城去打個尖，也好換馬登程。」

史太君笑笑道：「爲娘正覺得有些餓了……」

一行人策轉馬頭，向松溪城內行去。

× × ×

離開松溪的第三天清晨，一行人趕抵了鎮海。

船早已由聞文在行前派人準備停當，衆人跨下馬背，就踏上了一艘三桅大船，並且立即揚帆駛向普陀。

中午時分，抵達了普陀碼頭。

衆人上岸以後，立即請史太君上了軟轎，直奔「竹林寺」而去。

不消半個時辰，業已到達寺前。

聞文領着史太君等人，直趨方丈室之內。

那兩名抬轎的弟子，則由寺中僧人引往寮舍。

竹林寺的方丈室，建在寺後的一處依山的松林之中。

這是一塊佔地約有百畝的松林，陣陣山風，呼嘯着陣陣松濤，與遠處的海潮呼應，令人有着出塵之想。

老太太扶着一根木枴，看了眼前的景物一眼，笑說道：「這倒是個養老的好所在。」

聞文笑道：「老前輩說的是，晚輩昔日來此，就曾被這兒景色所迷，發誓要在年滿花甲之後，來此靜渡餘生。」

史太君笑道：「聞大俠，你今年貴庚幾何？」

聞文笑道：「晚輩虛渡四十一歲。」

史太君笑道：「還早呢！將近二十年時間，人事的變化還大着呢。」

聞文笑道：「晚輩心願雖想在六十以後退隱林下，但如世上仍有不平之事，則晚輩就怕難以如願心償了。」

史太君忍着笑道：「聞大俠，老身年過七十，托大幾十歲，喚你一聲聞賢契可好？」

聞文連忙長揖道：「老前輩抬舉晚輩了。」

史太君笑說道：「賢契，爲人但求心安，雖在攘攘濁世，亦不啻樂身仙山天國，你不必對能否退隱在林下之事担心太多了。」

聞文笑應道：「晚輩受敎。」

說話之間，已然抵達方丈靜室門前。

這是一棟三開間的兩進禪堂。

進門之處，是一所小小的佛堂。

跨過前面佛堂，有個小小的天井，天井的後面，是第二進房舍，一排三間，中間乃是方丈，左側彷彿是個靜室，右側則是一間書房。

聞文大步跨進佛堂，一名小沙彌迎了上來。

「參見聞前輩。」

聞文一眼看到這個十四五歲的小和尚，不禁心中一動。

這孩子的臉色，佈滿了重憂。

聞文大聲道：「方丈可在室內？」

小和尚合十道：「方丈身受重傷，正在靜室養傷。」

「什麼？」聞文吃了一驚道：「方丈受傷了？」

小和尚道：「前輩離去的第三天，方丈就受了人家暗算。」

這時，史太君等一行也走進了佛堂。

曉梅姑娘聞言，脫口道：「小師父，普大師被何人所傷？你們知道麼？」

那小和尚看了衆人一眼，竟是不曾答話。

聞文忙道：「這位姑娘乃是老主人的千金，有什麼話只管說！」

小和尚這才合十道：「方丈大師是躺在潮音洞內，被監寺大師前去替換時所發現，究竟傷在何人手中，却無人知曉！」

曉梅姑娘道：「你們可曾查出普大師受的是什麼傷？」

小和尚道：「這個……」

聞文道：「有話直說話妨！」

小和尚低眉合十道：「據監寺大師說，這傷了方丈之人，用的乃是老主人昔年的斬脈手法，是故無人可以化解……」

史太君聞言，長嘆一聲道：「果然是卜窺宇幹的好事！」

小和尚聽得一楞道：「聞前輩，卜窺宇是誰？」

敢情「天下武林店」中，很少有人知道老主人來歷！所以這個小和尚不知卜窺宇是什麼人。

聞文應聲道：「這個你不必問了，快帶我們去靜室看看普淨大師吧，也許這位老菩薩有治癒方丈的功力呢！」

小和尚臉上有了笑意，連忙引導衆人進入靜室。

這是一間大小約有三丈的禪室。

室內除了一張禪床，和牆上的一支長劍，別無一物，連一般房中要陳設的桌椅都沒有一張，衆人進入室內都只好站着。

禪床之上，躺着一位白髮白鬚的老和尚。

蕭秋風舉目望去，只見這位和尚的臉色，呈現了一片金黃，這是脈穴被斬，胆肝受損之故。

聞文搶前一步，行到禪床之前，低聲道：「普大師，聞某回來了。」

半晌，普淨大師緩緩地睜開了眼，他無力的看看聞文，忽然眼中現出淚光。

只見他白鬚亂動，却不曾發出一點聲音。

顯然，這位老和尚已無說話之力了。

聞文低聲說道：「大師可是不能說話了？」

普淨大師艱困的點了點頭。

這時，曉梅姑娘已扶着史太君走近禪床旁邊。

而且，史平已自外間搬來一張木櫈，放在床前，扶着老太太坐了下去。

普淨大師抬眉睜目，一眼發現了史太君，不禁臉上掠過一絲笑意。

史太君笑道：「白老弟，睽違數十年了。」

普淨搖了搖頭，軒了軒眉。

史太君笑道：「是要老身叫你一聲普大師麼？」

普淨緩緩地點點頭，笑了一笑。

史太君笑道：「你傷在何處？」

普淨歪了歪嘴。

史太君皺眉道：「你一點都說不出來麼？」

普淨無言擠出了兩顆眼淚。

這時，那小沙彌走過來說道：「監寺大師來了。」

一位身材十分高大，年紀在五十左右的老和尚，已大步走到了禪床之前，雙掌合十向史太君道：「貧僧普化，拜見伍夫人！」

史太君淡淡應道：「太師少禮。」

普化禪師垂手肅立，彷彿在靜候史太君吩咐。

史太君看了一看普淨大師，低聲向普化道：「大師，普淨方丈可是你發現傷倒在潮音洞內？」

普化禪師合十道：「方丈負傷，乃是貧僧所發現。」

史太君道：「你是何時發覺的？」

普化應道：「在聞施主離去後的第三天。」

史太君道：「普淨方丈可是已躺了三天了。」

普化道：「到今日正好三天！」

史太君道：「那黑石船可是仍在潮音洞下？」

普化大師忽然神色一黯，低聲道：「貧僧發現方丈大師負傷之時，那黑石船已然不在那潮音洞下了！」

史太君冷笑道：「你可曾找過？」

普化大師道：「貧僧背回方丈以後，就派人出外尋找，迄今沒有絲毫踪迹可尋，想必是什麼人把它駕走了！」

史太君冷笑道：「你可知道，除了十君子或十君子的親人而外，無人有行駛此船的能力，大師可曾知道是什麼人駛走此船嗎？」

普化大師合十道：「這……貧僧不敢亂猜！」

史太君目光一寒道：「普化，老身有一句話，希望你照實回答！」

普化大師微微一驚，低首連忙應道：「老施主所動問之事，貧僧豈敢不照實回答？」

史太君道：「很好，大師在聞文來此之前，你可曾見到過『天下武林店』老主人？」

普化搖頭道：「沒有！」

史太君道：「眞的沒有？」

普化道：「貧僧乃是我佛弟子，不敢犯下誑戒！」

史太君道：「老身不信！」

普化合十道：「老施主不信，貧僧實是無法了！」

史太君白髮微張，正待再度喝問，曉梅姑娘忽然說道：「普大師未見過艾老人，不知可曾見過六絕中人？」

史太君忽地笑道：「是啊，你見過那六絕兄弟麼？」

普化大師略一沉吟道：「這倒眞的見到過！」

史太君道：「你見到的是誰？」

普化道：「是拐三爺！」

史太君揚眉道：「還有誰？六絕不會只有一個人在此。」

普化道：「還有筆六爺貧僧也曾在普陀見到！」

史太君沉吟道：「他們果然在此！」

曉梅姑娘笑道：「普大師，你是在什麼地方見到他們的？」

普化道：「一月之前，在山上的一處懸岩之旁！」

曉梅姑娘道：「最近呢？」

普化大師搖搖頭道：「最近沒有見到過！」

曉梅姑娘道：「大師是不是說他們最

近巳經不在普陀？」

普化大師目光在曉梅姑娘臉上一轉道：「女施主是誰？」

聞文忽然笑道：「這位姑娘就是艾老店東的掌珠！」

普化聽得呆了一呆，連忙合十道：「貧僧不知女施主乃是老主人千金，適才如有冒犯之處，望女施主莫要見怪才是！」

曉梅姑娘道：「大師好說！」

普化大師合十一笑道：「女施主此來，可是認爲老主人巳在普陀？」

曉梅姑娘道：「拐、筆二位旣現，大師認爲是否有此可能？」

普化沉聲道：「這個倒是甚有可能！但……」

高大的普化和尚搖了搖頭，又道：「只怕老主人一旦易容，天下就難以有人認得出來了。」

曉梅姑娘道：「這普陀佔地不大，大師在近來可有見過陌生之人否？」

普化失笑道：「女施主，這普陀地面雖然不大，但各地前來的善男信女和僧尼人等，每天都有千人左右，貧僧又那能分別陌生與熟悉之人？」

曉梅姑娘皺眉道：「大師在聞大俠離去之後，可是與普淨方丈輪流在那潮音洞下看守着那艘外人不知的『黑石船』？」

普化點頭道：「貧僧輪値過三次。」

曉梅姑娘道：「大師在輪値之時，可曾發覺可疑之人？」

普大師道：「女施主是指那一點而言？」

曉梅姑娘笑道：「比如說有人向前窺伺？」

普化搖頭道：「沒有。」

曉梅笑道：「大師，那艘船上有沒有人？」

普化大師搖頭道：「沒有。」

曉梅正色道：「大師確信那船上沒有人麼？」

普化大師道：「是的，貧僧自信眼力不差。」

曉梅姑娘點了點頭，向史太君說道：「娘，妳老人家先把普淨方丈的傷勢治好吧。」

史太君笑道：「乖女兒，妳問出頭緒沒有？」

曉梅姑娘道：「沒有！恐怕此事只有等普淨方丈清醒後，才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的了。」

史太君笑着道：「好吧，爲娘就試試看。」

史太君這一句「試試看」，可把普化聽得一怔。

他本就在爲曉梅姑娘對史太君的稱呼覺得奇怪，此刻再聽到史老太太能醫斬脈手法也只說試試，不禁使這位監寺的大和尙動了疑心了。

普化退了一步，靠向門旁打聽。

這時，史太君巳揮手握住普淨方丈的左手，並且招呼蕭秋風走到禪床之前，雙手握牢普淨方丈兩腿的筋脈。

史太君低聲道：「賢侄，你以三成功力，摧動普淨方丈的氣血！」

蕭秋風依言雙掌運起內勁，在普淨方丈的腳踝部位傳入。

史太君這時忽然出手迅快的連點普淨方丈左右雙臂八處穴道。

同時向曉梅道：「乖女兒，妳懂得卜窺宇的斬脈手法麼？」

曉梅姑娘道：「女兒懂得！」

史太君笑道：「爲娘用的解救手法，妳會不會？」

曉梅姑娘笑道：「女兒學的是另外一套。」

史太君忽然笑道：「怎麼？卜窺宇另有一套自己的手法麼？」

曉梅姑娘道：「大概是。」

史太君失笑道：「怎麼叫做大概是的呢？」

曉梅姑娘笑道：「女兒沒見過娘的手法，不知道這種斬脈手法是否有兩種解救的方法……」

史太君笑道：「好個刁丫頭，妳好像不大相信爲娘手法嘛！」

曉梅姑娘笑道：「女兒怎敢？」

史太君笑道：「乖女兒，不管妳信不信，且先瞧瞧爲娘的手法吧！」

曉梅姑娘笑着道：「女兒正在等着學呢！」

史太君笑道：「爲娘正要教妳呢！」

話音一頓，一面依次序解開適才所點的普淨方丈的穴道，一面又連連封閉了其他幾處穴道，拍拍打打的不停。

曉梅姑娘目不轉睛的在一旁注視。

史太君約莫費了大半個時辰，方始住手。

這時蕭秋風也自動鬆開了兩手。

史太君笑道：「賢侄，輕輕地閉住大師『湧泉穴』。」

蕭秋風應了一聲「是」，立即用最快的輕巧手法，向普淨大師的雙足腳心「湧泉穴」拍了兩拍。

此刻，那位神情萎頓不堪的普淨方丈，臉上巳現出了紅暈，呼吸也逐漸的粗重和急促起來。

史太君微微一笑道：「平兒，餵兩顆『小還丹』給普淨方丈！」

高大的史平應了一聲，伸手自懷中掏出兩顆龍眼大的小碧玉靈丹，十分小心的托起普淨，餵了下去。

羅浮宮的小還丹，乃是療傷聖品，丹丸入喉，立見功效。

普淨大師的神態，不再有半絲半毫痛苦之處。

適時，史太君笑道：「蕭賢侄，可以解開大師的穴道了。」

蕭秋風微微一笑，凌空出手，連連拍了普淨方丈五處陰蹺經脈，並說道：「大師請起身小坐，傷勢巳然痊癒了！」

普淨方丈果然目光中現出了一片湛然神色，推被而起。

小和尙一躍上前，正待攙扶，普化大師笑道：「方丈業巳痊癒，悟通不必扶持了……」

話音一頓，掉頭向史太君合十道：「普化多謝女菩薩治癒方丈大德……」

史太君笑道：「不必多禮。」

普淨方丈巳坐了起來。

也許這幾天躺得太久，以至於他雖巳經過史太君和蕭秋風的救治，又得「小還丹」藥力之助，但他依然精神上有些疲乏

……是以，普淨大師本想下床拜見史太君，却不得不改在禪床之上，合十道：「老菩薩救命大恩，老衲永感五衷……」

史太君大笑着說道：「白老弟……不對，該叫你普大師了，普大師，你對老身又何必如此客氣呢？這不顯得有些兒迂腐了麼？」

普淨方丈低聲道：「老菩薩，老衲只有爲妳祈福了。」

史太君笑着道：「大師眞是多此一舉了。」

話音一頓，又道：「老身來此，有幾件事想要大師請教！」

普淨合十道：「老菩薩仙踪不離羅浮巳久，今日突履塵凡，必有重要的大事，不知老菩薩究竟是爲了什麼，但凡老衲能夠盡力之處，老衲必全力以赴！」

史太君道：「大師，你見到了『天下武林店』的主人艾老人沒有？」

普淨大師一怔道：「艾老人？老衲很久沒見過他了！」

史太君笑道：「很久？有多久？」

普淨大師笑道：「大約巳經有兩年左右！」

史太君笑道：「那是說前一些日子裏你並未見到艾老人的了？」

普淨大師道：「老衲確是兩年未曾見到艾老人了。」

史太君大笑道：「你是否見到他而認不出來呢？」

普淨大師道：「不可能！艾老人如來普陀，他不會不告訴老衲的！」

史太君笑道：「大師，倘若那艾老人別有用心，易容來此，而又未曾告訴於你，你是否能夠在遇着時認得出來？」

普淨大師楞了一楞道：「這個……老衲倒是難以自知了。」

史太君笑道：「難以自知，可是說你縱然當面碰到也認不出來？」

普淨大師道：「艾施主身具易容妙技，老衲眞是不敢說認得出來……」

史太君笑道：「大師這話可信。」

普淨大師只是苦笑一聲，未置可否。

史太君目光一閃道：「大方丈，普化禪師曾經見過『六絕』中的拐三和筆六，老身相信，你大和尚只怕也見到過別位的吧！」

普淨大師一怔道：「老菩薩怎知老衲見過別人？」

史太君道：「想當然耳！」

普淨大師道：「老衲曾於日前見過刀二爺和鈎四爺！」

史太君回顧曉梅說道：「乖女兒，六絕之中有四個人在此現身，那是不會錯的了！爲娘相信，那劍大俠必與老賊形影不離……」

曉梅姑娘道：「娘說的正如女兒心中所想。」

普淨耳聽到了「老賊」兩字，不禁吃了一驚。

他皺眉合十道：「老菩薩，妳可是向艾老人尋仇的麼？」

史太君笑着說道：「大和尚可是受驚了？」

普淨大師道：「老衲果是吃驚不小，但不知老菩薩與艾老人因何結仇？據老衲所知，艾老人是個心地慈祥的大善人。」

史太君大笑道：「大方丈，你可知道艾老人的來歷？」

普淨方丈笑道：「老菩薩，一個人的行事善惡，與他來歷何關？老衲認爲縱然是個十惡不善之徒，雖有正當出身，那依然是不會被人看作好人的。」

史太君大笑道：「大師言之成理，但是老身却要你明白，這位艾老人來歷，如果你知道以後，必將大爲失色。」

普淨大師似是有些不信的搖頭道：「老菩薩，艾老人總不會是一位十惡不赦的大魔頭吧！」

史太君道：「不是，非但不是，而且正相反。」

普淨大師目光一亮道：「艾老人果是一位俠義中的高人麼？」

史太君道：「算得上是。」

普淨笑道：「老菩薩，艾老人究竟是誰？」

史太君道：「大師怎麼又急於要知道他的來歷了？」

敢情，老太君正在訕笑普淨剛才說的話。

普淨大師訕訕地笑道：「老菩薩，老衲似乎巳落了下乘了。」

史太君笑道：「大師，老身該說你連下乘都談不上的了。」

普淨大師居然滿臉發紅，笑道：「老菩薩罵得好，老衲果是半乘不乘……」

史太君道：「大和尚，你與艾老人相識多久？」

普淨大師道：「大概就是艾老人手創『天下武林店』之時。」

史太君向聞文道：「聞賢契，你記得麼？多少年了？」

聞文笑道：「十八年。」

史太君笑道：「不算短了！」掉頭向普淨大師道：「大師與艾老人相識巳有十八了？」

普淨大師道：「差不多，但老衲猜想只怕不足十八年。」

史太君笑道：「不足十八年，那也相差無幾了。」

普淨大師道：「老衲想起來了，艾老人是創建杭州分店之時，與老衲見的第一面，如今算來，不過十六七年吧。」

史太君道：「大師，這十多年中，你們見過幾次面？」

普淨大師想了一會兒，答道：「十次不到。」

史太君笑道：「十次不到，那是你們相處的時間並不久了。」

普淨大師道：「果然算不得深交。」

史太君笑道：「既非深交，大師又怎知他的爲人如何？」

普淨大師爲之一怔，道：「這……武林之中，人人口碑載道，皆說艾老店東是一個大大的善人，老衲自是不能不相信的了。」

史太君大笑道：「大師不覺得這種理由有些膚淺麼？」

普淨大師合十道：「老衲對人向來很少動過疑念。」

史太君笑道：「大師該是位至誠君子了。」

普淨大師合十道：「老衲當不得這等稱讚。」

長嘆了一聲，搖搖頭道：「老衲自知未入佛門之前，作過不少罪孽之事，遁身空門以後，爲的就是想一心禮佛，稍贖前愆。」

史太君笑道：「大師這等用心，果然令人敬佩。」

普淨大師苦笑一聲道：「老菩薩過譽了。」

史太君微微一笑道：「大師，如此看來，你是眞的不知道那艾老人是誰了？」

普淨大師道：「老衲果是不知，但聽老菩薩口氣，彷彿這位艾老人乃是一位俠義道上的高手，但不知究竟是誰？」

史太君道：「老身如果說他乃是先夫故交，不知你信不信？」

普淨、普化兩位和尚同時驚「哦」一出聲。

史太君笑道：「大師們受震了麼？」

普淨道：「委實大出意料。」

史太君笑道：「大師猜得出來否？」

普淨大師合十道：「既是『金掌佛心』伍東華二俠的故交，此人應是『武林十君子』中的人了！老菩薩，對不？」

史太君道：「算得上猜對了！但不知大師可猜得出他是誰？」

普淨大師道：「這……容老衲再想一想。」

史太君笑道：「其實，大師根本不必想。」

普淨大師道：「是雷三俠？」

蕭秋風幾乎笑出聲來。

他想不出普淨大師爲何會猜出是雷三叔，他更幾乎忍不住脫口發問，要普淨大師說出猜測的道理來。

不過，他沒有，因爲有人已搶了他的先。

那是曉梅姑娘，她咯咯笑道：「大師怎會想到艾老人是雷三俠呢？」

普淨大師道：「雷施主爲人，向來豪邁仁義，能夠爲天下武林想出這等安身所在的善舉，捨雷三俠又有何人？」

曉梅姑娘笑道：「如說仁慈，蕭大先生和伍二俠豈不比雷三俠更甚麼？」

普淨搖頭道：「女施主，此人如是蕭大先生，只怕他永遠不會掩去自己本來面目，至於伍二俠麼？適才老菩薩已然說過，伍二俠既巳仙遊，那當然不可能重返人間，爲武林作此善舉了。」

史太君道：「有道理，但雷三弟與先夫之死幾乎只相差先後不遠，大師的猜測，只怕有些不大正確的了。」

普淨大師笑道：「不是雷三俠麼？」

史太君道：「不是，大師何不再想一想？」

普淨大師微一沉吟道：「會不會是『南華逸士』古如芝古六俠？」

史太君笑道：「大師因何認定艾老人乃是古六俠？」

普淨大師笑着回答道：「艾老人的慈祥神情，與古六俠昔日爲人，頗多相似之處……」

史太君大笑道：「古如芝爲人，自視極高，目無餘子，他縱然有那光風霽月一般飄然外表，但要他隱姓改名，只怕誰也辦不到吧！大師，你深思過麼？」

普淨大師點頭道：「老菩薩說的是！古老俠果然傲視武林，自重得很……」

史太君道：「老身容你再猜一次，如何？」

普淨大師笑道：「老衲只怕猜不出來了。」

曉梅姑娘笑道：「大師何不仔細的想想，那『十君子』中，已有一半可以確定不是，在剩下的五人之中，應是想得出來的。」

普淨大師笑道：「不錯，除了蕭大先生、伍二俠、雷三叔、古六俠和顚神僧五位，剩下的果眞只有五位……」

他沉吟有頃，終於笑道：「老菩薩，老衲想過了！」

史太君笑道：「是誰？」

普淨大師道：「老衲認爲剩下的五人之中，展五俠向來是潔身自好，是不會出面在人世之間作任何事情的了！」

史太君道：「不錯！」

普淨大師一笑道：「至於『寒山狂客』强仁四俠，老衲認爲他比那古六俠的爲人更是自大自傲，狂放不羈……」

史太君笑道：「對！强老四不會當店老闆的！」

普淨大師笑道：「如此看來，那『天玄劍叟』尙陽和尙七俠，他……」

老和尙話音未巳，曉梅姑娘笑道：「娘，妳老上了普淨大師的當了！」

史太君道：「爲娘上了他的當？上什麼當？」

曉梅姑娘笑道：「大師在套妳老的口風。」

史太君失笑道：「這倒是眞的，爲娘老糊塗了。」話音一頓，向普淨大師道：「大和尙，你精明得很嘛！」

普淨大師訕訕地，低聲道：「女菩薩見諒，老衲實是猜不出來了。」

這位老和尙倒不算賴皮。

史太君笑道：「大師，老身其實也並未怪你！這麼辦，你再猜一次，如果能夠猜到，老身以『小還丹』三顆爲獎，你看如何？」

普淨大師聞言，驚道：「女菩薩，史王爺的『小還丹』乃是武林寶物，老衲荷蒙贈這兩丸，巳使老衲畢生難報，女菩薩竟然有意成全老衲，以此作爲獎品，眞叫老衲不知如何感激才好了……」

史太君笑道：「別說客氣話，你還是猜一猜吧！」

普淨大師搖搖頭道：「老衲猜不出來了……」

放着這等好機會，他居然反而不去猜了。

史太君點頭笑了笑。

她覺出普淨是可以信任得過了。

適時，普化大師道：「老菩薩，貧僧如果有意猜上一猜，不知老菩薩可否以一粒『小還丹』作爲獎勵之贈？」

妙！看來普化大師對「小還丹」有興趣了。

史太君笑道：「大師有心試試？」

普化合十道：「貧僧冒昧，但望老菩薩不要見怪！」

史太君笑道：「老身怎會見怪？大師

如能猜出，老身決不食言，三顆『小還丹』照舊相贈！」

普化合十說道：「老衲在這裏先行謝過。」

曉梅姑娘笑道：「怎麼？大師可是自知必能猜中麼？」

普化大師笑道：「貧僧有此自信！」

史太君笑道：「說出來！」

普化大師道：「貧僧認爲那艾老人可能就是『十君子』中排行最末的那一位『九魂魔鈴』卜窺宇卜大俠！」

史太君聞言，臉色變了一變。

但立即又是一笑道：「平兒，送三粒『小還丹』給普化大師！」

史平聞言，連忙取出三粒『小還丹』送到普化大師身前，低聲道：「大師請收下。」

普化大師極爲高興的收了三粒「小還丹」，笑道：「多謝小施主……」

此時，曉梅姑娘忽然附耳向史太君說了幾句話。

只見史太君連連點頭，笑道：「普化？你是憑什麼理由猜出艾老人乃是卜窺宇呢？」

普化大師笑道：「貧僧說出來，老菩薩莫要罵人。」

史太君笑道：「老身怎會？大師快說吧。」

普化大師合十道：「貧僧乃是偷了一點巧……」

他大概是有些不好意思，所以說不下去的笑了一笑。

史太君笑道：「既然偷巧，老身也不會怪你。」

普化大師道：「貧僧適才曾聽到老菩薩提過卜大俠之名，因此，貧僧斗胆提出請求一試，其實……這根本不配接受老菩薩的贈品。」

史太君笑道：「大師，你可是十分想要『小還丹』麼？」

普化大師紅着臉，笑道：「貧僧正是十分需要！」

史太君笑道：「作什麼用？」

這眞是問得多餘。

但是，蕭秋風此刻心中在想，這必然有着什麼原因。

普化大師說道：「貧僧昔年行道江湖之日，曾經被一位黑道魔頭，以極高的內功，震傷了胸膈，如今巳有二十餘年，每逢寒冬之日，必然隱隱作痛，只有羅浮『小還丹』可以治癒，是以貧僧才斗胆討巧，向老菩薩要取了一粒『小還丹』用以療傷。」

史太君道：「傷你的人是誰？」

普化大師道：「是積石山的主人『化石神魔』佟虹！」

史太君道：「原來是佟虹？這就難怪了。」

普化大師長長一嘆道：「貧僧想不到那位佟施主的『化石玄罡』竟是如許的厲害，傷人之後，竟是如此難以調治！」

史太君笑道：「佟虹早巳魂歸天國，大師縱然治好內傷，也無法向那位魔頭去復仇的了。」

普化合十笑道：「貧僧但求傷勢不再發作，復仇之心，早巳泯去！」

史太君笑道：「大師不愧佛門弟子，老身的靈丹，可謂送對了人了。」話音一頓，掉頭向普淨大師道：「大方丈，你覺得很意外麼？」

普淨大師口喧佛號道：「大方丈，你覺得很意外麼？」

普淨大師口喧佛號道：「是的，十分意外。」

史太君道：「卜窺宇本是魔教高手，由悟道之心，轉爲正道君子，本是他向善向上的大好良機，可惜……」

普淨方丈皺眉道：「老菩薩，卜大俠居然有此善心，創立『天下武林店』，爲武林造福，豈不仍是俠義的行爲麼？老菩薩言下之意，似是對他不齒，究竟爲了何故？」

史太君冷哼道：「大方丈是眞的不知道？」

普淨搖頭道：「貧僧完全不明白。」

史太君道：「十君子之中，只剩下他一個人尙在人間之事，你知道麼？」

普淨大師道：「老衲曾經在不久前聽人提及！」

史太君淡淡一笑，說道：「誰告訴你的？」

普淨大師道：「這……是劍大爺！」

曉梅姑娘忽然笑道：「老方丈，你幾時見到劍大爺了？」

普淨大師目光閃了一閃道：「那巳是數月之前，老衲在蘇州碰到了劍大爺！」

史太君笑道：「不是在普陀山麼？」

普淨笑道：「老衲因爲有事靈隱寺，順道前往蘇州與劍拐二絕把晤，承蒙劍大爺告知老衲，十君子巳然凋謝！」

史太君笑道：「倒是可信！」

普淨方丈合十道：「佛門弟子，怎敢任意誑語，老菩薩不必見疑才是！」

史太君大笑道：「不錯，老身正該不動疑心……」話音一頓，又道：「大師，老身想知道大師怎地受了人家暗算！」

普淨大師長嘆道：「提起此事，老衲甚是不解！」

史太君道：「大師有何不解？」

普淨大師道：「老衲在此與人向無仇恨，怎會有人前來暗算老衲呢？」

史太君大笑道：「大師，聞文臨去之時，可曾交代過大師？要大師注意那『黑石船』，莫要被人下手盜去麼？」

普淨大師忽然一怔道：「是了！老菩薩，莫非『黑石船』巳經不在了？」

史太君笑道：「大師彷彿這才明白了，是麼？」

普淨大師忽然望向聞文道：「施主，老衲誤了你的事了！」

聞文微微一笑道：「此事認眞說來，可也怪不得大師！」

普淨長長一嘆，說道：「除了『十君子』，似是無人知道『黑石船』泊在普陀的吧！」

史太君忽然笑道：「大師，你知不知道？」

普淨笑道：「老衲住居普陀，自然是知道。」

史太君說道：「那還不簡單麼？既然大師並非『十君子』中之人，都可以知道『黑石船』在此，別人自然也可以知道的

了。」

普淨大師一怔道：「這……」

史太君道：「大師，你可知道自己是被何人武功所傷？」

普淨大師道：「老衲遭人突襲，根本連人影也未瞧見就已暈厥，傷在何人武功之下，自是查探不出來的了。」

史太君道：「老身知道。」

普淨大師合十道：「老菩薩，可否教示？」

史太君道：「當然可以。」

普淨大師道：「老菩薩，老衲是傷在何種武功之下？如是能知道這種武功，自是不難猜得出是什麼人下的手了。」

史太君道：「不必查，老身早就知道是誰了。」話音一頓，向普化大師道：「貴方丈乃是傷在一種『斬脈』的手法之下，可對麼？」

普化大師忙道：「老菩薩說的不錯，方丈大師正是被人用『斬脈』手法，傷了幾處重要的經脈，而致氣血不暢……」

史太君笑向普淨說道：「方丈聽清楚了。」

普淨大師皺眉道：「老衲聽清楚了，乃是有人用斬脈手法，傷了老衲！」

史太君道：「正是，但武林之中以斬脈見長之人，似是不多。」

普淨笑道：「果是不多。」

史太君冷冷一笑，說道：「如果是有人想用斬脈手法傷及昔年的『千里獨行客』白飛虹，此人的武功似是不在十君子之下……」

普淨搖頭道：「老菩薩過獎，老衲愧甚！愧甚！」

史太君道：「方丈大師，這種具有比你高明的武功，又會斬脈之人，依老身看來，武林之中應是只得兩三位而已。」

普淨大師笑道：「正是！正是！」

史太君忽然目光一寒道：「大師還想不出來是誰傷的你麼？」

普淨大師一楞道：「這……老衲確是尙未想出來……」

史太君冷哼了一聲，向普化道：「你呢？可想得出來？」

普化合十道：「如以貧僧猜想，這人應是十君子中的卜老！」

普淨忽然低叱道：「師弟怎可冒瀆十君子？卜老乃是何等人？他怎麼會向老衲下手？此話傳入卜老耳中，咱們將何以見人？」

普化被方丈斥責得滿臉通紅，久久不敢作聲。

但是，曉梅姑娘却咯咯一笑道：「方丈大師，苦肉之計也該到此爲止了。」

曉梅姑娘這聲冷笑未已，普淨大師已臉上變色。

史太君適時笑道：「是啊！大和尙的苦肉計，眞是高明得很。」

此時休說普淨方丈臉上神色大變，連蕭秋風、伍仇、史平、伍重遠和木頭僧等一干小俠，也爲之楞然變色。

他們想不到史太君和曉梅姑娘竟指那方丈涉有重嫌。

這可眞是大大的出乎他們想像！

照他們的想法，普化禪師，才是涉嫌與那卜窺宇勾結之人，因爲，他那種神態，和急欲「小還丹」的時候，一口猜出艾老人就是卜窺宇之事，正隱隱露出他極爲可能是知道艾老人底細之徒。

而曉梅姑娘與史太君，却說普淨方丈才是那位與卜窺宇有什麼勾結之人，豈非使人如墮五里霧中麼？

普淨大師此時却合十閉目道：「老菩薩，妳是在寃曲老衲了。」

史太君微微一笑：「寃曲你了？」

普淨口唸佛號道：「我佛慈悲，恕女菩薩妄言之罪！」

史太君冷冷一笑道：「大和尙，有一件事你做得委實不太聰明，就是這點滴之失，令老身看出了破綻之處了！」

普淨大師笑道：「女菩薩眞是難爲了老衲了。」

史太君道：「大和尙，老身還要向你請教一件事，你敢不敢回答？」

普淨笑道：「老衲心中坦然，自是可以回答老菩薩任何詢問。」

史太君大笑着道：「你倒眞是大方得很。」

普淨合十道：「老衲但求問心無愧而已。」

史太君笑道：「大和尙，如果老身遲來數日，你能再支持多久？」

普淨大師道：「十日左右尙不致於要命。」

史太君笑道：「大和尙不嫌太以謙虛麼？」

普淨道：「老菩薩此話何指？」

史太君笑道：「以老身適才切脈所知，大師縱然十年，諒也不致殘廢，十日之期，豈非是大師太過謙虛？」

普淨長嘆道：「老菩薩太瞧得起老衲了。」

史太君道：「不錯，老身確是很瞧得起尊駕！」

口氣有些不對！「大師」、「大和尙」到「尊駕」，這等一連串的改變稱謂，頗令普淨方丈心中忐忑。

普淨白眉揚了一揚道：「老菩薩，老衲身受老菩薩救命之德，老菩薩縱然對老衲有任何不快之處，老衲亦不會心中存有芥蒂！」

史太君笑道：「尊駕太客氣了！老身不敢承當救命之德！」

話音一頓，轉頭向史平笑道：「平兒，換取三粒『小還丹』還普化大師！」

史平應聲自懷中取出一個白玉小瓶，輕輕地傾出三顆淡紅顏色，宛如綠豆般的藥丸，送到普化大師手中。

普化大師楞楞的道：「老菩薩，妳已經送給貧僧三粒『小還丹』了！」

史太君笑道：「那是假的！」

普化大師道：「假的？老菩薩，這……這三粒呢？」

史太君道：「這是眞的，大師不妨放心服用！」微微一笑，又道：「至於適才那三顆靈丹，亦非一般凡品，乃是本宮精煉焙製的培元固本神藥『養心培氣丹』！大師莫要糟塌了！」

普化大師連忙合十謝道：「貧僧敬謝老菩薩贈藥之德……」

此時，那位普淨大師可是楞了。

「小還丹」是假的，在他而言簡直太

以出於意外。

這個當，他可上得眞不小。

但他却說不出口來。

史太君這時忽然掉頭向普淨道：「方丈，你裝得蠻像啊！」

普淨方丈白眉連連揚動，終於，長嘆一聲道：「老菩薩，妳對老衲用了好深的心機啊。」

這不啻是自認了。

史太君笑道：「方丈，老身如果不用上心機，不知你會不會說出你與那卜窺宇安排的這檔苦肉之計？」

普淨合十道：「老衲不敢說假，老菩薩如是不用上心機，老衲是不會對妳說出的。」

史太君大笑道：「哦？這正要怪老身麼？」

普淨低聲道：「老衲豈敢怪及老菩薩呢。」

史太君道：「好說！你老弟、大方丈，該說了吧！」

普淨方丈環顧室內諸人一眼，長嘆一聲道：「老菩薩，這事果眞是老衲做錯了麼？」

史太君笑道：「你才明白麼？」

普淨大師搖頭道：「老菩薩，其實老衲一點兒也不明白！」

史太君笑道：「白飛虹，你還敢在老身面前裝蒜？」

普淨苦笑道：「老菩薩，白飛虹三字，在人世之間早已除名，老菩薩，請稱呼貧僧一聲『普淨』足矣！」

史太君道：「白飛虹，如果你是佛門弟子普淨，就不會幹下這等助紂爲虐，爲虎作假的害及武林之事了。」

普淨聞言呆了半晌道：「老菩薩，老衲作了什麼害人的事麼？」

瞧他正在鼻孔裏插葱——裝羊呢。

史太君可眞的動怒了。

慈目寒光乍現，大喝道：「你還在裝什麼羊？那卜窺宇的爲人，你不知道麼？那『黑石船』乃是何等重要的事物，你怎可容他駛走？」

普淨皺眉道：「老菩薩，妳寃枉了老衲了。」

史太君道：「老身寃了你麼？」

普淨大師道：「聞總監來此之時，只說要老衲看守那『黑石船』，非有他來，決不許任何人走近此船……」

史太君冷笑道：「這道理你聽不懂？任何人均不許接近那『黑石船』，你爲什麼竟然准許那卜窺宇走近『黑石船』？」

普淨道：「老菩薩，聞大俠只不過是『天下武林店』的一位總監，而艾老人則是店東，老衲以爲那聞大俠乃是奉了艾老人之命而來，如今店東親自趕來，又怎能說是在聞大俠交代的限制之外？」

史太君冷笑道：「哼！你倒是蠻有道理。」

普淨道：「老衲確是這麼想的！否則，老衲又怎會……」

他忽然搖頭一嘆道：「老菩薩，那艾老人……不對，老菩薩說他乃是十君子之中的『九魂魔鈴』卜窺宇，爲何他並未向老衲說出？」

史太君冷笑道：「他爲什麼要告訴你呢？」

普淨大師皺眉道：「他又爲什麼緣故不肯告知老衲呢？何況，他如果表明身份，老衲也不必受這幾天活罪的了。」

史太君道：「怎麼，如果他說出是十君子之一，你將怎麼辦？任他隨意駕走那艘『黑石船』去幹盡壞事麼？」

普淨道：「老衲可能這樣做了。」

史太君道：「你倒也坦白！」

普淨大師答道：「老衲向來是實話實說。」

史太君道：「你如是眞的實話實說，爲什麼又跟那卜窺宇弄出這一手『苦肉之計』？」

普淨大師道：「老菩薩，這事老衲說出來，只怕妳也不一定相信！」

史太君道：「如是你想編一套故事騙人，老身當然不信。」

普淨大師道：「老衲怎會編出什麼故事來？老菩薩，老衲與那艾老人其實並未訂下什麼『苦肉之計』，只是老衲上了當而已。」

這話叫史太君不能相信，因爲以『千里獨行客』白飛虹昔日在武林之中的名號，他怎會上當？

史太君冷哼道：「大和尙，你會上當麼？誰信？」

普淨大師道：「老菩薩，你如是不信，老衲不說也罷。」

史太君嘿嘿一笑道：「怎麼，你想拿蹺麼？」

普淨大師道：「老衲怎敢？」

史太君笑道：「那你爲什麼不說？」

普淨低聲道：「老菩薩如果相信，老衲當然要說！」

史太君說道：「你權當老身相信不行麼？」

普淨大師笑了。

「老衲也只有如此。」

史太君笑道：「大師到底是怎麼上的當？你眞的上當了？」

普淨大師長長一嘆，道：「老菩薩，老衲在聞施主離去以後，就與普化師弟輪流在『潮音洞』的石崖之上，看守着那條船。」

史太君道：「大和尙說得倒眞是挺盡責的！」

普淨應聲道：「老衲知道聞施主此舉必有深意，是以特別小心。」

史太君笑道：「船還是丟了，這就是大師小心的後果！」

普淨大師道：「老菩薩，這事老衲眞是始料不及。」

史太君道：「隨你怎麼說，你把卜窺宇怎麼弄走『黑石船』的事說出來吧。」

普淨大師點頭道：「那是聞施主離去的第三天深夜……」

曉梅姑娘忽然道：「你不是說聞大俠走後三天才丟的船麼？」

普淨說道：「老衲被擊，乃是在三天的事。」

曉梅笑道：「那是艾老人先已獲得大師同意駕走那黑石船了？」

普淨大師道：「這……」

史太君道：「怎麼？大師可是又再想故事了？」

（未完・四十）

血手驚魂夜

（本文承自第56頁）

可憐王尊尼與女友陳安琪先是被李溢嚇個半死，還以爲事情便已過去，那知道徐通是個疑心很重的人，在知道王尊尼與陳安琪於李溢咽下最後一口氣時，曾接觸過他，便疑心王尊尼可能從李溢的口中，知道一些什麼秘密，他爲了自身的安全，便下令手下追查兩人的住處，並設法將兩人綁架，他要親自查問兩人，方才安心。於是，便上演了昨晚在海傍大道上的那齣好戲，偏巧却遇上了泰迪卡凡兩人，遂不得逞。但他們却不肯罷手，一直在暗中盯着安琪與尊尼，一直盯到警局。

而他們一直耐心地守候在警局外，等安琪尊尼出來，再伺機擄挾，更靈機一觸，在附近的路邊，偷了一部停放着的士，其中一名歹徒冒充司機，停在警局不遠的路邊，覷準了安琪與尊尼在驚擾了一夜之後，必會乘的士回家，那就正好乘虛而入，可以不用驚動任何人，神不知鬼不覺地將兩人擄走。他們這一着雖然有點冒險，但若做得不露痕跡的話，應該是最妙的一着，因爲任是誰也想不到，會有人大胆到在警署門前，將人「擄」走。

而亞新與另一名匪徒，則駕駛另一輛偷來的小型客貨兩用車，停在那個路口，接應那輛「的士」，並預防有其他的的士先他們同黨那部街車一步，接載了尊尼兩人，那麼，他們便利用那輛客貨車跟踪，必要時在適合的地點，將的士截停，擄挾尊尼兩人。

這一着他們成功了。他們却想不到泰迪與卡凡由於對那街車司機（歹徒喬裝的）在駛過路口時伸手出車窗揮動一下，及那輛客貨車隨即從那路口駛出來的情形起了疑心，截停一部的士，追踪他們，令到他們功敗垂成，一網成擒。

而他們在不覺之下，於第一個路口的紅綠燈前，乘沒有車輛停着，在客貨車上的亞新飛快地從車上跳下來，跑上前去一把拉開的士後座車門，在尊尼兩人驚愕間，已擠了進去，亮出利刀，威脅住兩人。

兩人在利刀的威嚇下，那敢反抗，知道搭上了賊車，只好任從擺佈。

這一刹那的情形，卡凡與泰迪却看不到，因爲那時他們才截到一輛的士，追上去，由於距離遠，亞新的行動又快，所以兩人發覺不到。

而更令他們想不到的是，原來警方也暗中派人跟踪尊尼兩人，以便保護兩人。

那名負責暗中保護尊尼兩人的探員，對那輛接載兩人的的士，沒有起疑，但却對泰迪兩人的舉動起了疑心（因爲那探員駕車出來時，恰好見到泰迪兩人匆匆截停一部的士，以超速追上去），不過他却不動聲色，暗中跟了下去。

自然，他也對那輛客貨車起了疑心。

而他那部車子，是裝了無綫電通話器的，可以隨時與總部聯絡。

就這樣，一輛跟着一輛，跟踪到那幢西班牙式別墅了。

不過，那名探員沒將車子駛進去，而是將車子泊在一處凹入的路邊，窺望着。

他看着泰迪卡凡兩人從路邊的樹叢鑽入去，潛近那座別墅，而他對那輛跟着駛入小路的客貨車更是疑念重重，爲恐防有事故發生時，他一個人應付不來，他於是將他看到的情形用無綫電通知總部，請求總部派人來協助他，並將地點說了。

之後，他下車，走近那幢別墅，看看四下無人，便一閃身，從泰迪兩人鑽入去的地方，鑽了進去。他掩到那處圍牆時，由於撥動樹枝，發出聲响來，馬上便被卡凡發現了，而他也發現了卡凡。

卡凡不知他是什麼人，不禁吃了一驚，馬上從牆頭上跳下來。

那名探員立刻沉聲喝道：「別動，將手舉起來，我是警探！」喝聲中，他一手按在腋下的佩鎗上，一手掏出了他的證件，朝卡凡一亮。

卡凡看清楚後，心中高興不已，馬上壓低聲音表白身份。

那探員開始還有點懷疑，後來看過卡凡的記者證後，再聽卡凡將事情說了一遍，不由他不信了。

而他也感到事態嚴重，想了一下，決定請求卡凡到他的車子用無綫電通知總部，請求火速派人馳援，他則爬上牆頭，監視裏面的動靜。

卡凡心急之下，連忙帮那警員攀上牆頭，便向外急急鑽出去，那名警員幾經辛苦，才攀上牆頭（在攀上牆頭時，他已聽到牆內响起一陣呼喝聲、狗吠及打鬥聲，他知道裏面一定發生了事，急得他什麼也似的），便看到牆內下面果然發生了事情，泰迪已陷在險境中，他便朝天開了一鎗，喝止那些歹徒……

而卡凡跑到那名探員的車子，依照探員的吩咐用無綫電通知警察總部火速派人馳援後，便守在車旁等警方的車子趕來。

等了七八分鐘，他便看到兩輛警車風馳電掣駛來，他馬上揮手將之截停。對車上的一名警官簡略地將事情說了一遍，一下鎗聲便乍然傳來。

那名警官與卡凡皆心頭一震，警官馬上叫卡凡跳上車，以便指點地方，兩輛警車急馳前去。無巧不成話，恰好將那輛的士與客貨車堵截在路口。

而車上果如泰迪所猜想那樣，不但藏着尊尼安琪兩人，還有那名中年人徐通。

泰迪與卡凡這次又協助警方破獲了一宗命案，也替社會上除去了一顆毒瘤。

不過，泰迪却差點喪生在那些歹徒的手下。

「泰迪，你走起來一跛一跛的，還要去喝酒？」卡凡望着泰迪那綁隻了紗布，只能穿着拖鞋的右脚，勸他一句。

泰迪却笑道：「爲什麼不去？我又不是走不了，所謂人生得意須盡歡，死了便什麼也沒有了，還站着幹麼？還不走？」

卡凡拿他沒有辦法，只好道：「好！不過不要喝得那樣晚了，以免又遇上什麼事。」

泰迪哈哈大笑，伸手一拍卡凡的肩頭。「卡凡，世間事不會總是那樣湊巧的，別担心，快走吧。」

於是，這兩位現代豪俠，又去找尋另一種刺激去了。

（續完）




常服